

遠景
VISTA PUBLISHING

方術紀異

王亭之 著

上



任何方術，包括星相風水，都有他的局限性。

了解方術的局限，非常重要，否則便會變成迷信。古往今來，許多人即因迷於方術而致身敗名裂，甚至國破家亡。這些人認為方術萬能，卻不了解業力的重要。因此，必須站在「因果」、「緣起」的立場來對待方術，然後才不致迷於方術，而能善用方術。

本書名為《方術紀異》，目的卻並不在於利用「異」來眩惑人心，讀者應於「異」的背後知其局限，且能知緣起，然後才能了然於方術的作為。所以說起來，學佛實在比學方術重要。學佛又須求解脫而不求執著於自我的福報，然後才不致為「異」所誤。



ISBN 957-39-0571-X



00280



9 789573 905714

遠景題字：臺靜農

封面設計：游大為

©1998 THE VISTA PUBLISHING CO.

方術紀異

上

王亭之

方術紀異(上)

遠景叢書 E(81)

作 者	王 亭 之
發行人	沈 登 恩
出版者	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台 北 郵 局 7 — 5 0 1 號 信 箱
郵 撥	0 7 6 5 2 5 5 — 8
電 話	(0 2) 2 2 5 5 3 5 2 2 2 7 5 4 0 6 9 6
傳 真	(0 2) 2 2 5 5 3 5 8 8 2 7 5 4 0 6 9 1
印 刷	紅 藍 彩 藝 印 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北 市 西 園 路 二 段 2 8 1 巷 3 號
定 價	新 台 幣 2 8 0 元 • 港 幣 8 8 元
初 版	1 9 9 8 年 2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

遠景版權・翻印必究

ISBN 957-39-0571-x

法律顧問：世紀聯合法律事務所 尤英夫律師

序

對於方術，王亭之一向抱着既不全面否定，亦不全面肯定的態度。為甚麼不否定，因為有些人的確具有超乎常人的根識，例如人的聽覺受聲波幅度限制，假如能超越這些限制，那就可以聽到一般人所不能聽到的聲音，在方術的層面，就可以稱為「道術」，或如今人之稱為「異能」。

然而為甚麼又不肯定呢？

任何方術，包括星相風水，都有它的局限性，是故許多稱為「大師」的人，漁色漁利或者得意，可是其際遇卻往往不足為外人道。由是可見方術之不足盡恃。至於不學無術之輩，假方術之名，跡同行騙，那就更不在討論範圍之內。

了解方術的局限，非常重要，否則便會變成迷信。古往今來，許多人即因迷於方術而致身敗名裂，甚至國破家亡。這些人認為方術萬能，卻不了解業力的重要。

佛家說業力，即所謂因果。然而因果卻非宿命，因為單獨具有一因，並不能立即生起善惡果報，必須還要客觀條件成熟，因才能生果。此即如單獨一粒種子不能生成果實，必須種植、培養，才能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所以果報的生起，除因之外還須具備諸緣。人若能依

佛法修行，善緣具足，惡緣不生，則自能會善因生善果，而惡因則不起，由是命運便發生改變。

但倘若恃著方術，利用方術，以為可藉此以求名利而不擇手段，那麼，所作皆為惡緣，自然所生唯是惡果。

因此，必須站在「因果」、「緣起」的立場來對待方術，然後才不致迷於方術，而能善用方術。

本書名為《方術紀異》，目的卻並不在於利用「異」來眩惑人心，讀者應於「異」的背後知其局限，且能知緣起，然後才能了然於方術的作為。所以說起來，學佛實在比學方術重要。學佛又須求解脫而不求執着於自我的福報，然後才不致為「異」所誤。是有厚望於讀者。

一九九七年七月 王亭之於圖麟都

目錄

序

異能篇

前言

「五鼠運財」目睹記

茅哥表演求雨術

茅哥學茅山術

祝由科神術治駝背

符水止牙痛

道家門派大略

茅山祖師魏夫人

唐太史治背疽

林琴南說人妖

21 20 17 16 14 12 8 5 2 1

邪術修成對口瘡

清微派雷法

張燦治袁世凱心疾

宋代茅山祖師白玉蟾

白玉蟾戲試「五雷法」

上茅山與下茅山

中國道家魔術之謎

鬼屋魔術是火彩

佛道兩家有魔術

婆羅門幻術

呂洞賓變戲法

大宛眩人是戲法祖師

希臘神棍的大魔術

46 43 41 39 37 35 33 32 29 26 25 23 22

四大文明古國大混合	47	破「神仙」的法	78
下茅山祖師蛋子和尚	48	漢代方士與魔術	79
川劇有江湖戲法	51	麻姑與太玄女	81
杜七聖演七聖法	53	張果老變容見明皇	83
蛋子和尚鬥杜七聖	56	韓湘子「火中生蓮」	84
《聊齋》的「種梨」	58	張天師召關雲長	85
續頭法用「彩刀」	60	東莞煙花有「高彩」	87
東方朔的點金術	62	戲法的源流	89
漢武帝會衛夫人	64	民初雲南鬥法的故事	90
「天宮偷桃」是繩技	66	「守一」可修天眼	94
唐代的繩技故事	69	「守一」忌污穢之理	97
下茅山的天神下降	72	「第三眼」鬼話連篇	98
「敕法」有法有魔術	73	清末一個天眼通	99
左慈的「變化」術	75	夷島異能人不快樂	100
「魔術大衛」的搬運術	77	關於王亭之的預言	103

人人可起小神通	104
異能術士的炫耀手法	105
失明術士有異能	106
管輅的異能占卜	107
庾嘉德的天眼	109
曹操喜養方士	110
沿海居民多迷信	111
武攸緒韜光養晦	112
異能的局限	113
異能人聚眾作亂	115
清末褚老人鬥排幫故事	117
「帶功書法」是畫符	120
「人神交接」的書法	122
夷島巫師的鯊魚功	124
唐代的費雞師	126
巧遇夷島女巫首領	127
夷島巫術的修法	131
夷島巫師祝地	133
徐花農紙人案	135
生病醫病都在心理	138
祝由科清水畫硃符	139
唐人街神仙的故事	140
夷島巫婆治病	142
祝由科移瘡之術	143
異能有假亦有真	144
千真萬確有狐仙	145
乩仙指示前程	148
扶乩的故事	150
最靈驗的乩文	153
扶乩源自「迎紫姑」	159

扶乩始終有疑點

金聖嘆的乩詩

清代彭玉麟扶乩故事

宋代的山陽女巫

廣州城頭的馬桶陣

「六一事變」與扶乩

巫蠱篇

葬族文化與方術的關係

葬族巫師懂下蠱

大馬巫師「下降頭」

古代妓女「厭勝」術

宋代下降頭奇案

華巫巫師大門法

夷島下降頭的故事

193 188 187 186 182 180 176

173 172 170 164 163 161

南美亦有降頭術

夷島愛瑪皇后的故事

大馬的毀容降

降頭真相始終是謎

明末鄭露苗疆的故事

巫蠱分男女二途

狐仙只是靈異眾生

家乘靈異事件

三代命運如出一轍

家乘巫蠱事件

東密「降三世明王」調伏法

巫蠱非科學所能解釋

243 238 232 230 222 219 216 211 210 205 200 196

前言

王亭之作客圖麟都，客舍每多座客談玄說術，至中夜始散。於是興致勃然，取歷代筆記小說尋閱校理，便覺得我國方術博大精微，實在值得研究。

方術其實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今人稱之為「異能」，古人則稱之為「法術」。但法術亦往往跟變戲法的魔術相混。美國有位變走自由神像、穿過萬里長城的魔術大王大衛·高柏菲爾，接受電視訪問，便說自己的魔術有參考中國「道家魔術」之處，由是實可知「異能」的真相。另一類則是術數。它的範圍很廣，占卜類有易卦、六壬；風水類有風角、玄空、推自人的祿命則有五星、子平、斗數。此外還有詳夢、拆字，以至兩頭箝、三世書等等。每類術數都代有能人，因此便亦留下許多術數的故事。

正如「異能」之摻入魔術，術數亦每每摻入許多江湖技倆。有一本《英耀賦》，便完全是說怎樣由來客的舉止，推測他的心理，由是術者便可以捉其心理，一讚一彈，加上恐嚇，人便每每推為神算。

所以我國方術雖博大精微，其實亦包含不少糟粕。而且，所有的方術都有他的局限，是故世上絕無吃飯的神仙。

在開始這篇《方術紀異》之前，先行作如上的交代，讀者幸勿以為宣揚迷信。對許多故事，實應加以思索，則不致為表象所愚也。

「五鼠運財」目睹記

王亭之親自見過一次「異能」表演，是在童年，先父有一好友，姓程，業律師，可是他的律師業務卻不見得好，每晚便來舍下吃晚飯，兼且「打三星」抽鴉片煙。

有一次他對先父說，長年叨擾，無以為報，因此願意將其下茅山大法傳給王亭之，但要拜師叩頭，還要在祖師神位前立誓，妻財子祿任損其一。他還建議，王亭之可以立誓損妻，蓋夫妻如衣服也。他自己當年跟妻室過分恩愛，因此立誓損子，果然年老無子，如今甚為懊悔。

先父當時聞言，便婉轉推辭。同時乘機請他表演一下茅山的法術。程叔叔起初不肯，但一齊「打三星」的煙友卻激將說：「你不肯表演，人家怎肯把兒子交給你做徒弟？」經此一激，他便答應表演一個茅山大法：「五鼠運財」。

他在屋內勘踏一番，然後吩咐先父教人將柴房收拾乾淨，再在地上鋪上一張白布，並取一個大簾籬備用。一切準確妥當之後，他便吩咐，全屋人的錢箱都要放一把米，袋中如有鈔票，亦要取出來放在抽屜，鈔票上亦要放一把米。如是諸事妥當，他就開始作法了。

他起初是在柴房外唸咒，一邊唸一邊忽進忽退地走步，先父便對王亭之說：「這種走法叫做禹步。」

從禹步作法之後，程叔叔便招王亭之過來，示意跟他一起入柴房，並親手關上門，又圍着地上的白布來禹步作法。良久，才叫王亭之把簾籬翻轉，覆在白布之上。

這時，他又圍着白布唸咒畫符，然後拖着王亭之的手走出柴房，再把柴房門關好，又在門上唸咒畫符一番。

柴房前的天井，這時已站滿了人，程叔叔把他們趕開，只命王亭之守着柴房門，天井裏不得站任何人。

然後他又優哉游哉，回內廳躺在羅漢床上，「打三星」抽鴉片了。過足癮頭，才出來叫王亭之打開柴房門，揭起簾籬來看。

一看，王亭之尖聲大叫，一疊港幣不知何時已端端正正放在白布之上。於是拿起來，入內廳交給先父。程叔叔對先父說，這些錢不能留，要馬上買消夜吃。眾人一看時鐘，其時已是半夜，當時廣州的店舖關得早，三更半夜已沒有甚麼東西可買，數數那疊港幣，數目不少（好像是七八十元），那怎能把它化光呢。眾人計議一番，才決定派傭人去長堤買生果，因為長堤有女伶唱曲，歌樓下的生果檔一定未關。

兩個傭人把生果買回來，足三四籮，甚麼水果都有，幸虧看熱鬧的人還未睡覺，人多好合作，一下子就把水果吃光。一邊吃，自然一邊嘖嘖稱奇，還盤問王亭之，到底他有沒有漏洞。生果吃罷，程叔叔叫人傳話各房，檢點有沒有不見鈔票，同時可將壓着錢箱或鈔票的米拿開，但卻不能放回米缸，亦不能用來餵雞，只能丟在垃圾桶。

各人點檢完畢，都回報無事。程叔叔便神秘地一笑，對先父說：「你明天叫人送一百元港幣給隔壁兩家的補鞋佬。」

第二天，傭人給補鞋佬送錢，補鞋佬自然問因何事，傭人便一五一十將程叔叔昨晚表演「五鼠運財」的事告訴他，補鞋佬連忙回房去找，出來時，說他的積蓄統統不見了。不過收回一百元補償，那就比所失更多。

程叔叔原來吩咐眾人，不可把「五鼠運財」的事張揚，然而人多口雜，那裏禁止得了，故事於是愈傳愈眾，程叔叔於是便搬了家，再不跟我們同街了。先父在時，他還時時來往，及先父逝世，辦完喪事之後，他卻便絕迹不來了，因為他還表示過要收王亭之為徒，卻給家母頂撞了兩句，他不來，大概生氣了。

這次「五鼠運財」的事，王亭之始終莫名其妙，因為既然錢的確從隔兩家的補鞋佬那裏運來，便不可能是掩眼法。

但亦有人說，可能還是掩眼法，他自己把錢放進簾簾之下，第二天叫補鞋佬認數，他們彼此相熟，應該絕無問題。

事情真相到底如何，恐怕永遠成為懸案。

茅哥表演求雨術

王亭之一生似乎特別跟方術之士有緣，五十年代末期，王亭之賦閒在家，讀書寫畫，修煉道家西派的內丹，偶然到越秀山的流花茶室下盤圍棋，則必順便於晚飯後欣賞廣東曲藝團的演唱，生活得十分優游。就在下圍棋的場合，便認識了一位茅山師傅。

這茅山師傅姓姚，下四府人，就在王亭之所住的街尾開一家小雜貨店。跟他認識，是因為買香港煙。那時香港煙只有一個牌子：「好彩」，每包人民幣一元一角，整條買便只賣十元。王亭之每月要買十五六條煙，算是大主顧，加上他喜歡下圍棋，常常在雜貨店的櫃台擺一局棋，只有王亭之才是他的對手，因此便相交莫逆。

既相熟了，便無事不談，他看得出王亭之修道家，又說道家西派有許多上茅山的功法，只不過沒煉上茅山的「五雷都功」，因此不懂斬邪治鬼。經王亭之追問，他自認學過上茅山，是神霄派的弟子，不過算是輩份低。

上茅山分神霄、清微兩派，一向以清微派為正統，祖師是晉代的魏華存夫人。神霄派則是支流，在宋代時出過一位白玉蟾，因此才一度聲勢顯赫。白玉蟾是海南島人，於修煉丹法之外，還練「雷法」，所以神霄派便亦有斬邪治鬼、醫瘟疫、求雨這一套畫符嘔水之術，道家西派則不屑為之。

從此，王亭之便把這姚師傅稱為「茅哥」，不知道的人，還以為王亭之說他下棋下得「茅」，

因為他久不久就爭着要回棋。

那茅哥不斷勸王亭之想辦法去香港，又說其實不捨得，因為在廣州，他就只有王亭之這麼一個忘年交。他又悄悄打聽，道家西派是不是修「房中術」，可不可以過兩招給他。王亭之只笑笑不答。

後來忽然有一天，他一本正經要約王亭之去越秀山聽雨軒吃晚飯。到了聽雨軒，他特意選一個偏僻的座頭坐下，自斟自飲一會，才對王亭之說，他真的很想學房中術，因為神霄派本來有這一套功法，學完雷法，便要學房中，然後才可以進高一層境界。只是他當年學法，對房中只知皮毛，所以多年修煉未有進境，是故便來討教，甚至可以拜師。

王亭之說：「你年紀大我二十幾三十年，怎可以拜師。」茅哥卻說：「那就不妨互相交換。」他可以教王亭之神霄派的雷法。接着便把雷法說得天花亂墜。

王亭之要他表演一兩手來看，茅哥想了想，說道：「好吧，我下一場小雨給你看。」

他於是便叫伙記拿來一杯清水，對着水唸唸有詞，又凌空在杯上畫符，良久，拿起那杯水走到窗前，像漱口般向空噴水，然後施施然回座，叫王亭之稍候五分鐘，包管要拜他為師。

果然，真的隔五分鐘，窗前就淅淅瀝瀝灑起雨來。這時，茅哥一直放在枱下的雙手，突地向上一揚，王亭之才知道他回座後一直結着手印，如今是往頂上散印。

不一會，雨就停了。茅哥得意洋洋，望着王亭之，等王亭之開口，他以為一定要求傳法了，誰知王亭之卻說：「才下二三十秒鐘的雨，不過是掩眼法。這是下茅山的技倆而已。」

茅哥這時，只好嘆一口氣點點頭，承認是下茅山的法術，因為上茅山神霄派的雷法要結壇，不好在此地表演。說到這裏，他才自報師門，跟王亭之娓娓而談他的學法經過。

茅哥學茅山術

茅哥小時候家裏很窮，父親是個道家的法師，屬正一派，即是所謂喃嘸佬，鄉人則稱之為姚道士。兄弟姊妹一共十一人，靠父親做點小法事，實在維持不了生計，所以他從小就替人放牛，自己養活自己。

有一次放牛，發現牛隻吃山腳的草，不肯上山去吃，十幾隻牛，隻隻如是。開始他也不以為意，後來山腳的草吃光了，牛再不上山就無草可吃，因此就鞭趕那些牛隻，然而牛卻都仍然不肯上山，他心想，山上到底有甚麼怪事呢，莫不是有蛇？

那時他雖然只才十歲不到，不過光天化日，倒也不害怕，隨手撿起一根竹枝，便慢慢沿山徑撥草而上，想看個究竟，於是便一直上山到山腰。

這時茅哥回頭一望，卻見有兩三隻牛已肯追隨着他，沿山徑而上，邊走邊吃山徑旁邊的野草，心中一喜，便坐下來，招呼牛群上山。

坐下不久，卻忽見天色突然暗下來，山風四合，吹得他毛骨悚然。心想莫非要下大雨，便立刻站起來向山下跑，邊跑邊招呼牛群下山。及至下得山來，真作怪，才一到山腳，卻依舊日色清明，風平浪靜。

茅哥是小孩子心性，不忿氣又沿着山徑往山上跑，繞到山腰，卻見天色冥合，風吹樹搖。他脾氣倔強，便站着不動，且看有何變化。然而站了良久，卻不見有異，望望牛群卻正聚在山

坡上吃草，一時好事，便丟開牛群不管，逕自上山。

上到高處，隱隱聽見有些聲響，他站着細聽，又聽到有人搖鈴。這裏的山勢他很熟，便尋聲轉過山去，去到一處山巖，他知道那裏有一個巖洞，相當隱蔽，傳說古代曾有人在洞裏升仙。於是他便爬過山巖，向巖洞走去。這時天色更暗，山風更大，其實有點心驚。不過愈走近巖洞，唸咒的聲音便聽得愈清楚，他才大着膽子，要看到到底是甚麼人在這裏作法。他看父親作法看得多，對作法倒也不怕。

才轉入往巖洞的路，就見有人披起道衣，在巖洞的草坡前，結壇燒紙，搖鈴噴水。望望這個人，似是鄰村的人，面口有點熟。

那道士見到茅哥，不很開心，卻用眼色示意他走到自己身邊。茅哥一站定，便立時覺得風勢小了許多。他心性頑皮，還想再走開去試試，看是不是一離開那道士，風勢就覺得大。那道士卻嚴厲地看他一眼，茅哥才不敢走動。

道士又煉了許久，後來他向東一喝，一比手印，隔一瞬，東方隱隱起了一聲雷，那道士才笑了笑，於是作法結壇。他說自己煉了雷幾天，今天遇到茅哥，才初步練成，所以跟茅哥有緣，便拿着壇上的供品，分給茅哥吃。他們一老一小，邊吃邊談。

道士又問茅哥的生辰八字，掐着指頭算了一會，知道他是姚道士的兒子，很高興，當下也不說甚麼，只叫茅哥快點下山。

第二天，茅哥照樣放牛，牛群卻自動溜上山腰吃草了。及至黃昏回家，卻見昨天碰到的道

士，正跟父親坐在門前。道士見到茅哥，笑了笑，他父親卻叫他向道士叩頭，又叫妹妹捧一盞茶出來，叫茅哥遞給那道士。

茅哥做完，父親便對他說，他福氣好，碰到道長肯收他為徒，幾天，就會送他到鄰村，做道長的道僮。茅哥聽說要離家，心中不很願意。那道士似乎知道他的心事，拍拍他的膊膀，對他說：「就在鄰村，有甚麼了不起，將來你離家還要離得遠。」他父親也接口說：「男兒志在四方，離家有甚麼不好。」

從此，茅哥便住在那道士家裏，道士不准他喊師傅，只叫他三表伯，因為他們兩家算起來，原來有點表親的關係，對外人只說姚道士孩子太多，所以送他來做「住年」，即是幫閒工的小工。外人也不疑心。

茅哥安頓下來，就跟三表伯修煉。他只告訴王亭之一點大概，叫做「春拜雷、秋拜斗」，即是春天趁着雷響時煉功，秋天晚上則望着北斗七星來煉。這時候，就可以吸收雷氣與斗氣。煉功煉到一個階段，便學結壇，畫符唸咒，還要學魁罡指印，以及作法時用的步法。如是一學十年，才回家娶妻。那時候，家鄉剛剛解放，三表伯給了他點盤纏，叫他們夫妻出廣州去謀生，還給他一個地址，到廣州可以依址找三表伯的朋友照顧。

三表伯的朋友，原來是下茅山的術士，見面後，看過三表伯的信，很高興，知道他是三表伯的唯一傳人，便相當照顧，後來相處久了，便又收茅哥為徒，傳他點下茅山的法術。茅哥從

此便在廣州安頓下來。幾年間，他的父親以及兩個師傅都相繼去世，他只回過家鄉一次，取走三表伯遺下的一些道書，又保存了茅山一些符咒的抄本。他說，可以給王亭之看，其中有一本下茅山的「祝由科」符咒，跟坊本完全不同，他修習過，不過未修好，所以不敢用來跟人治病。

祝由科神術治駝背

王亭之對祝由科感到興趣，是由於有一家街坊，姓鄺，為番禺富戶，他們家有一位小姐，生來駝背，後來曾一度為祝由科治好。後來這家人的十五少爺，恰恰跟王亭之做同班同學，彼此來往甚密，聽他的敘述，便更知道事情的始末。

他親眼看著姊姊治駝背。祝由科醫生來到，啟壇畫符唸咒一番，然後在大廳正中擺放一個「豬腰盤」——這種盤，上四十歲的人一定見過，用銑鐵製造，給小孩子洗身，就用這種盤。

祝由科在盤內放下一隻田雞，吩咐主人家往盤內添上一寸水，然後在盤邊放一張矮橈，那就是廣府人稱為「橈仔」那一種。

擺設完畢，又在盤內燒一張符，便教人帶那女孩出來，站在矮橈上。吩咐主人家，他一邊唸咒燒符，一邊要叫女孩自動跳下盤內，不得推她。當時主人家見他準備一大疊符，心想，就這麼一跳就完事了，要這麼一大疊符幹嗎？

誰知，那女孩子一站上矮橈，往盤中一望，就硬是不肯跳。女孩已經七八歲，照道理，就這一尺不到的高度，跳下去應該沒有甚麼可怕。全家人拚命鼓勵她，她不跳就是不跳，眼見祝由科手上的符，已經燒了大半疊，眾人不由得心焦。那祝由科半閉着眼睛唸咒，也唸得滿頭大汗。

就在這時，那祝由科便大喝一聲了。

駝背女孩忽地臉色慘白，隨即尖叫，人卻已掉下盤中去了。眾人才鬆一口氣，皆大歡喜。祝由科又往盤中燒符，不住唸咒，良久事畢，吩咐主人家就用這個盤替女孩沖涼。可是，由於那女孩子的緣份不夠，因此她必須終身不得吃田雞，如若不然，駝背會復發。

說也奇怪，女孩經此一跳，慢慢就覺得她的脊骨長直了。一家人自然非常歡喜。

可是，他們是富戶，講究不時不食，每到田雞肥美之時，自然享受田雞食制，番禺人特別喜歡生滾田雞粥，那時種田不下農藥，田雞便特別鮮美。

他們家孩子多，便不懂忌諱，每吃田雞必嘖嘖稱好，那女孩只好聽着，乾流口水。她到底是女孩子心性，不知厲害，便老是纏着媽媽，要試一試田雞的滋味。

如是捱了兩年，又到田雞當造的季節了，那母親畢竟心軟，有一次，就在田雞腿上撕下小小一塊肉，放在那女孩嘴中，讓她嗒嗒味道。誰知這樣一來，就闖出大禍。

那女孩的背骨，從此便愈長愈曲，過得一年，駝得比從前還要厲害。再去找那祝由科時，祝由科拒絕再醫治。

這樁故事的目擊者，如今尚在澳門。

符水止牙痛

王亭之因知道鄔家女孩治駝背的故事，聞說茅哥有下茅山的「祝由科」秘本，於是便大感興趣，央他把秘本拿來一看。茅哥做張做致一番，然後約在越秀山的竹林茶室喝茶。

當時不知為甚麼，忽然提倡飲食文化，竹林茶室便以賣「工夫茶」馳名，然而去享受的人卻不多，因此茶室十分清淨。翌日，王亭之赴約，茅哥果然拿了一本朱墨鈔本來，有符有咒，古意盎然。

王亭之把書揭起一看，不禁爽然，依稀記得跟家藏的鈔本《三部八景二十四玉符圖》相似，因對茅哥提起，茅哥滿腹懷疑，便要立即跟王亭之返家，把兩本書比較。王亭之這時，卻注意到茶室有一個女企堂，正留意着我們兩人，心念一轉，知道不妙，竹林茶室太幽靜，又多閒人，情治機關佈置一兩個人在此放哨，一點也不稀奇，因便對茅哥說：「待喝完茶，再去看看書不遲。」一邊說，一邊用手指蘸水，寫「公安」二字，茅哥醒水，便天南地北地跟王亭之閒聊，話題圍繞着工夫茶。王亭之又把書豎起來閒翻，那女企堂終於忍不住，走過來問要不要吃芝麻糖花生糖，王亭之知她來意，便把書翻開，對她說：「我剛剛牙痛，他說這本書有治牙痛的秘方，拿給我看，我還怎能吃糖。」那女企堂大概見到書中果然有些處方，才笑一笑走開。

如是在茶室盤桓一會，茶過四巡，才埋單偕茅哥返家，翻箱倒篋才將那本《玉符圖》找出來，跟茅哥的「祝由科」古鈔比較，開頭的二十四道符果然一樣，但末段多了四五十道符，而

且還有一些處方。

王亭之於是跟茅哥說：「看起來，祝由科跟上茅山的神霄、清微兩派恐怕也有淵源，因為《玉符圖》是上茅山的符籙。」

茅哥問：「你學道家西派，怎會有上茅山的符籙？」王亭之說：「這鈔本是祖父所傳，祖父跟一位劉星台法師是好朋友，你看，鈔本末頁不是有一個劉星台的收藏印嗎？」

那收藏印刻圓朱文，印文是「劉伯溫二十世嫡孫劉星台印記」。茅哥看到，不勝羨慕，他哪裏知道，先祖父跟劉星台的交往，實在也牽涉到江湖異術（後詳）。這些故事，後來王亭之也跟茅哥提過，當時王亭之實在真有點牙痛，便央茅哥試一試他的祝由科。

茅哥問，有沒有硃砂？王亭之當時正學畫宋院花鳥、金碧山水，硃砂當然有，便把筆硯硃砂黃紙取出。茅哥把鈔本中治牙病的符找出來，虛空臨寫幾次，然後唸唸有詞，凝神片刻，提筆蘸硃砂在黃紙上一氣呵成將符畫好，囑王亭之將符焚化，用井心水調符灰服。

也不知是真是假，服了符水之後，牙痛頓止，過了兩三天才再度發作。

道家門派大略

道家的門派很多，有的專司齋蘸，有的專司符籙。即使是符籙，亦大致可分成三類——超度亡魂、驅邪治鬼、符水治病、從前各有專業，如今則一通百通，真可謂超邁古人。

由宋代起，道家開始分宗分派。至元代，朝廷命張天師掌管「三山符籙」，即龍虎山、閩皂山與茅山。從此凡符籙一派，都歸入張天師一系，稱為正一派。這一派便跟煉丹的道流對立起來。

煉丹分「外丹」與「內丹」。外丹一派，即是燒汞點金、燒藥煉丹之類，在宋代開始式微，可是在明代卻又活躍起來，然而外丹燒煉的性質卻已變，變成專科製造春藥。

內丹一派，是道門的正宗，專主煉氣養生，認為人體即是爐鼎，以天地之氣為藥，便可以在人體爐鼎中結丹，丹成即便升仙。由宋至清，分為兩宗四派，即南宗、北宗，與東派、西派。除北宗外，其餘的宗派又分為清修與陰陽兩派，所謂陰陽派，即兼修房中術。

因此無論外丹與內丹，此系的道流，其中都或多或少跟房中術有關。

茅山的道士情況比較複雜。上茅山的道士以煉內丹為主，但卻兼攝符籙。下茅山的道士以幻術變化為主，亦兼攝符籙，「祝由科」即屬於下茅山的系列。可是兩派其實都有房中術，只不過傳授得非常秘密。

必須理解如上的派別，才能理解道家的方術。

茅山祖師魏夫人

像茅哥，學的原是上茅山的道法，為上茅山支流神霄派的弟子，可是他們除了煉氣之外，還習「五雷都功」，這就與符籙有關了。因為使用「雷法」便要畫符唸咒。

然而煉五雷的人，春天吸收雷的能量，秋天吸收北斗七星的能量，便需要將能量加以運用，這時候，便又乞靈於房中術，認為必須藉陰陽的交媾，然後才能將得自天然的能量，與人體本身的能量化成丹胎。——在道書中，將能量稱之為「炁」。

這樣一來，明明是屬於內丹流派的清微、神霄兩派，便跟符籙與房中術扯上關係。

事實上，茅山派一開頭恐怕就跟房中術很有關係。茅山派的第一代祖師是個女人，名魏華存夫人。她生於魏嘉平四年（西元二五二年），卒於晉咸和九年（三三四年），享年八十三歲。她二十四歲嫁給太保掾劉文為妻，大概四十歲左右，因修道的緣故，便與夫分居。據說，因此感動了四位神仙下降，其中有一位與魏夫人關係重大，名曰王褒。

王褒名號很多，或稱為小有天王、小有神仙王，或稱為清虛真人，是漢代一位很有名的道士。魏夫人跟他相處多年，因此得道。以此之故，頗有人懷疑魏夫人跟王褒實在於煉氣之外，兼修房中術，然而清修派的道流對此則加以否認。

如果細讀魏華存夫人為王褒所作的傳記《清虛真人王君內傳》，則說王褒修房中術，實有蹤跡可尋。

傳記說，王褒隱居洛陽，感動到南極夫人降臨，南極夫人又派西城真人教王褒道術；後來又見到主仙道君，道君便令侍女范運華、趙峻珠、王抱臺向王褒傳以秘笈。王褒學道九年，然後重見南極夫人，以後又謁太真上清夫人。道成以後，有兩位仙姬侍候，名清真左夫人郭靈羞、右陽玉華仲飛姬。他的仙號則名「太素清虛真人」。

依傳記所言，王褒學道，一生跟女性的關係密切。是故傳說他修房中術，實在並非虛構。還有一點，當日四神仙下降魏夫人靜室時，每一個神仙都攜着一位仙姬。太極真人的仙姬名「北寒玉女宋聯消」；方諸青童的仙姬名「東華玉女燕雲珠」；扶桑暘谷神王的仙姬名「雲林玉女賈屈庭」；清虛真人王褒的仙姬名「飛玄玉女鮮于靈金」。由是猜測，這四位神仙，其實無非只是修房中術的道流。如若不然，要「玉女」來幹甚麼？

四神仙既降魏夫人室，又設酒餚飲宴唱樂，仙姬奏曲，神仙唱歌，王褒唱的歌最露骨：「解襟庸房裏，神鈴鳴舊槩」，神仙於女人的房中「解襟」，其事可知。由是道家西派說魏夫人修房中術，實不為無稽。

魏夫人有一弟子名楊羲，他的得道，則傳說是因紫微王夫人與九華安妃降於其家。——這段故事甚為奇詭，值得一說。

九華安妃與楊羲初會時，跟隨着紫微夫人，夫人身量大，她身形小，是故楊羲不見。及至紫微夫人閃開，楊羲然後始得見此天人。——九華安妃穿着雲錦裙，一身上紅下青，文彩光鮮。繫着一條綠繡帶，帶上繫着十數個小鈴，一青一黃相間。頂上結髻，餘髮下垂至腰。佩戴着玉

珮、指環、珍珠約臂，望之如十三四歲。這身裝扮，令楊義目眩。

紫微夫人介紹說：「今有貴客來也。」楊義立刻起立。紫微夫人卻說：「可不須起，但當共坐。」

你說，這樣的相見排場，那裏像神仙來降俗人家。其後紫微夫人還問楊義：「在塵世中見過這樣的人才嗎？」楊義答道：「靈真高秀，無以為喻。」接着九華安妃便問楊義的年歲，楊答道：「三十六歲，庚寅年九月生。」如此問答，當然更不像仙凡相會。

接着九華安妃便取筆墨題詩，贈給楊義，還說：「今以相贈，以宣丹心（吐露心事）。若詩中有不明白的地方，你自己慢慢去想。」

這樣一來，就更似古代的男女調情。九華安妃從此即留下來，經二十二年。是故楊義的道法，實亦有房中術之嫌。

唐太史治背疽

王亭之居夷之時，結識了一位教授，漢名蘇海雷，實際上是個地道老美。他是上茅山清微派弟子，也習「五雷都功」，其人即不諱言自己陰陽雙修。近年其人留戀北京，原因即是找到了雙修的對像，且打算結婚云云。

因此，世傳清微派是清淨派，照王亭之的看法，實在不確。指出這點，對研究方術非常之重要。

為甚麼呢？因為道家畫符，重要的並不在符的本身，而是在乎畫符的人，怎樣將精神貫注於符籙。所以「祝由科」的畫符，施術者的「法術」，應該包括精神因素在內。倘如施術者酒色財氣，精神散渙，則所施的術必然不靈驗，蓋符咒本身不足恃也。

王亭之早年跟王子畏師學《虞氏易》，子畏師即曾對王亭之說過一個故事——

他的老師唐太史晚年生背疽，群醫束手，於是請一位「祝由科」來施術。術者唸咒畫符之後，用一根長鐵釘，釘進唐府門前一棵樹上，說也奇怪，唐太史的背疽便日漸痊癒，不十日即結痂平復，而門前那棵大樹，給釘過的地方卻生了一個樹瘻，那是術者將背疽移到樹上去了。唐太史驚為神術，便題字為術者掄揚，從此術者便生意興隆。可是，術者亦從此染上了賭癮，漸漸，所施的符籙不再靈驗了。

由這故事可知，長養精神對符籙十分重要。

林琴南說人妖

施符籙的人，有兼習房中術者，原因即在於他們藉此長養精神。

清末林琴南的《畏廬瑣記》，有一則題為《人妖》，所記即關於房中術的事——

廈門有一女子，十七歲出嫁，十八歲即守寡。有人教之以房中採補之術，此女即便告辭夫家與母家，拿着一點點資金，便開一家鞋店，店中僱工匠一二人，但卻招二十八個少年來做學徒，這些學徒一入店後，個個用心學藝，學成之後又不計工資，繼續留在店內做工匠，以此之故，鞋店便賺大錢。至宣統年間，此女便成小康，而其時她年已九十有八，可是看起來卻像四十多歲的樣子。

原來她每夜跟四個學徒採戰，以七日為一周，是故便須二十八個學徒。凡輪值的四人，是夕例得食補品，與先一夜輪值的四人同食，即是七日之內得進補兩餐。

這些學徒，一到二十五歲便遣散，遣散費三百大洋，不可謂少。即使肯留在店裏，從此亦不得當值。

林琴南說，此事由詩人陳石遺告知。且謂其後仍見此女，蓋百餘歲人尚清健也。故林琴南乃稱之為「人妖」。

由這故事，足以證明茅哥習神霄派、蘇海雷博士習清微派，至某一程度即便都學房中術，實在有理由，不盡無稽也。

邪術修成對口瘡

房中術其實亦有邪正。奸宄之徒，偽稱道家，用甚麼「三峰採戰」，是即為邪。但道流翁葆光一派，主張「陰陽合修」，由是煉人體中的內丹，斯可視為正派。正邪二派，實不可因面目相同即一概而論。

不過，世人多好邪，所以邪派房中術便鬼鬼祟祟地流行於世。林琴南所說的「人妖」，所修可能已介乎邪正之間，比這「人妖」更邪的修法，甚至還登報紙廣告來招攬傳授。

六十年代，香港報紙便有這類廣告，王亭之有一朋友魏君，甚受這些廣告吸引，屢屢跟王亭之提起，其初尚不以為意，後來見他愈提愈高興，於是便對他力陳利害，勸他不要上當，魏君唯唯。

過了不久，魏君忽然生了一個對口瘡，那時他才來向王亭之問計，而且坦白前情。原來他終於按捺不住，依報紙廣告去拜師，既登門，但見一紅光滿面，鬚髮皆白的老人，自稱某公，室中有三四個鶯鶯燕燕，令魏君目眩。

以後的事便不必細說了。總之，魏君因此花了十多萬元，在六十年代，已經可以買一普通大廈單位。最慘的是，魏君不斷服藥，終於便弄到生對口瘡，即是在頸後對正口部的地位，生一漫腫無頭的陰瘡。

這宗小事，恰足以作為好此道者的鑑戒。因為時至今日，仍有這類廣告。

清微派雷法

正宗道家的煉神養氣，可以看成是吸收大自然的能量，用來補充人體的天然消耗。

王亭之在夷島結識的那位蘇海雷教授，就曾示範過三兩次「煉雷」的功法。

凡「煉雷」，必在春天，由驚蟄那天開始。先燒符結壇，不過所結的壇亦很簡單，只陳設一張矮几，几上燒一枝檀香，陳列一盞清水，除外便只有一盞油燈。油燈的作用，其實亦只是用來便於燒符。

結壇前，蘇海雷只在壇後默坐，口中唸唸有詞，良久，才取出幾張符籙，在壇前焚化，一邊燒符，一邊結印唸咒。據蘇海雷的說法，這些咒語，跟「東密」做「護摩」時的咒語類似。連他也不明白，為甚麼中國上茅山的咒，會跟源自印度的咒語相同？

燒符籙畢，又復靜坐片刻，然後便兩手結着劍印，在壇前走「禹步」。

「禹步」的步法，是閉着氣，圍着壇來遊走，大致上是將一圈的路程分為三十六步與七十二步，行到甚麼步位上，便要作與那步位相應的讚誦。有時還要揮動手印，或者叩齒三十六通。遊走之時，又分順行與逆行，即繞壇右轉，或者繞壇左轉。

奇怪的是，這些步法，跟密宗的「金剛步」又有相似之點。是故當蘇海雷作「禹步」之時，王亭之愈看愈覺得奇怪，不明白這些中印文化究於何時交流。

「禹步」一番之後，便站在壇後，將右手的劍印壓着左手的劍印，一直閉目養神。等候良

久，待電光一閃之時，便見他用丹田來呼吸了，至雷聲一響，蘇海雷便立時拔出右手的劍印，向天一指，然後又見他小腹微動，王亭之便知道他這時是在運行氣息。

這樣一直煉了兩小時，雷聲響過十次八次，蘇海雷便靜坐收功了。

收功之後回到內室，他叫王亭之摸他的手，果然兩手燙熱；他又叫王亭之摸他的足心湧泉穴，也燙熱。他便對王亭之說：「密宗不及道家的地方，就在這裏了。密宗沒法子吸收春雷的能量，只能煉自己的內氣。」

蘇海雷學過「東密」，又學道家，他一直認為道家的煉氣比「東密」高，屢屢勸王亭之放棄密宗，作道家修煉。王亭之聞言，不禁莞爾。當下便跟他討論「五雷都功」，他興致勃勃，說這功法煉到高一層次時，手指便隨着雷聲放出電光。

後來蘇海雷去北京住了幾個月，回夷島時向王亭之透露，說他在北京已找到了一個女朋友做道伴，一齊煉「雷法」，如今手指已經可以發光了。他於晚間又作了一次示範，果然有時指尖可見微弱藍光。他很得意，自許三年後定然有成，可以復原清微派的雷法，因為如今上茅山的道士都不懂這功法了。

張燦治袁世凱心疾

道家的雷法，盛於宋代，海南人白玉蟾稱為宗師，他常佩雷印於手肘，用以印蓋符籙，是故便成為這一派傳承信物。

到了民國初年，太倉道士張燦，號清陽子，還傳得白玉蟾的雷印，傳說他能指揮風雷，策役神將。可是自此而後，雷印即不知所在，於是白玉蟾的神霄派燈傳便似已絕。

至於上茅山清微派，據蘇海雷說，只有一位已退休的老道長，還約略知道清微派的雷法，而上清宮的道士，對此法則已茫然。

可是在北京，卻有一位俗家，忽然自稱為雷法的傳人，趁着特異功能的熱潮，崛起於京市，設診所為人醫病，據說頗有成效云云，但這位俗家卻可能是屬於神霄派，因為他學的是武當山的法，同時尊白玉蟾為祖師。

關於張燦，傳說袁世凱即曾請他治病。那是當袁世凱竊國稱帝以後，可能由於神明內疚，於是忽得心疾，便懷疑當中有鬼怪，於是請張燦來行五雷法。

據當時的人記述，張燦結壇作法之時，庭前一棵柳樹忽然應聲斷折，有些人還說見到黑氣飄出牆外。這麼一作法，袁世凱的心疾便好了，這是否精神療法，不得而知。

然而據王亭之所知，道家的功法，惟雷法一門有特別傳授，專教人如何治病，張燦的作法則似跟雷法治病不類。

宋代茅山祖師白玉蟾

宋代身兼上下茅山兩派祖師的白玉蟾，本姓葛，名長庚，原籍福州閩清縣人氏。他的祖父葛有興給朝廷派到瓊州去做教官，從此落籍，到長庚出生便已是瓊州第三代。那瓊州，即是如今的海南島，在宋代時是天涯海角窮鄉僻壤之地。葛家本非富有，流籍在此蠻荒，過得一代便已貧困不堪。他父親名叫葛振業，是個窮秀才，娶土人女為妻，仗着教幾個小小童蒙渡日。於宋光宗紹熙五年三月十五夜，忽然得夢，有一道人以一枚白玉蟾蜍相授，夢醒，夫人已產下一子，因便名此子為長庚，乳名玉蟾。

然而才過得四年，那葛有興跟葛振業父子二人相繼病逝，餘下長庚母子兩個，好不淒涼。那母親便帶着長庚去改嫁了，說也奇怪，改嫁的那人家恰恰姓白，因此便將葛長庚之名索性改為白玉蟾。

那白姓人家聽見白玉蟾應異夢而生，因此也肯栽培他，給他供書教學，到了他十歲那年，塾師說他讀書長進，作的詩也精通，主張送他到廣州去應童子科，白家也很歡喜，便張羅旅費，託行商的鄉里帶他去應試。端的是滿懷希望，望子成龍。

那時的考試制度很講究世族聲望，師門來歷，如果系出名門，或者是名儒的弟子，便很容易中式，如若不然，那就真要憑命運安排。

且說那白玉蟾去應童子試，試官一見這瓊州鄉下仔，心中已不高興，於是便以「織機」為

題，命他賦詩。這題目已明欺他是小戶人家鄉下仔。白玉蟾得題，應聲吟道——

「大地山河作織機，百花如錦柳如絲。虛空白處做一疋，日月雙梭天外飛。」

試官一聽，好大口氣，日月都只是你的織梭，整個虛空都只是你織出來的一疋布，於是拍案喝道：「好個狂生！」

那白玉蟾給試官一喝，心知中式無望，便退出試場，隨鄉人回家了。白家一聽考試不中，也不問情由便打了白玉蟾一頓，真的冤哉枉也。從此便不再教他詩書，只着他看牛耕田。

到了十六歲，白玉蟾離家，帶着老母給的三百文錢，白家的一柄雨傘，幾件隨身衣服，便渡海至漳州，從此在閩西粵北一帶流浪，還做過卑田院的乞兒，後來儲蓄得點盤纏，便上江西龍虎山去，想入張天師門下。那些知客道人見他衣衫襤褸，隨便給點冷飯，招待他住宿一夜，便趕他下山。

原來在白玉蟾以前，上茅山並無畫符嘔水、驅邪治鬼之法，只一味修真，及至白玉蟾之後，上茅山才有神霄派，跟龍虎山張天師分庭抗禮。接着，連上茅山原來的清微派也用雷法來畫符作法了。當日龍虎山的知客道人若有慧眼，肯把白玉蟾收留，那麼，這奇才便已入張天師門下。

那白玉蟾果然利害，先學到上茅山的雷法，後來還拜南宗四祖陳泥丸為師，又學到丹法，不久也就名動帝都，受到宋理宗的賞賜。據道門記載，他曾經在王公大臣面前，用雷法召來仙女。其時正作夜宴，各人正顧飲得高興，忽地庭前天際擁起祥雲，只見四個仙姬正踏雲而來，於是個個停杯，人人驚訝。

他們眼見仙姬是朝着庭院飄來，卻忽地祥光一閃，仙姬卻轉一個彎又飄上天了。這時，卻只聽見白玉蟾跌足呼道：「可惜可惜！」

人們問他可惜甚麼，他說：「列位大人中，有人對仙姬動了色心，所以她們就不來了。我本來請她們攜來王母的仙酒，那還不可惜。」

給他這麼一說，席上的官員都不說話。大概人人撫心自問，誰都起過那麼的一點色心。正尷尬間，雲霧散，仙姬都不見了。

這一套仙術，依王亭之的見解，應該亦即是繩技戲法（後詳）。白玉蟾表演時當然有助手，但縱然如此，戲法的難度亦實在高也。如是，白玉蟾遂名震天下，神霄派亦確立其江湖地位。

白玉蟾戲試「五雷法」

世傳的五雷法，實在有正有邪。邪者雖稱為雷法，實際上卻不是。

在明憲宗朝，有一個布政司屬下的低級官吏李孜省，因貪贓事發，逃亡出京師。此人工心計，知道憲宗喜好道術，於是千方百計去求道術，終於給他學得了五雷法，他便潛返京師，伺機行事。

李孜省在京師仍是通緝犯，但卻改換道裝，為人用符籙咒水治病。時值宦官梁芳患病，李孜省替他治好，梁芳又介紹另一個宦官錢義來治病，亦同樣治好，這兩個宦官便深信李孜省是神仙，因而向皇帝推薦。

明憲宗亦有病在身，李孜省進以符水，醫療一月，憲宗精神轉好。李孜省這時才向憲宗陳明身世，說自己受通緝，憲宗即時下令免罪，同時封官，由是李孜省便權傾一時。

李孜省為甚麼這般容易治好皇帝和太監的病？原來，明代的皇室都愛服丹藥，凡丹藥必有毒，有一類丹，簡直就等於今日的迷幻藥，長期服用，自然五臟不和。

李孜省在教他們服符水時，還戒他們不得服用丹藥，這樣，在停止服丹期間，人的體質就自然復原，由是一應毛病都好轉，這就是今日之所謂自然療法，或曾一度風靡日本的水療法了。

李孜省聰明，悟出這治病的方法，便成為憲宗的寵臣。

可是，明代的君主大多數耽於色慾，明憲宗尤甚。當時有一個廷臣萬安，頻頻向憲宗獻春

方春藥，由是得寵，竟官拜大學士。憲宗死後，在宮廷找到一篋奏本，都是萬安上春藥、討論房中術的奏本，繼位的孝宗見到這些奏本，大怒，命人將這一篋奏本送回給萬安，萬安見到，明白孝宗的意思，立刻上本告老還鄉。由這件事，便知道明憲宗的縱慾程度。

憲宗既寵信李孜省，自然便向他討春藥，李孜省不敢教憲宗吃藥，便教他房中術。可是，及至憲宗年衰，房中術無效，李孜省便不禁徬徨，不知怎樣應付皇帝了。

傳說，正在這時候，南宋年間的道長白玉蟾便曾示現，教訓過李孜省。

一日，忽有一道人來謁李孜省，自稱精通「六雷法」。李孜省聞報，立刻接見，並問他何為「六雷」。道人說：東南西北中等五雷之外，加上「天雷」，便是六雷了。這天雷法可以召雷部的天女，人若跟這些天女交合，就可以延年益壽，甚至可以升仙。

李孜省半信半疑，這道人卻當場作法，果然，他結着印訣向天一指，天的東方即飄來十多個美女，御雲冉冉而來，一直向西方飄去。李孜省叫道人把天女留住，那道人卻搖搖頭，任由天女一直飄向天際。

這時，李孜省問道人為何不留住天女，那道人對李孜省說，雷部的天女，只能跟龍種交合，因此只有皇帝及其近親，可以親近這些天女，如果平常人這樣做，就會折福。

李孜省既親眼看見道人表演六雷法如此神驗，當下自然便相信他的說法，立刻叩頭拜師，並獻上金銀為贄見禮。那道人也就住下來，教李孜省以六雷法的天雷法了，同時告訴他，雷部的天女見到皇帝，自然會下降。

李孜省依法修煉，很快就成功，於是喜不自勝，立刻上奏憲宗，說可以召女仙來替他修房中術，如是即可延年益壽。

憲宗便命他在寢宮前的天階結壇。候至夜中，李孜省依所學的天雷法結印燒符唸咒，果然見有三四個女人由殿角的瓦頂飄下來，憲宗大喜，走上前去迎接，只見這些女人都迷迷懵懵，再看清楚，卻是伺候寢宮的幾名宮女。

憲宗大怒，問李孜省這到底是甚麼意思，李孜省答不上話，只好一味磕頭，請求恕罪。憲宗將他貶官，從此對李孜省的寵幸便衰了。

李孜省回府，命人叫這道人來，這道人卻已不別而去，只留下一張字條，寫道：「德者道之符，誠者法之本。道無德不足言道，法非誠不足言法。」李孜省看了，半晌作聲不得。

由是，江湖傳聞便說是白玉蟾示現，教訓李孜省。為甚麼說是白玉蟾呢？因為字條上的話，正是雷法的口訣。

上茅山與下茅山

煉雷法，其實是有意識特異功能。因為雷法強調「內煉成丹，外用成法」，所謂「法」，即是符水治病、驅邪、度亡、治鬼、求雨、祈晴、辟除瘟疫（傳染病）之類。這一類法，正為今日走江湖的異能人所標榜。

道家一直很重視異能，他們甚至以異能的有無，作為得道與否的標準。打從漢代張道陵起，一直到今日，道家都離不開符籙與「神仙變化」。為甚麼呢？正因為道家的內煉，往往引起異能，既然有此現象，這現象當然便受重視。上茅山的道法，即特別強調這點。

可是上茅山的道法卻又與下茅山不同。下茅山雖亦以符水治病，但他們的異能表演，實際如同魔術。——美國的魔術大王大衛·考柏菲爾，在接受電視訪問時，便說自己的一些驚人表演，如穿過萬里長城、變走自由神像等等，實在參考過「中國道家的魔術」。他用「魔術」一詞，是故所指的便極可能是下茅山的法術。至於他如何能學到這些法術，則諱莫如深了。王亭之相信，他一定不肯公開這個秘密，正如夷島的蘇海雷，始終不肯透露，怎樣學到清微派的「五雷都功」。

所以總結來說，修上下茅山的道術與法術都易起異能，分別僅在於下茅山有魔術的成份。但是，他們要修煉人體的精、氣、神，方式卻一致。

中國道家魔術之謎

魔術大衛最近又上電視，縷述個人身世。

原來，他的第一套魔術是從祖父那裏學來，那是套簡單的紙牌魔術，江湖中人稱為「手彩」。這套手彩，從此便令到小大衛鍾情把戲，三十年不到，他即已成為世界第一的魔術師矣。然而魔術日精，神態亦變，在電視上看他的童年照片，十分純情，笑得躑直，不似如今，一望而知便是個醒目仔。貌由心生，信焉。

魔術大衛凡接受電視訪問，一定有意無意叮一聲，他受到「中國道家魔術」的影響。蓋「中國道家」跟「中國魔術」應該是兩回事，若稱為「中國道家魔術」，就等於踢爆神仙與異能，此事非同小可。

影響他的到底是人抑或是書本？因為照王亭之所知，日本人的確藏有幾本中國的古代戲法書，其中一本，於民初又回流中國。

王亭之甚至懷疑，魔術大衛受中國影響可謂與日俱深。蓋最近見他的「鬼屋魔術」，東方色彩便甚為濃厚。電光火光，十足十中國戲法中的「火彩」。

中國畢竟是火藥的祖宗，所以中國的煙花，至今無人能及。洋人放煙花，一味鬥射得高，在高空爆炸，爆完再爆，由是幻出一朵朵火樹銀花，人便以為奇觀矣，殊不知中國的煙花，居然可演戲文，還有簡單的鑼鼓伴奏，這才是火藥祖宗的精彩發明。

王亭之小時就看過這樣的煙花。煙花射上半空，落下一陣七彩繽紛的花雨，落到大概離地丈餘二丈時，一聲響，便爆出戲文人物。例如《三英戰呂布》、《八仙過海》、《貂蟬拜月》。戲中人乘風而動，照戲行的說法，他們的動作還懂得扣住鑼鼓，是則動作雖然簡單，亦可謂鬼斧神工。

東莞的煙花老藝人告訴王亭之，戲文公仔的動作，完全靠紙公仔上一段段藥引來控制，這即是戲文煙花的最大秘密。不過秘密說出來也沒有關係，如何安裝藥引，怎樣控制時間，那就全憑經驗。煙花藝人祖傳有許多口訣，看起來，如今應該已經失傳。文革時的煙花學徒，將老藝人逐個綁起來打，給他們打過的，還肯把口訣傳給這班無良後生耶。

這一類煙花技巧，傳入戲法行中，就成為「火彩」了。用爆炸聲以及七彩幻變的火光來遮掩動作，顯然亦非現代騰雲駕霧的舞台乾冰可及，是故魔術大衛便捨乾冰而用「火彩」。

鬼屋魔術是火彩

那次王亭之見魔術大衛玩的「鬼屋魔術」，一望而知便是中國戲法佬的「火彩」，不過煙花已可能改用電動控制。

大衛先用四張佈景板拼成一間小屋，還開玩笑說：「這就是紐約的一睡房大廈單位了。」大衛叫人將他綁起，照例叫三個觀眾上台，檢查繩結一番，然後就獨自關在這鬼屋之內。屋後的燈光，打出大衛的身影。忽然，鬼聲忽起，行雷閃電，滿屋青藍暗綠的火光亂閃，門口的氣窗有一疊疊報紙雜誌飛出，大概過了一分鐘，雷電與鬼聲霎時停止，強烈的燈光照着那間鬼屋，助手從暗處閃出來，將門打開，大衛則已經不見。——就在這時，屋內又火花一起，灑出玫瑰紅色的火彩，加上煙霧，不知何時，那大衛便已閃到台前，向觀眾鞠躬。

在掌聲中，他將那三個檢查繩結的觀眾綁上眼，然後把他們推入鬼屋，關上門，於是雷聲鬼聲齊作，火花亂閃，報紙亂飛，及至打開門時，這三個人竟完全失蹤。於是台下尖叫，大衛叫請牧師神父來捉鬼，正擾攘間，全台燈火通明，三個觀眾又赫然站於鬼屋之中，解開眼布時，他們還相顧茫然。

大衛這套「鬼屋魔術」，令王亭之想起前文所說的茅哥。

他的身份，只是一家小雜貨店的老闆，卻原來身懷絕技，精通下茅山的種種法術，包括圓光、符咒、治邪、捉鬼，旁及看相算命。因見王亭之當時年紀小小，已識子平、風水、望氣、

觀神，便曾有意授王亭之以茅山法術。不過那時王亭之早就已修習道家的西派的內丹，師門禁律，不得學下茅山，是故便一口拒絕。

茅哥心心不忿，因此便時時搬演一兩套小法術，想引得王亭之心動。有一回正跟他下圍棋，他似乎有意，讓王亭之一路「征子」，他卻一路逃子，結果逃出一條毫無生路的「大龍」。照下棋規矩，他應該立即棄子投降。

茅哥悠悠然點上根煙，向王亭之一噴，接着棋盤上紅光一閃，待煙花散去時再望棋盤，不知何時，他的「大龍」已接上一隻眼，變成活龍。這一變，反而變到王亭之全軍盡墨。

給茅哥這麼一變，王亭之當時自然呱呱叫。茅哥卻一手把棋盤攪亂，埋單離去，然後將王亭之引到竹林茶室，喝潮州工夫茶，慢慢細談他的法術。

二十年後，王亭之結識了袁步雲。這袁步雲實在香港文化界的奇人，他因畫《細佬祥》漫畫成名，是故在文人圈內，人人便喊他做細佬祥。誰知他於漫畫之外，還懂演粵劇，學的是小武行當，穿紅褲出身，是以演《胡奎雙人頭賣武》聞名四鄉的顧天吾弟子。不只此也，他還懂玩魔術，有時文人集會，偶然露一手，立時技驚四座。

且說，王亭之曾將茅哥的一些法術告訴袁步雲，袁步雲卻嗤之以鼻，曰：「嗟，火影而已！」

佛道兩家有魔術

細佬祥於是向王亭之娓娓而談，江湖變戲法有許多「彩門」。最難學的是「手彩」，其餘用火用水、用化學原料、用聲光裝置、用機械結構、用物理原理，他都曾向王亭之一一解釋，一一舉例。王亭之於是恍然，原來許多道家的法術，都無非只是戲法，也即是現代人所說的魔術。

王亭之根據袁步雲的一些提示，再參考一些古今戲法魔術書，重讀中國道家的神仙傳記，以及佛家的高僧神異傳記，漸漸明白，原來許多「神通」或「法術」，其實無非都是魔術。甚至包括如今許多所謂「異能人」之所表演，一知魔術原理，便會為之失笑。

美國的著名「異能人」尤利，曾經喧赫一時，結果給一個魔術家看不過眼，將之一一公開踢爆，弄到尤利要歸隱江湖，這是異能魔術的一例。中國佛道兩家都有魔術，實亦是不容爭論的事實。

魔術大衛說自己受「中國道家魔術」影響，王亭之完全相信。因為自古以來，我國走江湖的「勅法佬」，便一向自命為道家中人。

有兩個證據，可以證明他們跟道家的淵源。

第一個證據，便是他們的名號，如今廣府四鄉的阿婆輩一定還記得，我們將魔術稱為「戲法」，變戲法的人稱為「勅法佬」。勅法者，即是當他們變戲法時，也像道士一般唸唸有詞，

然後喝一聲「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於是說變就變，是即稱為「勅法」。有人將之寫成「戚法」，那是同音別字。

第二個證據，是傳統江湖上變戲法的人，當開場說「口」之時，「口」中一定提到呂祖。

例如變羅圈時，其「口」即曰——

「羅圈一上一下，原是呂祖留下，裏面藏龍伏虎，不敢當場玩耍。」

說畢，才將兩三個連環圈左解右解，左套右套。而且據說兩個套起來的羅圈，即是個「呂」字云云。

那些玩變豆的藝人，蹲在地上，三隻碗左蓋右蓋，揭開來，紅綠豆變多變少，他們一邊變便一邊說「口」——「天蒼蒼，地茫茫，行走江湖無所求，拜呂祖，學套把戲江湖走。」

說呂祖是戲法祖師，道門當然不會承認，不過亦不可以說勅法佬鑿大。

婆羅門幻術

說來也許自卑，漢代以前，中國其實沒有甚麼驚人的戲法。自從交通西域之後，驚人的戲法才由大食及新疆青海以至印度東部一帶傳入中原，當時人稱「婆羅門幻術」。

此絕對不是佛家神通，如江湖戲法佬稱之為「高彩」者，即為用「百合」粘上的絹綢，可折可挺，七層寶塔折疊起來厚只一寸，一扯高，那「百合」卻可支持七八尺塔身不倒，塔角還可以掛上許多金鈴（後詳）。

變神佛現身，變仙女下凡，便都是用「百合」粘成的布袋傀儡。這則已是「婆羅門幻術」傳入中國之後的變化。時至今日，還有人在戲台上搬演。

且說，當時這些幻術，逐漸由西域傳入中原，道家便首先吸收了這些戲法。

其實戲法的傳來，先於佛法。漢明帝之前，點金術、幻術便已沿着絲路傳來。所以當時講究求不死金丹的道家，不但對西域的點金術有興趣，對他們的幻術其實更有興趣。

至於漢武帝會見衛夫人鬼魂的戲法，則是方士齊少翁所變（後詳）。這套戲法，宋代已經由江湖藝人公開，無非是「火彩」加上踩繩的技藝而已。扮衛夫人鬼魂的人，只需面貌七分相似，打扮得好，踩着繩索飄飄而下，加上火光煙霧的襯托，還隔着兩重薄紗，漢武帝便立刻神魂顛倒。

這套幻術，現代人改用光學裝置，大概十年前還表演過一位自殺藝人的「顯靈」。八卦周

刊紛紛作證。

所以，魔術大衛說到「中國道家魔術」，實在並非信口雌黃。魔術也是文化與智慧的結晶，堂堂正正，未必一定要仙佛異能始為矜貴者也。諱言魔術，實在對不起呂純陽。

呂洞賓變戲法

依照道家傳說呂祖的故事，其中實在不少戲法變化。譬如水化成酒，在魔術家看來，易事耳。只是一經故事點綴，那就有點神異。

故事說——有一個名叫馬善的人，讀書不成，棄而學道。有一次跟一位侯道士結伴同遊汴水，在河邊見到一名羽士，體格清奇，目如秋水，馬善在河邊打水烹茶，茶既沸，便招那羽士同飲。誰知那侯道士竟瞧羽士不起，居然對羽士炫耀自己懂得飛符召鬼，點石化金。羽士聞言，只微微一哂，便張口向侯道士吐氣，侯道士當下只覺凜風撲面，個個毛孔都有如錐刺，心知這回碰到能人了，剎時便識得改顏相向，打躬謝過。

羽士見侯道士前倨後恭，也不理會，只從腰囊中取出一隻酒瓶，叫他裝滿河水，然後從藥囊拿出一丸藥，放在瓶中。頃刻便化成美酒，三人酣飲通宵，到天明也就彼此別過了。

這樣的神仙道術，真可謂了無意味，而且犯駁，呂祖既不露真相，那何必還要用仙酒來飲那俗道士？但若視之為戲法，倒還可以說得過去，呂洞賓遊戲人間，一時貪得意，玩一手小把戲以渡此良宵，自然合理到極。

大凡燒煉金丹的人，其實都是化學家，因此利用化學變化來玩把戲，蓋乃常事耳，何必一定要視之為仙術耶？

有一個故事說——宋代紹興年間，有一個新昌縣令喜歡道術，忽一日，大建齋蘸，於是各

方道士雲集，齊齊在縣令面前表演。輪到一個道人，這人只舉起一隻手掌，甚麼東西都沒變出來，旁觀的人自然鼓譟。

這時候，那道人卻不慌不忙，取出一丸藥來，放在手心搓一搓，再向手心吹一口氣，手掌再舉起來時，嚇那縣令一跳，只見掌心現出一個硃紅色的寶輪，輪心赫然有「洞賓」二字。

王亭之一教，連閣下都會變成呂洞賓。

所有江湖戲法，凡變硃紅必用黃薑粉，因為黃薑粉碰到碱液，便立刻變成硃紅色。碱液倘如濃一點，則成血紅色。憑此兩種顏色，就可以變化神仙妖怪。

讀者先買點造碱水糴用的「食用碱水」，將之稍為稀釋，然後用新毛筆蘸碱水來畫，畫在手心固可，畫在白紙上亦無不可。碱水乾後，不見顏色。要出色時，拿點黃薑粉去一搓一抹，最好同時吐點水上去。——所以那呂洞賓要向手心吹氣，硃紅色才會立時顯現出來。

這個宋代道士顯然是變小戲法，卻不料「洞賓」兩字就將那名少看戲法多看公文的縣令嚇窒。這宗故事，當然大概相當流傳，因此道家便竟然將之當成真的呂祖故事。

大宛眩人是戲法祖師

走江湖的勅法佬雖然奉呂洞賓為祖師，但倘如追本尋源，可謂將祖師找錯，因為我國的戲法祖師實來自西域。漢武帝想長生不老，便派張騫出使西域，因為那時的方士一口咬定，東方蓬萊三島有不死藥，西方則有金丹。

自從秦始皇開始，許多方士浮海去蓬瀛，結果都沒有一個人能取得長生藥回來，漢武帝自己也撞過板，後來反正想去西域大宛找馬種，因此便決心派張騫出使找丹找良馬，算是一舉兩得。

原來當日堂堂中國，最沒法子跟西域胡人比的便是馬。中原的馬不耐力，在戰場上跑久了便腿軟，因此自東周以來跟胡人交戰，吃虧便吃在戰馬身上。是故當時交戰，我們的士兵最着重搶馬，能夠「步行奪得胡馬騎」，便是一名勇士。

諸胡之中，以大宛國的馬最好，稱為「汗血馬」，馬流出來的汗微微有點胭脂色，這種馬真的可以日行八百里，負重一千鈞。漢武帝自然想去找這種馬來做種。只是大宛人也不是傻子，馬不送來，卻送來兩樣事物，一人一蛋。那個蛋當時叫做「大鳥卵」，很可能是西域沙漠駝鳥蛋；至於那個人，卻是一個魔術師，當時稱之為「眩人」。眩人者，亦即眩人眼目的意思。

我國漢代之所謂「西域」，並不只新疆甘肅寧夏青海一帶，如唐代之所指，它還將範圍擴

大到紅海。有本古老的外國小說，叫做《天方夜談》，說的就是紅海與波斯灣這一大片土地的古老傳說，且看看小說中所說的八達城，其中多少奇才異能之士，便當知道，這樣的一個西域，實在有適宜產生魔術的文化背景，而我國無論儒道兩家，本來就不可能催生魔術。

為甚麼？孔老夫子「不語怪力亂神」，他的徒子徒孫自然不會是魔術師。

至於中國的原始道家，老子莊子對魔術都不會有興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這句話是老子的。他根本不想左右自然法則，所以便對那些想干涉自然的「聖人」十分痛心疾首。盜自然者為聖人，盜人者謂之盜，所以「聖人」跟「大盜」其實是同一類貨色。其思想如此，怎會叫人玩魔術。

紅海波斯灣一帶的人就不同了。他們的祖先靠騎馬打仗起家，後來出了一個國君，名叫大流士，曾出兵遠征希臘。這些喜歡騎馬拜火的人，看慣了動態，然後才會醉心魔術。

波斯人三度攻打希臘，弄出一場歷史有名的「波希戰爭」，持續了一百五十年，波斯人終於打到筋疲力倦，在西元前三三一年，希臘的亞歷山大開始進攻波斯，帶着三萬五千名騎兵，大破波斯六十萬軍隊，聲威大震。

那時的波斯國王已經是大流士的孫子，叫做大流士三世，組織百萬大軍，以伊朗人為主力，跟亞歷山大在波斯灣決戰，亞歷山大卻以五萬人就打了場勝仗，大流士三世死於亂軍之中。亞歷山大乘勝揮軍東進，臣服了大夏及粟特諸國，於是築城於大宛，並且娶了兩個妾侍。這兩個美女，其中一個正是大流士三世的女兒，是歷史上著名的大美人。

希臘文化跟波斯文化從此溝通，是魔術史上的一件大事。因為希臘人繼承了羅馬人的習俗，喜歡水戲，沐浴是他們的大事。

至於波斯，火即是他們的文化，所以才有拜火的「明教」（祆教）以及我們胡謔的「武林聖火令」。波希文化，是即「水火文化」。

古代的魔術戲法，常常用到水火。時至今日，「水彩」「火彩」依然是中國戲法的兩大支柱。史冊記載，當日漢代西京，便常有「水彩」戲法。有一個西域人名叫舍利（因此，可斷定此人為當時天竺國人無疑，即是印度及巴基斯坦佬），他能夠「激水化成比目魚」，還可以興起水霧，掩蔽天日，突然水中跳出一條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炫耀日光。

這樣的水彩把戲，卻是兩千年前「波希文化」的結晶。

也許會奇怪，印度以及巴基斯坦，又怎會有「波希文化」的水火魔術呢？原來，亞歷山大娶了兩個美女之後，心還不足，繼續揮軍東征，深入到五河流域，而且在巴基斯坦建立了王國。這個王國，後來還成為大乘佛教的發源地——所以大乘佛教中其實有希臘波斯文化的影響。

且說那些大宛人，據《漢書》記載：「自大宛至安息，同俗同語言，深眼多鬚，善賈市」。這麼一形容，分明便是伊朗人了。你想想伊朗那個大鬚子的樣子。

原來，中國的魔術祖師是外來的，而且還是伊朗人。

希臘神棍的大魔術

現在不妨補述一下古代希臘神棍的著名魔術。

有一間希臘大神殿，時至十八世紀還可以嚇死人。殿門關閉，殿內悄無一人。信徒來拜，只能聚集在殿外的祭壇前，等候祭司燃火祭祀。聖火燃起之後，只向着聖火一跪，低頭禱告，神殿的石門便會漸漸開啟，直至大門完全敞開為止。

信徒此際雖然驚異，倒也鴉雀無聲，連透一口大氣都不敢。一個個，排成一行直線，跟着祭師走入神殿，又一個個俯伏在地，讚美天神宙斯的奇蹟。

然而考古學家卻發現了秘密，無非是用聖火的熱力來發動一套水動裝置，這裏頭用到物理學上的虹吸原理與槓杆作用，那些神棍，實在是當時的應用物理學專家。

二千幾年前，希臘人就這麼懂得水火裝置，你說，再加上八達城的阿里巴巴，以及天竺國的玩蛇弄藥，魔術文化便自然厲害。

四大文明古國大混合

波希文化裏，當然還包括古埃及的魔術。埃及人也是魔術大師，因為他們居住在沙漠，沙漠中時時有海市蜃樓，可以引起諸多幻想。幻想，便正是產生魔術的基礎。

有一本書，叫做《西車之書》，內容記載西元前的埃及魔術，其中最厲害的一位魔術師，是個祭司，名叫維帕涅爾。據記載，此人能憑咒語使假鱷魚變成真鱷魚。不必說，這當然即是「水彩」系列魔術。前面提過的天竺舍利，能「激水化成比目魚」，應該便是同類的魔術。

這是三千五百年前的事。人類在當時已經有這般高的智慧，真的說來令人不信。我們中國，如果不反對「奇巧淫技」的話，也應該在魔術上有所發明。因為我們就曾經出過一位墨翟，還出過一位公輸般（即是魯班）。據說，他們發明過會飛的木鳶，會自動行走的木車（即是後來諸葛孔明使用的「木牛流馬」），所以，如果有一個發展的空間，王亭之相信，中國一定可以創造出許多機械魔術的奇蹟。不讓波希文化、天竺文化專美。

所以我們如果屈指數一數漢代時由西域傳來的魔術，就會大吃一驚，它竟然是希臘、埃及、印度、波斯文化的大混合。加上中國固有文化，真的將四大文明古國的文化一網打盡。

下茅山祖師蛋子和尚

因此魔術大衛說的「中國道家魔術」實是讚美，因為唯有中國道家的魔術，才包羅四大古國的文化，這是整個東方世界三千年左右的智慧結晶。

中國道家魔術的大師，不是道士，偏偏是宋仁宗時代的一位僧人，名叫蛋子和尚。王亭之相信，他即是下茅山的一位祖師——蛋師，不過如今下茅山的人卻把這祖師稱為「彈師」，那可能是嫌「蛋」字不雅之故。

蛋子和尚的出身來歷十分離奇，傳說當日泗州城內有座迎暉山，山內有間迎暉寺，寺中主持名叫慈雲，因為香火不盛，所以寺中只有五七名僧人，在山中清苦渡日。

一日城裏有大戶人家，居然會想到請迎暉寺的和尚誦經，慈雲方丈歡喜得不得了，便想到自己的一領袈裟，已塵封了多時，如今有人請去誦經，也應該把袈裟請出來洗一洗了。

可憐寺中清苦，方丈的袈裟還得勞方丈自己洗，慈雲便攜一個木桶，帶着袈裟，到寺前一個水潭去。正當他把木桶沉入潭中汲水時，卻見一件圓溜溜的東西，撲地就和水落入桶中去。慈雲心中奇怪，忙把桶提起來看時，只見桶中只浮着一枚大蛋。

那慈雲方丈端的慈悲為懷，當下便把大蛋交給寺鄰的朱大伯，叫他用雞來孵。慈雲心想，這可能是隻大鵝卵。

朱大伯把蛋拿回家，孵到第七日，去餵雞時，只見母雞死在一旁，那大卵卻孵出來一個七

八寸長的孩子，就坐在雞窠裏。朱大伯慌了，連忙報給寺裏的和尚。

那慈雲去看時，也沒主意。恰恰當時朝廷因異端邪教太多，為首的方臘，弄出一個吃菜事魔的邪教，又搬演許多神通怪異，幾十萬人便附和着他作亂，方臘穿起天衣，戴起平天冠，獨霸一方為王了。因此朝廷便下令各處地方，捉拿妖異。朝廷一道旨下，地方自然得勅，差役和着地保去四處訪拿，連小孩子生兩隻暴牙都要拉要鎖，弄到人傾家盪產。如今大蛋孵出個孩子，不是妖異是甚麼，慈雲自然慌了手腳。

當下，他便把孩子包好，吩咐朱大伯不可聲張，抱着孩子逕回寺中。又求了一枝籤，居然上吉，當時便把孩子收留，叫廟中一個火工將孩子認做螟蛉養子。這便是蛋子和尚的來歷。

蛋子和尚後來長大，雖作僧裝，其實卻學道術。江湖傳聞，他精通「七十二地煞」變化。原來道門一向傳說有「天罡三十六變」、「地煞七十二變」，似乎地煞的變法比較多，然而天尊地卑，天簡地煩，煩的反而層次低，所以煉成地煞變化，無非只能就着人世間的事物來變，未能如天罡法之神遊天府，作種種神仙遊戲云云。

這蛋子和尚的地煞變化，江湖傳說，乃是自南嶽衡山的支脈，雲夢山白雲洞取得。後來小說家編傳奇，「蛋子和尚三盜猿公法」，說的便是他得法的故事。無非說是白猿守洞，蛋子和尚如何三番智取，終於盜取了地煞變化的天書，依王亭之看，這亦無非是下茅山的人鄭重其事而已，當中的盜法情節，也不去細說。只是，有一樁情事卻可以肯定，蛋子和尚的地煞法中，有許多其實即是現代人所說的魔術。為甚麼說得這般肯定呢？因為在宋代江湖傳說中有一宗故

事，叫做「杜七聖怒斬蛋子僧」，這故事說得神奇，但卻無非只是江湖魔術師的比鬥而已。

川劇有江湖戲法

話說在北宋年代，江湖上流行着一套法術，名為「七聖法」，可能亦是下茅山的一系法術。這七聖，是依着《封神榜》，說三眼二郎神楊戩，收服了梅山七怪，七怪改邪歸正，是故便改稱七聖。

二郎神是北宋很出名的神，圍繞着他的神話故事很多，例如戲曲《寶蓮燈》，便是二郎神妹子跟外甥的故事，甚麼劈山救母，情節熱鬧得很。川劇演二郎神更加精采。神出來只兩隻眼，待要開「天眼」時，演員舉足一踢，立時在印堂便多了一隻眼。原來眼睛畫好貼在靴頭，待舉足時，靴頭恰恰點中印堂，天眼便端端正正貼在印堂之上。川劇有許多時借鏡於江湖戲法，這類「開天眼」的表演，實在也是江湖戲法之一，名為「點彩」。

「點彩」源頭可以一直數到去東漢末年，那時的方士搞神仙變化，忽地由壯漢變為老翁，老翁變為女子，女子變為小兒，諸如此類幻形之術，便即是靠點彩來變。

他們渾身衣服固然經過設計，左覆右蓋，上牽下扯，就變成不同的服飾，至於面部化裝的改變，那就完全是點彩，手指一點、一抹，樣貌就改變了。王亭之多年前訪問過一個川劇團，大家談得來，他們便肯在後台表演一手，原來是戴着層層面具，面具用豬尿胞做，取其薄而且有彈性。

演員如果戴七張豬尿胞面具，那就可以變八個面（一張是本面）。然則何以又稱為「點彩」

呢？因為一定要靠手指頭助力，然後才能恰好掙脫一層面具。如若不然，很可能要變紅臉卻變成金臉，那就跟劇情不配合了。

除了面具之外，川劇的變臉還要靠手上以及鞋頭暗藏的一些色彩或工具來「點」。譬如演《望娘灘》，說一個窮家小孩誤吃了龍珠，要化龍而去，當化龍時，便連變七個臉，由本來的粉面，依次變為青、綠、灰、黃、紅、金六個顏色，每變一次，眼下的血淚痕深一些，闊一些，這道血淚痕便是靠裝肚痛滿台打滾時，用鞋尖點上去的。

變完七張臉後，要化龍了，用指頭一點後頸，就彈出兩隻龍角；雙手在面前一抹，便已裝上了龍鼻，然後雙手互抹，手就變為金色（這就是為甚麼血淚痕要靠鞋頭來點的緣故，因為手掌已藏有龍鼻和金色，血色便只能藏在鞋頭），演員再轉幾個身，便連衣服都變，變得渾身龍鱗。這時滿台火彩，煙霧迷漫。化龍的演員扯着高索冉冉上天，就真像人變成龍，雖未變全，卻已能掙扎着騰空的樣子。

變臉是川劇獨有的表演藝術，四川恰恰即是道家的重鎮，地近西域，所以又是戲法的傳播中心，難怪川劇便吸收了道家的魔術。

杜七聖演七聖法

宋代由於二郎神的故事流傳，所以江湖藝人便有許多把戲是變二郎神的臉，連帶起來，他座下的梅山七聖便也給搬上場。終於發展成為一套大型魔術「七聖法」。

那時以「七聖」為名的魔術家很多，最著名的是杜七聖。

明代的說話人形容杜七聖，「頭上裹着頭巾，戴着一朵羅帛做的牡丹花，腦後盆大一對金環，拽着半衣，繫着繡裹肚，着一雙多耳麻鞋，露出一身錦片也似文字。」那樣子就似江湖賣武的人。不過赤上身來變戲法卻亦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向觀眾表明沒有收藏甚麼物事在身，而這個七聖法，恰恰也不用收藏。

《東京夢華錄》對這戲法記錄得很詳細而且生動——「爆仗響，有煙就地湧出，人面不相覷。煙中有七人皆披髮文身，着青紗短後之衣，錦繡圍肚春帶。內一人金花小帽執白旗，餘皆頭巾，執真刀，互相格鬥擊刺，作破面剖心之勢，謂之七聖刀。」

然而這個表演，卻只是序幕，好戲還在後頭。杜七聖接着出來說口，誇言道：「兩輪日月，一合乾坤，天之上地之下，除了我師父，不曾撞見一個對手與我鬥這家法。」接着回頭叫道：「壽壽我兒，你出來！」

原來他是表演刀斬孩兒這把戲。

據宋人筆記，杜七聖表演的過程，大致如下——先在場地上豎起一枝旗竿，高逾一丈，然

後一個小孩出場，爬上旗竿，在旗竿頂上盤旋良久，忽然失蹤。

杜七聖這時候拿出銅盤，向觀眾討錢，一邊討，一邊罵小孩子貪玩，不知上天去做甚麼事了。待觀眾都給過錢了，杜七聖向周圍作諾，抱拳致謝。就在此時，小孩子卻忽地又在旗竿頂出現，而且手上還捧着一個蟠桃。

杜七聖招小孩下來，問他到底去了那裏，小孩說上了天宮，偷了王母娘娘的一個蟠桃下來。杜七聖便勃然大怒，說小孩闖禍，王母一定遣五雷來懲罰。既然這樣，不如將你殺了，好解王母之怒。說着就把小孩按在一張木檯上，一邊唸唸有詞，一邊就斬。

杜七聖先將小孩的頭斬下，放在一個銀盤上，用黑布蓋好，然後逐一將小孩的四肢斬下，就隨手將之放在小孩的身軀上，又用黑布蓋好。這時，已流滿一地的血。

杜七聖又拿出銅盤，向觀眾討賞了，一邊討，一邊說被逼殺死兒子，甚為淒涼，只好等雷神來過之後，再設法將孩子救活。這時候，他又出賣「五雷符」，說可以辟邪治鬼。

賣完符，杜七聖向天的五方各一指，每指便有一聲雷聲，於是他便向五方禮拜。然後對觀眾說，雷神見他已懲罰了孩子，便退出回覆王母了。現在，可以將孩子救活。

他伸雙手入蓋着身軀四肢的黑布中，一邊唸咒，一邊有所動作，良久，把黑布依舊蓋好。然後捧着盛載頭顱的銀盤，連盤遞入黑布之內，又再唸咒。過一會，則見他只把銀盤取出，那銀盤依然蓋着一方黑布。

放下銀盤，他便燒符唸咒，再向蓋着孩子的黑布噴水，一邊又結手印，東指西指，最後呼

喝一聲——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

當他結印向孩子喊一聲敕時，那孩子便揭開黑布，一翻身便跳在地上，還向觀眾抱拳，四方作個羅漢揖，此時，觀眾掌聲雷動，很多人把碎銀銅錢投向孩子。還有些人，這時才向杜七聖買五雷符。

這真是一場精采的法術。

蛋子和尚鬥杜七聖

且說杜七聖行走江湖多年，每日賣幾百文銅錢度日，雖然誇口，也沒甚麼人去跟他理會。一日合該有事，那蛋子和尚學得法術，去到開封，見人人圍着杜七聖看他行法，又聽見他誇口說不曾撞見對手，一時貪玩，便使出迷魂法把孩子迷倒。這樣一來，當杜七聖說要續頭時，孩子便跳不起來。

這宗故事，流傳甚廣。如果加以分析，杜七聖是玩續頭接肢的魔術，這些魔術如今已經常見，並不稀奇，而蛋子和尚的迷魂法，卻亦無非只是催眠術而已。或者當時兩家曾這樣鬥過，然而故事傳下來，卻平添許多神秘。

《平妖傳》裏頭就記下這宗民間傳說：

杜七聖焦躁，道：「莫不眾位看官中有會事的，敢下場來鬥法麼？」問了三聲，又問三聲，沒人下來。杜七聖道：「我這家法術教孩兒卧在板櫬上，作了法，唸了咒語，就像睡着一般。」正要施逞法術解數，卻恨人叢中一個和尚會得這家法術，因見他口出了大言，被和尚先唸了咒，把孩兒的魂魄先收了。

和尚收了孩兒的魂魄，卻不管杜七聖，只走過對面一家麵店吃麵。既坐定，把孩兒的魂魄取出來，用碟兒蓋上，安在桌子上。

那邊杜七聖唸了咒，拿起刀來剝，那孩兒的頭落了。杜七聖放下刀，把被單來蓋了，提起

符來，去那小兒身上盤幾遭，又唸了咒，杜七聖道：「看官休怪，我久佔獨角案，此舟過去，想無舟趁了，這家法寶賣這一百道符。」雙手揭起被單看時，只見那孩兒的頭接不上。眾人發聲喊道：「每常揭起臥單，那孩兒便跳起來，今日接不上，決撒了。」

杜七聖再接，依然接不上。他慌了，便連忙賠罪，然後唸咒再接，又接不上。於是他發火了。便在籠兒中取出一個紙包，拿出一顆葫蘆瓜子出來，就地把土掘鬆，把葫蘆瓜子埋下，口中唸唸有詞，噴一口水，喝聲「疾！」就見地下長出一條藤來，漸漸長大，生葉開花，又見花謝，結一個小葫蘆。

杜七聖把那葫蘆兒摘下來，左手提葫蘆兒，右手拿着刀道：「你先不成道理，收了我孩兒的魂魄，叫我接不上頭，你也休想活在世上。」看着葫蘆兒，攔腰一刀，剝下半個葫蘆兒來。在此刻，那和尚正要吃麵，卻只見頭顱從腔子上骨碌碌滾將下來，嚇得滿樓的人驚慌。那和尚卻無頭般站起身來，摸回頭顱。

和尚自己把頭顱裝回頸腔，卻道：「我只顧吃麵，忘了還他孩子魂魄。」便伸手去揭碟子。這邊正揭，那邊杜七聖的孩兒壽壽就跳起身來，看的人都發喊。杜七聖也道：「我從行這家法術，今撞着師父了。」

以上一段蛋子和尚鬥杜七聖的情節，當然有許多添油添醋。不過雖然添，卻也按着戲法的情節來添，這就是民間傳說樸素之處。

《聊齋》的「種梨」

說種葫蘆瓜子立刻就開花結果，那也是一套古代的戲法。遠在西元一六七〇年，日本人就記載了中國的一些戲法，其中最精采的便是「葫蘆開花」與「天宮偷桃」。

在《聊齋誌異》中便有一段故事，名為《種梨》——

有鄉人推着車子賣梨，一個道士要求他施捨一個，鄉人不給，旁人瞧着，便買一個梨給道士吃。

那道士吃完梨，把梨核留下，卻聲稱要請人吃梨，只要人借給他一張鋤，一壺水。眾人好事便張羅給他。見他把土鋤鬆，灌水，便長出一株小梨樹來，慢慢發葉、開花、結果，結出一樹的梨，道士便摘下來請人吃，那賣梨的鄉下人在旁邊，只看呆了眼。

卻待眾人把梨吃光，那道士也一拐一拐地走了，賣梨的鄉下人看看自己的車子，只口定口呆，原來滿車的梨子一個都不見，這才恍然大悟，道士剛才種梨，分給眾人吃的，正是自己的梨子，不禁又惱又怒。

這個種梨的法術，顯然即是「葫蘆開花」的翻版。原來我國自唐代開始，便一直有這套戲法，一直傳到清代，至如今不知是否已經失傳。依王亭之那個懂法術的朋友茅哥說，這正是下茅山的大法，不過他卻不識變，是故王亭之無法知道其中的竅妙。

茅哥自己也只見過一次，是他的師叔變桃。變戲法的地點在大良一個鄉紳家，他的師叔帶着三個徒弟，加上茅哥，五個人住在鄉紳家中避暑。有一天，師叔忽然吩咐茅哥回廣州住五日，然後於第七日回來，不可愆期。茅哥依足吩咐，依時回到，卻原來那天晚上鄉紳家請大客，至酒半酣時，茅哥的師叔等幾個人便出來「演法」了。徒弟先變幾套戲法，雖然不算大法，卻也看到那些鄉紳目瞪口呆。

然後輪到那師叔了，他跟主人討一個桃來吃，留下桃核，便在大廳對開的天井小花圃上變化，變出一株二三尺高的桃樹，結出七八顆桃。

茅哥說，這法術事前大概要準備，遣開他，是不想他知道如何準備，當時他心知肚明。

續頭法用「彩刀」

回頭再說杜七聖的「續頭法」。這個法，王亭之倒知道一些竅門，而且這魔術如今已太過通行，稍為踢爆，應該亦不影響江湖人士的表演。況且，首先踢爆此「續頭法」的，是清代的《鵝幻彙編》。這本《鵝幻彙編》踢爆甚多戲法，尤其極力踢爆下茅山畫符噴水治病的「祝由科」，照王亭之猜，這或者正是下茅山人士的著作。

原來表演這戲法，燒符噴水一切皆假，秘訣在於「一匣藏二刀」。這個匣，行家叫做「彩匣」，兩巴刀，一把是真刀，一把是「彩刀」。如何「一匣藏二刀」，各師各法，但無論如何變法，原理則一。

藏得最巧妙的，如今可數魔術大衛，他用圓鋸片，由天花垂下來鋸，電動，一切似乎無可遮掩。實際上依然是「一匣藏二刀」的原理，先吊下來鋸木方那一塊，當然是真鋸片，再吊上去，待大衛指東畫西，鎖手鎖腳時，最少經歷七八分鐘，這幾分鐘便已經足夠掉包之用。由於燈光由上向下射着舞台，吊上去的鋸片則恰位於暗處，掉一塊「彩鋸片」，當真容易得很。

那把「彩刀」，中間一截有一半是缺口，另外一半則是夾層，缺口用鈍邊鐵片補上，用力一壓，便縮入夾層之內，此即為竅妙也。

古代變戲法，講究恐怖，不似如今的戲術講究氣氛，所以從前勅法佬用的「彩刀」，中間夾層還藏有紅水，一刀斬下，用力一壓，中間那截鈍邊假刀壓入夾層，紅水同時擠出，給斬首

的小孩，同時將頭右移，雙肩左移，看起來便真似血流成河，身首異處。這時立即用被單將小孩覆起，乘機拔刀，藏於被單之下，燒符唸咒一番，觀眾的視線即被轉移，不知者便以為真可以有續頭的「七聖符」。

且說，當日蛋子和尚學成法術，一出山使用催眠術跟杜七聖開了個玩笑，從此便名傳江湖。江湖中等閒人士，都怕了他的迷魂大法。

東方朔的點金術

卻說這種迷魂大法，原來亦是由西域傳來。西域的方士串通東方朔，弄到漢武帝可以見西王母，同時見到東方朔就在身邊，西王母指着東方朔說道：「我這裏的蟠桃三千年一熟，這小兒已經偷吃過三次了。」漢武帝辭別王母回宮，醒來已躺在寢宮之內，這不是催眠術是甚麼？東方朔由此得到寵幸，屢次逆漢武帝旨，武帝也只笑笑作罷，蓋一直以為東方朔是謫仙人也。

東方朔是山東厭次縣人，地近海域，原來就是秦代方士集中的地方。所以東方朔自己也懂得點小戲法。他做了漢武帝的侍中，整天陪着皇帝，居住在宮中的西域眩人自然要巴結他。

當時由西域來中國一共有三條路：一條海道，由波斯灣經重洋來到山東；兩條陸路，即是所謂天山南北路。由波斯來的西域人，以海道為方便，所以希臘羅馬的點金術，亦先傳到山東。

東方朔未伺候漢武帝時，本來就學會了西域最簡單的點金術。將鐵器洗淨，用酸類除去鐵器上面的氧化層，立刻放在硫酸銅溶液裏，就會產生「離子交換」反應，鐵器表面的鐵離子溶入水中，而硫酸銅溶液中的銅離子卻附着於鐵器表面，漢代人見識不廣，就以為真的是點鐵成金了。

這樣點出來的金，很容易氧化變黑，不過那時中國人已發明了清漆，尤其是山東，既產桐油又產柿漆，方士將鍍上銅的鐵器，塗上桐油開稀的柿漆，瞧起來不但分外金黃，而且可以防

止銅層氧化，況且神仙點出來的金器無人敢用，這樣就自然經年不變。

漢武帝會衛夫人

東方朔入宮之後，跟方士輩的交情很好。這也許是因為東方朔本來就喜歡變戲法的緣故。所以他跟一個山東方士李少翁聯手，便演出了召魂大法，這便即是歷史有名的故事：漢武帝隔簾會見衛夫人。

李少翁也名齊少翁，「齊」其實不是他的姓，只是因為他是山東人，山東在漢代為齊郡，是故人以地名，便名之為齊少翁。

王亭之在前文已略略談過漢武帝見衛夫人生魂的戲法，如今則可以詳談。

這套戲法，是三種戲法的綜合表演：第一是「火彩」，騰雲駕霧，閃光眩眼，都要靠它；第二是「高彩」，即是憑空變出一個公仔；第三是「繩彩」，即是踩着繩索高高下下的雜技。三合一，漢武帝就受愚了。

且說漢武帝朝思暮想的衛夫人，原是他姑母家的舞妓，名叫衛子夫。漢武帝收納了她之後，有意提高她的家世，便任用其胞弟衛青，官拜大將軍，三十歲不到就封侯，衛夫人還要說得口響，說道：「三十不封侯，昔人所悲。」

衛夫人年輕身故，漢武帝思念得緊。東方朔知道他的心事，跟齊少翁佈置了一年，可能還有一些西域眩人參與，佈置妥當，而且還可能經過綵排，才向漢武帝推薦齊少翁召衛夫人的魂

來跟他相會。

齊少翁答應召魂，但卻要求漢武帝用兩重紗簾來阻隔魂魄，理由很充份，怕傷他的陽氣。紗簾之外，本已香煙繚繞，施用「火彩」，煙霧愈來愈濃，忽地一聲響，火光一閃，便見到殿角上方突然湧出一陣雲霧，暗地裏有一名女子冉冉飄至；再一陣火光，那女子已斜斜飄下簾前，向漢武帝揖拜，依稀看來，不是衛夫人是誰。

漢武帝那時想掀簾而出，紗簾又闊又軟，不易掀起，再加上東方朔在旁邊跪着阻止，漢武帝剛掀起第一道簾，想再掀時，火光燭光齊暗，雲霧忽濃，那衛子夫的生魂向皇帝一拜，便騰空而上，那時火光忽明忽暗，彷彿滿室生風，待風定雲收，生魂已飄至殿角上方，循來路昇天去也。

這場表演，遠處的生魂，無非只是用「百合」黏成的彩人，如果用細線牽，還可以做出掩面回眸的動作。這彩人用繩索牽上牽下，便是升空落地了。及至近處，那便只須用一個懂踩繩的繩妓來裝扮。漢武帝時，西域傳來的繩技已很成熟，不少姑娘學曉，專走江湖賣藝，時人稱之為繩妓。要找一個跟衛夫人相貌有七八分相似的，並不困難。表演時，只須藉火光煙霧的遮掩，繩妓就可以跟「彩人」李代桃僵，瞞過漢武帝。

後來齊少翁還埋怨漢武帝，只因他掀紗簾，陽氣衝動了生魂，衛夫人才會去得那麼快。

「天宮偷桃」是繩技

西域傳來的繩技，演為戲法，便有「天宮偷桃」這一傳統法術。

《聊齋誌異》對此戲法曾有記載。作者蒲松齡幼時曾入省城，見到當時春日遊會的戲法表演。變戲法的是父子二人，挑着一擔籬筐，在官府堂前的天井表演。

戲法人說，要變桃子，可是時方初春，桃樹才結花，何來桃子呢？戲法人便說：「叫我孩子上天宮的桃園，偷王母的蟠桃罷。」於是他便從籬筐中取出一捆繩索，口中唸唸有詞，又步魁罡，結手印，一番造作之後，將繩索望空一拋，說也奇怪，繩索就凌空升起，彷彿有人在空中拿着繩索往上牽的樣子。待至整捆繩索都冉冉升空之後，戲法人喝聲「疾」，繩索才停止上升，筆直懸空垂下。

這時候，戲法人就叫孩子上天宮偷桃了。孩子起初不肯，說曾經給天將追趕過，幾乎喪掉性命。那戲法人卻說生計艱難，家中又有病人，等錢用，他偷得天宮的蟠桃，官府老爺多多打賞，才可以解家中困境。孩子聽見，躊躇半晌，然後勉強攀繩而上。幾個起落，便不見了孩子的蹤影。過一會，天上果然掉下幾個蟠桃，戲法人一一接過，討一個銀盤，將蟠桃盛好，獻給堂上官府列位老爺。正在此時，卻忽生巨變。

堂上官府老爺正接過天上掉下來的蟠桃，卻只見原來筆直下垂的繩索，忽然拍一聲掉落地。戲法人這時慌了，說道：「一定是天人發覺八八兒偷王母的蟠桃了，他們將繩索剪斷，八八兒

還怎能回來。」

正張惶間，只見空中掉下四肢、身軀、頭顱，還血跡斑斑。戲法人這時放聲大哭，一邊哭着說：「八八兒給天人斬成一段段，只是為了讓老爺們可以啖到仙桃，長命富貴，如今我獨生孩兒死了，我老來還靠誰人！」這樣呼天搶地般哭，一邊就把殘軀收拾，放入大籬筐裏，最後才收拾繩索。

看戲法的人見他淒涼，況且又見銀盤上明明擺着仙桃，便只好重重打賞他。連在天井外圍觀的老百姓，也都噓吁着解囊。

戲法人一邊道謝，一邊收銀兩，待收齊之後，估計已有過百兩了，卻拍拍籬筐叫道：「八八兒快出來謝賞！」這一喊，籬筐的蓋應聲而起，孩子笑盈盈地跳出來，四面作個羅漢揖，眾人見了，只好吶聲喊驚奇不已，賞過了銀子也不好討回。

這套戲法，往往變一次就夠用一年，乃是「江湖四大套」之一。日本人在西元十七世紀便曾記錄了這套魔術，稱之為「支那繩技」，但卻未說出戲法的秘密。

中國戲法的繩技，如今已經可能失傳，反而美國的魔術師大衛有繩技表演。

他有一輯電視片集，臨到結尾，雙手抱起訪問他的靚女，由舞台飛出去，一路彷彿騰雲駕霧，飄過紐約的上空，真的有如神仙遊戲，這場表演，即是繩技表演。

王亭之看到這表演時，立刻聯想起東方朔與齊少翁，那扮衛夫人的繩妓，大概也是這般飄然而行的樣子。因為踩繩的人，如果技術夠高明的話，正好利用半飄半浮的姿態，來掩飾自己

的平衡動作。那些手持雨傘踩鋼索的雜技人，無非是繩技中的小兒科耳。

唐代的繩技故事

中國的繩技，其實亦由西域傳入，前文提過的天竺國人舍利，不但是魔術祖師，而且還是繩技的祖師爺。在《晉書·樂志》裏，便有舍利玩繩技的記載。

記載說：「後漢天子受朝賀，舍利從西來，戲於殿前，以兩大繩兩柱頭，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相逢切肩而不傾。」

由此可見，當時舍利還訓練到「倡女」踏繩索歌舞。但這卻無非只是雜技表演而已，不足為異。

最怪異的是垂直的繩技。《聊齋》所記的戲法，其實在唐代已經出現，而且技巧還十分純熟。《淵鑑類函》引佚書《艷異編》，便有一宗關於垂直繩技的公案。

故事說——唐開元年間，天下太平無事，皇帝便下令郡縣舉行戲法、雜技、歌舞比賽，一級級比上去，勝者可得巨賞。舉辦比賽的目的，是搜羅一批身懷絕技的藝人，徵召入宮作表演，因為楊貴妃喜歡看。

這樣一來，便忙壞了各單位領導人。賞金還是小事，若能搜羅到一名奇才異能之士，受明皇與貴妃賞識，簡直是陞官的終南捷徑。

其時，嘉興縣的公安情治單位領導十分緊張，下令在監獄中找人才，於是獄吏便召集囚徒宣布，請他們自動請纓。有一個囚徒說：「我識玩繩技。」獄吏聞言，嗤之以鼻曰：「繩技有

甚麼稀奇！」那囚徒卻不慌不忙回答說：「我玩的繩技與眾不同。」

獄吏聞言，便問那囚徒有甚麼與眾不同之處。囚徒說：「人人玩繩技，都只是將繩繫着兩頭，打橫索緊，然後在繩上周旋踏舞。我卻只須一繩，至少長五十尺，如手指般粗細，拋向空中，我便可以凌空騰挪跳擲。」

這獄吏聞言大為驚奇，立刻向監主稟報，監主再召那囚徒問過，便吩咐準備百尺繩索，明日領囚徒試演。

那囚徒問：「在甚麼地方試演？」

監主反問他說：「你想在甚麼地方？」

囚徒說：「當然最好便是在將來進行比賽的地方。」監主一聽，十分有理，便去交涉場地，當時為了方便比賽，已建造了一個露天的戲場，剛剛完工。監主去交涉借用，縣官聽見有這樣神奇的表演，不但一口答應借場，自己還要親自去看。

當監主將消息告知那囚徒時，他要求先去看看場地，以免有錯失，在知縣大老爺面前出醜。監主答應，明天就帶他去看，後天試演。

到試演之日，囚徒換過輕便的衣裳，穿上薄底快靴，繫上頭巾，施施然上場。監主已替他將繩索準備好，不只他要求的五十尺，繩長加倍，足一百尺。

囚徒將那百尺圍繩接過，放在地上，向四周作個羅漢揖，便開始表演了。

只見他執着繩的一頭，向空中拋擲，每拋二三呎，繩子竟懸空筆直地垂下。後來愈拋愈長，

竟至一拋就過丈，繩子依然直立如有人在天上牽着一樣。這時候，看的人都驚奇不已，人人仰首望天，想看繩頭到底何在。

囚徒於是一手牽着繩，騰身而上，雙腿雙足夾着繩索，說時遲那時快，剎那便已攀至半空。囚徒往下收繩，再凌空上拋，只見繩索疾向旁飛，囚徒亦如飛鳥般沿着繩索，一路斜斜遠颺而去。及至縣官與監主醒覺時，囚徒已不知去向，連那細繩子也不見蹤影。

這宗囚徒脫身的故事，當時千目共睹，所以十分轟動，竟傳到唐明皇都知道。他說：「何必越獄，無論他犯甚麼罪，我都可以封他做御前供奉。」惋惜之情，溢於言表。

唐開元年間嘉興縣囚徒的繩技，不恰恰就是《聊齋》「天宮偷桃」的繩技耶？只不過表演的形式有變化，實際上換湯不換藥。這種技巧，已經是戲法而不是雜技了。

但若追根尋源，這戲法其實亦由西域傳來，並非中國土生的戲法。

下茅山的天神下降

在敦煌石窟中便有一幅北魏時代的壁畫，畫着這戲法的表演情形：在地上搭一個三角形的圍幕，從圍幕中，筆直地凌空懸着一根繩索，有兩個人伏身在繩索上，手舞足蹈地沿着繩索上天。

不只如此，就在四十年代，王亭之有一位表叔在印度經商，據他說，還見過印度魔術師在表演類似「天宮偷桃」的魔術，不過不是偷王母的蟠桃，而是偷大梵天王（即是香港人稱的「四面佛」）的芒果。同樣是叫一個小孩子爬繩上天去偷，芒果跌落來之後，同樣是跌下斷手斷腳，十足十《聊齋》故事的翻版。王亭之當時聽說，恨不得立刻去印度一次，不是取經，是看魔術。這種凌空懸索的戲法，也是下茅山四大法術之一，不過表演起來又有點變化。

下茅山的法師一樣拋繩，但卻不是沿繩而上，而是有神將沿繩而下，在距地面七八丈處示現真身，這時，照例有雲霧興起。然而這也很容易解釋，天神下降，怎能不興雲作霧耶？

可是這戲法卻亦有犯駁之處。既然是天神，駕着雲頭下來就是，何必要靠繩索才能下到凡間？然而因為表演得實在精采，所以看的人早已虔誠下拜，那裏顧得懷疑。

興雲作霧，是古代戲法中的重要手段。如今的俗語說：「大把戲不離一張氈，小把戲不離一把扇」，氈與扇的功能，蓋亦等於雲霧而已。看起來，則雲霧自然而且好看，更且絕無漏洞，其境界高出於氈與扇者遠矣。

「敕法」有法有魔術

前文所說宋代演「七聖法」的人，不只杜七聖一個，可是這套法術因為太過恐怖，觀眾有限制，是故傳名者便不多。根據宋人筆記，除杜七聖外，還有一位張七聖，他一生只在京師東角樓瓦舍中表演，那是屬於次一級的表演場地了。

這類演法的藝人，廣府人稱之為「敕法佬」。「敕法」的敕，即是「得敕」的敕。敕者也，皇家的命令也。手持皇令，當然得敕，今人誤書為「得戚」，那就不知所謂。

至於敕法佬喊一聲「敕！」則是代宣太上老君的命令。他們照例喊道：「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若例之以文法，則語句紊亂，但若看成為口語，那就很生動。有如我們的日常口語：「波士㗎，快的照做啦，柯打呀！」（「太上老君㗎，快快照做，命令呀！」）後代文人不解此為口語，於是便說「急急」是鬼名，是真可謂連說話都不懂。

這類敕法，多屬於下茅山系統。他們的表演，應該兼含法術與魔術的成份。因為像穿過萬里長城這類表演，至少亦有形神合一的道法基礎。可是，光煉精氣神，亦一定不能穿過長城的厚壁，所以其中便必有魔術的配合。

中國大陸為了壓制異能熱，曾舉辦過一場表演，拆穿異能亦靠魔術，這應該即是事情的真相。

敕法的法術，來源甚古，稱為「變化」。據葛洪《抱朴子》言，墨子有《五行記》五卷，

即「變化」之術。後來淮南王劉安摘取書中的要術，輯為一卷，施術時，用藥用符，可以隱形，可以飛行，「含笑即為婦人，蹙面即為老翁，踞地即為小兒」，且能畫地為河，撮土成山，如是種種。

葛洪所指，未知是否即是《淮南鴻寶萬術畢》一書。所謂「用藥用符」，其中恐怕即有魔術的成份。

此外還有《玉女隱微》一卷，則能化形為飛禽走獸、金木土石，又能興雲致雨，分形千人，其修煉之法，則須步星。

這裏的所謂「步星」，恐怕便跟奇門遁甲之類有關，其間相信亦有魔術成份。

我們提過，美國的魔術大王大衛·考柏菲爾自己說，他的魔術，有中國道家魔術的成份，相信所指即是前述種種。只不過道家將之視為神仙之術，不肯承認其中的魔術因素而已。

今日若能站在魔術的角度，重新檢討一切「變化」之術，相信必能在魔術界放一異彩，不讓大衛專美也。

但前面亦提到「用符」與「步星」，這些即是道家的修煉工夫，因此道家的「變化」雖屬魔術，實際上亦跟凝神致志、以氣御術很有關係，倘更誇張為「異能」，則未免欺人。

左慈的「變化」術

關於「變化」，最著名的術士是三國的左慈。「左慈戲曹」，是《三國演義》中很精彩的情節。

相傳左慈在天柱山一石室中，得《九丹金液經》，由是即能變化。曹操喜養方士，因慕名延聘。及左慈來到，曹操為了考驗他，便將他軟禁於石室中，每日但給他兩升水。

經過一年，放左慈出來，只見其顏容如舊。曹操因此便想拜左慈為師，左慈卻笑道：「學道的人，須當忠義。」曹操聞言心中暗怒，一時且不發作。

左慈知曹操不悅，便欲辭去，且說：「知公欲殺，是故求去。」曹操詐道：「我那裏有殺你的意思，既然你懷疑，我且置酒為你餞行。」

既置酒，曹操嘆道：「今日珍饈略備，但少松江鱸魚耳。」左慈因求曹操用銅盆盛着水，自己拿着一根釣竿在銅盆中釣，頃刻，便釣到一尾三尺長的松江鱸，如是三釣，即得三尾，座客為之失色。

曹操卻又嘆道：「雖然得到松江鱸魚，但卻恨無四川的生薑用來整治。」左慈說這也很容易，可赴四川去取。曹操卻又出難題道：「我派人去四川買蜀錦，左君如往四川，可順便吩咐他多買兩疋。」

左慈微笑，立即變出蜀薑。其後買蜀錦的人回來，亦說奉命多買兩疋。曹操因此大驚。

像左慈這樣的人，古代稱為「方士」，如今則大概稱為「異能人」了。

與左慈同時的方士很多，但精於「變化」的，卻以左慈最為突出。曹操要捉他，他可以化身入羊群，又可以令羊群都變成他的樣子，還能令每隻羊都一齊口吐人言。這樣的法術，便絕非現代的「異能人」可及。

有人告訴王亭之，親眼見到一位號稱神仙的「異能人」，往窗外一伸手，立刻就可以取到東西，於是便以為真的遇仙了，實際上這無非等於左慈，頃刻間就釣到松江鱸魚，取到蜀薑，在方術家，稱之為「搬運術」。正統道家（尤其是內丹修煉的道家）則絕對不以此等小術為重。上茅山與下茅山的分別，即在於此。所以他們同樣燒符、唸咒、結印，但實際在修持上則大有分別。

清末黃協埴的《淞南夢影錄》，便記載當時的「西洋戲法」——「戲士登場，手持火槍一，長二尺許，管粗若酒杯。借看客所佩時表，擣如蠶粉，納槍管中，攀機一發，響若巨霆，轟見所碎表掛屏風上，略不絲毫損。」

這種模式的戲法，如今已司空見慣，惟在清末，自然哄動一時。這種魔術便即是「搬運術」，而且屬於術之小者。比上述「西洋戲法」更精采的魔術，已比比皆是。

「魔術大衛」的搬運術

前文說過的「五鼠運財」，敕法佬亦稱之為「搬運術」。如今所說的「異能人」，問人拿一張名片，然後將之撕碎，再放入嘴中嚼爛，吐出來，將名片還原，實在也屬於「搬運術」的範圍。至於將名片搬入人家的口袋，那更是小搬運術而已。

大衛·考柏菲爾的魔術，有很多「搬運術」的成份。他有一套小魔術——拿一副撲克牌，任人抽出一張，看清楚花紋點數之後，將牌洗勻，他驀地將整副撲克牌凌空一拋，紙牌紛紛墮地，然而抽出來的一張卻不墮地，貼在旁邊的玻璃窗上，而且還是貼在窗外那一面。

這套魔術雖小，實際上難度很高，如果紙牌貼在室內那一邊的窗玻璃，還可以使用手法，香港文化人中，袁步雲隨時可以表演。但窗戶關閉，而紙牌竟能飛出窗外，貼在窗玻璃上，那就比打開窗戶，拿手出窗外取物還要難。

所以王亭之常說，這位「魔術大衛」，如果以「神仙」來標榜自己，香港人亦一定會有人信他是神仙。下茅山的術士每精「搬運」，往往驚世駭俗，到底其中有無「魔術」，真的可謂是見仁見智。然而這種法術既不為正統道家所重，因此術者跟神仙便根本是兩回事。

破「神仙」的法

有一個號稱「神仙」的「異能人」，曾數度來港，據說連文化界的查大俠都對他非常信仰。這個「神仙」即精於下茅山的「搬運術」者也。其人住在酒店，一伸手出窗外，即便可以取到飲食，食畢，才叫人去酒吧餐廳結帳。——這等於前述程叔叔的故事，搬完錢，買生果吃罷，才叫人還錢給後街的補鞋佬。

「神仙」喜跟人玩沙蟹，據說必勝。有一次，王亭之有一個徒弟便跟他賭過沙蟹，輸掉幾萬銀，而且每輸必遇「冤家牌」，心知一定是給「神仙」整蠱了。可是明知「神仙」沒錢，他雖有人包食宿，但總要點零用錢，是故一笑作罷，當如供養。

然而過了幾日，「神仙」又電召他來酒店，三言兩語之後，便又要玩沙蟹。這時，徒弟肉痛，很不想再輸，他福至心靈，便一邊跟「神仙」賭，一邊默唸「蓮花生大士咒」，咒一唸，「神仙」就不靈了。後來，「神仙」發狠，張張牌加注，愈輸愈加，加到十幾萬銀看一隻牌，還是輸，終於加到五十萬看牌，徒弟一算，這注輸給他，抵償贏得的數碼，無非只輸幾千元，便於跟注之後蓋牌認輸。不過那「神仙」亦有本事，便對王亭之的徒弟說：「你是故意輸給我的，一開牌，你就贏。」

從此，「神仙」也就不再找那徒弟去賭沙蟹了，於是過往便疏。

漢代方士與魔術

其實自古以來，正宗的道家亦玩魔術，所以我國的魔術家一向將呂祖當成祖師。這樣一來，就不稱為魔術而稱為「法術」了。

有些古老的法術，已經知道它們的變演方法，但有些卻只知其原理。王亭之在這裏可以略述一二。

表演法術最成功的方士，是西漢年間的欒大。他在漢武帝面前玩兩隻棋子，這兩隻棋一時互相追逐，一時又互相推拒，把漢武帝看到眼花繚亂，竟然相信是神仙陰陽之術，便把公主下嫁給這方士，期望這個女婿可以令自己長生不老。

如今誰都知道，欒大其實只是玩三枚磁石，起初放兩隻在几案上，做作一番，掉包一隻，那就可以由追逐變為推拒，或由推拒變為追逐，想不到這樣的一套小魔術，竟然可以令他搖身一變，由方士變為貴族，變魔術所得的代價之高，真的可謂空前絕後了。

但是也不能說古代的方士完全玩魔術。例如東海黃公的故事，即可提出一個反證。

秦代末年，東海地方出了一個方士，自名黃公，人因此便以「東海黃公」來稱呼他。他生平擅長驅蛇伏虎，當地方發現蛇虎時，地方官便出重金請他施術。

黃公行術時，穿上彩衣，束髮，佩金錯刀，佩豹皮囊。在囊中即有諸般法器以及靈符。他在驅蛇伏虎之前，顯然先來一些魔術表演，如立地興起雲霧，又變成山河幻景等等，表演一番，

令到坐在遠處的官吏滿意，他才出發施術。傳說他一生施術，從未失敗過，及至後來年老力衰，他奉命去伏白虎，持赤刀而往，竟給白虎咬死。這場表演令他失去生命，於是後代的方士，便編成「東海黃公」這齣節目來紀念他。

到漢代，「東海黃公」竟有如馬戲團的節目，魔術馴獸出齊，甚至還將當日由西域傳來的婆羅門幻術，如噴火、弄丸、吞劍之類，也加插進去，最後才表演黃公為白虎咬死的舞蹈，在當時，成為十分叫座的表演節目。

黃公的驅蛇不難，只須懂用硫黃就可以了，他的伏虎，則一定有方術的成份在內，不全然是魔術。方術須氣，是故其年老氣衰才會伏虎失敗。這樣一來，又不能說漢代的巫師完全是玩魔術了，甚至可能是道家的先河。

麻姑與太玄女

晉代著《抱朴子》的葛洪是個讀書人，他雖然慕道，修煉內丹外丹，但對當時方士的魔術卻可謂完全一無所知，竟信以為真，是故他在《神仙傳》中所記的許多神仙故事，倘如整理起來，實在不妨將之當成是漢晉兩代的魔術大全。有許多表演的原理，現代魔術家完全知道，甚至可能還認為是小兒科表演。

例如晉代時有一個方士，自稱為漢代的王方平，忽然來到蔡經的府邸，說可以召來女仙，因令蔡經盛置酒筵，然後作法召請。卻說麻姑已去蓬萊，如今要等她回來。

如是等候了四小時，雲霧忽興，及至霧散，則麻姑已由大門逕自走了進來，原來是個十八九歲的妙齡女子，滿身錦衣文采，梳高髻，非常美麗，長着長長的指甲，指甲彎彎如鳥爪。蔡經見到，連忙禮拜，延之上座。

麻姑於席次忽對王方平說：「我已經三次見到滄海變為桑田。剛才我去蓬萊，只見水又比從前淺了，只及當初的一半，莫不是東海又將變為平陸。」王方平點頭說：「許多朋友都說，東海已經有塵了，真的恐怕會變成陸地。」如是一問一答，把蔡經嚇得半死。

蔡經有個弟婦，大着個肚子來窺看神仙，給麻姑見到，隨手拿起米粒捏在掌裏，往前一拋，便只見滿地丹砂，說是要辟孕婦的穢氣。就這麼一個小魔術，居然表演成功。

撒米變丹砂，魔術家叫做「手彩」，只是很小兒科的表演，但由於氣氛營造得好，所以這

表演收穫甚大。

蔡經的住宅在江西南城，至今尚稱其近郊的山為麻姑山，山半有會仙亭，相信即蔡經的住宅舊址，山頂有壇，至唐代書法家顏真卿出任撫州刺史，還親自撰書了一篇《麻姑仙壇記》，樹碑於壇前。許多人學顏體書，即以此碑的拓本作為範本。至於當時，那自稱為王方平的方士，受到蔡經厚厚的供養，且受當時許多貴宦委託往蓬萊採藥，賺取了大量金銀珠寶，那當然不在話下。

魔術家又似乎以女子最適宜訓練。在晉代，便有一個名為太玄女的女仙，能搬運術，可以在平地遠處變出房舍，視之儼然，及至人欲往看，太玄女一指，房舍卻忽地失蹤。

她又能夠將物件變大變小，還能吐火，在火中化為老翁。這種種變化，令當時的人無不心醉。然而她卻令女弟子以房中術教人，稱為「玉子術」，師徒眾即以此「渡人無數」云云。

所以同是魔術，若拿來走江湖表演便不值錢，一變成仙術，立刻便可以賺大量金銀。像麻姑與太玄女，即可視之為晉代的女魔術家。然而麻姑卻比較懂得包裝，所以她就不必以仙人身份來犧牲色相。這又比太玄女算是高明得多了，而且聲名亦大。

張果老變容見明皇

有時神仙表演恐怕亦要助手。如唐明皇時的張果（即是八仙中的張果老），初見明皇時，只見他老態龍鍾，張口見牙齒零落，襯着長長的白髯，真的不似神仙。

張果卻知唐明皇的意思，因道：「陛下如果嫌小臣的牙齒難看，便請拿一個金錘來。」唐明皇於是命人去拿金錘，只見張果接過錘子，便張口亂敲，然後吐出幾枚枯牙，及至用水漱過口時，再梳理鬚鬚，洗過臉，登時便變成另一副面目，只見滿口白齒，襯着白髯之時，便看似飄飄欲仙了。

這一套，無非只是舞台的化裝術而已。先化一個衰老的裝，再盥洗還原，恐怕不必化裝大師陳文輝都可以扮得到。

然而及至張果辭行，一路退出殿角，他忽地探囊取出一隻紙驢，望風一抖，再吹幾口氣，一轉身，便見一隻真驢出現，張果於是向唐明皇一揖，騰身上驢，倒騎着冉冉而去。

這套魔術表演，便恐怕非得有助手不可，要不然，誰替他事先拉着驢子呢？

不過張果雖然用魔術來騙唐明皇，他本人的內丹功夫卻實很深，所以其人十分長壽，而由他傳下來的內丹訣，實在可以說是南宗丹派的先河。因此魔術可能只是手段，玩魔術的方士實未必沒有真功夫也。八仙中的呂洞賓與韓湘子，都是這類人物。

韓湘子「火中生蓮」

八仙中的韓湘子，便曾在其叔父韓愈面前變過一套戲法，叫做「火中生蓮」。

他拿出一粒蓮子，交給韓愈看過，認為無假，然後唸唸有詞，「敕」一聲將蓮子隨手投入書房中的火盆之內，只見他又繼續結印，禹步作法，果然火盆中慢慢就長出一朵蓮花來。不過韓湘子卻一手將花連莖摘走，大步踏出書房，口中作歌道——

「一壺藏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

韓湘子這套戲法，由唐代一直流傳至今，後人並且根據其原理，演變出許多戲法。它的原理，無非是很精緻的手工藝——

將蓮子一粒小心剖開，將中心挖空，只剩薄薄的一層肉，小心蓮子衣不可損毀。然後用通草做成小荷花一朵，染上顏色，再連上通草做的荷梗。又用極細銅絲盤曲成型，即盤曲成彈簧的樣子，穿入荷梗之內。銅絲彈簧的另一端則連上一個小小的鉛彈丸，製作妥當，將它們一起藏在空心蓮子之內，再小心用白桃膠將之粘合。這樣的一粒蓮子，便是神仙的道具了。

當蓮子投入火盆中時，火炭中的炭將膠燒化，蓮子綻口，那銅絲彈簧便將通草荷花彈出，這時，韓湘子急急將花拿走，既免火燒，又省得給人看破，再作歌而去，便更顯得有若神仙般瀟灑，真「仙術」也。

張天師召關雲長

其實韓湘子的「仙術」，係由婆羅門傳來。由漢代開始，中國即與西域溝通，其時甘肅、新疆一帶的西域婆羅門，精通「百戲」，能吐火吞劍，揮繩弄丸，於漢武帝時，這些雜技家與魔術師大量流入中原，由是便傳入了許多婆羅門魔術。

這些魔術，不但道家表演，其實佛教亦有表演（如今靠魔術表演來開宗立派者，更比比皆是）。最初一次表演，據說即在漢明帝永平八年（西元六十五年）之時。

那一年，印度有三個僧人來謁見漢明帝，在殿前說法，漢明帝不信，那些僧人竟凌空變出一座七層寶塔出來，七彩繽紛，且有鈴聲作響。漢明帝見到，大吃一驚，因此下詔准許西域婆羅門傳法。——這段記載，出於費長房的《歷代三寶紀》。

西域婆羅門這套戲法，變中國戲法的人，稱之為「高彩」，即是將道具扯高之謂。

製作彩塔當然要有很高的手藝，但其原理，則無非是將綢絹做成能壓扁摺疊的七層塔，然後藉袈裟的遮掩，將塔抖開。據說這種「高彩」，手藝精者可造到五尺餘高，因此又可以製為神像，於煙霧迷漫中，令人以為是神人凌空下降現身。有一代張天師即曾作此表演，真是戲法人人會變，手法則各有不同。但上焉者則「面聖」，下焉者則走江湖耳。

第三十代天師張繼先，為北宋末年的道教掌教。

崇寧二年，澠州奏稱鹽池水溢，浸壞了農田。朝廷因以為是蛟龍為患，便召張天師上朝，

命之斬蛟。那張繼先見到皇帝，應對從容。皇帝問他：「你住在龍虎山，何曾見過龍虎？」張天師答道：「虎則常見，惟今日方睹真龍。」這麼一擦鞋，皇帝便大為歡喜，於是竟留張天師宿於宮內。

翌日，皇帝上殿命張天師往澠州斬蛟，張天師奏道：「臣但書鐵符，召神將，令一弟子往治之可矣。」自己竟賴在皇宮不走。

過了幾天，澠州奏道有白蛟死於鹽池邊。皇帝十分歡喜，立即賜宴張天師。酒次，皇帝忽問道：「你召那一個神將斬蛟，可不可以請他來一見。」

張天師聞言，回奏道：「臣所召的神將是關羽。」因即跟同宴的兩個徒弟，一齊在殿的左角禹步作法，稍頃，忽興雲霧，張天師大袖一揮，唱聲「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關羽便赫然現身於雲霧之中了。

皇帝見了大驚，急急以崇寧錢向張天師擲去，說道：「封你，封你！」張天師由是便得上寵，皇帝替他蓋了一座上清觀。

明眼的讀者，當知張繼先所用的，無非只是婆羅門僧人的「高彩」而已。

東莞煙花有「高彩」

對「高彩」，王亭之頗有認識，乃由於當年曾跟一位製東莞煙花的老藝人討教過。

往時的煙花不像今日，但只噴出色彩繽紛的火花，其時若有生日婚宴等慶典，大戶人家往往便請煙花藝人表演。

表演前，藝人會來相度位置，搭架竹棚，又在棚的兩邊安裝活動風翼，可以扯動，用來臨時調節風向。

他們放出來的煙花，有人物表演，王亭之小時候就看過，他們燒出一套《三英戰呂布》，一套《嫦娥奔月》，一套《天姬送子》。煙花放出之後，在煙霧迷漫，火花迸射之中，便出現一些人物，這些人物還有動作，配合煙花藝人的簡單樂器，那就簡直有如一齣戲劇。

如今五十多年過去，懂得製作這些煙花的老藝人，大概已經消亡殆盡，而且恐怕亦沒有傳人了。

卻說當年那些東莞藝人表演過後，自然留宿一宵。至翌晨，在天井拾到一些紙公仔，已經燒到破爛，王亭之好奇，將公仔拆開來看，只見有三條棕色的紙條支持着公仔的身軀，把紙條弄斷，但見是層層薄紙，當時因便去請教煙花藝人，那到底是甚麼東西？

那些煙花藝人起初推推搪搪，及至下人傳出，吩咐留飯，而且還問他們喜歡喝甚麼酒，同時每人又打賞一封利是。那些藝人才為主人的盛意感動，用鄉下話商量了幾句，才告訴王亭之，

那幾條紙是他們的手工秘密，行話稱之為「百摺」（讀音則如「百闌」）。

原來那是將紗紙一層層加漆粘合。那些漆又不是普通的漆，而是「柿漆」，即將柿樹砍開，取其流出的汁液用以製造。

這樣一層層紗紙粘合之後，剪成一條，用來糊成骨架，再在上面蒙成紙人的形狀，那紙人就可以摺扁起來，當一旦遇到熱力時，由於柿漆的功能，「百摺」便會伸直，因此就將紙人整體張開。在煙霧迷漫中，簡直令人認為這紙人是憑空出現。

王亭之當時悟到，大型一點的紙人紙馬，應該是這類表演。後來讀到《張天師世家》，記載張繼先的故事，宋徽宗道君皇帝見他竟在殿角「召來」關羽，驚得半死，王亭之便不禁失笑，知張繼先用的紙人或布人，無非亦是靠「百摺」而已。

近日讀到清代人著的戲法書，亦有提到「百摺」，卻只不過稱之為「百合」，因而悟到，由漢代至今，「高彩」的戲法已變了許多形式，甚至竟被應用到工藝中去，一理通百理明，是真可謂變化多端。

戲法的源流

中國的戲法，在北魏年間已發展到高峰。其時為西元四世紀末至六世紀中，大概有一百五十年左右的發展。

原來，當時北魏統一了中國的北方，跟南朝對峙，而洛陽則為當時的首都。北魏君主歷代信仰佛教，因此西域人大量湧入，其中便包括了方術婆羅門，這些西域魔術師便促進了中國戲法的發展。

當時洛陽廟宇林立，每逢佛誕菩薩誕，甚至初一十五，大廟都有「廟會」，據《洛陽伽藍記》記載，廟會「召諸音樂，呈伎寺內」，關於戲法的表演，則有「飛空幻惑，世所未睹」，以至「剝驢撥井」，以及「植棗種瓜，須臾之間，皆得食之。」這些項目，已經成為唐宋年間的中國傳統戲法了。

這些戲法不可能不影響到道家。道家吸收了婆羅門的戲法，再加上方士道的魔術，因此到了唐代，便立刻神仙輩出，我們只須看看許多唐代神仙的傳記，便會發現，許多神仙變化大致上跟婆羅門戲法相似。

王亭之甚至懷疑，如前述川劇的「變臉」，恐怕便即是道家「變形之術」的運用。很多神仙能須臾變化為老翁、小兒、婦人，跟川劇藝人一個轉身就變一個臉，甚至連服飾都變，應該是師承一脈。這些變化，應該可以追溯其來源至漢代，而大成於北魏。

民初雲南鬥法的故事

變「戲法」很重精神作用，施法的人，一受心理威脅，一分神，「戲法」就變不成，尤其是「搬運法」。

前文那個「神仙」，如果不知道王亭之的徒弟修密宗，那就甚麼事都沒有，區區密咒，決破不了他的「搬運法」。

壞就壞在他知道，所以他一見徒弟喃喃，就不免分神，一分神，施法便受影響。

在民國初年，雲南即便盛傳一件鬥法的故事，由這故事，便可以知道施法時分神之害。

雲南多巫師，其中有些巫師亦通密咒，因為密宗紅教的教法曾一度傳入雲南，與大理國的傳統文化結合，便成為宗派。

有一位河南人，姓徐，曾從北京寶喇嘛學法，修「大黑天忿怒尊」，因資質聰穎，卓然有成，他便四出為人驅邪治鬼，往往奇驗，於是便昧於修法的見地，但以法為術，儼然靈異也矣。

徐君因商入貴州，碰到一位雲南的密教黃巫師。黃巫師的巫術在當地很有名望，人視之為仙為佛，可是徐君卻認為他所學的密法並非正統，因此很瞧他不起。在他們二人碰頭的場合，徐君一定多方侮辱，黃巫師因此便含恨在心。

黃巫師回家，結壇禁咒，欲害徐君，可是徐君亦日日修「大黑天法」，因此禁咒無效。黃巫師不忿，便找機會當面施術。

終於，他打聽到徐君去看演劇，那天是城隍誕，演的是露天戲，因此他很容易便逼到徐君的背後，喃喃唸咒結印作法。

徐君於看劇間，忽覺背寒，一絲寒氣由背心漸漸衝上後腦，心知不對，立刻觀想「大黑天本尊」，放光護體。黃巫師不知道，還以為法術已驗，便拍拍徐君的背脊道：「來！」

徐君心知肚明，卻想看看他弄甚麼花樣，便一邊凝神觀想，一邊假裝被迷，隨着黃巫師去。一直去到一處郊野。

黃巫師四顧無人，便返身指着徐君道：「止步。」然後結印左畫道：「這邊都是高山，見否？」徐君不應。黃巫師又以印右畫道：「這邊即是大海，見否？」徐君又不答。

這時候，黃巫師知道事有蹊蹺，便想逃走。徐君立即結印唸咒，以印指着黃巫師，那黃巫師心中害怕，便亦結印唸咒相拒。如是彼此撐持良久，黃巫師終於不敵，便歛手道：「我們彼此同道，何必相害。我的法不及你高，以後我們就坦誠相交，你做師兄，我做師弟，從此了結恩怨，如何？」徐君於是一笑作罷，而鬥法的故事便居然傳至京師矣。

住在北京的寶喇嘛，聽人傳來，說徐某跟雲南大理的巫師鬥法，很不高興，便寄信給徐某加以儆戒，同時囑他必須時刻調心，以免中巫術。徐君得信，心中不禁凜然。

且說那黃巫師，自從跟徐君訂交之後，每日便都帶他到聲色犬馬的場所。表面上，他是盡地主之誼，刻意結納，實際上卻是觀察徐君的定力，看甚麼場所最能令他動心。

經過幾個月的觀察，黃巫師發現徐君凝神專一的功夫很深，惟有當妓女向他獻媚時，心才

稍動，但一動又復能靜，似乎無瑕可擊。

於是有一天，黃巫師便要帶徐君回家飲酒，說要介紹自己的師妹跟他見面，研究密法。徐君雖覺其中有詐，但自恃功力深厚，也就隨他去了。

既至黃宅，黃巫師引一雲南白族的女子出見，自然已經漢化，姓鍾。黃巫師便置酒於內室，三人娓娓深談。至席半，黃巫師辭席更衣，那師妹便跟徐君談起密宗的雙身法，愈說態度愈媚，徐君這時，定力盡失，不覺忘形。

屏風後面，忽然傳來黃巫師的笑聲道：「呵呵，爾亦有今日耶！」徐君聞言，欲收攝心神已來不及，只見天旋地轉，如醉如夢，夢中忽在人間，忽在地獄，而心中仍存一念，但覺神識已飛離肉體。正在這時，卻忽聞一聲霹靂，徐君不禁心魂一震。

那一聲霹靂，把徐君震醒，黃巫師不見，只見他的師妹在座。那師妹見徐君醒來，便對他說，黃巫師原來跟她合謀，用「追魂術」來取徐君的命，因為據黃巫師說，徐君恃術，侮辱他們的師門。

但於席上傾談之際，她發現徐君的為人，不似師兄所說，是故在獻媚令徐君分神之際，便留有餘地。所以黃巫師在屏風後施法，便未能全部追去徐君的神識。

當徐君昏迷之際，頭枕在她的大腿上，她見徐君顏如白玉，心中不覺一蕩。誰知，黃巫師竟想趁她心蕩，便連她的魂亦追去。正在此電光火石之際，她驀然驚覺，於黃巫師尚未施術的刹那，先行凝神施術，黃巫師中招，立刻返身逃走，她便也救醒徐君。

徐君聞言，不禁汗涔涔下，道謝告辭，對此麗人亦不敢有非分之想。其後更憶及師尊的警告，於是結束生意，回返北京。

這宗故事發生於民初密宗初入民間之際，當時雍和宮的寶喇嘛名氣很大，所以當徐某返京之後，故事便更喧傳得厲害，一時要求學「大黑天法」的人，竟至逾萬。

由這個故事，可知一切法門首要在於凝神，此即道家之所謂「守一」，若心神分散，法力便減，或竟至於無用。由修巫術以至修佛修道，悉皆如此，不論邪正皆無例外。

「守一」可修天眼

「守一」這門道術，也沒有甚麼神秘，只是將精神集中於自己身體上的一點，全神貫注，如癡如醉。各門派修煉「守一」，所守的竅道都不同，道家則多守三丹田——上丹田在眉心，下丹田在臍後，中丹田則說法多端，王亭之的師門傳授，則為在心窩下一寸二分。

守三丹田的煉法，自《黃庭經》以來已然如是。不過《黃庭經》則教人觀想丹田中有神，稱之為「景神」，景神其實即是「影神」，這些神並非實有，只不過是人心存想的影子，是故稱之為影神。

後來道家不觀想景神了，只觀想丹田是一點光明。反而西藏密宗卻一直都觀「身壇城」，即是在人身中觀想有一百位本尊，分佈在三脈四輪。這種修法，便跟《黃庭經》的景神很相似。《黃庭經》產生於中國晉代，西藏密宗則承接印度密宗的修法，為甚麼二者竟會相似，這真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

喜歡修特異功能的道家，專修眉心，先在自然環境中守眉心，後來則在暗室中修，一直修至眉心發熱，出現白光，神通便出現了。清代有一位道長，名閔小艮，他便傳下詳細的功法，修者若精進，二十一日便可得小神通，能生「天眼」，可以隔壁見物。如今甚麼「耳朵認字」，便即是此類異能，對閔小艮來說，只是小道而已。

傳說閔一得有一個徒弟，姑名之為張某。他隨師修道多年，對別的功法不感興趣，卻只對

修天眼勤練苦學，修了三年，已能夜間見物，隔壁觀景，於是便辭師下山。

這張某修成天眼卻不行好事，只用來觀看人家閨房的秘密，窺秘之後又缺口德，喜歡對人宣揚，不一年，於鄉里中便早已惡名昭著。

他看中了一個有夫之婦，算起來，是他的疏堂表嫂。她的丈夫離鄉做生意，張某使用天眼來窺探她的動態，有一次窺見她抹身，只見她下身有一粒硃砂痣，張某看到心神蕩漾，便心生一計。

他待那疏堂表兄回鄉，便一意結交，時時請表兄在村店飲三杯。有一天，大家都飲到有點酒意，張某便東拉西扯談到相法，又故作失言，說表兄一定發財，因為下身有硃砂痣的婦人必主旺夫。待那表兄追問時，他卻支吾其詞，趕緊付帳離開酒家了。從此之後，他便再也不跟那表兄見面。

這樣一來，自然從此多事，那表兄終於休妻，張某得其所哉，待過了些時便去托媒人要娶那表嫂了。

那表嫂自然心知肚明，曉得是張某破壞自己的夫妻姻緣，但卻不知他怎樣曉得自己的下身有硃砂痣，當下便慫恿爹娘答應這頭婚事，不一月，張某便大排筵席迎親了。

二人成親之後，自然無事不談，不久，表嫂便知道他修天眼，心雖恨他當年使用奸計，然而畢竟已成夫妻，而且是為了愛自己才用計，因此也就原諒他了。

成親一年，他們總覺得受鄉里非議，在鄉中便容不得身，二人一商量，便決定賣了田產，

索性搬到城中去住。張某便掛起道士招牌，替人齋蘸關亡。

他既有點小神通，便時時利用天眼窺秘，然後說是亡靈吩咐怎樣怎樣，許多人便以為他的關亡術真的了得，一傳十，十傳百，不久，張某便聲名大振，生意滔滔。

他如果從此修心養性，那就真的過着神仙也似的日子。無奈他本性淫邪，一旦有了名利，便毛病發作，又倚仗天眼去漁色了。愈弄膽子愈大，終於弄到他的再蘸妻子忍耐不住。她平時聽來，修天眼最忌污穢，她便趁張某睡熟，偷偷用經水點他的天眼，張某不知就裏，還一味漁色如故。

就在一天，他正齋蘸之時，又用天眼去看人家的閨房私秘，其時正值風雨，忽地霹靂一聲，張某便給雷劈死。中雷之處，正在眉心。

這件事，後來給閔小艮知道，不禁非常痛心，所以當他著《泄天機》一書時，便諄諄告誡，修丹功的人必須將七情六慾拋開。然而這件天雷懲淫的公案，在清代便已喧傳道門。

「守一」忌污穢之理

修煉「守一」道法，怕污穢，大概各派皆如此，據王亭之所知，清微、神霄兩派煉雷法的人，亦忌污穢之物，當雷法未煉成時，連死屍都忌。最奇怪的是，凡飲食以及大小便，都不得面向北，否則便亦等於中了污穢，須畫符沐浴清理。

如果用現代科學來解釋，可以說，「守一」是自己身體內能量場的功能發揮，發揮至一定程度，就可以跟體外的能量場相應，於是，體內體外兩個能量場就發生交流。強的能量場向弱的能量場擴散，由是人體便吸收到宇宙的能量。這些能量，激發起人體的潛能，於是神通便起。修天眼、修五雷，都要以「守一」為基礎，理由即在於此。

為甚麼要忌污穢呢？大概認為這些東西——屍氣、經水、北方吹來的風等等，都會令人體的能量場受到干擾。用受到干擾的能量場來吸收宇宙能量，便容易加強體內的能量場的畸變，由是便出現種種問題。例如生病、心理變態，以至如張某的故事，行法時中雷而死，都可以用「畸變能量場」來解釋。

大陸異能人張寶勝，行為簡直似一個心理未成熟的孩童，這大概即可作為一個例子，說明異能可以影響人的生理與心理。而道家之所以忌種種污穢，目的其實無非是保持人體能量場的正常機理而已。

「第三眼」 鬼話連篇

天眼之類，不一定要靠修習才得，有些人，一生下來便有天眼，或者跌一跤，一場病，從此便有天眼。

王亭之有一次去溫哥華，馮公夏先生來電，說他的侄子馮馮居士邀王亭之吃一頓齋。王亭之問：「他怎曉得我來溫哥華？」馮公支吾其詞，王亭之明白，一定是馮馮在用他的天眼了。

馮馮的天眼是生而具有。他自己寫過一些書，說過一些關於他的天眼故事，王亭之不算在這裏敘述，反正這些故事在社會已經喧傳。近年馮馮精進學佛，他忽然宣佈，自己的天眼已經消失，請社會人士勿再騷擾，這一宣佈，證明他學佛已有心得，是故才能有這樣的舉動。若一味耽著於天眼的修煉，由是求名求利，那就不是學佛有成者的所為。

至於有一本書，名為《第三眼》，說是一個西藏喇嘛所著，裏頭敘述怎樣用人工來製造「第三眼」，令人起天眼通。這本書的情節可以令西方人起哄，但東方修習過佛道兩家的人，都可以知道是鬼話連篇。

這本書是否真的是西藏喇嘛的著作，尚有疑問，即使是，也不足為據。西藏人流亡海外已四十餘年，教團的約束力已愈來愈少，因此有人夠膽寫這本立意哄動西方社會的書，一點也不出奇。若信以為真，為其所愚，那便是閣下自己的事了。

清末一個天眼通

許多以「靈」來號召的術士，包括一些所謂出家人，他們其實只是具有與生俱來的「天眼」，包裝得好，就弄到驚天動地。

這些人，近來多沉寂者矣，而且說的話也漸漸失靈，為其麼呢？無他，只是「天眼」消失而已。

王亭之不妨說一個清末的「天眼人」，此人生在浙江慈谿望族，姓李。有一年他忽生大病，病癒後便得到「天眼」。

起初他也不知，只是坐在靜室中養病，恍恍惚惚之間，見到自己的家中起火，火勢愈燒愈旺，家人倉惶逃避，四鄰鳴鑼救火。

他將這情形告訴家人，叫他們暫時移居逃避，家人都不信他的話，然而十日之後，家中卻果然失火，一切情形與其先前所述無異。以此之故，人便漸以之為神。

這個李某，嘗言自己不得長壽，享年不足三十，因此不肯娶妻。

至庚子義和團事變前三年，他已看到了拳民起難，八國聯軍入京，慈禧與光緒走難，老百姓受災種種情形，忽地失聲痛哭，把看到的情形告訴家人，旋即便身亡了。年僅二十有八。

家人檢點他的遺物，在枕邊有一卷紙，封固妥當，囑家人三年後開視。及期將紙卷打開，則是慈禧的「罪己詔」，與朝廷發佈的詔文，一字不差，人咸以為神焉。

夷島異能人不快樂

像李某這樣的天眼異能人，王亭之在夷島時就碰過一個。此人為一日裔婦人，姑名之為南茜。她來見王亭之，那是因為她一生深受異能所困，所以希望王亭之教她修習密宗，控制她的異能。

王亭之問她，到底有甚麼困擾呢？她說，她時時見到未來發生的不幸事件，這些事件，必然發生在她的親人身上，她日夜便為這些事件擔憂，可是又無法令事件不發生，這樣過日子，真的可以說一點都不快樂。

她結婚六次，第三任丈夫對她最好，有一天，她見到丈夫發生車禍，未抬到醫院就死亡，她自然日夕為此擔心，同時自動要求當丈夫的司機，接他上班下班，起初他的丈夫很聽她的話，兩年之後，丈夫要恢復自己駕車了，只答應她駕駛得小心點、慢一點，如是一年過去，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誰曉得再過半年，她的丈夫果然給一架大貨車迎頭相撞，傷重死亡，恰恰如她當年所見。

她見到女兒給男朋友遺棄，見到兒子吸大麻，見到母親生癌符……，結果事情一一依她所見發生。她又見到丈夫有外遇，見到另一個丈夫破產，見到再另一個丈夫偷她的錢去賭博……，結果亦一一如她所見，是故她才会有六次婚姻，其實她對現任丈夫亦不滿，因為見到他將來會不忠於她。

王亭之於是問南茜，她的異能到底是怎樣得來的？

南茜說，她十歲喪父，幾兄弟姊妹跟母親住在夷島的貧民區。有一天下雨，母親叫她上街買油，她拿着打滿油的油瓶回家，一進門，想俯身脫鞋，忽地一滑，把油瓶摔破，這時她很驚慌，不自覺便光着腳想去拾回油瓶，誰知給地下的油一滑，整個人便向樓梯跌去，恰恰頭顱碰正樓梯的扶手，一撞之下，當堂昏迷。

及至她醒來時，卻只見阿姨的家給水淹，阿姨在一隻舢舨上痛哭，她吃一驚，然後才看見自己是躺在床上。

她趕快起床，跑去找母親，一見母親便說：「不好了，阿姨的家給大水沖光了。」母親打她一巴掌，罵道：「你不用詛咒阿姨，別以為這樣我就不會打你！」於是她便捱了一頓痛打，打到再不敢說阿姨的事。

可是過了幾個月，夷島果然發生大水，她阿姨家真的給水沖到七零八落，這時，她母親才想起她當日的說話，於是仔細盤問一番，她又說出自己所見的幾宗未來景象，其中一宗是一個哥哥會患急病死亡，嚇到母親連忙掩着她的嘴。然而，不幸的事情果然一宗接一宗發生，她的母親一邊傷心，一邊便亦相信她真的跌一跤跌成天眼。

漸漸，便連街坊鄰里都知道南茜有天眼了。

不久，便有一個夷島的巫師想收南茜為徒了。在六十年代初期，巫師在夷師還很有地位，因為美國初將夷島列為一州，怕土人不服，所以便聯絡巫師，通過這些巫師來平復土人的情緒。

南茜家窮，聽見有巫師肯收留她，自然忙不迭地答應。

夷島的巫師分兩大類，一類邪，專修「鯊魚功」來害人；一類正，只幫人看病、祈福、度亡、算命（後詳）。南茜的師父是正的那一類，所以她便學得這些法術。

她出來行道已經二十多年，很能賺錢，有五六間屋收租，出入前呼後擁，在夷島算是有地位的女巫了。可是，那些拚命想追隨她的人，卻沒有一個知道她內心的痛苦。

王亭之於是問：你見到我未來的景象怎麼樣？她說，見不到，因為有兩個「靈」在干擾她，所以她只見到一片空白的。

王亭之問：你以為你會不會以後一直學佛、修密法？她說，也感覺不到，因為她忽地覺得整個人如坐在太空船上一樣，頭顛腳倒，甚麼都感覺不出來。

不過王亭之卻感覺到，南茜不會有心機學佛，當下經她苦苦哀求，便姑且教她修「眉輪」的法。南茜千多萬謝而退。只是過了三個月，她卻來辭行了，問她為甚麼？她說，天眼漸漸不靈，少了許多人息！

關於王亭之的預言

南茜中途不想學佛，卻還肯來告別，已經算她尊重王亭之，所以當時便也不質問她：為甚麼初來時想修掉天眼，免除痛苦，如今開始見效了，卻又埋怨入息減少？問出口，便沒有意思，慣於靠異能來風光的人，實在很難逃過名利的關口。

過了一個月左右，南茜卻忽然來電，說見到王亭之的未來了：有一個女善信送一間靜室給王亭之，靜室地處市郊，滿園花草果樹，屋後有瀑布流水，王亭之就坐在瀑布前說法。

她這樣說，王亭之不禁失笑，因為王亭之從來不接受善信的財物，而且亦沒有甚麼善信會接觸王亭之，王亭之如今連術數都不玩了，脾氣又不好，還有誰人會做冤大頭善信耶？

其實她感應到的，有一半倒是王亭之的理想。王亭之真想住在一個花草樹木繁茂，又有流水瀑布的地方，如是閉門不出，安度餘年。她大概是感應到王亭之的心意，便添油添醋，打這個電話來討好。所以，天眼通、他心通之類，無非只是感應而已。人因重病，或因跌撲之類，影響到腦部，不幸的是腦部受損，幸運的卻是開發了腦的潛能。

腦實在有感應的潛能，有時我們說「心血來潮」，其實便是腦部的潛能偶然發揮作用，而那些異能人，則是能經常發揮腦的潛能。閔小艮修眉心、起天眼，其原理亦即如是。

人人可起小神通

由術者的心力（凝神守一的力量），可以出現他心通、天眼通、天耳通等，可以用電台的發射與接受來解釋。

每個人的腦，其實都是一座發射塔，發射出我們的心意。所以你對一隻狗覺得厭惡之時，狗隻便會離你而去，或者對你狂吠；但你若懷着慈悲心去看顧一隻狗時，狗就會對你特別親熱。為甚麼？因為狗能夠對你的腦電波發生感應，一如收音機能感應電台的發射。

人也有這種本能。當四目交投之時，我們很容易就感應到對方是善意，是惡意，抑或是無意。有時候甚至不必用眼睛，憑直覺，就可以知道自己所處的環境有無凶險。粵劇的《趙子龍催歸》，趙子龍一踏入甘露寺，憑他出生入死戰陣多年的直覺，立刻就感覺到殺機暗藏，他因此便走到兩廊巡視，發現了孫權在此埋伏了兵甲。

為甚麼劉備同樣在甘露寺，他卻不能發現殺機呢？因為酒筵之上的聲色已經令他分心，而趙子龍卻因重任在心，是故便能專心致志。

這就可以解釋凝神守一的心力了。任何人能夠做到心神守一的境界，任何人便都可起小神通。術者由於經過練習，心神守一得深，所以接收他人腦電波的能力就強。這樣，稍加運用便立即可以變成奇術，驚世駭俗。

香港人熟知的一些術士，背景即是如此。

異能術士的炫耀手法

有一個術士，自稱密宗，憑他心靈感應的力量，先把台灣娛樂界的女人弄得神魂顛倒，然後在香港、在海外便成為大師了。他搬弄的玄虛，只有一個「氣」字，胡說一番氣氣氣，居然令到大學講師都信服得五體投地。其實，密宗與氣只是包裝，他的本領，只在於接受別人腦電波的能力強。這是天生出來的，不過用得太過，又酒色財氣，這種能力便會變弱，是故其人如今便已再無可以值得炫耀的故事，只能依仗餘輝來風光。

王亭之有一個哎吔徒弟去請教過他，這哎吔徒弟當時跟名模劉娟娟還未離婚，這江湖術士見到他夫婦，甚麼都不指點，只說他們家有一後門，關閉太久不通「氣」，快點回去把後門打開。

這麼一說，兩夫婦便給江湖術士鎮住了，自然奉之若神明。王亭之可以這樣解釋：他們夫婦中必有一人，在潛意識中曾對後門的環境介懷，譬如說，認為應該清理一下後門，將後門打開通通氣。只是這麼一想過之後，卻放下來了，那江湖術士當時的心力仍強，所以就能感應到，一說出來，就變成神仙與活佛。

他如果有本事，就應該能夠預言他們夫婦感情有變，同時提出警告：離異之後兩個都不會幸福。這樣重要的事不說，卻只說別人的後門，那就是術士炫耀的手法而已。

失明術士有異能

修心神守一得異能，跟因跌撲之類而得異能，道理都是一樣，都是人腦潛能（本能）得到發揮，由是可以接收到別人的腦電波。這就叫做他心通了。

如果潛能發揮到另外的境界，能夠見到未來事件的場景，那就是比較高度的異能，叫做天眼通。像前述夷島的女巫南茜，便具有他心通，同時得天眼通，比較起來，比那自稱密宗的江湖術士層次更高。

她利用自己的潛能來替人占卜，有時用撲克牌，有時只望着對方的眼，便能說出對方的心念，同時預言事件的前景，據說準確度很高，故土著奉之若神明。

香港有一位失明的術士，層次大概跟南茜不相伯仲，王亭之曾經見過他一次，是陪着當年的「永安小姐」陳鳳蓮去。在輪到陳鳳蓮之前，有一位電影界的女士在問卜，王亭之在旁聽他們的對答，便知道術者其實是在使用他心通與天眼通。可以舉一個例子——

那女士問：「這部片收唔收得？」

術者隔幾秒鐘後答道：「午夜場幾爆。」

這答案很不直接，王亭之懷疑，術者是利用他的天眼通，觀察到午夜場的場面，因此才會給出這不直接的答案。

有異能的人行術，可以為善，可以為惡。所以王亭之並不完全排斥異能。

管輅的異能占卜

漢魏之際，有一著名的術士，名叫管輅，在劉敬叔的《異苑》中，紀錄了幾則他的占卜故事，神乎其神，王亨之即懷疑他其實跟香港的失明術士一樣，是用天眼通來替人預測，實際上並不依賴占卜。

例如這樣的一則故事——

管輅有一個鄉里紀玄龍，家中頻頻失火，因請管輅占卜。卜罷，管輅對紀玄龍說：「明日你到南郊去等候，當見到一個戴角巾的書生，駕着一架黑牛拖的破車來。你當為此書生設酒席，並且留他住宿，倘如留得住，便可以永遠消除你家的火患。」

紀玄龍如教在南郊伺候，真的見到這麼一個書生，便設酒席款待，且強留其住宿，這書生甚不願意，但牛車卻被扣留，而且天色已晚，不得已便只好留下來。

待主人入房安歇，那書生卻愈想愈不對勁，怕主人謀財害命，於是便悄悄溜出門外，手提利刃防身，倚着門前的柴堆打瞌睡。

不久，忽見一個黑影直奔而來，口中含着一個火球，來到門前，將火球拋向柴堆。書生大驚，舉刀便劈，連劈數刀，細看之下，原來是隻狐狸。主人聞聲出視，問知究竟，向那書生道謝不迭，並告訴他管輅的占卜。

像這樣的占卜推斷，絕非《易》占之所能，說為天眼則合情合理。

還有一則管輅占卜的故事——

洛陽城中有一小民，妻子忽然失蹤，因找管輅占卜，管輅教他道：「明日傍晚你去東陽門，見到有人擔豬入城，你便去撩他打架，如果豬走，他一定不跟你打，趕着去追豬，這時你也去追，那就可以找回你的妻子。」

那人依着管輅的吩咐，果然見到人擔豬入城，便不由分說，舉拳便打，擔豬人棄下豬擔還手，豬隻果然向城外跑，當下兩人不打架了，一起去追豬，追到豬舍，那些豬驚惶失措，撞跌了一個甕，甕破，那小民的妻子卻從破甕中爬出來。

如是占卜，真可謂神乎其技，不直接指出婦人躲在甚麼地方，卻間接令婦人自行出甕，當中便無端牽入許多情節，其中只須任何一個情節有變化（例如豬不走出城，卻向城內走），占卜便不準確，倘如真的按《周易》來占，應該都不可能占出這麼多的細節，若視為天眼，則占卜無非只是包裝。管輅其為當時的異能人耶？

天生的異能人多不長壽，可能是因為先天體質雖可激發潛能，但這體質卻亦影響健康，是故管輅二十多歲便死，只留下一大串術數的故事讓後人驚詫。

如今略述兩件關於他占卜的故事，只想讀者思量，他是占卜抑或天眼。

庾嘉德的天眼

與管輅同時的異能人，還有一個庾嘉德，亦以善占卜得名，有人失一婢，庾嘉德占曰：「你立刻出東陵口，候到有一姓曹的人，乘車來到，姑勿論識與不識，你只須爬上車去，叫他同載，就可見到失婢。」

那人問道：「如果姓曹的人不肯載我呢？」

庾嘉德答道：「無論他肯不肯，都可以見到。」那人聞言，疑信參半。

及至東陵口，等候一會，果然見到一輛牛車來，車轅上插着一面認旗，旗上大書「曹」字。那人一見連忙截慢牛車，連招呼都不打就撲上車去，姓曹的人大驚，不禁呼喊，這喊聲恰如喝牛隻快跑，拖車的牛便飛奔向前，直至郊野，至一草叢，碰到一件物事，牛車才停下來，那人下車來看，原來正是那婢女的屍體。當下不禁驚其占卜之神。

像庾嘉德的占卜，亦應該用「天眼」來解釋，他分明是看到曹姓牛車的場景，然後才用占卜包裝說出來。

或曰：何必那麼費事呢，倒不如直接說出，那婢女已死，屍首在某處郊野草叢，豈不乾淨利落。殊不知。這樣一來就不夠神妙了。凡術士必須炫奇，然後才能嘩眾取寵。

只是這個庾嘉德的聲名，在後世卻不及管輅遠甚，原因在於管輅得到曹操的賞識，而庾嘉德則未能上廊廟。

曹操喜養方士

曹操此人一生多欲，戰陣之暇，醇酒婦人，因縱慾，故恐不得長年，由是便多養方士。管輅無非只其一耳。

當日曹操還延聘了一些異能人，如左慈，以房中術聞名；如郝儉，以教人服食延年見稱；如甘始，教人吐納呼吸，皆云可以令人長生。曹操當時把他們通通養起。

然而這三個方術之士，只左慈有點功夫，其餘二人，都曾闖禍。議郎李覃學郝儉辟穀，服茯苓飲符水，結果中寒泄痢，以致喪命；祭酒弘農董芬學甘始的吐納，弄到氣閉不通，亦幾乎一命嗚呼。

以此之故，曹操對這三個著名的方士信仰便疏。後來曹植為了掩飾曹操的愚昧，卻撰文說，曹操並不是信仰他們，只是怕他們到處遺患，是故便不如將他們養起來。這真是笑話，如果怕他們遺患，索性將他們趕離魏國就是，難不成曹操還怕他們害蜀吳兩國。

前已說過，左慈是當時的異能人，他的異能，絕非靠房中術獲得，只不過是既具異能，同時又修道家的房中術而已。

在曹操眼中，這些方士品格實在不高。然而管輅卻不同，他以《易》作為包裝，在當時，《易》是一門學術，在漢代且曾立官學，所以曹操便不以術士視管輅。但究其實際，方士之高者，實盡皆異能人。

沿海居民多迷信

三國時，曹操盤踞中原，中原一帶文化高，因此方術之士雖然能夠嘩眾（譬如那個甘始，連太監都向他請教房中術），但畢竟難以作為，因為想再進一步嘩眾時，就露餡了。

郝儉能辟穀，曹操命人監視他，果然見他百日不食，只飲點水，但中原人士雖然覺得奇怪，卻未事事都對他聽從。他向曹植下說辭，說能夠到海外三山找得不死藥，曹植就沒聽他，因為秦漢兩代的方士，往海外求仙、求長生不死的實在太多了，事實證明沒一個靠得住。這就是中原的文化智慧。

可是異能人一來到吳國，情形便不一樣了。吳主孫策在樓頭跟諸將開軍事會議，左慈行過樓下，樓下的軍士群相羅拜，聲音驚動到樓上，居然連開會的將領，都有四分三人不理孫策，逕自下樓去拜左慈。孫策怒了，把左慈扣留，要殺他。

替左慈求情的人很多，連吳國太也向孫策說，左慈是神仙，殺之恐不利吳國。孫策回覆母親，說左慈太招搖，也太得人心，不殺他對國家不利。吳國太才讓孫策殺掉左慈。

沿海沿江，因為水氣瀰漫，水光交映每多幻象，故居民多迷信。舉個例子，凡臨水而居的廣東福建人多信天后。是故當時吳國的人，信仰異能人便比中原的人多，而且信得愚昧。左慈致死之道便亦即在此。

武攸緒輶光養晦

異能人倘如能夠輶光養晦，不作招搖，善自修道，則往往境界甚高，非常人所及。

武則天有一個姪兒，名武攸緒，他十四歲即得異能，可知前事。那時，武氏已經當國，他若想招搖，以其貴族地位，真的可以說反掌間即起風雷。

然而武攸緒卻離家別住，在長安市上賣卜維生，而且流動設攤，每處不過五六日。可是他的占卜，畢竟哄動了長安。

武攸緒這時便立刻徙居泰山，修神仙道。王公大臣過泰山，知道他的底細，每上山參拜，又送貴重禮品，這些禮品放到上面生滿藤蘿，他都不去取用。

如是修道多年，但見其目有紫光，且得天耳通，能辨數里外的聲音。這時，人皆視之為神仙矣。武則天屢詔其返長安，他都不理。

及後安樂公主外嫁和親，武則天下詔書，令他回長安與妹妹作別，他才肯返長安小住。武則天封之為國公。旋即又還山修道，對貴戚親串不多言語。

及至武則天倒台，唐帝遍誅武氏，不過對武攸緒卻放一馬，任其在泰山修道，後來喧傳其人已屍解成仙。

若將左慈之流跟武攸緒相比，顯然武攸緒就比左慈高得多。懷異能的人可以用世，但卻實在不必造成社會現象。

異能的局限

七八年前，大陸的異能人紛紛來香港招搖，王亭之時居夷島，屢屢為文，指出異能的局限性，勸香港人不可視之為神仙，同時也勸異能人韜光養晦，結果招來怨恨與唾罵。

其實王亭之正是愛護這些異能人，才苦口婆心相勸。你以為王亭之不懂得煽風點火，助長其聲勢，從中自己討點風光耶。只是這樣做時，對人對自己對社會都不利。

夷島有一家珠寶店，其少東於跳水時頭部碰到石礁，傷及神經變成癱瘓。當那聲名顯赫的異能人去夷島招搖時，竟說能治。其手下人於是索取高價，先收一半，治癒後再收一半。異能大師去醫過三次，說已經醫好了，過兩天孩子就可以起床。

結果呢？無論怎樣死扶爛抬，孩子依然起不了床。那異能人卻離開夷島了，而孩子則至今還躺在床上。所以隔兩年，大師再去夷島，便只得一百人不到去捧他的場。夷島地方小，甚麼事都容易傳開來。他們還以為像在香港那樣，可以一再起哄。

由這件事，便知道異能的局限。道家原有以氣為人治病這回事，但一直未曾得到很大成功，而且亦未有一套完整的理論，結果毛病百出，終於為正統道流所不齒。卻不圖時至今日，又死灰復燃。王亭之可以預言，再過十年，這個社會現就會化為烏有。

王亭之在前面已經說過，凡修「祝由科」的人，必須凝神守一，然後才能發揮功力。為甚麼呢？蓋凡異能必與守一澄心有關，即使修出小神通的人，亦必須繼續煉心，專心致志，然後

才能保持「異能」的狀態。

至於生出來就有異能的人，倘如不能修心，作太多酬應，又喜歡炫耀表演，他的異能便會日漸喪失，至少也會退化。

實際上，出來行走江湖的「異能人」，心理壓力很大。壓力一大，異能亦會受到影響。

夷島的南茜，曾經對着一群人，用「眼力」來彎曲一柄不銹鋼匙羹。那是一個晚飯的場合，他們吃西餐，餐未上來，大家傾談着，南茜卻忽然不語，大家望着她，循着她的視綫，便發覺她面前的一柄湯羹，慢慢地自動彎曲了，有人不禁驚呼，南茜即一笑收眼。

可是，後來她隨王亭之學佛，王亭之拿一柄鋼匙羹出來，叫她表演，她卻試到滿頭大汗，匙羹卻紋風不動了。

事後她悄悄跟人說：老師那裏有護法神，所以她的表演不靈。王亭之聞言，知道她其實是說鬼話，甚麼護法神，她只是心理壓力重，一重就無法發揮異能而已。

所以弄到那些異能人重重心理壓力，也是施術不靈的一個原因。王亭之戒異能人不可招搖，便亦是出於愛護，怕他們壓力太重。

異能人聚眾作亂

異能之不宜招搖，除了一招搖便有心理壓力之外，還有一些因素——

心理壓力大會影響異能，異能退化，便會出術行騙，這是循環，任何行走江湖的異能人，都很難走出這個循環的圈子。

古代許多異能人，成為聚眾作亂的首領，你以為他一開頭就想作亂？非也，只是因為招搖行騙便不得不聚眾，結果身不由己，才成為作亂的首領而已。

有些作亂，則是於聚眾之後勾結權貴，權貴利用他們的黨徒，他們則利用權貴的勢利，在平時，這無非只是彼此風光，及至非常時期，便會弄到天下大亂。最著名的事例，即是晉代趙王倫之亂。

趙王倫作亂，是跟當時的天師道孫恩勾結。孫恩的叔父名孫泰，是個漁家，他行道之初，便作過一場異能表演（一說表演者是孫泰的師父）——他向鄰家借一柄魚刀，久借不還，及至鄰家出海，向他索還魚刀，他卻對鄰人說：「到了海上，刀自還你。」

及至鄰人出海，忽一日，一條大白魚跳上船頭，將魚剖開，在魚腹內便見到那柄魚刀。

這件事轟傳下來，漁戶都成為孫泰的弟子。是故孫泰孫恩兩代，都擅長用水軍作戰，敗後亦逃到海上。

異能招搖，事故多端，真不可不戒。

趙王倫之亂，導致後來南北朝的局面，為中國分裂的開始。這次事件，雖然背景錯綜複雜，但至少藉異能生事則是史實。

我們若再屈指數來，自漢代的黃巾，以至清末的義和團，異能人所作的亂事，恐怕大小小總有一百宗以上。中國傳統重男輕女，可是由於異能之故，女人亦居然可以號令幾十萬兵眾，如明代的唐賽兒。這些歷史，讀起來令人汗流浹背。中國人有一句諺語：「國之將亡，必出妖孽」，指的就是由異能人引起的社會現象。若太平盛世，這些社會現象則必不起。

當日大陸有異能人初來香港，有人拚命渲染其能醫萬病，港人頗為起哄。王亭之認為這不是正常現象。

其實如果翻閱史書，這類社會現象由漢末已經出現，朝朝代代都有過，無非只是群眾的好奇心理，若有人因其好奇而加以誤導，就哄動一時而已。

香港人畢竟有福，對異能起哄一時，旋即不再理會了，那些人只好去海外招搖，但亦不見得怎樣熱烈，所以王亭之覺得，如今畢竟還是太平時代，是故才不致藉端生事，變成亂局也。

由此可知，若真愛護異能人，實不宜鼓勵他們招搖聚眾以致行騙生事。

清末褚老人門排幫故事

異能人即使不聚眾，只須招搖，亦非好事。在清代末年，即曾發生一件異能人「門法」的故事，許多撰筆記小說的人都將之寫入集內，平江不肖生且將這故事寫入《江湖奇俠傳》。因此情節或有渲染，但故事卻必真實——

宜昌有一位褚老人，精「辰州符」術，平常為人畫符治病，也表演點「異能」，當地人對之頗為哄動。

那時宜昌江口為運輸木排必經之地。原來當時運送木材不易，木商就將杉木紮成一排排，順流放下，排上例有一兩名「排幫」在照料，這些排幫人物亦必懂畫符唸咒，據說他們能駕御風雷，保證木排不會沉沒。

那個褚老人常對人說，只須他一施法，木排就會堵塞不動。許多人聽他說說也就罷了，有一次，一群年輕人聽他說了，竟然軟硬兼施，將褚老人拖到江邊，要他作法。

褚老人一時興起，便將三枝黑木筷子插在岸邊的沙灘上，喃喃唸咒作法，果然，順流而下的木排便停留不動。只見木排上的排幫術士，連忙燒符作法，忙亂不堪，那木排不動就是不動。那群年輕人很開心，便擁着褚老人去江邊的酒家喝酒去了。他們坐在樓頭，欣賞排幫術士的窘態，不禁得意忘形。

就在這時，卻見那排幫術士從寮蓬提一隻雞出來，眾人知道有好戲看了。

只見排幫術士唸唸有詞一番，然後含一口酒，對着雞頭就噴，正奇怪他想幹甚麼，座中的褚老人卻忽地叫一聲：「不好！」原來就當術士噴酒那一剎那，褚老人竟然立刻雙目失明。

眾人當下惶急，褚老人卻端坐不動，只叫人快點拿一撮白米來。在酒樓拿白米還不易，頃刻白米就送到褚老人手上。只見他一隻手拿着米，一隻手在空中畫符，口中又唸着咒，忽地喝聲「敕」，將米向空中一拋，隨即便呵呵大笑，雙眼已恢復光明。

那時眾人議論紛紛，都說排幫術士太毒，慫恿褚老人報仇。褚老人如果是省油燈，應該便罷手了，因為其咎到底在己。可是那褚老人招搖已慣，竟然叫人拿一束新筷子來，一邊畫符唸咒，一邊將筷子排成一排排，恰恰就像木排的樣子。

然後，他又一邊唸咒，一邊將筷子一根根地撥散。說也奇怪，他撥一根筷子，木排就漂散一條木杉，及至他將十幾排筷子撥完，木排也就散了十幾個，只餘下搭着寮蓬的木排不散。只見在那木排上的術士，急得團團轉轉。酒樓上的輕薄少年見狀，不禁高聲大笑。

當下，只見那術士作法，散去的杉木便一條條積集在沙灘邊，堆成一大堆，眾人於是簇擁着褚老人便去，也不理人家的狼狽了。

那排幫術士被人整蠱，當然心不甘，當下上岸打聽，到底是誰人幹的好事。褚老人一群人如此招搖，自然很容易就打聽出來，而且還打聽到褚老人的住所地址。

當時那術士如果肯低聲下氣，其實只須找到褚老人打個招呼，將木排重新結紮，再放流而下，也就沒事了，無奈他卻心懷怨毒，找到褚老人家，一聲不響卻又作法了，那時褚老人不在

家，只見他將一大撮沙朝着屋門拋，拋完轉身便走，當時也不知他玩甚麼把戲。

及至日落，褚老人一家大小，卻個個都身發紅痧，又痛又癢。褚老人回家得知，連忙施術解救，可是卻只有體質好的人獲救，家中一夜間損失了三幾個弱小。

褚老人當下悲怒交集，立即奔赴江邊，找到那排幫術士，一言不發，舉掌即擊其背，那人也還手點了褚老人胸膛一下。

褚老人回家，過幾天便死了，忤作檢驗他的屍體，只見心臟部位如有一針直插，眾人明白，一定是那排幫術士施術。

第二年，又有木排經過江口，木排已換了另一名術士，那術士卻對人說，先前那術士已死在家鄉。他回家，叫妻子放他在大缸裏蒸，上頭壓着巨石，說必須連蒸五天。到第四天，妻子忍不住揭開石頭來看，則見術士之背已出四釘，只餘一釘僅僅出頭，那術士旋即氣絕。

褚老人鬥排幫的故事，應該有渲染的成份，但卻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教訓，那就是異能不宜炫耀與招搖。鼓勵人招搖，實際上等於是害人。像宜昌那群輕薄少年，褚老人及其家人之死，便即是由他們一手做成。褚老人自己也欠修養，不然的話，他就不會以阻人的木排為樂。

「帶功書法」是畫符

當年大陸的異能人來港招搖，王亭之苦口婆心勸其不可太甚，據說便有人慫恿他整蠱王亭之。那異能人跟王亭之一個哎咁徒弟頗有過從，既聞訊，便急急打電話到夷島，叫王亭之小心，王亭之一笑置之，結果甚麼事都沒有發生。只因氣管受寒，咳了三個星期。

那邊，聞王亭之病了，據說有人頗為開心，那哎咁徒弟又來電打聽病況，問是不是給人整蠱，王亭之要不要報仇？王亭之聞言失笑，只換了一個不透風的房間來住，三天就好了。假如聽人慫恿，大驚小怪，就徒然多生事端。

後來據說有一個異能人去到那哎咁徒弟家中，見到王亭之寫的一幅字，看了半天，認為那幅字「帶功」，而且功力不錯。那哎咁徒弟便打電話來說，「冤仇」已經化解，他們跟王亭之惺惺相惜，是故可以放心云云。那真是見他的大頭鬼。王亭之跟那些異能人有甚麼冤仇，還說是「有道之士」，批評幾句就可以結怨，怎能說是四出行道，慈悲為懷耶！

說王亭之的字「帶功」，其實十分胡說八道。王亭之自己知自己的事，從來寫字畫畫，只是如實地寫，絕不做張做致。大陸有人則不同，居然可以舉辦「帶功書法」展覽。

王亭之看這些「帶功」的字，無非寫得攞手攞腳，個個字像打架，蓋書者有意強調筆力，而實不知道甚麼才是筆力也。

真正「帶功」的字，其實應該是符籙。畫符的人，瞧起來好像亂畫一通，實際上畫符時是

進入另一種精神狀態。

要怎樣才能辦得到這點呢？那就要講究平時的修煉了。能凝神守一，畫符時就發揮得出一種精神。此精神可以說為「氣」，但卻絕非呼吸之氣。

神霄派的祖師白玉蟾，就曾經透露過畫符的秘密，他說：「六丁六甲」之類神將，要靠畫符的人「存想」，能「存想」然後符才有效應。那麼，甚麼是「存想」呢？其實即是冥想，憑空冥想出「金甲神人」之類出來，卻可以叫這幻象起作用，那並不是不可能的事，一切原始巫術都有這種功能。用漢代董仲舒的說法，這便即是「天人感應」，又或者如漢代道家所言，叫做「人神交接」。

陳寅恪先生曾經研究過，晉代的書法，受天師道的影響甚深。

「人神交接」的書法

晉代許多世家，都代代相信天師道。

例如王家的王羲之，就是世家子弟信道的代表人物。他的兒子名王獻之，瞧起來，父子皆以「之」字為名，好像兩兄弟的排行，沒有甚麼道理，其實那正是他們「入道」的標誌。

那時的人都講究書法，原因即在於認為「人神」可以交通。怎樣交通呢？就像扶乩一樣，人人拿着筆，進入異常的精神狀態，寫出來的東西便是「人神交接」的產物。

王羲之寫《蘭亭序》，乃寫於微醉之時，酒醒之後再看，認為自己再也寫不出這麼好的字。由是《蘭亭序》便成為書法的重要文獻。

這種情形，相信許多藝術家都有過類似的經驗，有些人還故意乞靈於酒，企圖達到王羲之寫《蘭亭序》的狀態。

可是，這卻只是藝術家精神解放、心無縛束的創作而已，並不能說為「帶功」，或真正的「神人交接」。

因此我們只可以說，由於符籙流行，才影響到晉代的書法，書家多追求精神的解放狀態，由是書法便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卻不能說晉人的書法「帶功」。

再說，晉人的書法，多蘊藉之美，用筆含蓄，而目前那些自稱書法「帶功」的人，一下筆便呈劍拔弩張之勢，橫掃一筆便稱為「力」，是真不可同日而語也。

為甚麼說畫符才真正是「人神交接」的書法，或「帶功」的書法呢？

據清微派的人對王亭之透露，他們一邊畫符，實在一邊冥想自己在跟神將溝通。也即是說，他們先結印唸咒，冥想自己要指揮的神將就站在自己面前，然後他們畫符了，一邊畫，就冥想着自己給神將下命令。命令不用文字寫出，卻憑心念傳達，那符籙上的筆劃，則無非只是傳達思想的工具。

王亭之相信這位修道之士沒有說謊，因為這依然是心力的運用，亦即人體潛能的發揮，並不涉及神怪。

中國文化深厚，所以便有許多神將，如雷部三十六將之類，都由歷史上的名將來充數。在落後民族中，他們的巫術便沒有那麼多名堂，像夷島的巫師，便只有一位火山女神和一位鯊魚神，因他們的生活文化，只跟火山與鯊魚有直接關係。

然而文化中多神少神，卻實際上並不影響功法，當術者發揮心力時，只須冥想一個形象也就夠了。所以神霄派說能遣雷部三十六將以及六丁六甲，清微派說能遣雷部以及龍神，實際上跟夷島巫師只能遣一火山女神及一鯊魚神，在功法上一點分別都沒有。所謂「神人交接」，其實只是施術者的異常精神狀態。

夷島巫師的鯊魚功

在唐代，交州地方的巫師只祀奉一位雞神，給人治病，便只拿一隻雞或一隻雞蛋出來。據說，當巫師施術時，那隻雞會圍着病人團團轉，施術完畢，雞已困乏，伏在地下，而病者則已霍然。因此這門巫術便被稱為「雞祝」。

這門巫術，也無非只是巫師的精神作用。跟夷島巫師的鯊魚功，原理完全一致。

在夷島，鯊魚神是邪神，修鯊魚功的人，坐在海邊的木屋，面對海洋練功，練時在面前插一根竹枝，雙眼就望着竹枝，如是可以坐大半日。這根竹枝一直插着，練功的人即使偶然走開，竹枝也不拿走，但卻亦無人敢將竹枝拔起，因為夷島的人都知道顧忌。

王亭之居夷島時，鄰近小島便傳出一件故事，說有一個年青的夷人不信邪，當着巫師的面，將他的竹枝拔起，而且斷為兩段。那巫師搖搖頭說：「可惜呀，你七日之後便要死亡。」說罷，起身便去。

那年青人回家，當夜就得病，害怕起來，便將情形告訴父母，父母連忙請島上的巫師解救，那巫師問清那練功巫師的面貌，就不肯出手。病人去看醫生，醫生卻診斷不出是甚麼病，只給他吃鎮定劑。

第三天，病人的父母把他送來火奴魯魯，找巫師首領救治，王亭之便因此知道這件事。夷島的巫師首領是一名女士，年紀已在六十以上，長着一頭銀髮，雙目熠熠有光，她跟王

亭之曾有一面之緣。此事容後當述。

且說，那中了鯊魚功詛咒的年青人，送到巫師首領面前，問知他曾將人修功用的竹枝折斷，便也說無法可想，因為他等於已中了鯊魚神的詛咒。只教他速速離開夷島，走得愈遠愈好，而且不妨馬上就走。

後來據說那年青人飛去澳洲，但到期滿七日，卻因交通意外而死。

這件事到底如何解釋，真的有點考起。王亭之只覺得這仍然是一宗「心力殺人」的事件。說「心力」可以殺人，聽起來好像很奇怪，但密宗的「誅法」，所修的便無非只是心力。王亭之自己沒有修這種法，因為覺得無謂。但有一位師長卻精通「誅法」，是故對此亦稍知底蘊。

用「心力」來傷害對方，必須自己要有很高的定力，能迅速將心念集中，然後借一位護法神做寄託，命令他做這做那，一如道家之命令雷部諸將、夷島巫師之命令鯊魚神。但這神祇卻其實依然是自己的心念，只不過借一個形象來令心力集中。

給心力影響的人，精神會受到影響。恰如一組弱電波會受強磁場的干擾。至於干擾的範圍能達到多遠，那就要看功力了。

唐代的費雞師

關於唐代交趾的「雞祝」，在《酉陽雜俎》中便記有類似的故事，不過故事的背景卻在四川。段成式記道——

四川有一個費雞師，目赤無黑睛。段成式見他的時候，他已七十餘歲。

費雞師為人解災，必用一雞，又取江石如雞卵者，令病人手握。費雞師於是便踏步作法，用氣嘔叱，雞即旋轉不已而死，病人手上握着的石頭，亦應聲四破。

這種治病方法，大概跟後來的「祝由科」很有淵源。「雞祝」的「祝」，其字義即等於「祝由科」的「祝」，都是唸咒祈禱之意。凡施「祝」必存想一神，所以「祝由科」便亦修存想，以存想祝禱來去病根（由），是故便稱之為「祝由」。

段成式又記道，他有一個舊僕，名叫永安，不相信費雞師的法術。有一次，費雞師對他說，你將有大災難，因把一道符搓成一丸，逼他吞服。服後，命其脫去左足的鞋襪，說也奇怪，那道符竟然便在他的足心出現。

他又對段成式一個名叫滄海的奴僕說：你將會生病，於是叫他脫去上衣，背脊挨着門板，費雞師卻站在門外畫符，一邊畫，一邊喊道：「過、過！」墨符果然就透入滄海的背脊。

這類異術，便跟「祝由科」正相似，因為「祝由」便全靠借物施術。

巧遇夷島女巫首領

其實世界上每個民族都有原始巫術，這些巫術並沒有消失，它們或作轉化，或被吸收，有些甚至原形保持，直至今時今日仍然活躍。

王亭之居住在夷島那段日子，喜歡到海邊一家酒店喝下午茶。那家酒店的英式下午茶八塊番餅一份，只須再叫一杯茶，就可以夠兩個人點心，加起來的消費，兩個人只十二塊番餅就連小帳都付了，一百塊錢港幣不到，就可以享受海風與花光，消磨一個下午，真可謂價廉物美，是故王亭之便成為酒店咖啡座的常客。

就在這咖啡座上，有一次，王亭之便認識了夷島的巫師首領。並由此知道，夷島巫術至今還原形保持，不受美國文化輸入的影響。

那天照樣喝下午茶，一個建築師作王亭之的司機兼茶伴。正喝間，忽見一大群女人，人人都穿着件夷島女人的禮服「姆姆」，前呼後擁地擁着一個銀髮女人。

那銀髮女人穿着一件藍色鑲銀邊的「姆姆」，胸前吊着一個夷島巫師學會的金章，滿身珠光寶氣，年紀六十餘歲，圓圓口面，一團和氣的樣子。那身前身後的十多個女人在吱吱喳喳，她卻一直微笑着，眼光忽地掃過王亭之這邊，跟王亭之對望了一眼，王亭之跟他點點頭，她也笑着跟王亭之點點頭。

她身邊的女人見到，不禁也瞧王亭之這邊望，其中有人，認識王亭之的茶伴建築師。

那群女人擁着那銀髮女人，擾攘一番，終於坐下，過幾分鐘，認識那建築師的女人卻走過來打招呼，閒談幾句，便對那建築師說：「嫫姆想請你的朋友過去坐一坐。」

那建築師聞言，忽地笑容盡斂，望着王亭之。王亭之便對那女人說：「等一會，我就過去。」那女人很禮貌地點點頭，逕自歸座。

那建築師問王亭之：「你曉不曉得她們的嫫姆是誰？」王亭之搖搖頭。

「這一群人都女巫，嫫姆就是她們的領袖。夷島的人都怕惹她們。」那建築師皺起眉頭說：「請你過去，不知是甚麼意思。亭老最好不要飲她們斟的茶，也不要吃餅。」

王亭之聞言，笑一笑，把煙在煙缸上弄熄，便離座去了。

一見王亭之，銀髮女人便站起身來。她一站，全桌十幾個女人便都紛紛起立。那銀髮女人伸出手來，王亭之握一握，覺得很厚很軟，於是隨口喊她一聲「嫫姆」，滿桌女人聽見都笑了。那銀髮女人讓座，原來在她對面，早已替王亭之留下一個空位。

那銀髮女人對王亭之說：「你可以喊我的名字。」接着將她的名字告訴了王亭之，就假設它是伊莉莎白吧。因為王亭之身旁的女巫，很嚴肅地對王亭之說：「嫫姆的名字不是隨便給人家喊的，你的面子很大。」

當下紛紛坐下，王亭之便對那銀髮伊莉莎白請教：「幸會幸會，不知有何事賜教？」

伊莉莎白卻問道：「你已經知道我是巫師了？」王亭之點點頭答道：「而且是她們的領袖。」伊莉莎白也點點頭。

她燃起一根香煙，王亭之見到，如釋重負，立時也掏出煙來。於是座上的氣氛便立時融和起來。旁邊的女巫跟王亭之斟茶，又問要檸檬還是要奶，王亭之想起那建築師的話，不禁回過頭去望望他，只見他扳起面孔，正瞧着這邊望。

伊莉莎白舉起她的茶杯，讓一讓，便開門見山問王亭之道：「你是佛教徒？」

王亭之點點頭說：「是，學西藏佛教。」

她問：「就是唸咒那一派。」

王亭之卻問道：「你怎麼知道我是佛教徒呢？」她笑一笑，喝一口茶。

旁邊卻有女巫代答：「嫫姆一進來，就曉得你是佛教徒了。」

另一個女巫說道：「嫫姆說你有紫藍色的光。」說着，她旁邊的女巫卻用手肘撞她一撞，然後幾個人就望着王亭之笑了。

王亭之這時卻想起齊桓。有一次，齊桓趁高興去給紅教法王敦珠甯波車灌頂，灌頂後第二日，他便去馬來西亞了，一回來，他便對王亭之說：「好厲害，好厲害！」

王亭之問齊桓老大，到底發生了甚麼事。齊桓說：「在馬來西亞見到泰國僧皇，僧皇說，你灌過四次密宗頂。我說，只灌過一次。僧皇便說，那一定是敦珠法王替你灌的了，他灌一次頂，等於四次。」

王亭之問：「他怎知你灌過頂？」

齊桓道：「我也這樣問過僧皇，僧皇說，你的頭上有光。」

當時王亭之只好半信半疑。如今給那女巫一說，聯想起齊桓的故事，不由不信。

銀髮伊莉莎白便對王亭之說，她很歡迎王亭之來夷島，因為他們自古就有一個傳說，說有東方的咒術會傳來夷島，這些咒術可以保佑夷島度過一場大災難。王亭之當下連忙說不敢，這樣大的事，自己固然不敢承當，而且也沒有終生住在夷島的打算，更加上不想在夷島公開傳密法，是則焉能說預言就應在自己身上。因此便對她說：「預言中的人，一定不是我，如今許多學密宗的人來此活動，說不定便是他們其中一個。」

因此，後來王亭之便曾想到，不如請敦珠甯波車的兒子仙藩甯波車來一次夷島，他是「大圓滿」法系《敦珠新寶藏》的繼承人，來一次也許對夷島有益。只是剛想進行，便起了一些風波，王亭之因此也就作罷。真是凡事隨緣，不必勉強，這有關乎眾生的共業。

夷島巫術的修法

且說，當時那伊莉莎白便對王亭之表示，她對密宗的咒很有興趣，問王亭之肯不肯教她，她可以用夷島的巫術來作交換。

王亭之知道，夷島的人都曉得觀音，而且亦用廣府話發音稱之為「觀音」，不像有些洋人，用梵文來稱呼，稱為之「阿伐洛諦士達嘩也」那麼囉唆。當時問她討一封利是，就傳她觀音的「六字大明咒」——唵摩尼啤咩吽。

後來回家把傳咒的利是打開來看，是五元，單數，王亭之便知道以後大概再沒有機緣跟她見面了。其實當時王亭之已經明說：「你給兩塊錢我。」誰知旁邊一個女巫客氣，再封夠五元，這樣一來，兆頭便反而不好。

因此自從那次在咖啡座上見面之後，彼此就陰差陽錯聯絡不上。不過，王亭之對學習夷島的巫術也實在沒有興趣，只看過兩三本介紹夷島巫術的書，後來又向南茜問過一些問題，因此對這門巫術便有粗略的了解。

正統的夷島巫術，修練時以靜坐為主，觀想自己吸入日月的光華。每到月圓之夜，便要由月出起修法，一直修到第一縷曙光出現為止，修時無論男女都要赤身露體、一絲不掛，同時還要畫一個圈圍着自己，面前則畫一個由方形、三角形、圓形組成的壇城，在壇城正中，則放一大碗水。

到月光正照到水碗中間時，便是修法最緊張的時刻，巫師對着水碗膜拜，一邊唸唸有詞，然後又雙手高舉，仰首向天呼喊，最後則是靜坐，冥想吸入月光的精華。

王亭之曾經問過南茜，她們的咒語是怎麼樣，南茜唸過出來，長篇大論，咒音完全用夏威夷土語，連南茜也不完全識解，因為這些土語是古代的語言。

然而這些咒音卻給王亭之一個印象，節拍相當短促，但卻很有節奏，每隔八拍一定有一個重音，重音以「A」音為主（唸做長鴉音），所以便很有韻律。

於冥想之後，她們使用一種土生植物的葉子，包着海鹽來燒。一定要用夷島本土出產的海鹽，粒子很粗。至於那種植物則叫做「鬧鬧」，土人用它包着豬肉來蒸，成為當地著名的土著食品。

燒完鹽後，便坐着等曙光出現。曙光一現，立刻將面前那碗水倒掉，還得趕快用手抹去面前畫出來的壇城。據說，假如讓日光照到這壇城，便會帶來不祥。

夷島很少下雨，縱然下雨，十分鐘左右便過，因此她們才可以露天修法。十二月是雨季，這個月她們便停止露天修法，改為晚上閉關靜修，白天則照舊出來活動，如是一個月。

以上便是夷島巫師修法的大概情形。

夷島巫師祝地

一個夷島巫師，最常做的法事是替人「祝地」。時至今日，凡土人建造新屋，一定請巫師來為新屋的土地祝福。

巫師所用的祝福工具很簡單，依然是海鹽、鬧鬧葉與海水。

巫師帶一個助手，站在土地面前，唸唸有詞，助手則搖着一個小鼓來應和。巫師沒有動作，也沒有手印，反而那助手則有動作，右手搖鼓，左手則做着巫師咒語的「手語」。

例如巫師恐嚇魔鬼，你不離開此地，我就會叫月光來照死你。那助手便向前一指，又指指天，然後握着拳，大力一放，那便是「你」、「月光」、「死」的表義。

唸完一輪咒，便沿着土地的邊界，用鬧鬧葉來灑水，那是向魔鬼表示自己作法的範圍，同時有祝福之意；然後則是沿着土地灑鹽，據說海鹽包圍的土地，魔鬼便即不能安居。

最後，是替土地主人以及建築工人祝福，他們排着隊，輪流上來讓巫師灑水，這樣於施工時才會平安大吉。

請土人蓋房子，不做過這個儀式，他們有些人真的不肯開工。據說，若未經祝福則必有死傷云云。他們還可以舉出許多事例來證明，因此便連有些白種的建築工人，都對這些儀式也相信起來，巫師也就生意滔滔了。

王亭之親眼見過一個事例——

一個參加建築工程的白人，從二樓的窗口跌下來，倒地之後還可以自己爬起身，可是一起身隨即又再仆倒，待救護車來時，這個年輕人卻已死了。

按道理，跌下來的高度只是八英尺左右，跌時他還用手攀着踏板，雙足下垂。他的身高近六呎，即是說，實際上傾跌高度頂多是二呎至三呎，這樣的高度居然可以跌死人，說出來都不信。照土人的解釋便是，當巫師祝地之時，偏偏他一個人不肯接受巫師灑水，所以就惹上殺身之禍，給惡鬼奪命去了。

不過依王亭之估計，這卻很可能只是心理影響。成群工人日日開工，人人都警告那白人小心，在工餘閒談大概又談起很多工地的巫術故事，這個白人心理不受影響才怪。所以他才會終於出事，而且一出事就死，因為在一跌之時，他的心臟其實就已經受到很大的心理衝擊。是故等於自己嚇自己，並不死於跌傷。

利用心理衝擊往往是巫師的手段。從前中國的巫師，說甚麼紙人紙馬，所應用的便是心理。

徐花農紙人案

在清代，廣州就出過一次巫術案，受威脅的人是廣東提學使徐花農。王亭之先父紹如公是徐花農的門生，是故對這案件知之甚詳。王亭之小時候學道家，先父便曾經將這案情始末，對王亭之說故事。

徐花農做提學使時，紛傳其取士不公。他的工作，主要是負責考舉人，三年一考，那是秀才輩的唯一出路，倘如屢考不中，終身做個秀才，便叫老死牖下。

相傳徐花農取士，專門取錄大戶人家的年青子弟。為甚麼呢？因為他們的前途比較好。假設他們中舉人時二十歲，第二年上京會試，倘如中了，那才二十一歲，便有機會做四十多五十年的官。

反之，一個老秀才，如果已經五十多歲，僥倖連捷，舉人進士翰林一路中上去，做官的日子便只剩下十年不到，而且已經昏庸老朽，日暮西山。

所以站在為國家取士的立場，徐花農留意提拔年青人實未嘗不對，可是，那些老秀才便鼓噪了，起初是造徐花農的謠，說他喜歡年青子弟，是因為「搞基」。後來想上控徐花農，卻沒有狀師肯寫狀，因為事關重大而證據不足，因此便只能到處散發白頭帖子來解恨，即是到處貼匿名告白，有如今日的大耳窿追債。

終於，便有人出巫術來整蠱徐花農了。

徐花農坐在書房，忽然窗縫中跳出一個紙人，接着在門縫又跳出一個紙人。紙人拿着紙刀，一歪一斜地通屋走，徐花農自然給嚇到半死，連忙喊手下人來，拿起竹竿、馬鞭將紙人打跌。及至拾起來看時，更加嚇死。

那些紙人，背後編着號碼，用《千字文》編目，例如「天字第一號」、「玄字三十號」。《千字文》有一千個字，假如每個字有一百個號碼，那豈不是有十萬紙人？

這還不算，紙人背後還有硃砂畫的一道符，符邊填上一個名字，赫然便是徐花農的官名。這即是說，有人手握十萬紙兵，要對付他。

徐花農不敢聲張，暗暗叫手下人請道士來破法。王亭之家中有一張祖宗傳下來的黃符，據說是張天師親手所畫，也給徐花農借了去鎮妖。只是通通無效，紙人愈出愈多，連道士在作法時，居然有一個紙人忽地出現，就在壇前舞手弄腳，連道士都嚇走。

接着，紙人居然在內宅出現了，臥室、花廳，甚至連廚房都有紙人。雖然這些紙人一擊便倒，但亦令到闔家上下不安，因為誰也不知道會不會在睡夢中，忽地有一個紙人跳上床。

有人便勸徐花農不如辭官不幹了。可是徐花農卻實在喜歡廣州，而且宦途正熱，怎肯從此丟掉前程。

終於這件案子便驚動到當時的廣東最高司法機構，制台衙門，即是兩廣總督衙門。兩廣總督下令手下的巡捕限期破案，捉妖人伏法，果然不一月，案子就破了。

說穿了，這無非是一場魔術，知道奧妙，人人都可以做一個會動的小紙人來玩。

原來這些紙人，摺的時候先做下手腳，就在一些地方塗上磷粉，當把它們放在地面時，磷接觸到氧氣，起化學變化，薄薄的紙便因此受牽動，看起來，便似舞手弄足了。

那麼，這些紙人又是怎樣穿堂入室的呢？原來是買通了徐花農身邊一個長隨，他身懷着紙人，一有機會便放一個。這長隨跟內宅一個侍婢有手尾，因此這婢女便專在內宅去放紙人，一裏一外，只消放十多個紙人就已令到闔宅雞犬不寧。

紙人根本毫無殺傷力，但卻能造成極大的心理衝擊。紙人出現，不由你不理。其實完全不理，過一兩分鐘，它自己都會倒下，可是你愈理它，它就似乎愈有聲勢。廣府話有一句話說：「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就正是這個道理。

徐花農壞在下人多，外衙的長隨奴僕一大堆，內衙又一大堆婢女僕婦，一見紙人，群起而攻，事後便自然會誇大，紙人動一動都會說成它在還招，加上有些心理不平衡的人見紙人之後，會說頭痛心痛，這樣一來，紙人便居然真有點邪法可以害人了。

因此可以說，巫術害人云云，其實心理傷害大於生理傷害。

至於徐花農的紙人案，由於他厚道，並未追究下去，否則可能累死十個八個秀才。

生病醫病都在心理

王亭之甚至懷疑，前述夷島修「鯊魚功」害人的巫師，大部份作用亦在於心理。他警告你多少天後會死，本來閒閒一句話，未必能夠造成很大的心理衝擊，然而卻壞在周圍左右的人。這些人，其實等於是巫師的幫兇，一旦有事，他們雞一嘴鴨一嘴幫腔，一邊是替受術的人設法，一邊其實等於幫巫師加強心理威脅。

他們會說故事，我的大姨婆的堂兄弟的叔叔就是中鯊魚功死的，死時情形怎麼樣，只須說三幾個故事，就已足令本來不信的人，相信了這鯊魚功的威力。

他們還會七嘴八舌，說中了鯊魚功的人，發有甚麼病徵，這就等於暗示。暗示多了，中功的人自然就會覺得身體這個部位、那個部位不舒服。

你其實自己也可以試試，你只須一意暗示自己的小指頭會痛，這樣暗示三日，終於你的小指頭就會痛起來。人要叫自己生病，真的是最容易也沒有了。

反過來，大概便是巫術醫病的原理。

巫術醫病一方面有巫師的精神力量，但大部份恐怕還是心理治療。假如你相信病有病魔，那麼，說已經將病魔趕走，很多病情便都可以受到控制。

然而比較起來，叫人生病應該還容易一點，此所以巫師便都多少練一點邪法。

祝由科清水畫硃符

現在回頭說到王亭之感到興趣的祝由科，它自然也應該算在巫醫的範疇裏，不過卻恐怕亦不完全是巫醫，其中還有魔術的成份，加上一點點氣功，總之，這門方術複雜得很。

祝由科的魔術，有些其實已經給人破掉，只不過天下太大，歷久常新，加上近代的化學知識又比前人豐富，因此變換一下花樣，便依舊可以取信於人。

祝由科最常用的魔術，是「清水畫符」。

術者見到病人，加以診視一番，於是取出新羊毛筆一枝，黃紙一張，然後叫病家取清水來，術者以筆蘸清水，一邊唸唸有詞，就在黃紙上畫起符來。嚇人的是，只見清水到處，符卻畫成紅色，於是便不得不驚歎術者之神。

畫完符，術者收回毛筆，拿起面前的清水，唸一輪咒，便結印燒符嚥水，然後便說已將病魔驅去。只是恐怕病魔還會來，是故至少要作法兩三日。

這種祝由科，便可以說是江湖下三濫的表演。江湖中很瞧他們不起，稱之為「腥門」。

其實將「清水畫符」拆穿，只不過是很簡單的魔術。黃紙用黃薑粉塗過，手中暗藏碱末，當主人家拿水來時，將碱末放下，隨即用新毛筆一攪，那就神不知鬼不覺。碱水畫在黃薑粉上，立刻變紅，這無非只是化學變化，然而卻也便可以走江湖了。

唐人街神仙的故事

將清水畫符稍加變化，便可以花樣翻新。王亭之在紐約，便見過人表演。

此人遇見唐人街的阿婆，便每說人家中有「邪」，所以家運不好。這樣一說，十有九中，因為唐人街的阿婆，決沒有人會認為自己十分好運。不是媳婦不聽話，便是兒子不孝順。

於是此人便叫人自己去捉邪了。

他打開一個錦盒，裏頭有許多摺起來的黃紙符，隨手拈起一張交給阿婆，教她回到家中，拜過地主門神祖先，然後將符打開，由屋尾走到屋頭，一邊走，一邊將符四面照，走出門外才將符摺好，立即拿來給他看。

阿婆依照吩咐做過，心中十五十六，便一逕去找他了。這時，他拿出一盆水來，在水中攪兩攪，又一邊唸咒，然後把符放在水裏去泡。如果現出藍黑色的符出來，他就對阿婆說，邪靈已經趕走。假如沒有動靜，依照是一張黃紙，他就對阿婆說，邪靈很強，趕不走。——這時候，人家當然會請他大師親自出馬。

這種「腥門子」的表演，最好是兩個阿婆同時來，一個趕得掉邪靈，一個趕不掉，她們兩人親自目擊符的顏色變化，那就更容易取信。

說穿了，這當然還是從前祝由科那一套，只不過改用了化學藥品。用藥畫的會變色，不用藥的不變，道理就是這麼簡單。可是，阿婆卻已將此人當做神仙了。

王亭之還見過紐約唐人街的神仙親自捉鬼。他帶一個徒弟去，去到就結一個簡單的壇，然後兩個人披上法衣作法，燒符噴水不在話下，擾攘一番，神仙便叫徒弟拿咒水來。

徒弟拿出一瓶咒水，乘便對主人家說，這瓶水非同小可，他們兩師徒足足唸了四十九日大悲咒。一般邪靈，不必用到這瓶水，只是他們家的邪靈太重，所以用到它。

這一邊，神仙已拿起桃木劍來，通屋亂劈了，劈到滿頭大汗，就像跟人打架的樣子。徒弟也不再跟主人說話，只拿起一疊黃紙剪的紙人，隨着師父走，師父喝一聲時，他就丟一個紙人下地，同時隨着師父吆喝一聲，一邊又喝主人家的人不要碰這些紙人。

大概丟到三個紙人，神仙便收工了。徒弟捧着大悲咒水，神仙一邊唸咒，一邊用劍蘸水，往紙人身上就砍，劍鋒過處，黃色的紙人立即現出一道血痕。這邪靈便給殺掉了。

這時候，主人家闔家大小都會驚詫，神仙跟徒弟使用手勢叫人噤聲。待至三個紙人都砍過，神仙除下法衣，一邊抹汗，一邊埋怨剛才主人家怎樣怎樣，幾乎讓邪靈上了身，幸虧他及時將邪靈砍掉。

這套把戲，道理就跟清水畫符一樣，「大悲咒水」無非只是碱水。黃紙人則用黃薑粉塗過，那就表演得鮮血淋漓。

夷島巫婆治病

巫醫必變魔術，全世界都如此。王亭之在夷島時，就看過電視介紹夷島一個巫婆如何替人治病。看後啞然失笑，可是電視台的美人卻大驚小怪，助長了巫婆。

那巫婆燒紅一根很長的鐵鏈，然後叫兩個助手，用鉗子一人鉗着一頭，將鐵鏈扯緊。她便唸唸有詞，用右手握着鐵鏈，迅速左右游動幾下，鏡頭所見，只見手所觸處生起青煙，好不駭人，以為巫婆的手一定焦了。

然而巫婆卻氣定神閒，用握過鐵鏈的手，去撫摸病人的病灶，只見手上猶有餘煙，可是巫婆的手一燙下去，電視台的人問病人：「熱不熱？」病人卻說：「不熱，很舒服。」

最後電視鏡頭對着巫婆的手，不見有半點焦痕，只有少許炭迹。問巫婆為甚麼會這樣神奇，巫婆答道：「這是咒語的力量。」

其實這亦無非是小魔術而已。巫婆去握鐵鏈前，用爽身粉先爽一爽手，觀眾一定不以為有甚麼不妥，其實這時，她已經在手掌上沾滿了醋酸鹽，通常應該是醋酸鉀。

說是手握鐵鏈，實在只是空握。空握着迅速游動，又用手背對着鏡頭，便看她不清。醋酸鹽掉在燒紅的鐵鏈上，一定起青煙，但卻不燙手。當連帶手上的醋酸鹽都起煙時，她便去撫摸病人了，暖暖的，當然舒服。病人如果因此病好，絕對是心理治療。

祝由科移瘡之術

中國的祝由科，一向有「祝由十三科」之稱，那大概是十三套表演模式，由一套模式，可演出幾套魔術。像前面介紹過，同一模式，就可以變化出清水畫符、空符捉鬼、劍斬紙人等等。

其實還有一套——將黃紙貼在病人的病灶上，一灑水，黃紙變紅，便說已經將病「發」出來了，這一套小魔術，祝由科更常用。

可是，這些祝由科之外，是否真的有用道家功的法祝由科呢？

王亭之相信或者會有。像前述的故事，一個駝背女孩跳下豬腰盤，背就漸漸長直；又如王子畏師所說，他的老師唐太史，靠祝由科將背癱移到一棵樹上，這就很難用魔術來解釋。

「移病」之術，見於宋代的道典，它真的說是用凝神守一的意念，來移病人的瘡疽，而且還附有符咒。凝神守一是否真的有如此功效（符咒當然只是做樣），那就真的很難說了。這其間，或許有精神療法的配合。病人相信，他就能發揮人體的潛能，自己將自己的病治好。潛能一發揮，便至少比精神崩潰時要好得多。

所以研究祝由科，大概也應該分真假兩門來研究。又或者能凝神守一作精神治療的祝由科，也須靠點魔術來取信於人。蓋世間上那有這麼多的神仙法術也。

異能有假亦有真

大陸有一位氣功師司馬南，許多「異能人」可能給他氣得半死，他不但公開表演來拆穿此輩的伎倆，還著書立說，將「異能人」玩的魔術一一踢爆。包括「耳朵認字」、「藥瓶取藥」、「卡片還原」等津津樂道的「異能」。

王亭之在夷島看過一齣日本電視片，全片即用隱秘鏡頭來踢爆「異能」，有時還用慢鏡，踢到中國人想找地洞來鑽，因為被踢者打正「中國代表團」的名號也。

然而十步之內豈無芳草，王亭之卻依然認為異能是有的，即佛道二家所說的神通。只是，神通須修煉而成，那些修不成神通的人，則用魔術來搭夠，是故此輩出醜，並不等於就可以全盤否定異能。

修煉神通，亟須凝神守一，試問，汲汲於名利之士，如何能夠辦得到耶？所以王亭之眼見的神通，都非大陣仗，更非刻意表演，而且其人亦不承認。——只有一次例外，便是前述「五鼠運財」的表演，然而那一次，王亭之覺得實在是程叔叔故意演嘢，想收王亭之為徒。是故真正的高人，實皆深藏不露。

教王亭之道家西派內丹法的盧師父（道號江奇，真名很少提起），王亭之即懷疑他有點異能，不過他卻絕口不提神通，同時亦不承認有。對於學下茅山的程叔叔，他提起亦只微微笑，不加臧否，當然亦絕不羨慕。

千真萬確有狐仙

王亭之家中一向供奉一位狐仙，稱為「大仙爺」，蓋乃百多年前的老祖宗自鐵嶺老家帶來廣州。據家乘傳說，老祖宗是尚可喜的部下，當日知道要南征，闔家便在大仙爺的牌位前磕頭。是夜，老祖宗作了一個夢，夢見大仙爺叫他放心，保他一場富貴，他會跟老祖宗一齊南下，包他逢凶化吉云云。

且說，時維一九四六年，那時王亭之還在練習西派丹法，但師父則不常見了。及至一個秋夜，王亭之正閉門練功，忽聞報訊曰：「少爺，你的師父來了，跟老爺在書房。」王亭之聞言，立即收功往書房去謁見。

入書房門時，只聽見師父的語尾：「你們家的大仙爺快要走了，所以你其實也不必猶豫。」——後來才知道，他此來是為了勸先父立刻變賣家產，南下香港。只是王亭之一來，便把他們的話柄打斷。

果然隔幾個月，先父紹如公便作了一個夢，夢見大仙爺跟他辭行。夢醒之後，紹如公十分不安，且奇怪王亭之的師父怎會事先知道。所以王亭之實在很懷疑他有神通，可以跟狐仙溝通，又或有前知，知道廣州不如香港，因此才為先父畫箸代籌。

不過時隔不久，王亭之即遇家變，那就辜負了師父的美意。但憑甚麼知道狐仙的去留呢？

此事說來話長。原來我家自定居廣州之後，便一直供奉此大仙爺。他的牌位獨佔一間黑房，房門緊鎖，閒人不許入內，婦女更嚴禁進房。

牌位供在一張小供桌上，只寫着「大仙爺之位」五個字。供桌不上香，每日只供一枚生雞蛋。初一、十五則加供一杯酒，偶然亦供供花，但大多數是當有事相求之際，真可謂「臨急抱狐腳」了。

這枚生雞蛋，至黃昏即收走。說也不信，一定只剩下一枚空殼。王亭之看過這些蛋殼，端的連針孔都沒有一個。然而這重大的秘密，老輩卻絕對禁止聲張，是故有些下人，在家中傭工幾十年，都未必知道這個秘密。

老家還有一個習俗。供過狐仙的蛋殼，要由當家媳婦帶頭用來刻蛋殼燈。即是在蛋殼上繪上花紋，然後用繡花針與慳刀，在蛋殼上刻花，要不刺穿那層薄薄的蛋衣，然後才稱為高手。在刻花之前，雖然用沸水一再淋燙蛋殼，使蛋衣凝結，可是這手藝卻實在不易。這串蛋燈，照例用於年初二「開燈」，元宵燈節時又換過一串。然而卻忌諱說明蛋殼的來歷，據說祖宗曾一度家道中落，即是由於洩漏了秘密的緣故。

這段家乘，神秘得很，但卻千真萬確。

昔年寒舍亦正因為曾經中落，且幾乎罹「大辟」之刑，而大仙爺都不棄我而去，是故後來家道中興，對大仙爺便份外虔敬，但對其「祀典」卻亦守口如瓶。

所以他的去留，實在十分容易知道。當照樣供生雞蛋而雞蛋終日依然故我、紋風不動之時，

那麼猜都可以猜到，大仙爺已棄我而去矣。

王亭之清楚記得，當先父自大仙爺供桌上，親手收回一隻原裝生雞蛋時的神色，真可謂面如敗灰，終夕不安。那時真有打算變賣家產南下港島，只可惜環境隨即生變。如若不然，光是變賣老家桃木櫃中的兩大櫃瓷器，王亭之都可成巨富。

記得有一年，狄娜搞一個豪華文化晚宴，席上用的都是康熙乾三朝的瓷器，曾經哄動一時，王亭之當然無緣參與其盛，只是看報紙報道說，瓷器雖古，卻是雜錦，心中就不禁竊笑，昔日寒舍大宴客，酸枝枱，開口席，所用的枱帔椅帔，皆乾隆年的湘繡，所用的瓷器，全套乾隆瓷，至於先父自己日常所用的，則為康熙硬彩，連王亭之都用雍正粉彩，光緒瓷則為高級下人所用，古董云乎哉。

話說七十年代，王亭之去參觀大會堂香港博物館，見到連一隻「八角碗」都給隆而重之，供在一個大玻璃櫥上，還加上中英文說明，王亭之不禁捧腹。這些民國年間的粗碗，充其量不過六七十年身世，居然就變成「博物」了。故居當日，連最下的粗使用人都不用這個盛湯盛飯。用來做甚麼？用來盛供品供地主、龍神與井神。

因此，道家師父和大仙爺的勸告，實在非常有理，只是夙業有如前定，終於故家傾敗。王亭之的命運，也應了當年廣州名相士金聲甫的預言：「此子散盡家財！」

然而當日未能移家，除了私人原因之外，還有一個因素，那就是誤信扶乩。

乩仙指示前程

扶乩這回事，也有許多故事可談。且說先父當年之所信。他們沒有參加甚麼道社，只是十幾個人貪好玩，每月一聚，玩玩扶乩，如是已經多年。大概就在一九四九年初，許多世叔伯在六榕寺設壇扶乩，據說是呂祖臨壇。他們請問世局，乩筆便批示出兩句——「八月去酷吏，清風來故人。」

這兩句好像是杜詩，乩仙拈來，貼切得很，蓋當日的國民黨，無人不認為是「酷吏」。至於「故人」呢？有人說中共即是，因為當年「國共合作」，廣州即是基地。毛澤東那時還在廣州主持過一個「農民講習所」；但亦有人解得更具體，「故人」即是葉劍英。

有一位世叔伯解這兩句乩詩，便力主「清風來故人」的「故人」是葉劍英。他對家母談起，便說：「你們家不怕了，紹如哥當日幫過葉劍英一把忙，葉劍英可能還記得，他來廣州，一定會照顧你們母子。」

這句話，便決定了家母的行止。因為家母其時對移家一事，心中正十五十六。

說這句話的世伯不是別人，他名佟弼臣，跟毛澤東在「農民講習所」共過事。五十年代初，他賦閒無聊，便寫過一封信給毛澤東。毛氏雖未回信，但政府卻立即安置他在「文史館」當個研究員，至「大躍進」前病逝，總算福壽全歸。他的令公郎佟紹弼，則是王亭之的老師，工詩，當時有「南園新五子」之號。

由於佟世伯的關係，家母便決定留在廣州靜觀其變了。這一決定，影響了王亭之一生命運。至於先父當年到底怎樣幫過葉劍英，則實在連家母都不清楚。

所以扶乩這回事，真的可以說信不信由你。雖然亦有事後令人吃驚的扶乩，但照王亭之經歷，乩詩真的可以左解右解。像上述六榕寺的扶乩，「八月去酷吏」已經不準，因為中共並於四九年八月入城，而是在五〇年中。但只相差幾個月，因此大家也便不求太甚。「故人」是否真的「清風」，在當時可以說是，因為真的大軍入城，不取民間一針一縷也。

扶乩的故事

如果說扶乩真的有神降壇，那便顯然是迷信。許多扶乩，無非是乩手的動作。任何擅長寫點模稜兩可的詩句，自然就可以事後應驗如神，而事前則無人能確實解說。

王亭之有一次跟李世華去彌敦道一家道社扶乩，世華兄說，乩仙很靈，而且可以「心叩」。所謂心叩，即是不須將所問的事情說出，只在心中默祝，乩仙便會有所啟示。

於是王亭之也便心叩了。乩仙示以一詩曰：「笙歌爛漫可憐宵，東風楊柳萬千條。二十四橋須過了，玉人何處教吹簫。」

這首乩詩，明顯是用姜白石的詞句。然而，你說它主吉主凶呢？倘如說吉的話，「可憐宵」可以解為不吉，而且要過「二十四橋」，可以解為障礙重重，加上風拂楊花，自然可以視為「飄盪」與「流離」。但若說為凶，則詩中一片春景，而且「可憐」實在是「值得憐惜」之意，加上「二十四橋須過了，玉人何處教吹簫」，簡直是風流跳脫，瀟灑不羈，那就又可以解釋為「春風得意」了。

像這樣的「心叩」，乩手只須多讀點詩詞，自然屢發屢中，有何難哉。

王亭之後來沒有再去這間道社了，不過卻知道，後來乩仙親筆提點「李子世華」做董事長，盛讚他有仙骨，王亭之不勝羨慕。

王亭之那時正拜王子畏師之門，跟他學《虞氏易》。子畏師也是那家道社的常客。不一年，

他患上了肺癌，其令郎便走去扶乩了，乩仙開出一些藥方，而且說「不出十服，即可霍然」。於是子畏師甚為高興。

看看那些藥方，無非是補肺行氣之品，王亭之當時不敢說甚麼。只是過了七八天，子畏師就辭世了。

據說後來子畏師的家人去質問乩仙，為甚麼說可「霍然」但會死人？乩仙於是開示說：「王子心浮氣燥，但有仙氣，故我收之於左右，隨吾修煉。」如是云云，說了一大篇。原來是乩仙看中了子畏師，是故才不教他「霍然」。

像諸如此類的扶乩，真的可以說是信不信由你。王亭之在台灣，見到這類乩仙，自然就比香港更漪歎盛哉了。

有一次降乩，見到呂洞賓乩筆畫葫蘆，那乩筆蘸色蘸墨，揮灑如意，不一會，就畫成一幅小斗方，畫得還真的不壞。只是王亭之卻有一個疑問，呂洞賓是唐代人，那時的人，只識畫工筆畫，而如今那幅葫蘆，卻是大寫意的風格，是則莫非呂洞賓後來又拜吳昌碩為師，學寫意筆耶？仙人好學如此，王亭之不勝惶恐。

然而當時壇前百餘人，當畫幅高舉之時，莫不合什膜拜，王亭之還那裏敢說半個不字也。在台灣，還見過乩仙將一杯白酒，變成五種顏色——那又是一次很哄動的表演。

白酒斟在一隻高腳玻璃杯裏，是上好的「金門高粱」，酒很濃。當乩筆蘸下去時，只蘸三蘸，乩手便叫他的助手去「攪攪看」，助手如言，拿着根筷子一攪，白酒便變成黃色了。

於是乩仙再變，這次攪出來的是紅色；第三次攪出綠色；到第四次時，壇下的人偷偷猜測會變甚麼顏色時，王亭之口多，說：「一定是黑色。」還有人不信，結果證明王亭之先知乩仙的心意。旁邊還有人喃喃：「黑色多不好呀。」可是立即就有有人在解畫了：「你不曉得，由白變黑，正是仙人顛倒陰陽的作用。如果變其他的顏色，就不見得高明了。」當下人人信服。

只是王亭之卻曉得，用化學變化也一樣可以起仙人的「顛倒陰陽」作用。

酒精溶化了黃薑粉，一樣可作用成黃色；再加上鹼液，立刻就成紅色，這即是祝由科「清水畫符」的原理；倘如再加入硫酸鐵溶液，一定變成綠色；最後加點五倍子汁，那便非成黑色不可。白黃紅綠黑，剛剛是五個顏色，分別是金土火木水的色澤，倒過來看，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真是配合得很巧妙。當時壇乩中人便這樣解說過了，王亭之一邊聽，一邊佩服其人精通陰陽五行。

最靈驗的乩文

然而扶乩雖有術，畢竟亦有靈驗到令人不信的扶乩。王亭之生平所見，惟以民國廿二年（西元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二、十三日，在粉嶺馮其焯別墅所扶的乩，最為靈驗，前半段乩文且曾發表於十二月十五日的《工商日報》第三版。及見其事者，尚有馮公夏老先生健在，馮公今年已九十四歲。

當日的乩仙，自稱為諸葛孔明，然耶否耶固不得而知，但其為靈異則可以肯定。其時扶乩諸人問的是世事，因為當時中日戰爭已逼在眉睫，香港安危未可知也。

乩文一開頭就說——

「天數茫茫不可知，鸞台暫說各生知。世界干戈終爆發，鼠尾牛頭發現時。」

一九三七年丁丑七月（農曆六月），蘆溝橋事變，是即可謂「牛頭」也。乩文接着說——「此次戰禍非小可，鳶飛魚躍也愁眉。天下生靈西復東，可憐遍地是哀鴻，屍填溝壑無人拾，血染山河滿地紅。」

乩文的意思，自然是說世界大戰，非只中日戰爭。「鳶飛魚躍」，可以解作飛機與潛水艇。乩文接着便一一指出參戰的國家了。隱語用「離合格」，很容易猜得出，茲將乩文列後，並用括號註出所隱的國家名字，讀者當能一目了然。

「天下重武不重文，那怪環球亂紛紛。人我太陽爭北土（俄、日）；美人東渡海波生（美），十四一心人發奮（德）；水去西方啟戰爭（法）；晉有出頭寧坐視（普，指「普魯士」即意大利）；中央生草不堪耘（英）。」

這裏指出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七個主要參戰國（連我國共為八國），中美英法蘇為「同盟五國」，德意日為「軸心三國」，參戰兩大陣營的國家無一遺漏。只是乩文對「同盟國」多用貶詞（「海波生」、「啟戰爭」、「生草不堪耘」），而對「軸心國」卻反而用上正面的字眼（「人發奮」、「寧坐視」），有點是非不分，褒貶不明，這莫非那是「仙人作用」，非凡夫所能測耶。

下面一段乩文則夾雜說到戰後——

「切齒讎仇今始復，堅固金城一旦傾。除非攜手馬先生，馬騰四海似蘇秦，遊說辯才世罕有，掉他三寸舌風生。」

「金城」似指南京，為當時國府首都。「馬先生」應該是指馬歇爾。當時由美國出頭，派馬歇爾來華，主持「國共和談」。

所以乩文說——

「得與聯軍說事因，東人首肯易調停。」

此中「聯」即是「共」；「東人」明指「毛澤東」。和談以毛澤東為主，是當時令人不信的事。

乩文亦預言及「國共和談」失敗，因此說道——「青天白日由西落，五星旗幟向東生」。這兩句乩文簡直嚇死人，民國廿二年，應該連毛澤東都不知道有「五星旗幟」。至於「青天白日」，當然即指國民黨的黨徽。

至於如乩文說——

「二蔣相爭」蔣傷，兩陳相遇一陳亡」，馮公夏老先生說：「二蔣」是蔣介石與蔣光鼐；「兩陳」是陳炯明與陳銘樞，王亭之以為未必，竊謂「兩陳」是中共的陳毅與當時的副總統陳誠。而「二蔣」云云，至今未有確解。

乩文於是便轉入正題，說香港的安危了——「東土不如西土樂，五羊風雨見悲傷。水巷仍須是樂邦，諸生不用走忙忙，錢財散盡猶小事，性命安全謝上蒼。今宵略說言和語，留與明宵論短長。」

一般人以為這是說抗戰期間的香港安危，其實不是，乩仙蓋說中共建國以後也。大陸當然是「東土」，香港是英國殖民地，其為「西土」無疑，「水巷」則明指「港」矣。中共建國以後，歷年發動殺傷性相當大的運動，而以「文革」最為極至，當然香港「仍須是樂邦」，而廣州（其實包括整個大陸）則「風雨見悲傷」了。蓋若指抗日時期而言，則三年零八個月的香港，亦不是好日子也。

第二天，諸葛孔明繼續降乩，這乩文則預言中共立國，以至於其後發生的種種大事了。

乩文說——

「紅日落完白日落，五星燦爛文明國。中山傾頽草木殃，豺狼虎豹同一鑊。」

此中「紅日」當然指日本，「白日」則指國民黨，「五星」指中共建國（不要忘記，當時是民國廿二年！）「草木」指蔣介石與宋子文，稱國民黨官吏為「豺狼虎豹」，諸葛武侯可能是共產黨員！

以下的乩文是——

「兩重火土甚光明，士農工商皆有作，木子楊花真武興，小小天罡何足論。強反弱兮弱反強，王氣金陵黯然盡。」

這依然是說國民黨失敗，中共反弱為強，得以建國。此中「兩重火土」，似「共」字。「士農工商」似當日的「新民主主義」的「四大階級」。「真武」是「北方真武」，屬水，勉強可以說指「澤」字，「木子楊花」則可能落空。「天罡」之數三十六，國民黨立國三十六年已崩敗，是亦可謂乩文有準。

以下的乩文，有幾句泛泛之詞——

「故都陝地聚英華，文物衣冠頭尚白。氣旺南方出豪傑，克定中原謀統一。」
這依然是說中共由延安起家。湖南當然亦是「南方」。

然而，乩文卻驚奇地預言到文革了——

「佳人絕色自西來，弄權竊國氣驕逸。狐兔成群功狗烹，倒亂君臣誰與匹。」
這位「佳人」，非江青而為誰耶。「狐兔成群」自然指四人幫及其爪牙，「功狗」則是開

國功臣。民國廿二年的乩文可以預言及此，不能不令人嘆服，豈可謂扶乩一律偽作也。

還不只，乩文說——「太陽潛去霧雲收，萬國衣冠拜彌勒。」

「太陽」指「東方紅、太陽升」的毛澤東，他一死，文革就結束了。「彌勒」必為鄧小平無疑。四川是彌勒教、紅燈會的大本營。況且，鄧老總瞧起來也真像那大肚彌勒佛。

然而以下的乩文，卻似乎事情還未出現。王亨之只能靠估，各位讀者亦可以一齊估——

「治亂循環有定時，根樹生枝惟四七。」

中共於一九四九年立國，如四十七年，接近一九九七，這是對「根樹生枝」的香港預言。因為乩仙始終是向港人作指示也。

「老人星出現南方，紀念化為公正堂。西南獨立曇花現，飛虎潛龍勢莫當。」

「老人星」即是太白金星，「西南獨立」指川藏雲貴一帶耶，然而僅屬曇花一現，隨即為「飛虎潛龍」平定了。這會不會是「鄧後」的大陸情形呢，且拭目以待可也。

照乩文，將來中國大陸還可能攻台——

「聯軍東指成一氣，劍仙俠士有奇秘。水能剋火火無功，炮火飛機何處避。此是陰陽造化機，土意發明成絕技。」

參照前面的乩文，「聯軍」指「共軍」。共軍東指，其為攻台無疑，難不成還會打日本。這場戰爭可能出動到「核武」。因為「土意發明」的土，於五行中央，「核」便恰恰在中央。乩文接着說——「稱雄東土日已終，物歸原主非奇事。此時國恥一齊消，四海昇平多吉兆。」

異術殺人不用刀，偃武修文日月高，三教聖人同住世，群魔妖怪豈能逃。」

此中的「日」，到底是指誰呢？怎樣也不可能指日本罷。但縱然是「四海昇平」，卻似乎還有「群魔妖怪」以「異術殺人」，那就有陰謀詭計了。

以下乩文只能抄錄，讓讀者存記——

「可嘆草頭燒不盡，野外春風吹又生。宮門拔劍除奸佞，白頭變作赤頭人。田間再出華盛頓，造福人群是真命。此人原是紫微星，定國安民功德盛。執中守一定乾坤，巍巍蕩蕩希堯舜。百年世事不勝悲，誠恐諸君不及見，好將功果待來生，將相公侯前世善……（下略）。」

所略去的乩文，無非是訓勉之語，與預言絕對無關。然而乩文有「華盛頓」一語，亦大奇也。

扶乩源自「迎紫姑」

其實扶乩之術，起源於古代農村婦女的「迎紫姑」。相傳紫姑為管毛廁之神，所以廣東人即稱之為「屎坑三姑」，而且還留下一句俗諺：「屎坑三姑，易請難送。」用來譬喻有事求人，可是事後卻頻頻受到這人的需索。從前的衙差役吏，今日的黑社會，即是這類人。

迎紫姑，要祭掃把。掃把放在毛廁裏，對着掃把上香，然後喃喃祝禱，據說紫姑便會騎着掃把前來降壇。

至於怎樣占卜呢？玩過「碟仙」的人一定知道。無非是幾個人同時用中指按着一個小碟，小碟反過來擺，在碟底的一邊用紅硃畫一個箭頭。碟放在一張特別印製的紙上，一層層文字圓形排列，上面大概有三千多個字。

當紫姑來時，碟就會動，有時動得慢，有時動得快，然後停下來，眾人便看小箭頭指着那個字，將之記錄。這時，碟又繼續動了，如是循環，直至碟子停下來再不動，便算是得到了紫姑的指示——這些指示，有時是一首詩，有時是一句俗語，甚至有時只是一兩個字。

玩迎紫姑的多是未婚少女，據說紫姑未嫁，因此她就不高興已婚婦人。年紀小的男孩也可以參加，不過當請紫姑不來時，那些女孩便會責怪男孩子了。王亭之小時候，就常常成為給人埋怨的對象。不過貪好玩，給人埋怨也顧不得許多了。

王亭之只記得有一次迎紫姑，是請紫姑給「字花貼土」。

那時候，廣州的字花雖不普遍，可是亦不冷門，字花的主顧多屬婆媽、媽姐之流，在他們的慫恿下，師奶小姐有時便也下注一個幾毫。有一次迎紫姑，不知是那個小姐出的主意，居然便向紫姑攞料。

這一次紫姑的乩詩，王亭之記得很清楚，真可謂隔半世紀猶如半日。乩詩說——

「二八佳人似，十八孩兒卻是。那邊十字十字，一分離容易。」

這首乩詩給出一堆數目，起初便有人說，大家科款，依着數目去買。但是那時的字花並沒有編號，所以便拿出一本字花書來，其麼「四狀元」、「四夫人」、「四師姑」、「四和尚」、一一循序數下去。

正當她們數時，王亭之卻福至心靈，說道：「不對，乩詩原來是打字謎，謎底應該是元桂。」當時大家一想，立即同意——

「二八」瞧起來像個「元」字，但是卻不很似；「十八」是個「木」字旁，然後另一邊，兩個「十」字，給「一一」分離開來，那還不是「桂」字。

可是王亭之卻記得，那次的字花沒有中，家人猜測，是因為下注過重，嚇窒了字花師爺，真的是仙機不可洩漏。

扶乩始終有疑點

扶乩當然比迎紫姑要大陣仗。在神壇前設一木盤，漆以紅硃，盤上安一個木架，架起一枝丁字形的乩筆，盤中裝滿細砂。於是香煙繚繞，術者焚符請神，然後兩個人站在盤邊，一人一邊扶着乩筆，等候乩筆在砂上寫字。

這時候，正乩手將砂盤中的字逐一讀出，自有人在旁紀錄。副乩手反而輕鬆，他只是神色肅然，幫着扶乩筆而已。

有時候為了取信於人，卻叫兩個小孩去扶乩，此即所謂「乩童」矣。乩童要受過訓練，雖不識字，可是在乩盤中寫起字來，卻忽地龍飛鳳舞。尤其是有些扶乩的裝置，是兩個人站在乩盤後面，離得遠遠，扶着伸得長長的乩筆來寫，寫的字跟乩童方向相反，即所謂「逆書」。這樣一表演，便更加容易取信於人了。

只是有一點，王亭之曾留意過乩盤上的字，一律大草，有如畫符，真的無法辨認。乩壇上自另有人去認，一邊讀，一邊撥平乩盤中的砂，所以乩文其實可以由這個人口占出來。

還有一點，若主壇的乩手能詩，請來的仙人便亦精吟詩，否則的話，便只能扶出有如廟宇神籤般的詩句，半通不通，模稜兩可。所以王亭之對於扶乩一事，始終有疑，覺得還是迎紫姑好玩一點。

清代有一本書，名《仙壇花雨》，那就首首是很不錯的唱和詩了。

所謂跟乩仙唱和，無非是扶乩的人作詩一首，然後乩仙降筆，依韻和成一首，倘如參加扶乩的文人學士多，扶一次乩便可得數十首詩，因此，縱然此中有弊，也難為主乩的人有許多詩才。而今時的乩手，能此道者恐怕已一人沒有。仙還是往日的神仙，可是只須換一代乩手，仙人便立刻欠缺詩才，這也是乩壇中人無法自圓其說的事。

前輩乩手詩才好，可以舉一些故事來作證。

清乾隆年間，吳興祚任無錫知縣，他素來不信神鬼。一日，聞有一秦姓人家的乩仙多靈異，便逕自前往，那時恰好乩仙已降壇，自云是李太白。

吳興祚見是大詩人臨壇，便請道：「祈賜一詩。」乩筆判云：「吳興祚何以不拜？」吳答：「詩好則當拜。」乩筆又判：「題來。」那時適有一隻貓兒蹲在壇旁，吳便指貓為題。乩筆再判：「韻來。」吳興祚使用「九、韭、酒」三韻來為難詩仙。

誰知語音方落，乩筆已判成一詩。詩曰——

「貓形似虎十八九，喫盡魚蝦不喫韭。只因捕鼠大猖狂，翻倒床頭一壺酒。」

李太白的詩當然無此打油，只是能立時成詩，而且依所限的險韻，是亦可謂難能也矣。這個故事因此傳誦一時，只是不知當日吳興祚有沒有向乩仙叩頭。

金聖嘆的乩詩

清人傳說，金聖嘆死後亦為乩仙。

這位金聖嘆在清代大大有名，相傳當他出世時，母親夢見孔子抱着一個小孩，嘆一口氣就不見了，醒來旋即生產，因此便以「聖嘆」來做這孩子的字。——這個傳說有點靠不住，因為他名金人瑞，只是生性古怪，專喜歡發偏激的議論，尤其是論經論詩，總喜歡駁斥前人之說，所以他才以「聖嘆」為字，意思是連聖人見到他都會嘆氣。

後來他因為反對官府，夥合一群秀才，在文廟大哭，結果被捉將官裏去，罪論大辟，即是殺頭，這就是有名的「哭廟案」，也是清代對文人的大鎮壓。

金聖嘆臨刑前，對監斬官說，有一個萬金之秘要告訴兒子，監斬官貪心，准他的兒子見他，可是秘密要當着官說，金聖嘆答應了。及至兒子來到，他卻說：「花生米跟五香乾同喫，有火腿風味。這是萬金不傳之秘。」監斬官給他氣得半死。

他在山西曾留下一首乩詩，詩曰——

「石頭城畔草芊芊，多少愚人城下眠。惟有金生眠不得，雪霜堆裏聽啼鵲。」

以詩論詩，並不覺得好。不過他的一個朋友朱眉方，曾夢見他，他自言前生為杭州昭慶寺的和尚，如今做了鄧尉山的山神，鄧尉多梅，末句即指白梅花也。

清代彭玉麟扶乩故事

最饒有趣味的，是清代名臣彭玉麟的故事。在清中葉，他跟曾國藩、左宗棠一時齊名，兼且為官清正，又復恂恂儒雅，能畫梅花，故時譽甚佳。他的孫女，許配給俞陞雲，即俞平伯的祖父，未過門便已逝世，俞陞雲因此為她賦悼亡詞，詞寫得容情並茂，傳誦一時，成為佳話。至於彭玉麟自己，相信也有一段傷心往事，後來雖然娶親，卻始終懷念舊情，以致家室不和，所以他對俞陞雲非常同情云云。

彭玉麟一生剛介，少年時讀書於湖南衡陽的石鼓書院，結識了一位年長同學蕭滿。那時彭玉麟的家道困乏，蕭滿則靠替人撰寫打官司的狀詞賺錢，即俗之所謂狀棍。

彭玉麟既結識了他，便極力勸蕭滿鋤強扶弱，同時還幫蕭滿一起為弱者思量如何官司可以得直。兩個人，一時在家鄉便頗有正直之譽。

後來蕭滿忽然改習道家，又學會了扶乩，便邀彭玉麟合作。他焚符作法召神，彭玉麟則主持乩筆。蕭滿告訴彭玉麟，不必管那麼多，於扶乩之時，但凝神守一，當心血來潮之時，想到甚麼便寫甚麼好了。彭玉麟照着他的辦法，主持乩壇，他詩才好，時時福至心靈，婉轉說中了事端，有時甚至還替人開方治病，兩個人居然混出點小小名聲。

有一次，一個退休回鄉的大老，媳婦患病纏綿三年，看盡衡陽的名醫都不見效，聞蕭彭二人的乩壇診病有驗，於是親自去為媳婦求醫。彭玉麟見到，心中十分忐忑，因為此人既有身份，

而且他媳婦的病早已傳遍衡陽，衡陽許多乩壇都為他開過仙方，一不見效，給他一傳，乩壇立即衰落，如今來到自己的乩壇，真是十分難以應付。

彭玉麟拿着乩筆，躊躇難下，蕭滿已經催過三道符了，再拖延不得，只好先勉強在乩盤上判一個「降」字。乩筆又徘徊良久，彭玉麟始終不敢下藥，於是又隨手判一個「下」字。

那大老見乩仙指示「降」「下」，便跪在壇前說：一向以來，各位醫家只主張用補，亦有主張發散，從來沒人用「降氣攻下」之劑，媳婦久病體弱，恐怕受不了猛藥，是故還請乩仙斟酌。

彭玉麟當時聽見，心想，他亦說得有道理，那倒不如將計就計，就開出連太子都吃不壞的方劑出來，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好了，於是便運動乩筆，成一詩曰——

「無端惡疾到心頭，老米陳茶病即瘳。持贈與君唯一味，會看病起下高樓。」

那大老見到乩詩，疑信參半，當下循例謝過乩仙，也便去了。

彭玉麟應付過那大老之後，心中一直不安，幸而過得兩三天，未聽見有壞消息，心想，事情應該算是應付過了。

誰知再過十日八日，那大老忽然遣人送兩張帖子來，說是「潔樽候教」，還備下了轎，帖到人去。彭玉麟跟蕭滿兩個，心中懷着鬼胎，只好上轎。轎直到轎廳，家人掀開轎簾，請老爺下轎，彭玉麟一望那家人，十分恭敬，當下也便安心了。

進到客廳，只見那大老早已降階相迎，還未坐定，那大老已抱拳相謝，說道：「猶女纏綿病榻三年，不圖得仙家指示，吃老米陳茶，居然十日不到就好，因此特備水酒恭請，且邀四五

位鄉紳作陪，謝謝兩位先生的神術。」

彭玉麟這時真覺得僥倖，也不明白老米陳茶為甚麼竟然可癒宿疾。只是就此一宴之後，兩個人扶乩的名聲便十分響亮。他們兩個窮秀才，一邊讀書，一邊以此為副業，真不無小補。

忽一日，彭玉麟正在書院讀書，卻見縣中的銜差持着知縣大老爺的名帖急請。那時衡陽縣的知縣名金日聲，官聲相當好，且又愛士，許多窮秀才都能得這父母官一請為榮，所以見到名帖，自然高興。可是動問之下，卻知道原來是金大老爺請扶乩，因為他的三歲孫兒誤服鴉片。然而三歲小孩何以竟會誤服呢？

原來合當有事，金知縣的孫兒患病，自然延醫診脈處方。家人依方煎藥，至藥煎好拿進上房來時，那小孫子卻剛好熟睡，金知縣的太太老人惜嫩孫，便對媳婦說：「且讓他再睡一會罷，不要吵醒他喝藥了。」

金老太太便命女僕把藥拿回廚房，放在飯甑上。意思是保持藥暖，好待孩子一醒來便餵他喝。當時大戶人家，飯甑的灶長期生火，目的就是要起茶水來方便。

及至孩子醒來，便命人取藥了。藥到給孩子飲，那孩子只一呷即便大哭，不肯飲藥，金老太太只道不肯飲藥是小孩常情，因便跟媳婦二人夾手夾腳，強灌那孩子喝了。喝到一半，只見碗底黑黑濃濃地半碗膏，金老太太便埋怨媳婦，倒藥時也不把藥渣瀝清。媳婦卻辯道，藥是自己親手瀝的，藥渣還在竹篩裏。金老太太叫人把竹篩拿來看，果然半篩藥渣，當下也心中覺得奇怪。

那婆媳兩人正在驚疑，床上的孩子卻忽地臉色驟變，縮手縮腳，昏厥過去。婆媳兩人大驚，連忙喊請醫生，這時連金知縣也慌了，命差人即刻帶原來那醫生來，另外再請兩三位名醫。不一會，原來那醫生已到，診診孩子的脈，再看看藥碗，便跌足道：「這是鴉片煙膏啊，那裏是藥，這麼一碗鴉片，沒得救了。」

金知縣聞說孫兒服的是鴉片，也大驚失色，一邊急忙請幾位醫生設法，一邊着人去廚房查，為甚麼藥湯會變成鴉片煙。

醫生還未忙完，鴉片煙的事已經查清了。原來金知縣的廚夫有煙癮，卻貪便宜，只買生鴉片回來自己炖，蓋生鴉片不能吸食，必須煮熟，講究的人用銅鍋來煮，貧窮的人便拿瓦碗來炖，這已經是慣例。

看官，這其間又有甚麼分別呢？原來用銅鍋來煮，可以煮出許多煙渣，這些煙渣必須棄掉，煮成的鴉片煙膏就純了。如果拿來炖的話，煙渣卻炖不出，而且煙還有水氣，抽起來便不香醇，講究的人自然不取。

也是合該有事，金老太太命人在飯甑上炖藥時，那廚夫卻正炖鴉片煙，兩個碗又同一花色，並排在飯甑之上，後來女僕去取藥時，也是一時大意，隨手拿起一個碗就走，卻不道便錯拿了那碗鴉片煙，就這樣給拿來餵孩子喝掉了。

只是事情雖然查出來了，卻也於事無補，當時幾個醫家診脈商議，一致推搪不肯下藥，金知縣急到不得了，卻忽然想起，彭玉麟跟蕭滿扶乩診病有神效，當下便立即叫家人拿着自己的

名帖，急急去請他們二人。

那些醫家見事不關己，一個個便也告辭溜走了。

且說，彭玉麟當時聽見知縣的家人道出始末，便不願意去了，因為三歲孩提喝下半碗鴉片，此事非同小可，怎樣處方，實在沒有把握。因便推搪道：「扶乩要靠蕭老爺焚符請神，蕭老爺不在，我一個人實在沒有辦法。」

然而事卻湊巧，彭玉麟正在推，那蕭滿卻已蹙着腳回到書院來了，彭玉麟只好怪蕭滿，若遲到一兩個時辰才回來，說不定孩子捱不住，自己就脫了關係。

當下，兩個人去到縣衙，只見金大老爺早已官服伺候，堂前且已設香案，連乩盤乩筆都準備得齊整。看見這樣的情形，自然再沒得推辭，只好硬着頭皮上。

那時自然是蕭滿焚符，彭玉麟扶乩，他扶着乩筆，盤旋良久不敢寫字，金知縣已跪在香案之前虔誠祈禱。也真是鬼使神差，此時彭玉麟腦海之中，卻浮現出一個藥名出來，因不顧三七十二一便信筆寫道：「蓖麻子一兩」。

金知縣叫人立刻去藥店買藥，又留二人在縣衙，茶點伺候，提防變卦。他們兩個一邊吃點心，一邊心中惶恐，然而不一會，後堂就有家人來報，說小公子灌藥之後大吐，已經醒過來了。金知縣聞報大喜，竟對兩人一揖到地，稱謝不已。

那時，連彭玉麟自己也覺得事情奇妙，當下自然心中暗喜。

經過兩次扶乩治病有效之後，彭玉麟的乩壇自然聲名大噪。後來他以軍功起家，一路扶搖

直上，官拜封疆大吏，他家鄉卻還傳着他扶乩的故事。甚至後來他告老歸田，族人還居然有人跪着央他扶乩治病，他當然不肯再幹，然而亦不諱往事，自道這兩次扶乩實在是誤打誤撞，也不知是真的乩仙有靈，還是病人命不該絕。因此事情的本末也就流傳下來。

如果事情發生在今日，彭玉麟一定自稱有「異能」，明明白白有兩件誇得口響的事情做證，還不真確耶。再上上電台電視，搞得幾搞，包保就連他自己都會相信自己真有「異能」，不過「異能」不常有，要甚麼甚麼情況下才出現。通常是乞靈於酒，酩酊酩酊，「異能」也就來了。

平心而論，像彭玉麟的扶乩，說是「異能」亦未嘗不可，因為雖非真的有乩仙降筆，但畢竟彭玉麟是發揮了自己的潛意識，人的潛意識有很奇妙的作用，至今科學尚未能解釋，所以將人在逼迫時的潛意識作用，稱之為「異能」亦未嘗不可。許多喜歡炫耀「異能」的人，或靈或不靈，照王亭之的看法，跟其是否心情逼迫很有關係，你愈不逼他，他就沒法子了。

扶乩是否可信，恐怕亦跟乩手的精神狀態有絕大關係，至於說實有乩仙，那就非王亭之所知矣。

宋代的山陽女巫

在宋人筆記《宋朝事實類苑》中，記有一個山陽女巫的故事，便很可以說明，凡扶乩之類實是在出於心靈感應。

故事說，山陽有一女巫，能知人禍福休咎，而且來問的人不必出聲，她見人即答，所答亦必道中其人心中的疑問。以此之故，一時聲譽鵲起。

有大戶人家請她來問事，見他時，大戶正在下圍棋，便數一把棋子，用手攏着，問女巫手中有多少枚棋子，女巫一口便答出來。

主人又隨手拿起一把棋子，依舊用手攏着，這一回，女巫便答不出了。

由此知道女巫其實是靠感應來回答問題。問者心中想着甚麼，女巫感應到了，所以便能依感應來作答。當隨手拿起棋子時，連主人也不知道棋子的數目，女巫是故便亦不知。

故事接着說，主人家的書房中有一皮箱，裝着《大般若經》一百冊，主人隨手指着箱子來問女巫：「裏面藏着甚麼東西？」女巫凝視良久，答道：「空箱也。」

主人大笑，再問：「你看清楚點。」

那女巫果然再凝視一會，然後搖頭答道：「你不要騙我，分明是個空箱。」

那時的人解釋道：《大般若經》說的是「空性」，所以女巫便感應到「空」，所以答是空

箱。這個解釋其實並不合理。

王亭之認為，那山陽女巫其實已經感應到箱中裝的是《大般若經》，但是，她先前猜不出人家隨手抓一把的棋子數目，為了補鑊，所以這一回她便作狀，堅持所猜是個空箱。她知道主人家信佛，這樣做，便可以討主人家開心，認為有「天龍八部」護持經典。

誰知那主人家更進一步，居然說，《大般若經》說「空性」，因此女巫便說是個空箱了。由是可知，佛家說「世間極成」，真的有點道理。許多事，當事人根本不必自己做解釋，世人自然會替你解釋得頭頭是道。這就是所謂「極成」了。

扶乩是很典型的「世間極成」。隨便幾句乩詩，可以這樣解也可以那樣解，到事情發生之後，世人自然就會將乩詩作出圓滿的解釋。

不過，彭玉麟的扶乩故事卻有點例外，隨手開方治險症，居然能獲奇效，那便是彭玉麟自己的感應，這感應純出乎自己的一心，並不去「感」當事人一點甚麼，所以在方術的層次上，便比較高一級。

如果用現代語言來說，我們可以這樣表達：山陽女巫是靠感應當事人的腦電波，而彭玉麟則高一點，是靠自己腦潛能的發揮。

一切方技，都可以用這兩個原理來解釋，只不過扶乩則表現得更具體一點而已。若超出此兩原理之外，方技便有如騙術。

廣州城頭的馬桶陣

近世紀扶乩的最大笑話，是清末兩廣總督葉名琛，因英兵攻廣州，扶乩問呂祖，結果呂祖指示，將馬桶擺上城頭，即可抵禦英兵的大炮云云。

據說，起初擺這「馬桶陣」時，果然收效了一天，因為英兵用望遠鏡望來，只見城頭擺着一桶桶東西，不知是甚麼，因此不敢造次。第二天，試放一炮來看，「馬桶陣」便立時穿崩了。幾個鐘頭就把廣州攻陷，因為城頭除了馬桶之外，更無清兵列陣抵抗。

這一回，可以肯定那乩手毫無感應，只是認為英夷的炮火無非只是「邪術」，破邪術，最傳統的信仰便是用糞便、黑狗血之類去破，因此他便大着膽子，替呂洞賓來出主意。又恰巧碰着個顛頭大吏葉名琛，居然信以為真，結果鬧出一場笑話，成為國恥。他那「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在他自己還以為恪遵呂祖的訓示，「英夷百日必退」，在英國人看起來，則可謂莫名其妙。

所以有些扶乩不只可以害人，簡直還弄到喪權辱國，那便是乩手之過了。

「六一事變」與扶乩

民國初年，廣東的「南天王」陳濟棠，宣布獨立，反抗中央，此即所謂「六一事變」，整件事情也牽涉扶乩，真可謂匪夷所思。對於這件事，現代史家唐德剛先生有第一手資料的敘述。

現在，把唐德剛的記述節錄如下——

所謂「六一事變」，跟「西安事變」一樣，都是以「抗日救國」為號召，反對蔣介石「南京中央」的「兵諫」。只不過六一事變是陽謀，西安事變則是陰謀。

搞六一事變的人，是「南天王」陳濟棠跟桂系首腦李宗仁與白崇禧。他們擁兵數十萬，械精餉足，還有飛機數十架，陸空兩軍的力量不遜中央。而當時蔣介石則外憂內患頻仍，既須應付日寇，又要應付紅軍，還要對付學生運動，陳李兩個兩廣頭腦一商議，便決定來一個「陳李濟」，乃於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一日通電，領兵北上抗日，實際上是去打南京政府。

在事前，陳濟棠曾經扶乩，乩仙降壇，批下「機不可失」，陳濟棠大喜，立刻決定把握時機，以為這樣一來，自己便可以由「南天王」一躍而統治全國了。

結果，七月四日那天，粵軍空軍全部駕機投奔中央。「機」居然「失」了！

接着，粵軍第一軍長余漢謀陣前起義，反陳擁蔣，李漢魂「掛印封金」隻身飛往南京。空軍既失，陸軍亦叛，南天王只好倒台，任蔣介石接收廣州。

這樣一來，人人都說扶乩有靈，只是事前不解「機不可失」之意而已。誰知這件歷史背後，

卻還有不為人知的內幕。

影響「六一事變」整件事的，原來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湖南人劉廷芳。他跟當時的湖南省主席何鍵是朋友，但卻從商不從政。

當時的局勢，湖南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若湖南附和兩廣，則兩廣便可兵不血刃，直下武漢，再來一次「寧漢分立」，統治半個中國。如果湖南站在中央那邊，那麼，憑其實力亦足以阻兩廣之師。

那時兩廣所恃的是有一個李品仙，他跟何鍵同屬唐生智的舊部，有交情，所以事前李品仙便飛去湖南，跟何鍵有所密謀。何鍵一時決定不下，便找劉廷芳來商議。

劉廷芳也非等閒之輩，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回湘主持湖南省銀行。一九三一年在湖南跟蔣介石見過面，且曾設私宴招待蔣氏夫婦，其時劉廷芳纔三十一歲，真可謂未到中年已得意，跟古人的「三十封侯」相差不遠。

劉廷芳參與何鍵的密謀，自然力主向中央表態。於是他便親乘水上飛機，由漢口飛南京晉謁蔣介石。以後，蔣介石索性撥了當時的「美齡號」專機給他，讓他僕僕風塵於寧漢之間，替兩邊溝通。這樣一來，就影響到余漢謀了。余漢謀知道，何鍵如果力阻粵軍北上，粵軍便難打下武漢，籌謀一番，終於決定歸附中央，陣前起義。——「機不可失」之機，原來是「美齡號」專機。

據劉廷芳自己說，他當時還影響到蔣介石，決定化錢收買粵軍的飛機。劉廷芳自己雖然沒

有參加佈置，也不知蔣介石用甚麼辦法，總之，飛機是給他收買過來了。

所以劉廷芳實在是中國近代史中的一位關鍵人物。如果沒有他，民國二十五年便可能已經打起「寧漢內戰」。這樣一打，抗日陣營便會自亂陣腳，日本人乘機收買，說不定大漢奸就不是汪精衛。而抗日陣營既亂，歷史便亦可能改寫。

中國五千年來，實在有許多歷史事件，結局可東可西，只繫在當事人的一念。像「六一事變」，如果何鍵不是問計於劉廷芳，或劉廷芳不見知於蔣介石，那麼，劉廷芳就不足以影響歷史，陳濟棠扶出來的乩文「機不可失」，恐怕便又將有別解。

所以我們解釋歷史，往往只能歸諸「氣數」。氣數未盡，便往往由一小事件就可以挽回全局，氣數若盡，則大好形勢也會慢慢蕭條，終於弄到成為亂局。

這些氣數，神仙亦未必知道。蓋神仙云云，充其量只是「靈鬼」而已。

當日替陳濟棠扶乩的乩手，也許真的以為是「機不可失」，看好「陳李濟」，結果乩文卻可生別解，這應該是連神仙都失算的事。尤其是神仙未必知道有劉廷芳也。

彝族文化與方術的關係

扶乩的意念，當然是來自請神。至於請神，則是古老風俗，正式有歷史文獻可稽，在於夏代。夏代之前，當然亦必有此，大概人類畏懼自然，將自然神化，那時便已有跟神靈溝通的慾望。有些人為了滿足這慾望，結果就成為「巫」這一行業。

在二十世紀，還可以看到夏代女巫的影子，因為我國的西南彝族，即是夏民族的子孫，他們的老祖宗給商民族打敗之後，漸漸便遷徙往雲南、貴州一帶，聚居於金沙江邊。

一向以來，民俗學者沒有太重視彝族文化，只是搜集他們的民間故事，發現他們也有洪水傳說，同時故事中還有一對兄妹，叫做「伏羲」和「女媧」，因此感到大為奇怪而已。

五十年代，王亭之還住在廣州，根據一些資料，寫成一篇《伏羲的葫蘆》，這文章當時頗為一些人注意。那時，王亭之就懷疑彝族文化，其實是很古老的漢文化。

到八十年代，一些漢化了的彝族學者，開始系統研究彝族文化，出版了一套《彝族文化叢書》，才肯定了他們是夏民族的子孫，由此知道「十二獸」紀日的方法，也弄清了「十二生肖」的來源，最有趣的是找出了一些資料，證明古代陰陽家跟道家所承繼的文化，如今還保存在彝族文化之內。

彝族自稱為「羅羅」。大漢族把「羅」字加個「犬」旁，稱之為「獯獯」，侮辱得很。「羅」是甚麼呢？原來是彝語中的「虎」，所以「羅羅」也者便即是虎的子孫。

這樣說起來，夏民族的圖騰自然是老虎。他們由中原遷到烏蒙山，還把烏蒙山叫做「敖羅奔」，意思是「祖虎山」，亦即以老虎為自己的遠祖。商民族以鳳為圖騰，周民族以龍為圖騰，夏商周三代，龍虎鳳俱備，實在即是漢文化的主要構成因素。

伏羲其實真的是夏民族的老祖宗。「伏羲」二字，古代的寫法是「慮戲」，兩個字都有「虎頭」，因此足以證明，伏羲這個「先民」，乃虎圖騰的夏族人也。

現在我們還流傳着「祭白虎」的風俗。有些「沖犯太歲」的人（如寅年，凡巳年出生的人便沖太歲，寅年生人則犯太歲），在正月便要祭白虎，即是將一片肥豬肉貼在白虎的嘴上，這個風俗的來源，大概來自夏民族對祖先的崇拜。

如今的彝族，對祭祀祖先還有一套儀式，由「畢摩」（祭師）主持，祭祀得非常隆重，認為可以消災降福。

在儀式中便有一場舞蹈，由披黃衣的祭師戴上虎頭面具來跳。主人家祭之以酒肉，所以祭虎即是祭祖。

彝族的歷法也用虎來計算。他們把一年分為十個月，每月三十六日，是故一年便只有三百六十日。餘下來的日子怎麼辦呢？彝民把這幾天稱之為「過年日」，不算在月份之內。

詩經《七月》中，「七月流火」之後，數到十月就不數了，然後就「一之日」、「二之日」怎樣怎樣。過去解詩的人，怎樣都解不通這些「一之日」是甚麼意思。如果知道彝族文化立刻便會明白，十個月過完，便是「過年日」，顯然這些「一之日」之類即是「過年日」也。不懂

彝族保留下來的夏文化，便連《詩經》都讀不懂。

彝民每月的三十六日，分別用「白虎」、「小虎」和「黑虎」來計算，每虎管十二日，如初一為白虎頭，初二為白虎耳之類，至十二為「白虎回」；十三則為小虎頭，至二十四為「小虎回」；二十五為黑虎頭，至三十六日為「黑虎回」。此中最兇的為初四，是日為「白虎口」，所以祭白虎的人，從前必揀正月初四去祭。這個風俗，可以追溯至四千年前，真的令人不敢相信。

白虎和黑虎連結在一起的圖案，原來即是我們視之為非常神秘的「太極圖」。有些人將「太極圖」看成是黑白魚，大誤，是老虎才對。

由此可見彝文化跟方術的關係。

所以中國的原始道教，實在跟伏羲很有關係。大概伏羲時代即有「虎曆」，用白、小、黑虎的頭、耳、眼、口、心、掌、腰、肝、肺、腳、尾來記日，一個月有三十六日，兩個月（七十二日）即為一季，而一年則有五季。這樣就可以解釋曆法跟「五行」的關係。

如今陰陽家將五行分配四季，春配木、夏配火、秋配金、冬配水，都好配，可是土呢？沒法子，只好「散之於四季」，即將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前的十八日，配之為土。這樣分配十分之勉強。原來夏民族的曆法是一年有五季，因此春夏中秋冬，恰恰就配上木火土金水，而且是相生的關係——春木生夏火、夏火生中土、中土生秋金、秋金生冬水，然後冬水又生春木。

所以比較起來，「夏曆」的確比如今的陰曆較合陰陽家使用。至少，在應用《易經》的場

合，用夏曆便要比用陰曆要易於配合。《易》曰：「七日來復」，對這句話，有許多穿鑿附會的解釋，如果知道夏曆，六六三十六日為一月，即是每月可以分為六個「六日」，配合一卦有六爻，那麼到了周代，便會說：第七日即是另一循環的開始。——這才是「七日來復」之意。而「先儒」的所有解釋，都無非只是他們一己猜測之詞，而且完全猜錯。

彝族巫師懂下蠱

彝族的祭師管祭祀、禳解、求福，屬於正派，巫師則既能用巫術治病，又能下蠱令人生病，則屬於邪正之間。這些祭、巫之術，應該亦即是夏代的文化。

王亭之見過一次彝族巫師下蠱。中蠱毒的人，是王亭之的族伯，他去雲南做官，退休下來卻不返廣東，仍然跟在雲南娶的妾侍住在雲南，且生有子女。

及到老年，卻忽然想落葉歸根，便只帶一個老僕人返回廣州。回來後才三四個月，就突然患上一個怪病——頭頂生一個瘡，瘡形很像一隻蛤蟆的頭，而且依稀還有眼睛，看起來很恐怖。他自己知道自己的事，認為一定是那雲南妾侍使人落蠱了，心中很不忿氣，認為自己留下半份身家給她，她還要下此毒手。

當時，曾經請過很多術士來醫，包括祝由科在內，都無法醫好，那蛤蟆頭卻愈長愈紅，愈紅愈痛，痛不可當。

有道家認為紅屬火，必須用水來剋，因此日日用咒水來洗，誰知卻愈洗愈紅，簡直紅到像硃砂一樣。

幸而先父紹如公卻識得三教九流人多，有一個專營雲南普洱茶的朋友，跟彝族巫師很熟，他記起，有巫師曾送給他一根「解蠱針」，因此便拿出來讓那堂伯試。當年王亭之也看過那枚針，只是比頭髮稍粗，長四五寸的一根金針。

解蠱針雖有，卻怎樣使用呢？

先父紹如公他們不知怎樣商量出一個方法，拿着針，往那蛤蟆頭上刺，試試甚麼地方痛，甚麼地方不痛。後來試到，沿着蛤蟆頭貼肉的地方刺，就不痛，這樣圍着刺了一匝，蛤蟆頭就由紅變白了，於是證明解蠱針有效。

後來據說是刺針之後敷膏藥，當換膏藥時，竟整隻蛤蟆拔出，從此瘡口便結痂平復，後來還長回頭髮。

這一宗事件，說起來真有點嚇人。不過那解蠱針卻亦很神秘，那到底是一根普通金針呢，抑或是經過巫師作法的金針。這便始終成為一個未解之謎。

只有一點可以肯定，彝族巫師下的蠱，大概一般只發「瘍科」的病，即如生瘡之類，因為如果是發內科症，例如腹內生蟲之類，那根金針顯然就不管用。

古人說：「皿蟲」為「蠱」，即是將百蟲之類置於皿中，任其相食，剩下來的蟲便即是蠱。這樣的蠱，藏之以咬人，讓人中毒。這樣一來，當然便是瘍科的症候了。

可是亦有一說，若將蠱蟲焙為灰，用其灰來混入飲食之中，亦可令人治病，那應該便是內科的症候了。

這種下蠱的方法，大概即是夏民族的傳統巫術，不同東南亞那一套。文化不同，連下蠱的形式都會不同。

大馬巫師「下降頭」

關於蠱毒，最神奇者莫如東南亞一帶的「下降頭」。這類降頭，下之無形，病發亦無形，到底是甚麼一回事，恐怕如今的科學家實在無法解釋，只能說是病毒或細菌。

然而下降頭的人，可以定出發病之期，例如一個越南妹跟你說：「你三個月不回來，就發病了。」則發病之期一定不會拖到第四個月，是則降頭師是怎樣控制病毒與細菌的發作呢？這顯然很難加以解釋。

若勉強解釋，則如倪匡所云，「他們計算得出細菌與病毒的繁殖率，繁殖到一定程度就會發病。」這其實只是他寫科幻小說的說法，倘若真的要算繁殖率，便須嚴格的控制，試問，又如何能嚴格控制人體中的細菌繁殖呢？

而且，有一些降頭完全與疾病無關，降頭的作用在於控制人的心念，這就不但可怕，更可謂匪夷所思矣。

這種降頭，可謂為高級降頭，舉出實例者為齊桓老大的朋友，在大馬任「上議員」的葉炳。有一年，齊桓約王亭之遊大馬，葉炳上議員招待。葉炳信佛，但亦信巫術，他帶王亭之去過一巫婆的道場，可謂光怪陸離，滿天神佛，然而王亭之卻注意到，那巫婆所供的一個神位，赫然竟是下茅山的祖師，當時王亭之沒有作聲，隨喜一番，即便離去，但這件事卻給王亭之很深印象。

一次遊怡保，坐着葉上議員的平治車，由吉隆坡出發，沿途在小鎮停站，喝咖啡，吃貴刁，順便欣賞一路的風光，可謂十分舒適。在途中，葉炳便說出一段下心理降頭的故事——

怡保火車站以燒雞馳名，小販拿着燒雞，在火車車廂外兜售，乘客也時時買一隻在旅途中吃，一時成為本地風光。

賣燒雞的小販，有一家很受人注意。媽媽是本地人，長得極醜；爸爸是個洋人，雖然粗衣短褲，骨格卻相當瀟灑，帶着幾個孩子，爬在火車窗框上兜售燒雞，許多人都樂於光顧，因為都知道這家人的背後，有一個二十世紀的巫術故事。

原來這洋人是個法國工程師，公司派他去怡保看工程。離怡保時，在火車站碰到一個女小販邀他買燒雞，他一看那女小販的樣子，覺得噁心，一時不合，竟「呸」一聲吐一篤口水在地上，然後揚長上車。

這一「呸」，便「呸」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端。

卻說，火車已到吉隆坡，那法國公司已派車在火車站相接，誰知那法國工程師只把公事包向接車的人一塞，便甚麼也不理，坐回頭車竟向怡保去也。

事出突然，嚇到接車的人不知發生甚麼事，只好回公司向上司稟報。

那法國工程師坐火車回到怡保，車一到站，那賣燒雞的女小販已經在等候，人雖醜，也打扮得花枝招展。

那工程師一下車，二話不說，竟然立即向那馬來醜女求婚。當夜就住在她家中，第二天補

行婚禮，宴請親友。

第三天，法國公司已派人來尋訪，說他們已經結婚，望望男的，望望女的，真是無論如何都不會相信。男的是大學畢業生，女的是個文盲；男的出身法國，女的是馬來西亞的鄉下女；男的英俊，女的醜陋；更奇怪的是，他們兩人連言語都不溝通。但是，看見他們卻一派相親相愛的樣子，實在莫名其妙。當時極力勸那工程師返回吉隆坡，說好說歹，他就是不肯，說寧願從此終生住在怡保。

公司沒辦法，立即請他的法國家人來，再一齊去怡保勸駕，父母一把鼻涕，一把眼淚，怎樣都說他不服，他不理前途，一於要留在那馬來醜女的身邊。

這應是巫術的關係了，馬來人都說這法國工程師一定是中了「迷魂降」，然後才會對這馬來醜女如此傾心。因為這時在他心目中，這馬來醜女已經是天仙一般的美女。他平時潛意識中一切美人的印象，在這馬來醜女身上都變成現實。也即是說，他已經生活在一個夢一般的世界。

法國工程師既中了迷魂降，法國人只好收拾起他們的科學，向巫術投降，因此便四出向馬來巫師求救。經過詳細打聽，有人曾在火車站看到那法國工程師見到賣燒雞的馬來醜女，曾經「呸」一聲吐過一口口水，所以馬來巫師都肯定，一定是醜女將口水連泥刮回家去施術，只幾個鐘頭，就令到那法國工程師將她當成美女。

可是這些馬來巫師再一打聽，卻人人都拒絕接這宗「解降」的生意。為甚麼呢？原來這馬來醜女的出身非同小可，她的父親雖然已經去世，但生前卻是馬來巫師的頭頭，門下弟子甚眾，

潛勢力依然很大。因此他女兒下的降，便沒有一個人敢去解。誰肯為一筆酬勞，去跟同行為敵呢。

有些馬來巫師便勸法國人說，只要那法國工程師自己覺得妻子漂亮，婚姻幸福，那就不必由旁人去替他抱不平。

那家法國公司的人，以及那工程師的父母想一想，也真的很對，當事人既然已經生活在夢境之中，就真的不必逼他重回現實生活。當時公司給那工程師一筆錢，便再干涉他了。父母也只好接受這個醜媳婦。

工程師跟醜女用那筆錢買了一間屋，從此生活下來，兩夫婦依舊在火車站賣燒雞，十多年便已經生下兒女。那法國佬真可謂此鄉樂，樂不思巴黎矣。

古代妓女「厭勝」術

像前述下迷魂降的事，我國古代的妓家亦有，只不過不像馬來醜女的迷魂降那麼厲害，她們稱之為「厭勝」。

相傳妓家皆祀有一神，看起來，神像似關帝，只是左手持刀，不細看，不會看出分別。江南有巫師出售這種神像，同時於神像安坐之日，還要請巫師作法。

神像之下，坐着一大疊手帕。妓女要迷人，先把手帕挾在腋下，跟她要迷的人喝酒，然後找一個機會，讓手帕掉在地上，叫要迷的人替她拾起，再作打情罵俏狀，將手帕朝那人兜頭蓋下，只這麼蓋一蓋，據說此人從此便會對施「厭勝」的妓女傾心，言聽計從，再也離不開她。「厭勝」的效力據說為一百日，所以一百日內，妓女如果還想繼續迷這個人，便又須找機會再施術。

這「厭勝」之術傳出來之後，飲花酒的人，便不肯替妓女拾手帕，亦以被手帕蓋頭為大忌。妓女碰到老嫖客時，便也不肯犯人之忌了。

然而我國妓女的這種迷魂降，顯然只是小兒科，而且恐怕亦只是嫖客間的傳說。若跟大馬怡保那燒雞巫女相比，真的是小巫見大巫。

不過無論如何，迷魂降總不能用病毒和細菌來解釋。即使說是改變人家的腦電波，亦可謂十分牽強。人的腦電波，怎可以由外力完全改變也。

宋代下降頭奇案

宋代的江少虞，記載一件他親身經歷的事，涉及降頭，而且言之鑿鑿。

他在京師任職於中書省時，見到一份奏牘，說及雷州有鄉民為人下降頭而死。其情形如下：當地有一個巫師，能夠對着一塊熟肉來唸咒，咒一兩時辰，熟肉便會變為生肉，再咒下去，生肉居然能動，動久，肉竟變回為原形，牛肉還原為牛，羊肉還原為羊，當然不似牛羊之大，只是似那塊肉那麼大的一隻牛羊，具體而微。

更奇怪的是，下降頭的人再咒下去，則這隻小牛羊又變回為生肉，再變回為熟肉。將這熟肉給人吃了，其人即便中降頭，降毒發作時，但覺腹中有物在動，恰似《西遊記》中的魔頭，將孫悟空變的蒼蠅吞入肚內，孫悟空在肚內打觔斗、豎旗竿、盪鞦韆，中降的人痛得死去活來，只好向下降頭的人求救。那時，巫師便跟人分身家了，視來人的貧富，開天殺價。如若不跟這巫師交易，過兩三天，中降頭的人便會腹裂而死。

巫師作惡多年，終於為地方官拘捕。在嚴刑催逼下，巫師且當庭作表演。當時且曾詳細記錄其咒語，卻無非「東方王母桃，西方王母桃」兩句，旁人同樣誦這咒語，則一點都不生效。——這宗案件，於宋代被視為奇案，當時的道家極力否認巫師所用的是道術。

華巫巫師大門法

雷州於古代為南蠻之地，又有僑人聚居，因此流傳古代的巫術並不奇怪。曾有一馬來巫師告訴王亭之：東南亞一帶的巫術，其實都有中國古代巫術的成份，只不過加上土著的傳統巫術，因而便分成兩大派，一派流行於越南緬甸一帶，一派流行於馬來西亞及印尼。

如今看江少虞所記的宋代故事，則此巫師之言應該亦有根據。再說，前文提到王亭之曾於一大馬女巫家，見到她居然供奉下茅山祖師的牌位，那就更可猜測，他們的巫術實有中國巫術的成份。中國巫師有盤踞於中原者，則其巫術便比較文明，或者滲透了道家的成份。若於古代即移往西南一帶，那便成為西南少數民族的巫術。

這西南一帶的巫術，再向南移，便影響了越南緬甸，向東移入福建，再移海外，便影響了大馬以及印尼。

但是，中國的巫術雖移入海外，卻亦分門分派，有些門派，保存中國巫術的成份多一些，有些門派，則基本上是以土著巫術為主，因此無論越南抑或大馬，都有兩派巫師對立，當地居民久不久便會說有兩派巫師鬥法。有一年王亭之遊大馬，便恭逢其盛，據說是巫人巫師跟華人巫師爭地頭云。

這場鬥法，鬥了三個月，王亭之但見其尾聲。

那次巫師鬥法，據說先由大馬巫族巫師挑釁。原來大馬巫師亦分地盤，依一般慣例，巫人

聚居之地，是巫族巫師的勢力範圍，而華人巫師則只管華人聚居之處。百多年來，這情形一向相安無事。

但問題在於華人愈來愈有錢，所住的地區亦愈佔愈大，而且不斷遷移，成為新的豪宅所在區。這些地區本來屬於巫族巫師的地盤，漸漸卻為華人巫師佔領。這樣一來，就引起了紛爭。

巫人巫師說，華人豪宅的地盤原來是他們的，所以一切吉凶法事都應該由他們做。華人巫師卻說，華人的法事儀式，你們怎懂得做？巫人巫師說：那麼，你們每做一場法事，便要給我們一些回扣。華人巫師卻說：沒有理由。依照傳統，只有當華人巫師越區去替巫人做法事時，才要給巫人巫師以回扣。現在是在華人新區替華人做法事，所以沒有理由給回扣。

這樣一爭論，便釀成一件大門法了。

據說，雙方各出動了數十名巫師集體作法，鬥法期間，許多華人都不敢在家裏住，連家中的寵物都要搬家，只留下一些傭人在看屋。

不但這樣，每家還要向雙方巫師買「平安符」，人人各佩一張，大門口、後門亦貼兩方巫師的符籙各一張。而且有效期只二十一日。

王亭之有一友人住在鬥法區內，他們一家則已移居酒店。但關於鬥法的消息，則不斷有人用電話告訴他們。

據說，大馬巫族巫師先動手，扭斷幾頭雞的頸，然後作法，在華人豪宅區下一場血雨，留在家中看屋的傭人說，如果沒有貼上巫族巫師平安符的住宅，都給血雨淋過，貼上的，便連門

前馬路都沒有血雨。

然後輪到華人巫師還手，他們割了一頭黑狗、一頭白狗作法，將老鼠往巫人住宅區趕。據說，在華人豪宅區山下的巫人家中，老鼠愈來愈多，連白天都出動，有些老人及小孩還給老鼠咬傷。

王亭之問，這些傳說會不會是穿鑿附會，朋友說，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反正住酒店也所花不多，還是避地為良

這時候，恰巧他的太太要回家拿一點東西，朋友不許，王亭之好奇，便自告奮勇說要陪她同往。朋友還猶疑，王亭之拍胸口說：「我學密宗，一樣懂唸咒，有我保護，你還怕甚麼！」朋友聽說，才肯開車回家。

一回到家中，朋友氣到七竅生煙，家中的馬來妹，竟夥同一群人在開家庭舞會，把客廳及大堂弄到亂七八糟。再看看後園，還有人在游泳池游水。這伙人見主人突然回來，擾攘一番然後才散去。

王亭之這時去看看「平安符」。華人巫師那一張，無非是黃紙硃砂符，至於巫族巫師，則用一張黃紙包裹着一枝樹枝，樹枝有棘。王亭之對此大感興趣，因為依王亭之所見所聞，一切原始巫術於作法事時，都喜歡依法用帶荊棘的樹枝來佈壇，傜族如是，彝族如是，連夷島巫師都用帶刺的鯊魚骨，同樣有荊棘的意味。

於一千人走了之後，主人十分尷尬，幾個女傭都有參加舞會，總不好將她們完全辭退，告

誠一番便準備離去。還是王亭之慫恿，叫主人問問她們，這幾天發生了甚麼事，那幾個女傭才結結巴巴說，聽說華人巫師死了兩個人，巫族巫師也死了兩個人，他們正準備和解。

又有一個女傭說，隔壁人家養的雞，一夜之間突然全部死去。所以她們才把那些雞拿來「巴橋」，順便請朋友來吃，這便是解釋當夜開派對的原因了。王亭之不耐煩，催朋友夫婦走在車上，王亭之覺得疑點重重，很可能是華巫兩族巫師聯手歛財之舉。因為光是出賣「平安符」，應該其數已極可觀。

但朋友卻說可能不是，因為有巫師死亡，一定會出殯，這樣的事不能騙人。然則，那些女傭何以又敢吃中巫術而死的雞呢？朋友只說她們窮人大膽。

後來王亭之回到香港，心思，打電話查問鬥法的結果。朋友說，已經無事了，兩派巫師果然和解，便是所有法事要加兩成錢，這兩成，由華人巫師用來捐獻給巫人巫師的組織。

王亭之聞言大笑，說由此可以證明鬥法是一場把戲。但朋友卻說不是，因為真的有巫師出喪，出喪場面還很熱鬧，大家都表演法術。巫族巫師表演走刀山，華人巫師表演走火路。當日來看的人萬人空巷。

王亭之說，怎麼知道不是湊巧，兩派都有巫師死亡，他們便乘機做張做致呢？朋友說，應該不會那麼湊巧。他還說，有些不信巫師鬥法的人，家中真的有人生病，看醫生醫不好，終於還是請巫族巫師作法，病才痊癒。因為作法等於下降頭云云。

對這件鬥法的事，王亭之始終覺得極為可疑，但既無法證實其為作弊，也便只好存疑。及

至近來，卻聽到一位大馬徒弟說，他小時候，也見過鬥法的事，家裏的人很緊張，未天黑便將晾在屋外的衣裳收回家中，一入夜便不敢出外。後來據說是華人巫師鬥贏，不過贏完鬥法，巫師頭領卻生一場大病。

這樣說起來，鬥法便是時時發生的事了，至於真真假假，只能說是信則有，不信則無。但下降頭則可能是真有其事，目前的科學對此根本無法解釋。

夷島下降頭的故事

王亭之居夷島時，碰過兩件下降頭的事。第一件耳聞，第二件目睹。如今先說第一件。

有一家人，是華人跟夏威夷土著的混血。這情形在夷島很普遍，因為曾經有過一段時期，當地政府禁止華裔婦女入境，所以那些華工便只能跟土著通婚。據說，土著都喜歡華人，其次是日本人，最受鄙視的是葡萄牙人，因此夷島的笑話，都以葡萄牙人為取笑的對象。

有一個笑話說——一個中國人、一個日本人、一個葡萄牙人一齊去沙漠旅行。中國人帶一把傘、日本人帶一把扇，葡萄牙人卻托一隻汽車門去。中國人跟日本人問他，帶這麼重的東西去幹甚麼，葡萄牙人說：「天氣熱，我可以將汽車的玻璃攪低，那就涼爽了。」

又一個故事，也是三個國籍的人去沙漠旅行，中國人帶一個水杓，日本人帶一個指南針。在沙漠中，兩樣東西都有用，特別是水杓，因為有些沙漠綠洲的水很淺，人如果跳下去喝水又爬不上來，因為綠洲的沙岸很鬆，用水杓就可以取到水，至於指南針當然更有用。於是中國人跟日本人便問那葡萄牙人道：「我們都帶來了有用的東西，你到底帶甚麼來？」葡萄牙人答道：「我帶來一張地圖。」那兩人聽見，十分歡喜，叫他拿出來看。葡萄牙人於是把地圖拿出，原來是一張沙紙。

王亭之說這兩個夷島土著歧視葡萄牙人的笑話，不是閒話，因為下降頭的事，便跟此有關。原來，夷島土著也有跟葡萄牙人通婚的，但同樣是混血，卻往往受到鄙視。

給下降頭這家人，因為是混華人的血，所以便瞧不起混葡萄牙人血的鄰居了，是故日久已然生怨。後來不知為甚麼事，兩家主婦大吵了一場，從此不相往來，隔了幾個月，混葡萄牙血那家人便賣掉房子，搬走了。

說也奇怪，自從那家人搬走之後，那混華人血的一家，便老少輪流生病了。後來那家人的主婦還患上了癌症。

因為覺得事情奇怪，他們便去找夷島的巫師請教，那女巫作法之後，對他們說，從主人房門角的方向往下掘，應該會掘到點東西。那家人於是立刻發掘，掘到土深兩呎左右，赫然發現有一根鯊魚骨。

這根鯊魚骨來得很奇怪，因為它剛剛貼着一根木椿。按道理，當日蓋房子的時候，照道理應該掘土埋椿，那就沒理由不發現這根鯊魚骨。如果說是事後給人埋下去，這般興工動作的事，一定會給屋裏頭的人發現。

照夷島土人的說法，這便是練鯊魚功巫師的降頭，這派巫師專以下降解降謀生，據說法力十分詭異。

王亭之對於有關巫術的事，自然不會不追查，過了幾個月，便打聽這家人起出鯊魚骨之後，情形怎麼樣。說來真的不信，那家人的主婦，癌症居然痊癒。為了求證，王亭之還到他們開的雪糕店吃了一杯雪糕，只見那主婦果然精神爽利，毫無病態。

所謂下降頭，從來沒聽過會令人生癌，因為在降頭時代，根本無所謂癌症。不過，也許那

時有癌症亦不奇怪，只是人們不知道這種絕症就叫癌症。

此外，還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有一個專研究夷島巫術的美國人，翻譯了一本《夷島巫醫手冊》，那是一百年前一個男巫遺下的診病紀錄。

據介紹，那男巫當時是夷島最著名的巫醫，那本手冊也等於是病歷冊。每一頁，畫上一個人形，用符號來記錄病人的病況，例如在心臟點一點黑點，便代表心痛；假如畫一顆星，便代表心跳，諸如此類，記錄得很詳盡。

每頁手冊還有處方，所用的大部份是夷島植物，分根莖葉使用。許多處方都用糖，但卻有蔗糖與蜂蜜之分。

據那個美國人說，其中有兩個病例即是癌症，一個胃癌，一個肺癌，根據手冊記錄，治了一年，便已經將病情控制。

南美亦有降頭術

另外一件下降頭的故事，則是王亭之所親歷。被下降頭的人，從南美來夷島，是位廚師。他來夷島後，結婚生子，事業穩定，因此就不再回南美。王亭之姑且將此人稱為老李。

老李突然患上一個怪病，好像沒有甚麼事，只是終日癡癡呆呆，偶然感覺到頭暈。去看西醫，醫生說沒有病，看中醫，則說是「有風」，醫了一兩個月，病總醫不好。

也是合該有事，有一次王亭之忽然去一家不常去的茶樓飲茶，見到老李面色和眼神都不對，問起來，知道不是生病那麼簡單。因此便約定到他家裏去坐。

至黃昏時，誼女荷蘭豆車王亭之到老李家，一到，便覺得後園有點不妥，便問他們，那個放水桶的地方到底有甚麼東西。

老李的老婆見問，面色大變。她說，那裏原來有一棵桔樹，一向好好，不知為甚麼在幾個月前突然枯萎，因此便把樹截斷。她不想樹再生長，使用一個膠水桶來將樹幹的斷口蓋住。

王亭之好奇，便建議她不如請人將樹根也掘起，如果掘到甚麼東西，則留下來看看。那時，王亭之過一天便要去三藩市，預算去一個星期左右。

當下約定，王亭之便如期動身了。及至回來一問情況，幾乎給他們氣死。

話說老李那家人挖掘桔樹，一下鋤就挖到一塊石頭，十足十一個腦的樣子，只是體積比較小。他們覺得沒有理由，因為當初掘地種桔樹時，掘洞掘得相當深，假如有這麼大一塊石頭的

話，一定已經掘出來。種樹之後填泥，那些泥是一包包買回來的肥土，當然更不應該有石塊。那麼，是甚麼的一回事呢？

只是那塊石頭，王亭之卻沒見到。因為他們害怕，便將石頭放在一個垃圾袋裏，放在門邊。誰知夷島的倒垃圾工人卻好手尾，見到垃圾袋便拿走，是故那塊石頭就失掉了。

石頭失去，他們不以為意，結果就發生大事。老李終於要急診入醫院，一檢查，便送去做腦電波掃描，醫生決定要開刀。他們跟王亭之商量，王亭之主張聽醫生吩咐，可是他們卻說，醫生只有三成把握，因為瘤腫的面積太大。醫生奇怪，這麼大的瘤至少已生長了三四年，沒理由最近幾個月才發現症候。

那時候，老李支開老婆，偷偷告訴王亭之，原來他當年在南美跟一個土女同居，後來移居夷島，便沒理那土女。

大概半年前，那土女的姐姐忽然來夷島旅行，打聽到他的餐廳，便約出來喝杯咖啡，大家見過一次面，也就算了，不料從此他就覺得自己有點不妥，接着，後園的桔樹便枯萎了。

王亭之聽老李說罷，告訴他，他的瘤腫的確有古怪，可是卻亦實在應該聽醫生吩咐。當時便跟他占一枝「梅花易數」，依據卦象，應該是有驚無險。

老李開刀動手術，腦骨剖開，醫生卻認為不適宜割，因為情況跟原先估計不同。

那天晚上，老李卻忽然休克。醫生為了急救，在他的家人同意下，再將腦骨揭開。這一回，奇迹出現了，照老李的太太說，醫生告訴她，老李的腦瘤破裂，簡直可以用匙羹去將裏頭的膿

血取出來。這真是莫名其妙的事，因為沒有理由情況會變化得這般快，中午時還是完整的一個瘤，蓋着三分一大腦，到晚上卻會自動裂膿，就像一個瘡破開一樣。

第二次手術之後，老李的命算是檢回來了。醫生估計他會殘廢，自動發給他傷殘人士的泊車證。

出院時，老李真的要扶着拐杖，可是不到兩個月，他卻神奇地行動如常，連醫生都奇怪他能康復得這麼快。他的兩位妻舅，聽醫生意見，都認為老李斷必終生殘廢，對王亭之說，與其殘廢，倒不如讓他「聽其自然」好過，言下頗有抱怨之意，後來見老李康復，才肯請王亭之飲茶。那時王亭之已有意離開夷島。

老李這件事，化了一筆錢，不過卻不是給王亭之，而是給一位「大師」。

原來當老李的瘤腫未發作之前，有一個被捧為氣功大師的人，恰來夷島「發功治病」。老李的老婆跟主事人接洽，三千番餅包醫，先付二千。

結果老李讓「大師」發過兩次功，「大師」便說病已治好。那幾天，老李沒有頭暈，他的太太便找清尾數，千多得萬多謝了。後來突然病發，弄到要動手術，老李的太太找主事人交涉，對方當然左推右搪。及至事情拖了一個月，老李逃出鬼門關了，那主事人不但肯還錢，還想再拿酬金，理由是，「大師」跟老李「遙遠發功」十次，所以才把他的病醫好，因此理應要加倍報酬。

老李太太說：「老李未出院時，又不見你來跟我聯絡，說大師遙遠發功？」

你猜對方怎麼說？居然可以這樣回答：「事先說出來就不靈了。」這是甚麼話哪，分明一直打響「發功治病」的招牌，而且一直招攬「遙遠發功」的生意，又怎能說「先說出來就不靈」呢？

然而這事後的交涉，「大師」應該不知底細，說公道話，這完全是那當事人的「隨機應變」。

但過份炫耀便有這般後遺症。大陸如今監管異能活動，即跟這種過份炫耀有關。王亭之的苦口婆心，反而給喜炫耀的人懷恨在心。

且說那個腦生瘤腫的老李，他中的當然是南美的降頭，而且降頭模式跟夷島巫師的「鯊魚功」無異，都是在受害人家中的地底，多了一點甚麼東西，這顯然便不是南洋一帶的降頭模式。

夷島愛瑪皇后的故事

王亭之對夷島的降頭實在很感興趣。因為它等於將蠱術與下茅山的「搬運法」結合起來，如若不然，怎能解釋屋基下的鯊魚骨、桔樹下的石塊呢？

在夷島，有一家「愛瑪皇后夏宮」，為旅遊點之一，不過一般遊客卻很少去。「夏宮」中有一個部門，專門出售有關夷島歷史與掌故的書籍，王亭之便去那裏找關於夷島巫師巫術的資料，赫然發現，原來連愛瑪皇后都曾經給巫術害過，這事件，甚至可以說影響到夷島的命運。

——沒有這巫蠱事件，夷島可能已經屬於英國，再不是美國的一州。

原來夷島一共有七個族裔，分居七個島，大概二百年前，由一個叫做「卡美夏美霞」的人統一了七島，從此建立了王國。他們這個王族講究「血統純粹」，所以規定要以近親通婚，三四代下來，國王的样子便有點似「唐氏綜合病」的患者。其中第三代國王本來愛上了一白種女子，這女子便是夷島歷史上有名的愛瑪皇后了。她喜歡夷島風光，她的外祖父便送了一間房子給她，這房子，便即是後來的「夏宮」。

愛瑪成為皇后之後，打破了夷島王族的成規，王族中人自然認為是不得了的大事，血統給搞亂，而且還混的是白人的血，怎麼可以！因此他們便聯手對付愛瑪；詳情如何，不得而知，反正此中一定有許多宮闈秘史。宮庭鬥爭的結果，是愛瑪皇后要長期住在她做女時的那間屋，美其名曰夏宮云。

王亭之去夏宮遊覽過，樓高兩層，樓上三間房只得一間廁所連浴室，兩層面積合起來勉強算二千方呎，做平民住宅還不算太寒酸，稱為「夏宮」，便有悲涼之感。稍可告慰者只是周圍草地甚廣，花木扶疏而已。

在夏宮中，愛瑪皇后懷孕，英國人立刻加以保護，於是順利誕下一個王子。維多利亞女王聞訊，立刻遣使致賀，而且還主動做了小王子的教母。這樣一來，夷島王族緊張可知，豈不是將來國王會有一半白人血統，這還了得！當時國王自然受到很大壓力。幸而當時夷島的英國勢力已強，傳教士加上火槍，國王算是得到保護，暫告相安無事。

只是過了幾個月，那混血小王子卻忽然生病，出動幾名英國醫生去看，愈看病情愈重，過兩個月，小王子便夭折了。再過一年，連國王都去世。愛瑪皇后那時才二十五、六歲，從此便寡居夏宮，跟幾個牛高馬大的夷女為伴。

據夷島史家猜測，混血小王子是給人害死的。不過下毒的可能性卻很小，因為愛瑪皇后自己餵奶，而且就在自己的臥室安放一張小木床，母子同居一室。

那張小木床如今還在夏宮展覽，雕的花很粗，花紋為夷島土人圖案，但據說當時竟化了一百大元，這就正像乾隆皇吃雞蛋，一碟三千兩白銀。

夷島史家懷疑，問題就出在那張小木床之上，因為木床的圖案可能有巫師的咒語，所以小王子睡在那床上，幾個月就生病，病發後還繼續睡那張木床，因此便頻頻轉症，終於全身潰爛而死，當時的英國醫生還以為是出天花。至於那位國王，卻是中毒而死的。史家懷疑，下毒的

人是國王的弟弟，因為他的樣子有點像白痴，很容易便受人唆擺。

這一段夷島宮廷公案，再沒有真相大白的一日。時至今日，夷島一些女人只好搞一個組織，維持「愛瑪皇后夏宮」做遊覽點，盡量保持當日夏宮的陳設，在夏宮旁邊建一間屋來做辦事處兼小賣部，算是對愛瑪皇后的懷念。島人一致認為，假若這小王子能長大繼承王位，夷島就會像印度和馬來西亞，受英國保護，美國人便不可能在那裏設軍港。

時至今日，便依然獨立，很可能成為香港人的集中地。

對一張小木床下巫術，是否就可以令睡這床的嬰兒生病，這真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據一本專門研究夷島巫術的書說，於英國勢力初在夷島膨脹時期，他們的嬰兒死亡率十分高，約為百分之三十五，令到當時的英國醫生十分頭痛。可是土人的嬰孩，卻粗生粗長，死亡率不見得高。如果說細菌感染，這當然說不過去，因此當時的英國醫生只好懷疑，夷島有些細菌，土人嬰孩可以免疫，而他們的嬰孩則不能。所以當時的英國人，只要有點錢，妻子一懷孕就送她回英國。

但是，夷島的葡萄牙人也是白人，然而他們的嬰兒卻平安無事，這便令到英國的醫生大惑不解。再查查日本人，嬰兒的死亡率亦很低，這就更加為事件增加了神秘色彩。

那本書的作者，便說問題是出在嬰兒卧床之上。當時夷島出產的檀香木嬰兒床，很受英國人歡迎，然而因為售價高，所以葡萄牙人跟日本人便買不起。死亡率高，相信跟使用這種床有關係。

然則檀香木是否會令嬰孩發病呢？當然不是，中國人、日本人以及土人都燒檀香，總不見他們有事，所以便懷疑是夷島巫師下手腳，在這種英國人喜歡用的嬰兒床上下降頭，只是當時的英國人不信邪而已。

英國人在夷島的確下了不少工夫，光是其中一位主教，便是全夷島的最大地主。至今為止，所擁有的地依然比州政府還要多。他們要成立一個委員會來管理土地產業，每位委員任期四年，年薪五十萬美金，任滿後贈送房屋一間，待遇真的比美國總統還要好。由此可知此機構土地入息之豐。

那些土地是怎樣買回來的呢？據說，兩箱啤酒就可以換一畝地。加上土人好賭，他們兩個人在咖啡室都可以賭，拿一張一元美鈔出來，估號碼單雙，估中便可以將鈔票拿走，估不中便賠莊家一元。所以他們一出糧，喝兩晚咖啡便可以將一星期的收入輸掉。

由是當時便有些華人跟日本人設賭局，這也對主教買地提供了不少便利。

這樣下來，自然就種出仇恨，說夷人巫師對英國人喜歡買的嬰兒床下手腳，至少有原因上的根據，非盡無稽之談也。

時至今日，島上北部土人區，還有很深的種族歧視，島上投訴歧視，百分之八十是白種人，而夷島卻偏偏是美國的一州，這真可以說是不可思議的事。然而至今為止，土人還管白人叫做「考哩」，土語即是「外來人」之意，但華人日人雖屬外來，卻不叫做「考哩」。由此即可知土人的種族成見也矣。

那本研究夷島巫術的書還說，當時華人日人跟土女通婚，生下嬰兒，偶然也會買檀木嬰兒床，可是嬰兒一旦生病，老輩土人便會教嬰兒的父母，立即將嬰兒床破掉焚燒，這樣一做，嬰兒的病就好了。

當時島上的英國人，特別是傳教士，打死都不信這一套，還說這些是黃種人迷信。但現在研究起來，似乎便有道理了，更加可以作為在嬰兒床下降頭的旁證。

書上又說，正因為這樣的原因，以致弄到島上的華人日人不喜歡檀香木。本來國法規定，斬一株老樹要種回一株樹苗，可是樹苗卻沒有人去保護，所以才令到夷島有「檀香山」之名，如今卻連一株檀香樹都沒有。檀木本來被視為神聖之木，落得如此下場，實不可解。但假如事件牽涉到巫術，那卻又變成可以解釋了。

不過王亭之曾經問過一位夷島女巫，有沒有可能在一件傢具上降落，那女巫卻說不可能，除非設法弄到傢具使用人的血。

照這樣說，便否定了那書中的說法了。可是當王亭之拿出那本書給她看時，女巫卻又支支吾吾，說要再研究一下了。後來王亭之還見過她一面，只可惜在公眾場合，不便追問，是故對於在嬰兒床降落頭一事，便只好姑妄聽之、姑妄言之而已，不敢下結論。

大馬的毀容降

至於南洋一帶的蠱術，王亭之有一個女徒，曾經領過招。

她到底跟甚麼人結怨，王亭之始終有疑，據她說，是吃了人家的月餅就出事。第二天起床一照鏡，嚇一餐死，但見滿臉金粉，每個毛孔都給一粒金粉堵住。連忙用手去擦，擦不掉。

香港的女人有一派，絕對不用水洗臉，甚麼膏，甚麼「撈純」，逐隻塗在臉上，塗完十種八種，就叫做洗過臉了。

這個女徒便是屬於此派，所以她每次來見王亭之，王亭之總未見過她的真面。

當時，她便連箱底的罌罌罐罐都抄出來，用來洗臉也矣。但沒一隻可以將臉上的金粉洗掉。這時候她就記起師父了。不過她腦筋靈活，到底算是吃金融飯的人，心知若打電話過夷島找王亭之，告知實況，王亭之必問：為甚麼不用番梘同水洗面？這時便賺得鬧餐死。於是才肯破戒，用跟她前世有仇的肥皂來擦面。擦畢沖妥，再照鏡，金粉淡了少少。看看錶，知道是夷島的晚飯時間，同時知道因王亭婆怕煮飯之故，王亭之每晚必出外用膳，這時若找王亭之必找不到，因此再狠狠擦一次面，濃濃地塗上胭脂水粉，勉強將毛孔的金粉掩住，就出門上班去矣。蓋此際她實在未肯定是降頭作怪也。

上班之後自然頻頻照鏡，照到下午，這回死矣，蓋臉上毛孔的金粉又再加濃，金粉加上水粉，大概還有汗水，總之，她幾乎想自殺。這就不得不找王亭之救命。

電話打到夷島，王亭之問明情況，覺得奇怪，但卻懷疑她是化妝品用得雜，引起化學反應之故。

王亭之當年讀過少少化學，總覺得女人是將自己的臉面當成試管，放點這放點那上去，臉上佈滿化學品，特別是毛孔，日子有功，定必引起化學變化。尤其是那些久而久之就換名牌化妝品的女人，信不信由你，王亭之總覺得她們特別容易老。

當時姑且信她一半，便叫她唸百字明，後用咒水洗臉。

現在已記不清，她到底當時就躲在「泡打籮」去搽臉，還是打道回府去搽臉也矣。總之第二天再打電話來時，說是百字明的咒水有用，王亭之便不再把事情放在心上，只教訓她，臉是生出來用水洗者，逛少點化妝部，個人就會自然好多。

誰知再過一兩日，電話又打過來了，一聽，那邊的聲音簡直似一滴一滴眼淚，原來塊臉又出事，在下巴長出一個公仔，十足十公仔麵的商標，一頭四肢，成個「大」字。紅色，很清楚。王亭之在電話那邊，叫女徒總要定。也是事有湊巧，那時恰好有一個徒弟來謁王亭之，第二天便回香港，聞知師姐中降頭，便說他認識大陸一位高人，專門解降，且待他回港便帶師姐向高人求救。王亭之好奇，自然說好。

過兩天，電話來矣，說降頭果然解去，下巴上已不再替公仔麵賣廣告矣。王亭之問那大陸高人如何解降？則云，叫她坐好，在她背後放一盆水，然後燒符，紙灰落在水盆之內，用藥棉蘸那盆水替她抹，又再在她背後念咒，良久，然後拿一把剪刀，憑空一剪，那就法術完畢。第

二天照鏡，果然平安無事。

以後大概有一個月左右，總之記得這女徒頻頻出事，照她的說法，是解完一降又一降，而且一入屋就精神恍惚。詳細情形如何，王亭之已不記得了，只記得凡電話響，就幾乎聽見她那把聲。王亭之嫌煩，便叫她在屋內掛起一個密宗咒輪，且看反應如何。

後來又來電話，咒輪掛起之後，屋內無事矣，只是一出門就覺眼前一黑，於是又再出事。凡出事，一定是臉上出花樣，依她的講法，真是千變萬化，總而言之，等於有人在她臉上畫畫，畫完一幅又一幅。據說此名為「毀容降」云。

那女徒出事，最高興的不是下毀容降的人，而是王亭之的心肝寶貝樺樺。她一聽見人家塊面給人當成黑板，就不住打聽。女徒面上又替公仔麵賣廣告，不只此也，那公仔的頭還會動。清晨，頭側在右邊，慢慢側，到中午，公仔頭就正了。然後那個頭又慢慢向左側。樺樺好開心，曰：「不用戴手錶矣，想知道時間，在口袋拿塊鏡出來一照，就知道是幾點鐘。」

王亭之那時只聽稟報，未有過問此事，因為有那大陸高人在打理，王亭之便樂得清閒。可是一問，高人卻已回了大陸，未知何時才雲遊香港。高人在香港有徒弟，只是卻似乎對付不了這個公仔。

王亭婆於是出主意，叫那女徒弟夫婦來夷島。那兩天，樺樺十分開心，專心等着看那會報時的公仔。及至女徒來到，王亭之一看，嗟！那裏有她自己說得那麼大件事，那個公仔淡淡的，用粉遮起來，不仔細看就不大覺，還會以為只是暗瘡疤。

如果是王亭之自己，根本就不會理他，毀容云乎哉。

於是王亭之遂為她修法，她自覺有一股黑氣由肚臍飄出來，飄出窗外，事情就了結矣。

王亭之細問結怨的經過，無非只是小事一件，只是對方是南洋人，所以便生事矣，當下一笑置之，叫她們住兩天才走。

誰知，她回到港之後，平安了一頭半個月，不知如何，又來矣。還不湊巧的是，她剛好碰着要出差，所以在出差前一晚，便打電話給王亭之求救。王亭之說，你上飛機都可以修法，怕甚麼。

過兩天，電話來稟告，說又沒有事了，她在飛機上修法，又見肚臍飄出黑氣，那就平安無事。王亭之便叫她繼續再修幾日。

從此之後，已經過了四五年，電話沒有來過。王亭之九三年返港，見過她一次，臉上紅白如故，問她，則說「暫時無事」。——證明她始終擔心有事。所以時至今日，那毀容降的當事人還在香港。

後來湊巧有一個馬來西亞人來夷島，此人諸多百寶，尤樂於說降頭故事，王亭之當時便問他，到底有沒有毀容降？

那人說：當地的巫師沒有這個叫法。但照所述的情形來看，卻無非只是小降頭而已。因為巫師替人下降，一般也要問清恩怨，倘如覺得對方並無大過，那便下點小降頭來嚇嚇人。這些降不會要命，但卻可以令人終身為之不安，不過中降的人習慣了，也就慢慢不以為意。

王亭之問：那為甚麼前後變化七八次呢？

那人說：巫師作法時會感應到自己下的降，有沒有發生作用，如果感應到沒有，那就會變招，所以才會變成在人家臉上畫七八次不同的圖畫。但是照情形來看，後來卻似乎激怒了那巫師，所以才弄一個頭顱會動的公仔，那就是大降頭了。

王亭之問：照你猜，那巫師會不會再來報復呢？因為當事人始終有此擔心。

那人說：應該再不會了。巫師下降以九次為限，若已下過九次，當事人都無事，他們就不會再施術，否則即為不祥。那是他們的師門禁忌，從來沒人敢違犯。

這倒也可以算是很厚道的做法，否則糾纏不休，何必呢。

降頭真相始終是謎

降頭之術，雖知它來源甚古，所謂巫蠱，大概至少已有了三四千年，可是卻似乎愈古老的文化才愈能孕育這種邪術，此真令人不可解也。

如果說是用病毒或細菌殺人，目前我們的科學肯定還未能這樣精確地培養菌毒，要幾時病發就幾時病發；如果說是用精神來殺人，我們的心理學家顯然更瞠乎其後。那麼，有甚麼理由說三四千年前，甚至五六千年前，那時的巫師已經比現代的病毒學家、細菌學家、心理學家、精神病學家都先進呢？

還有更神秘的一點是，傳說下降頭的人，倘如下的是毒手，那麼當一旦施術不靈時，施術的人自己便會反而受害。所以不施術則已，一施術，定必糾纏不休。因此馬來西亞的巫師才有九次下蠱的禁戒。

在我們看來，九次已經夠香口膠了，可是在他們看來，大概覺得已經厚道。因為他們自己畢竟已經受損。寧受損都有節制，尚不厚道耶？

倘如用現代科學來解釋，這亦顯然是解釋不通的事。

病毒細菌若不能取人命，斷沒有可能萬里遙遙，返回培養菌毒的地方，去令培養者生病。用精神跟心理來解釋則稍通，或可解釋為精神心理的反擊。

可是，明末廣東才人鄭露的故事，卻恐怕連精神反擊都不能解釋。

明末鄺露苗疆的故事

明代末年天下大亂，廣東卻還太平，鄺露名士風流不問世事，便遊山玩水，於是暢遊粵西粵南一帶。著有《赤雅》一書，其中多有關西南少數民族的掌故。

他深入苗疆，只攜劍一把、詩數卷、琴一具。這具琴卻非凡品，乃唐代教坊雷大使親手所製，名為「綠綺臺」。一向以來，被視為琴中的神品。

鄺露去到苗疆，卻住下來，以教熟苗子弟詩書為生。原來廣西的苗人亦分兩種，曰生苗、熟苗。其中的熟苗則已經漢化，不但操漢人語，而且讀漢人書，衣冠文物皆類漢人，唯一分別便只是尾閭骨突出，說是他們祖先猴子的尾巴，熟苗在漢人面前，僅以此為忌諱耳。

熟苗少通文墨的人，通文墨的漢人亦很少肯住苗疆，是故鄺露來到，苗人便集資設教館，請他教子弟詩書，那鄺露懷着一肚皮才情學問，不為世用，早已牢騷滿腹，蕭然有遁世之志，也樂得在苗疆住下來。

也是合該有事，事情就出在那具綠綺臺琴之上。鄺老師教苗家子弟，三幾個時辰就打發清楚，閒着無聊，便時時攜着琴遊山玩水，在山明水秀的地方，撫琴遣悶。

卻沒想到，偏偏就在這窮荒異域，竟然會碰到知音。這知音，便是當日苗王的女兒，苗疆公主。

二人情深，真可謂男才女貌，當時山水之間自然留下許多風流逸事。苗王便索性招鄺露為

駙馬。在鄺露當時來說，可能已打算在苗疆就此終老。

誰知販鹽的漢人商販，卻帶來訊息，說崇禎帝縊死煤山，李自成自稱大順王。接着又傳來消息，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南明小朝廷已退到廣東。鄺露這時，如果不是忠肝義膽的話，大可以付諸一嘆，頂多寫幾篇詩來抒發一下，長住苗疆，自然依舊可以過承平的日子。他卻不然，立時為民族大義所激，便決志返回廣東，跟幾個好朋友扶助小朝廷。

他便對苗疆公主說，廣東將有大亂，他要回家，將母親兄弟等帶來苗疆避亂。那公主賢淑，當下也答應了，只叫他將綠綺臺琴留下。當時他若肯聽公主的話，這具名琴恐怕便還能傳世，只是鄺露那裏肯，當時死說活說，他都要將琴帶走。當臨行之際，苗王便賜酒一杯，待鄺露飲訖，才對他說，酒中已經下蠱，蠱毒由公主親手下，下的是「穿心降」。期以兩年，若鄺露不回苗疆，便依期心碎而死。鄺露聞言，一點也不驚惶，當下也就坦然別過了。

他也沒想到南明小朝廷會這麼快就覆亡，他才回到廣州，便知道朋友紛紛死難的消息。不幾日，清兵就入關了。

就在清兵正式操隊入關，舉行佔領儀式，冊封大明叛將尚可喜為平南王那天，鄺露卻命家人積集柴薪於四牌樓，那是清兵入城的必經之路。

年紀大點的廣州人，一定記得廣州的四牌樓。那是一條大路，其中一段建有明代進士的四個牌坊。廣府人將牌坊叫做牌樓，所以這條路便叫四牌樓，為自東往西的必經大路，當年可以由沙河通到西關十八鋪。只是王亨之少年時，這條路已經沒落，只剩下些賣舊衫的故衣鋪，繁

華的地段已經轉至惠愛路。王亭之由城北去文德路看書，已經行惠愛路而不走四牌樓。

且說當日鄺露便坐在四牌樓的路中間，高高坐在柴薪之上，面不改容，只撫着膝上的綠綺臺琴，一邊唱，一邊望着來路。四圍的老百姓不敢開門，只在門縫偷窺動靜。及至望到清兵的馬塵，鄺露便喝令家人點火。一時火光熊熊，鄺露依舊撫琴唱詩如故。

清兵來到，只好停步，終於要繞道而過。

傳說當鄺露自焚時，天起風雲，人只見有一隻綠色的麒麟，自火堆中冉冉上升，一路飄至天際高處。由是廣州故老相傳，鄺露的前生是天上的麒麟下凡。四十年代，廣東名士簡又文將鄺露的故事編成劇本，由名伶廖俠懷扮演，戲名叫《天上玉麒麟》。

但戲文只做到鄺露在四牌樓自焚，可是往日所傳的故事，卻還多一條尾巴，那便是苗疆公主尋夫了。

且說苗疆公主在苗疆等了鄺露一年多，販茶鹽到苗疆的商販只說清兵已入廣州，卻不知道自焚的鄺露便是苗疆駙馬，因此那公主便心急如焚，反而埋怨當日錯聽父親的說話，於鄺露臨別前對他下降。

她心急，鄺露未必對自己變心，假如他給清兵囚禁起來，那豈不是兩年期屆便亦穿心而死。那公主當時便稟知苗王，親自帶着幾個近身婢女，拿着苗疆土司發給的文書，便由廣西來到廣州，尋訪鄺露的消息。

既到廣州，就往城北濠畔街鄺家去打聽消息，一打聽，老夫人已經傷心身故，鄺家凋零破

敗，只一個老蒼頭看門，見到公主時，便不禁涕淚交流地向她訴說家主自焚的故事。那公主聞言，立刻叫蒼頭帶路，連門都不入就趕去四牌樓。就在鄺露自焚之處，向天拜祭。

這一祭，苗疆公主卻伏地不起，原來她已心碎，陪她來的苗婢，哭着將她的屍體運回苗疆。一時之間驚動了廣州父老，無人不為苗疆公主傷心。

於是故老相傳，苗疆公主的心碎，是因為下降頭失敗所致，下降不成反害自身，如若不然，怎會一哭便心碎而死。

鄺露這宗蕩氣迴腸的故事，真的值得討論。如果說是傷心而死，也很難解釋，為甚麼會傷心到一伏地拜祭就死亡。世間多少有情人，多少傷心事，至多是因傷心而形銷骨立，漸漸身體虛弱而死，那有一拜就心碎的道理。

如果說公主是服毒殉情，也說不過去，她貼身的侍婢那有不嚴密提防的道理。況且公主在鄺家一知道消息就去四牌樓拜祭，由濠畔街去四牌樓的路程不遠，侍婢怎會提防不來。

所以除非說是公主原來就有心臟病，於拜祭鄺露時，因過分傷心，心臟病發。如若不然，則廣州故老相傳，苗疆公主是受降頭反害，這傳說便不謂無因矣。

照傳說，鄺露雖然是自焚而死，可是由於他死前的忠烈之氣，加上自焚的火，所以於死前等於已解降頭，因此下降頭的苗疆公主便反受其害。

不過這個說法亦有漏洞，對人下降會有反效果，那苗王豈有不知之理。既然如此，他就不應該叫女兒親手下降。座下還愁少精通下降頭的巫師耶，叫他們下，便安全得多。

但無論如何，這故事既牽涉及降頭，因此便有神秘之處。到底故事的真相如何，後人便只能猜測了。我們亦只好相信下降頭會害人不成反自害，這就是方術必有局限了。

巫蠱分男女二途

下降頭，中國古代一直稱為「蠱」。連《周易》都有「幹父之蠱」、「幹母之蠱」。前人解經，有將「蠱」解為「事」者，《周易》這兩句爻辭，便變成「做父親的事」、「做母親的事」，可通，不過不好。因為沒有指明是幹甚麼事，太籠統。

王亭之認為，「蠱」當然是指巫蠱之事。在古代，巫蠱必以婦人為首領。楚人之祭，女巫為主，甚至西南少數民族，巫師頭頭亦為女巫。像保存着夏民族文化的彝人，每年祭虎，必以女巫扮黑虎，戴虎頭，拖虎尾，其餘的男巫則只拖虎尾而已，跟女巫的地位相差很遠。此真三代之遺風也。

奇怪的是，王亭之所見，夷島的土人巫師及加拿大的紅番巫師，亦都以女人為首。這或者正是母系氏族社會的殘留。可是惟有打獵之時，加拿大的紅番卻以男巫為主祭，唸咒、灑水，向四周灑象徵性的毒，據說用來毒殺猛獸，這些巫術都由男巫來做。

由是王亭之便聯想到我們中國，其巫蠱之術大概亦分男女兩途。男巫可能主軍事與田獵的祭祀及蠱毒，而女巫之蠱則便帶點陰私的性質了。所以《周易》才認為可以從事「父之蠱」，而不宜從事「母之蠱」也。

若如是而言，則下降頭便顯然屬於「母」類。

屬於「母」類的巫蠱之術，可以害人，古代稱之為禁咒。所以在民間傳說中，禁咒的傳授

還有「母」類的痕迹。

拿《水滸傳》來說，宋江得到的天書，便是由「九天玄女娘娘」傳授。明代有過一場巫蠱造反的大亂，造反的首腦唐賽兒是個女子，而促成其造反的，亦是一本傳自「九天玄女」的天書。那唐賽兒不識字，便勾搭了一個姓何的道士來讀天書，據說果然能夠施「定身法」，又能夠「灑豆成兵」，這對野鴛鴦就以為可以戰無不勝了，便居然糾眾造反，後來給大儒王陽明打敗，儒家因此便說是儒士忠耿之氣，可以制妖了。

如果要舉，還可以舉出宋代的方臘、明代的徐鴻儒等歷史著名的妖人。他們的法術，都來自「女仙」，因此「母」類巫蠱真的有點可怕。尤其是那個「九天玄女」，忽邪忽正，王亭之對她的來頭甚感興趣。

追查起來，九天玄女實在是婆羅門教的女神，亦即婆羅門三大神之一濕婆的妻子。她是死神，同時也是生育之神，因此在神格方面也可以說是邪正交集。

她的名字，婆羅門稱之為「大黑女」，黑即是玄，是故傳到中國便成為「玄女」。再轉為「九天玄女娘娘」，那便是將她的名字中國化了。

總而言之，從世界各民族的原始信仰看起來，女巫比男巫可怕。時至今日，連中國大陸都還有一個「玉皇大帝女兒」張香玉。

張香玉聲勢最盛時，可謂傾倒朝野，大家都想她幫自己。幫甚麼？無非認為她可以用巫蠱之術，來替自己整倒別人，保住自己的權勢。

王亭之曾經聽一位大陸人士說，阿甲和阿乙爭權，阿甲信張香玉，阿乙不信，結果張香玉就幫阿甲奪到權。諸如此類的故事傳說甚多，王亭之亦不知其真假。

還有一個學密宗的人，去見張香玉，張香玉一見便把他抱住，說是前生的師弟。這個學密宗的人居然引以為榮，後來就跟張香玉交換咒語了。張香玉因此學識了密宗一些「事業法」的咒，即是息災、增益、懷愛、誅滅四大事業法。

聽到這些故事，王亭之真的寧願怕張香玉都不怕張寶勝。張寶勝無非是詐傻扮懵玩魔術，如今已經給大陸正式踢爆，那張香玉雖然身在囚牢，可是關於她的傳說，卻十分陰森可怕，怪不得連《周易》都認為「幹母之蠱」則主不祥。

狐仙只是靈異眾生

閒話少說，如今王亭之且一談自己的「家乘」。這宗家乘，便正跟女巫的蠱術有關，家族一向諱言，王亭之卻覺得不妨說出來。

這宗家乘，時代不遠，只須由祖父輩說起。王亭之的裔親祖父國威公居次，還有一位伯祖國政公。他們兩兄弟，一文一武，國政公是位進士，國威公則是武官，襲四品輕車都尉。

當時的人，講究父母在則不分家，所以曾祖廣楠公退休之後，不但家當不分，兩兄弟賺的錢都悉數歸公。

國威公有一次奇遇，即是在一年除夕，一口氣打平十家攤館。這件事雖與巫蠱之術無關，但卻事涉神怪，下文即將詳述。

王亭之家中一向供奉一位「大仙爺」，那是老祖宗從東北帶來的一位狐仙（已詳述於前文）。別人不信狐仙，王亭之卻信，因為小時候的確見過他的靈異，由是王亭之才會從小就沉迷於術數與道術，這位大仙爺，真的可以說影響王亭之一生，如今雖然修習西藏密宗，但卻依然認為可以用佛家的輪迴學說，來解「大仙爺」之類靈異眾生的存在。

依西藏的說法，由於眾生習慣於執著自我，便正由於這種執著，才會墮入無明而輪迴，靈異與否，這便是關鍵了。

一般眾生，死後便憑着自己業力的牽引而輪迴六道。這其間有一個過程，佛家稱之為「中陰身」，或「中有生」。

中陰身並不神秘，無非只是這一期生命與下一期生命之間的過渡狀態。

在一般情形之下，中陰身都會自然托生，由是取得下一期的生命。可是，卻有一些中陰身，能憑他們的力量反抗輪迴，由是便度過了中陰過渡期而依然未取輪迴。

他們到底有甚麼力量，竟可以反抗業力的牽引呢？統而言之，可以稱為「願力」。願力有善有惡。譬如說，有發願為修行人做護法的，那麼，他們便既不解脫，亦不輪迴，成為靈異的生命。這是善的方面。

至於惡的方面，則例如懷着大忿怒心而死，死後念念不忘報復；或者對兒女太過牽腸掛肚，總想時時見着他們，諸如此類堅強的願力，都可以令中陰身越過過渡期，成為靈異眾生。這亦即世俗所說的遊魂野鬼了。

遊魂野鬼飄飄蕩蕩，往往便要找一託身之所，最容易托身的地方自然是墓穴，或者子孫所供的牌位。強有力的遊魂野鬼，往往便霸佔廟宇庵堂。尤其是前生修道的人，一旦成為遊魂野鬼，便更容易顯出靈異，這無非只是他們嘩眾取寵的手段，實在不足畏也。

狐仙之類，可以說是狐的遊魂野鬼。傳說他們中有一些，極力想下一世轉為人身，因此便以願力來抵抗業力，不肯輪迴。當成為遊魂野鬼之後，則極力行善，同時修道，希望業力得以改善而取人身。——這是道家的說法，但亦不違反佛家的輪迴理論。同時，佛家所說的「天龍

八部」，其中有些亦無非等於道家所說的狐仙或五通神而已。

例如「天龍八部」中有一種「乾闥婆」，便即聞香鬼。他們以香味為食，作正信佛教徒的護法，那便類似狐仙。

有人告訴王亭之，有一位白教喇嘛，去見識香港一間著名的道觀，還未進大門，即返身便走。他的弟子問他到底因何事故，喇嘛說：「裏頭一大群狐狸。」

對這傳說，王亭之疑信參半。說狐仙要香火，一點都不奇怪。可是，那喇嘛又何必返身便走呢，難不成他見到天龍八部，亦一樣迴避耶？如果傳說是真的話，這喇嘛便顯然有很重的分別心，以其盛名，實不應有此分別。所以王亭之對此傳說懷疑。

如今關於狐仙等靈異眾生的來頭已經說過，便可以接續述說王亭之的家乘了。這段家乘說跟所供的大仙爺有關。

家乘靈異事件

祖父國威公那年小年夜作了一個夢，這個夢，家乘傳說謂是報恩。事件牽涉的一家商號如今尚在，因此姑諱其名，僅稱之為大藥店。

這大藥店在廣州初創時，租的是王亭之家的物業，簡單點來說，便是大藥店有一位老師傅受冤屈，含恨而終，先祖國威公曾對這老師傅加以援手，他死後又照顧他的後人，因此，據說這老師傅便來報恩了。

在夢中，老師傅只對國威公說一句話：「今年年卅晚，鋪鋪開四攤。」國威公夢醒，不甚為意，朦朧中又再睡去，誰知剛一睡熟，依然又見老師傅，說的依然是這句話。

國威公這一遭醒來，便覺得事情十分怪異，想起老師傅生前喜歡賭番攤，心想，莫非真有蹊蹺。第二天，找着一個心腹的下人一商量，覺得不妨一試。

到了年卅晚，吃過年夜飯，國威公便帶着兩個隨從，悄悄坐轎去雙門底。這雙門底是當時廣州的旺地，攤館林立，由幾個地痞主持，背後的勢力是當時的西關守備李世貴。

說起這李世貴，實在也大大有名，如今廣府人說的：「唔駛問阿貴」，這個阿貴便是李世貴了。他主持當時的一宗大賭博，稱為「圍姓」（實在應該稱為「闖姓」才對，闖者，試場之謂也）。

這個賭博，賭的是甚麼姓的士子中式。其中又分幾種賭法：賭甚麼姓的人考中第一名（榜

首)；賭甚麼姓的人中式最多；賭有無一些稀有姓氏的人中式。諸如此類，花樣繁多。因為士子入場考試稱為入闈，所以這種賭博便稱為「闈姓」。

照道理，賭闈姓應該很公道，試官公平取士，賭徒又可以打聽那個讀書人有學問然後才下注，那麼開賭的人便沒有甚麼便宜。

誰知不然，當時的西關守備李世貴，跟一個名為劉學洵的人，把持了闈姓賭博，做大莊家，同時賄賂試官，左右中式人選，因為賭徒先已下齊注碼然後才開榜，所以到開榜前一晚還可以做手腳。那時廣州便有幾句民謠說道：「文有劉學洵，武有李世貴，若想中闈姓，除非第二世。」雖然如此，可是每年賭闈姓的人卻依舊風起雲湧，比起買「字花」實不遑多讓，只是為了掩人耳目，怕人說事涉試場，因此才將「闈姓」改稱為「圍姓」。

那時的人因李世貴能左右考試，所以說：「中不中，問阿貴」，可是對於有真材實學的人，李世貴亦不能完全左右，所以人們便稱讚這些人：「唔使問阿貴」，意思即是說肯定可以中式。流傳下來，廣府人要表示肯定、有把握，便亦說「唔使問阿貴」了。

那時廣州沒有警察，城北是八旗子弟聚居之地，治安由八旗兵自己負責；城內分南海縣正堂及番禺縣正堂，將一個廣州分開兩半，由兩縣負責治安；然而兩縣之上，卻還有廣州府，知府亦有巡捕，地位比兩縣的捕快為高；府之上還有巡撫，領有「撫標」；巡撫之上則有總督，領有「督標」，這兩標軍隊則駐紮西關與南關；此外還有將軍，領「綠營」，則駐軍於東郊沙河一帶。

李世貴是西關守備，屬於「督標」；跟屬於「撫標」的西關把總，是廣州武官的兩個肥缺，因為城西多富商，又有荔枝灣一帶的風月場所，所以守備雖然只是五品官，把總更是七品官，芝蔴綠豆卻實荷包腫脹。

像廣州有一件謀人妻子殺人夫的大案，主角沙三少，殺死女傭銀姐的丈夫，這個沙三少雖然有錢有面，在風月場所一擲千金，出入前呼後擁，實際上卻還未夠資格稱為「高幹子弟」，因為他的爸爸，無非只是七品芝蔴官西關把總而已。不過因為窩娼聚賭賣鴉片，便居然成為一股惡勢力了。

先祖國威公倒夠資格做高幹子弟，先曾祖廣楠公官居一品，國威公自己又在將軍麾下做事，官居四品，只是家道卻並非富裕，以廣楠公為官一向清正之故也。

廣楠公清廉到甚麼地步呢？每個月照例有一次全城文武官聚集，拜皇帝的長生祿位，向著那祿位山呼萬歲，俗語稱為「拜萬壽」。

「拜萬壽」並非全體官員一齊拜，依着品級，一批批來拜，拜完還要等，等全部官員拜齊，才按着品級上轎打道回衙。所以這個儀式，由寅時開始，至巳牌時份才結束，一共八個小時。全城文武官員，以兩廣總督為最大，駐防將軍的官階雖跟總督平衡，但亦要讓總督一步，所以「拜萬壽」便在總督衙門舉行。這便做成總督衙門下人的一筆大收入。為甚麼呢？因為他們知道百官必定肚餓，拜萬壽又不能攜帶下人在身邊，他們便乘機出售豬肉包，一兩銀子一個，加上一杯清茶，便是二兩白銀。

在咸豐同治年間，八旗已經沒落，兩三兩銀便夠一家人過活，廣楠公雖管治城北，連同三元里、小北一帶鄉下，然而每個月調濟親戚故舊佃戶，開銷實在不少，所以便寧願不吃總督衙門的豬肉包，自己帶兩個炒米餅在衣袖，加上一粒話梅，那便可以連茶都不喝了。據說當日官場曾一度傳為笑話，說八旗武官實在孤寒。然而官若不貪，何來濶佬耶？

所以據家乘傳說，家中一向供奉的狐仙大仙爺，瞧不過眼便出手了。怎樣出手呢？說得神化一點，便是叫那藥店老師傅的鬼魂來報夢。

王亭之童年時聽長輩講家乘，曾經問道：「為甚麼大仙爺要叫老師傅的鬼魂來報夢，他自己不報呢？」長輩的解釋是，大仙爺怕婦女污穢，當時國威公已經成婚，所以大仙爺便不親自向他報夢。

且說，當年年卅晚吃過團年飯後，國威公向公家帳房支五十兩銀，便帶着兩個隨從直往雙門底一家攤館。攤館的人見是生客，但卻帶着兩個下人打扮的人，再聽一聽，來人旗下口音，因此也不敢怠慢，連忙招呼茶水，又設法打聽來人的來歷。常言道，十賭九騙，開假攤是他們的慣技，所以便非打聽生面人的來歷不可。一打聽，便有點顧忌了，那些知客於是向荷官打個眼色。

當時在攤館賭錢的旗下人也不少，一見二老爺來到，連忙過來請安招呼，又紛紛出主意，押甚麼寶。

國威公問：「剛開幾攤？」

那些人搶着答：「開三，四攤是盲門，由掌燈時份直到現在，沒開過一口四攤。」

國威公生平第一次賭番攤，拿的又是公家錢，雖然說有報夢，畢竟十五十六拿不定主意，從來知道賭攤忌盲門，因此便不敢下注。就在這時，據說是大仙爺在他耳邊，清清楚楚說道：「今年年卅晚，鋪鋪開四攤。」

國威公當時聽見耳邊有人說話，恰恰說的就是夢中藥店老師傅所說的兩句，於是頓時膽壯，高唱一聲：「好，我就買盲門。」吩咐隨從將五十兩一錠細絲元寶，押在「四」上。

從來賭攤的人，不作興買孤番，更忌孤番買盲門。攤館的人見國威公兩樣毛病都犯上，不禁心中暗笑，認為是水魚上門了。

誰知一開，全場轟天一聲響，開的正是四攤，一賠三，賠一百五十兩，扣五個水，也無非扣去七兩半，淨賠一百四十二兩半。

列位讀者，開攤的好處就在這裏。光是扣水，開一鋪便動輒扣十幾二十兩，即使不開假攤，每日光是水錢便是二三千兩，這些水錢都出在賭徒身上，試問賭徒有多少身家可供抽水耶？所以真的只可「小注怡情」，若長賭，身家必然盡歸賭館。

當下全場便只國威公一人獨贏。其餘依攤路下注的人，全軍盡墨。當中自然有許多人不服氣，存心要跟國威公對賭。這種賭徒心理，可謂莫名其妙，人家又不是贏你的錢，只不過是贏攤館，但他們卻偏氣往上衝，要跟贏家作對。

賭徒這種跟贏家作對的心理，真可謂貪、瞋、癡、妒、慢五毒皆備。想贏錢，是為貪；贏

不到老羞成怒，是為瞋；認為自己始終會贏，不信邪，是為癡；自己贏不到，而人家居然贏了，於是妒；認為別人贏錢只是扶祿，論賭術，你如何及得我，此即為慢。王亭之不賭錢，便是怕五毒發作。

由是可知，作對的心理一生，照佛家的說法，便實為墮落三惡道之因，無可救藥也。

且說當時，國威公贏了兩口盲門四攤，先激怒的不是賭場，卻是西關一位大少。這位大少一二三攤買齊，偏偏不買四，然而卻依舊連開四攤，西關大少於是便頭上青筋暴脹，狼狽然，恨恨然而離去。國威公由是結怨。

據家乘傳說，是夜國威公只閉着眼睛，鋪鋪買四攤，不旋踵即打垮了一家攤館，此蓋同治年間的攤館不設限紅之故，若限紅，便不容易打垮。

國威於是便移師第二間攤館，當時簇擁在國威公身邊的旗下大爺已多，同時還有人立即趕返旗下街，召集了馬甲、步甲旗兵以防萬一，因為攤館有李世貴的公安單位做後台，一個不好，國威公可能吃虧。

兩個時辰，國威公已打到要令十間攤館聯手來受注，這一注，下十萬兩白銀。王亭之小時候還能見到祖父手下的一個家人，其時已行年九十以上，他親眼見開這口攤，那時他只是個小廝，當時正因為他年紀小，所以才叫他擔任通風報信的工作，以其不受人注目也。照他的說法，當時簡直是西關「督標」兵跟城北八旗兵紮馬，將軍屬下的綠營幫八旗，「撫標」則幫「督標」，四支兵隨時火拼，只待李世貴一聲令下。李世貴則親臨賭館，看着開這一口攤。攤館自然派出

高手來扒攤，連荷官都是廣州賭業的響噹噹人馬，幾個精於賭攤的旗下大爺則分站在攤枱的四角，虎視眈眈，提防抓攤時出千。另外一些精壯，則保護着國威公以及贏得的銀兩與銀票。氣氛之緊張，簡直可拍電影。

開出的攤，邪即是邪，果然又是四。荷官望望李世貴，然後照賠，叫賬房拿銀票出來，還涎着臉求打賞。

李世貴突然在一個隨從耳邊說了幾句話，氣氛便立時緊張起來。那隨從出來攤枱傳話，說李世貴要跟國威公再賭三口，每口賭二十萬兩。一共六十萬兩白銀，即使在今日也是個大數目，何況是百年以前。

國威公提出要找公證人，恰恰這時已驚動到兩廣總督衙門，總督派一個文案帶同幾個捕快去攤館傳話，叫大年初一不可生事，因為那時早已過了子夜，是年初一了。李世貴便要這文案做證人，親自開了三口攤，連開兩口四，第三口，李世貴雙眼發紅，結果開一，據說，當時在場的人見到他出千，加多一粒攤皮，但因為這已經是最後一口攤了，算起來，李世貴三口攤也輸了二十萬兩，不想節外生枝，也就算了。

於是由總督衙門的文案，跟那幾名捕快，親自護送國威公回家，一眾旗下大爺自然擁着在轎馬之後跟隨，一行人，一眨眼便已去到「將軍前」，已遠離西關地頭，國威公先換過官服，跟將軍拜年，然後就借將軍衙門的轎房，點算銀兩銀票，給一眾人等一一打賞，一下子就打賞了過十萬兩。

國威公回到家中，拜年的親戚盈門，然而廣楠公卻已在內堂家法侍候。當時的父權很高，兒子便是五、六十歲，父親說打就打。去賭錢，還弄出許多事端，若給御史老爺知道，聞風上摺參奏一本，一場官司下來，說不定便要破家，如斯大罪，還不該打。

當日一場風波過後，廣楠公叫國威公立即辭職，棄官從商，因為賭錢實在跟官箴有損。他贏得的錢，歸公家所有，也即是說等於兩兄弟平分，因為當時既未分家，而且賭本也是拿公家的錢。

這樣處置，若時在今日一定遭到反抗，但當時卻認為是天經地義。誰知這樣一來，以後家族中就牽涉入巫蠱事件了。

三代命運如出一轍

國威公生平兩度續娶，前後一共生下七八個子女，結果只紹如公一人長大，紹如公還有一妹，長到八歲才吐血而死，其餘的子女，全部未對歲就夭折。

紹如公亦兩度續娶，前後亦生下四五個子女，結果只有王亭之一人長大，其餘的子女全部未對歲就夭折。十足十國威公的翻版。

不只此也，紹如公的命是撿回來的，王亭之的命也是撿回來的，父子生死命運竟如出一轍，何其巧合也耶？

紹如公去世前，對於這段家乘隻字不提，但從大人的舉動，王亭之亦已隱隱約約感到有點蹊蹺。那時是聚族而居，國威公二房雖子孫單薄，但是大房卻共存三子十餘孫。甚麼時候分家呢？直至紹如公去世，老大房與老二房才分家。

當時分家，由一位老輩主持，將所有產業分為兩份，表面上很公平，實際上是一份多一份少，兩房人抽籤，大房先抽，自然抽到多的一份。

本來這樣也就算了，孤兒寡婦還有甚麼可爭呢？誰知不然，長房入稟法院，說要代王亭之管理遺產，因為寡婦不能管產業云云。

那時的廣州，正是國民黨日暮崦嵫之際，法院烏天黑地，這樣的狀詞居然受理，而且立即下令凍結產權直至審結為止。

那時，幸虧紹如公生平結交到一些好朋友，其中有幾位好友還是享盛名的律師，於是他們出面，聯同當時廣州的名律師一共十人，代王亭之入稟高等法院，撤銷地方法院的產權凍結令。那時廣州的報界亦跟先父有交情，例如筆名「二先生」的洗細柳洗伯，即是紹如公的生死之交，於是幾家報紙便將新聞做大，訪問法律界人士，說明地院之無法無天，違反憲法，連報紙副刊都出現「奪產案」的「新聞小說」，在種種壓下之下，長房才收手。

不過這些產業其實亦享用不長，前後兩年，政局就翻天覆地大變，再過幾年，產業就全部收歸公有，若早知如此，相信長房亦未必會花心機來下毒手。

王亭之對於產業的有無，從來處之泰然。五十年代時愛黨愛國，對產業視同無物。後來學佛，更加體會到「無常」的道理。八年前居夷島修密，由最基本的「外加行」修起，修皈依、發菩提心、觀六道苦、觀無常、觀死決定至等等，對自己的生平加以反思，於是人生觀更加積極，而對財富的得失乘除更不掛在心上，因為人生最寶貴的只是這個人身，若不乘着自己有人身時修，無常一至之時便更難預算。

因此，王亭之將秘密家乘公開，目的不在於對人，只是對事而已。

家乘巫蠱事件

王亭之整理紹如公的遺物，有一個小羊皮箱，用隻簧鎖鎖上。舊式的鎖，雙簧鎖已經算做最保險的鎖，足知此小羊皮箱之珍貴。

打開這個箱，裏頭甚麼值錢的東西都沒有。只有一張命紙，用「紫微斗數」來批，批者署名「劉星台」，另有一個圖章，印文是劉伯溫第二十幾世裔孫（到底是二十幾世，已記不清楚了）。此外還有一疊信。

看看批命的日子，屈指一算，紹如公那時才十歲。再看批章，有準有不準。例如批「子女宮」，王亭之還記得那兩句詩：「一子送終無所憾，家財散盡又重興」。王亭之果然散盡家財。少年時，用康熙乾隆瓷器來吃飯飲茶，不知打破了多少，現在才知道，件件瓷器都可以入拍賣行。光是這一點，即可知所散盡的家財為何耳。只是若說「重興」，恐怕還興不到先世的千分之一，然而畢竟總算有瓦遮頭，有口素菜可食。

批紹如公的「壽元」，兩句詩是：「五十壽元君欠一，積德延年實在人。」詩後有硃筆批道：「此關必可過。積德延年一紀，積大德可延二紀」。一紀是十二年，紹如公逝世時享壽六十有四，那麼是延了十五年壽了，是一又四分一紀。所以這一條批章，不知算是準還是不準。然而奇怪的是「此關必可過」這一句。

王亭之解開那疊信，原來用紅絲繩纏着，信封外有一張反摺的紙。一翻看，則是國威公的

字迹。細讀之下，王亭之嚇了一跳。

這字條的內容大略說：子女皆咯血，憂心似煎。於路上遇見劉星台，劉星台說色氣不佳，於是開壇觀星，謂子女被蠱，此處存劉星台來信十餘封，即事情本末也。

王亭之於是明白，紹如公的命盤批章中，說「此關必可過」，指的應該是「被蠱」之事。於是才想起，小時候庶祖母一再叮囑，不可吃外人給的任何食品，有一次王亭之吃了長房一個長輩的一塊酥糖，庶祖母知道，立即叫人拿藤鞭來，輕輕打了三藤，這大概便亦跟當年的蠱事有脈絡。

於是急急拆開所有的信，原來每封信還都附有國威公的覆函底稿。

至於為甚麼會同居一地，卻要書信來往呢？在劉星台的第一封信中亦說得清楚：彼此不便時時見面，所以托梁蘇記代交此函，若有覆函，亦交梁蘇記可也。——梁蘇記那時是國威公的租客，當時應該還是一個修補洋傘的小店。店在城北，解放前叫惠愛西路，如今則不知叫甚麼路名了。據家乘所說，梁蘇記的發家還跟此事有關，只是其後人都恐怕已不知矣。

將國威公跟劉星台的全部通信讀罷，王亭之果然知道全部事情的本末。

頭兩天，劉星台失敗，所以紹如公的病情加深，王亭之的八姑姐則七孔流血而死。國威公為此甚為憂心，覆劉星台的書函中充滿哀傷。劉星台於是便送來一個斗數命盤的批章，安慰他。同時叫國威公做兩件事。

宣稱誠恐紹如公不治，替他沐浴更衣，暗中將一條符放在頂心，用頭髮遮掩，再戴一頂瓜

皮帽蓋住。貼着心口又放一道符。照劉星台的說法，這叫做「保命符」。符到底畫成甚麼樣子，王亭之無緣見到，因為當時已經用去，而國威公其時亦自然無暇保留符的式樣，因為他也料不到將來會有一個孫男，對術數如是好奇。

劉星台又吩咐國威公，用一分鴉片煙燒成泡，溶化在參湯裏，每日分兩次餵紹如公飲。照王亭之猜，這是劉星台在爭取時間。當時的人叫鴉片煙做「福壽膏」，認為可以治病，事實上亦可收麻醉神經之效，劉星台作法既無效驗，便用此處方求延命矣。

果然，接着就有好消息了。劉星台來一封信，王亭之還記得劈頭的一句寫道：「昨夜與妖人鬥法」云云。這一句，看起來真有章回小說的味道。

劉星台這封信很長，指示國威公在星夜子時到城北濠畔的三聖廟，如何祭祀，在甚麼地方發掘，掘多深。如果掘到桃木人之類，便立刻連同隨函附上的符一起焚化。

他又叮囑國威公，要多帶人手，會同南海縣捕快前訪，誠恐三聖廟的廟祝已受賈通，屆時橫生枝節。

王亭之於是急急讀國威公的覆函，謂依言前往，果然不到三尺即掘到兩個木人，背書着紹如公兄妹的生辰八字，信中還有附圖，在何處有釘，何處有硃砂點記。

信中又說，在捕快審訊下，廟祝承認受賄一兩白銀，便讓人埋此兩個木人，同時招供，在三聖壇前的七星燈亦為埋木人者所供，因此問劉星台對這盞燈應如何善後。

劉星台接着覆函，說主事人福命大，因此雖然破法，亦應無事，但其手下經手此事的人一

定有難，囑國戚公留意。至於七星燈，吹熄後棄之可也。又吩咐對那廟祝只施薄懲可也，不必過份為難。信中還有兩句話，很打動王亭之的心：「魘壓之術能得否，亦須視受害者之福命，令嫺福命本薄，是故難逃此劫。」這兩句話令王亭之想到，若紹如公的福命大，那麼，沒有劉星台作法，是否亦能安然無恙呢？由是對於巫蠱之事，王亭之研究的興趣便更大。

後來還有兩封信，是掘得桃木人的翌日，長房有一個老奶媽忽得急病而死。

老奶媽輩是身份很高的下人，常常是老夫人輩的親信。少爺仔給他們奶大後，留下奶媽來照料，直至少爺娶妻生子，由少爺變成老爺，她們仍然不離去，日常的事務便是挑剔一下傭人，替老夫人作耳目。心術不正者則還挑撥一下老夫人跟少夫人的婆媳關係，心地善良者則代少夫人向老夫人做公關，所以無論其人好壞，總之甚有權威。

此輩老奶媽，通常又喜歡引三姑六婆入門，若「三姑六婆實淫盜之媒」，則此輩便多是「淫盜之媒」的媒介。王亭之自小對此輩即敬而遠之。所以，如果說老奶媽會做巫蠱之事的穿針引綫，絕對可以相信。

不過一雞死，一雞鳴，紹如公後來娶妻生子，亦依舊相繼夭折，甚至連妻子都二十餘歲便逝世。聽說，紹如公也不是沒想過辦法，所以自己修東密，又結交道家的朋友和方術之士，後來據說結交了盧師傅後，才生下王亭之，其時他已年過半百。——所以王亭之的老表，如今個個都已年過八十，有些冥壽已達百年。新聞界中的賈伯賈訥夫，已經算是王亭之年輕一點的老表，此外健在者還有畫人賀文略，以及北京佛教界的周紹良。

王亭之生下來之後，據說每晚一到凌晨一時，就必然夜啼，聲震屋瓦。要怎樣才止哭呢？必須給人抱出家門，往光孝寺那邊走，走近寺門才自然止啼。

那時後宅的後花園跟光孝寺的睡佛樓只一牆之隔，試試抱王亭之去後花園，果然亦管用。因此，王亭之三歲前，實在晚晚躺在近睡佛樓的一座涼亭石櫓上睡覺，只天寒風雨之夜才例外。——那時候便緊張了，紹如公修東密的「不動明王」法；庶祖母盧太君則起來唸經；而王亭之則哭啼如故。

三歲前，王亭之又害過三場大病，其中一次，據說由當時廣州的十大名醫一齊會診。紹如公精通醫道，是「十大」之一，餘外便是傅星垣、張香雪等人。解放後，給評為十大名醫之一的董岳琳，是王亭之的表兄，當時亦來看十大名醫如何會診處方。如今他的令郎董進亦懸壺濟世，王亭之算是他的表叔了，有傷風感冒，一定找他開幾味。

所以王亭之幾乎懂說話就識唸咒，唸的是觀音六字大明咒；年紀小小就跟盧師傅學道家。盧師傅官名「廣進」，但卻不知道是「進」字還是「俊」字，抑或是「晉」字。前人講究避諱，所以對於前輩的官名反而有點模糊。他是道家西派弟子，道號「江奇」，輩份甚高。

道家西派只內煉金丹，不修符咒，所以盧師傅對於王亭之生病之事，無能為力，雖懷疑是巫蠱施術，也只是說：「內氣強則百邪不侵，根基厚則百病不害。」由是更督促王亭之用力，如是而已。

所以王亭之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童年是否給人施過法術企圖害命。但前輩則認為，夜間的

哭啼十分有可疑，必然是覺得不舒服才會哭，一出街或到後院就不哭了，那是脫離了施術的範圍，人才覺得舒服。到底是否如此，那就真的成為疑案。

不過後來有一名婢女給人收買，用生鏽鐵綫來插王亭之的眼，以致王亭之幾乎失明，甚至喪命，那倒是事實，後來給大悲咒水治愈，算是跟觀音有緣，但由此卻可證明，王亭之一生下來就乞人討厭，必去之而後快也。至於為甚麼會如此乞人憎，則連王亭之自己都不明白。

有一位報界老人家的批評是：「你王亭之成日給人一個感覺，阻住人家的位。」這倒真的是事實，像自己童年，就阻住人家擁有全部家財的位，及至老來，雖然自願自寫書評、談術數、講佛學，看在人家眼中，皆阻位也，寧不討厭也耶。

不過如今已經比從前好了許多，巫蠱之事至少已不會發生在王亭之身上。

東密「降三世明王」調伏法

在日本東密的「降三世明王」秘法中，有一個「調伏惡人」的秘法，其中即分三個「調伏」次第。

第一是令惡人自動來和解；第二是令惡人久病不起；第三是令惡人立刻死亡。——由「調伏」的內容可知，這便即是典型的巫蠱之法了。東密原屬佛家，但層次愈低的密宗，卻偏愈多這類事涉巫蠱的修法，在佛家而言，這叫做「方便法」，是為遷就世人願望而行的法，絕不鼓勵修行人去修，西藏密宗更斥之為「黑法」，修黑法的喇嘛甚受別人鄙視。然而無論如何，在密法中總算是有此紀錄，難怪許多人因此便視密宗為邪。

不過，於各種宗教文獻中，亦惟密宗才有此公開紀錄，所以我們亦不妨就此作一探討。那就勝於脫離文獻來瞎猜。

首先，我們須瞭解何謂「降三世明王」。降三世其實應該稱為「降三毒」，即是降伏眾生心識中的貪、瞋、癡三種醜惡，因為這三種醜惡心識為世間所普遍共有，是故便名之為「降三世」。至於明王，則是一個佛部中的忿怒尊。佛部有五，所以便有五大明王，即降三世明王、不動明王、軍荼利明王、大威德明王、金剛夜叉明王。加上馬頭明王、大輪明王、步擲明王，則為八大明王。

這降三世明王，是東方金剛部的忿怒尊，形相為三面八臂，面上各具三隻眼睛，頭髮如火

微向上飄揚。中央二手結着他自己的手印，餘下的六手，右方三手依次持金剛鈴、金剛箭、金剛劍；左方三手依次持三股戟、金剛方印、金剛索。雙足踏着大自在天王及其王妃，表示降伏世間。——他的手印以及真言，不必在這裏介紹，因為與我們研究的主題無關。

欲調伏惡人時，先造三角壇，即是用磚石搭起一個三角形的火爐，像公園中野餐爐的樣子。然後向南方拾取「惡木」來施法。

甚麼叫「惡木」呢？包括有荊棘的枝、已腐爛的枝、給蟲蛀過的樹幹等。總之，這只是一種表義，將能帶來傷害以及不祥的東西，統統推給對方。

於是修法唸咒，每唸一遍咒，就在三角壇內燒一根「惡木」，同時想像「惡木」的本質已附着對方身上。例如燒一根帶刺的木，便想像木刺已刺着對方的心，諸如此類。

據說，如是修法唸咒三百二十四遍，即將三百二十四根「惡木」完全燒掉之後，受調伏的惡人便會自動來降伏，或請求和解，或終生成為你的奴僕。

我們可以將這種修法，視為一種精神力量的控制，其理有如催眠。

如果要令所調伏的惡人生病，那麼，便須一邊結壇修法，一邊唸咒，同時每唸一咒即燒一粒黑芥子，一共要燒一千零八十粒黑芥子。

燒芥子時唸的咒，跟燒「惡木」時唸的咒不同，唸完咒，要高聲呼喝所調伏的人之姓名，同時想像黑芥子為病魔，令其附着於對方身上。燒時，又要想像此病魔已發揮作用，集中攻擊對方的一處器官，如肝、腎、肺之類。

據說，當燒完一千零八十粒黑芥子時，對方就會生病，但卻不會死亡。

倘如要為人化解，則不燒黑芥子而燒白芥子，想像白芥子化為降三世明王，入對方身中為其除去病魔，如是燒完一千零八十粒，則對方的病便可解。——據說，此法還可以用來解別人所施的蠱降，不單只是解自己所「調伏」而致的疾病。

這就真正是巫蠱之事的層次了。學密宗的人如果只對這類低層次的密法感興趣，那就根本不能稱為學佛。

在施法過程中，沒說要給對方吃點甚麼，純粹是企圖用精神作用來令對方生病，或用精神力量來替對方除病，是否有效，王亭之亦不得而知，但總覺得十分之邪門，同時亦不相信，光靠密宗的「觀想」（想像）就有這令人得病或除病的精神力量。

修的最惡調伏法，是令人得急病死亡。其法為在三角壇中先燒種種「惡木」及馬糞之類，又再燒種種祭品，以及黑色的「食子」，然後以大忿怒心，結着手印來唸咒。在壇爐中，放上象徵惡人的偶像，偶像上又寫上一些咒字，於是一邊唸咒，一邊向偶像灑沙及芥子。

據說，當唸完一百零八遍咒之後，再用刀來刺這偶像，然後唸咒將偶像焚燒，想像所調伏的對象死亡，那麼，對方就會得急病。如是重複修法三日、五日、七日，乃至七七四十九日，對方無有不死。

倘如要替對方解禁咒，則是以慈悲心來柔聲唸咒，再替對方向壇城獻上供養，這樣便可以令人康復。

這樣的禁咒死亡之法，亦沒有提到要給對方吃點甚麼，所以純粹是用精神的力量。裏面倒提到，如果有對方貼身的衣物或毛髮之類，於燒偶像時一起焚燒，力量會更大，這就更似關於南洋降頭的傳說了。

王亭之懷疑，下三部密有這種調伏法，實在是印度婆羅門的法術，亦即印度的原始巫術。當密法傳播時，一些修密的人將之吸收，是故密法中才有這些巫蠱之事。但精神力量能否如此之大，能致人於死，值得懷疑。

另有一個「大威德明王調伏法」，要求則高一點。如果將這類法術視為精神力量，那麼，要求高些的話，便應該精神力量更大。

此調伏法有二。一個是結三角壇修法，唸誦真言一萬遍，唸時結印。既畢，取黑泥作偶像，並於其腹中放置驢糞。事前準備驢骨做的金剛橛五枝，此際即取之為用，每橛各唸咒一百零八遍，於是以二枝分釘泥像的左右肩，二枝分釘泥像的左右脛。最後取一枝，唸咒一千，直刺泥像的心。

釘畢，將泥像平放在壇前，用安息香將之慢慢燃燒，修法的人再唸真言一萬遍，想像明王將其人誅滅。據說，怨敵便會吐血死亡。

另外一個法，溫和許多，結三角壇修火供七夜，然後用荊棘柴燃火。先準備苦煉子葉一百零八件，於每件樹葉上書寫對方的姓名，於是唸着真言，喝着對方的名字，將樹葉逐件擲入火中。據說，樹葉燒畢，其人即會降伏。

這種調伏法，巫術的色彩更加濃厚，而原始色彩亦十分濃厚，相信必為古代印度民間的巫術。從前廣州有些拜神婆，用黃紙寫上受禁咒者的名字，一邊詛咒，一邊將之擲入火中，這個做法便跟燒苦練子樹葉無異。至於鵝頸橋打小人的拜神婆，蓋亦古代巫術之子遺而已。關於巫蠱禁咒之事，始終是個疑團。

巫蠱非科學所能解釋

巫蠱之事不同道術，所以正宗道家不將巫蠱降頭之類列為道法。我們看看晉代葛洪的《抱朴子外篇》，裏頭列有隱形神通、玉女變化、禁制野獸、水面行走種種法術，絕不見有禁咒生人的巫術，邪正之別蓋由此知之矣。

然則巫蠱之事雖非正法正道，亦非科學所能解釋，可是，為甚麼時至今日卻依然流行不絕呢？所以王亭之相信，此中一定有包括下藥、下毒的手段。因此東南亞一帶的降頭，才會給人認為是控制病毒或細菌。倘如只靠釘桃木人、唸咒等等法術，那就未免太過事涉虛誕。雖或解釋為「精神致病之術」，可是，單方面的精神運用，又如何保證一定能令對方生病呢？

王亭之前面述說過的一系列巫蠱之事，除了怡保那個賣燒雞的土女與法國工程師的故事之外，其餘的故事，都同時有下藥下毒的可能，所以王亭之始終不相信光是「精神」之術便可以致人於病。不過亦不全部排除「精神」的作用。據說，氣功師發氣可以影響試管中細菌的繁殖率，這是可信的事，所以於下藥下毒的同時，巫師若同時用精神的力量來催發病毒或細菌，是則亦應視為合理。

如今有許多病菌依然被視為稀有，無藥可治，焉知這些病毒細菌不是控制在一些原始巫師手上也。

方術紀異

王亭之 著

下



任何方術，包括星相風水，都有他的局限性。

了解方術的局限，非常重要，否則便會變成迷信。古往今來，許多人即因迷於方術而致身敗名裂，甚至國破家亡。這些人任為方術萬能，卻不了解業力的重要。因此，必須站在「因果」、「緣起」的立場來對待方術，然後才不致迷於方術，而能善用方術。

本書名為《方術紀異》，目的卻並不在於利用「異」來眩惑人心，讀者應於「異」的背後知其局限，且能知緣起，然後才能了然於方術的作為。所以說起來，學佛實在比學方術重要。學佛又須求解脫而不求執著於自我的福報，然後才不致為「異」所誤。



ISBN 957-39-0572-8



00280



9 789573 905721

遠景題字：臺靜農

封面設計：游大為

©1998 THE VISTA PUBLISHING CO.

方術紀異

下

王亭之

方術紀異(下)

遠景叢書 E⑧2

作 者	王 亭 之
發行人	沈 登 恩
出版者	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台 北 郵 局 7 — 5 0 1 號 信 箱
郵 撥	0 7 6 5 2 5 5 — 8
電 話	(02)22553522 27540696
傳 真	(02)22553588 27540691
印 刷	紅 藍 彩 藝 印 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北 市 西 園 路 二 段 2 8 1 巷 3 號
定 價	新 台 幣 2 8 0 元 • 港 幣 8 8 元
初 版	1 9 9 8 年 2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

遠景版權・翻印必究

ISBN 957-39-0572-8

法律顧問：世紀聯合法律事務所 尤英夫律師

序

對於方術，王亭之一向抱着既不全面否定，亦不全面肯定的態度。為甚麼不否定，因為有些人的確具有超乎常人的根識，例如人的聽覺受聲波幅度限制，假如能超越這些限制，那就可以聽到一般人所不能聽到的聲音，在方術的層面，就可以稱為「道術」，或如今人之稱為「異能」。

然而為甚麼又不肯定呢？

任何方術，包括星相風水，都有它的局限性，是故許多稱為「大師」的人，漁色漁利或者得意，可是其際遇卻往往不足為外人道。由是可見方術之不足盡恃。至於不學無術之輩，假方術之名，跡同行騙，那就更不在討論範圍之內。

了解方術的局限，非常重要，否則便會變成迷信。古往今來，許多人即因迷於方術而致身敗名裂，甚至國破家亡。這些人認為方術萬能，卻不了解業力的重要。

佛家說業力，即所謂因果。然而因果卻非宿命，因為單獨具有一因，並不能立即生起善惡果報，必須還要客觀條件成熟，因才能生果。此即如單獨一粒種子不能生成果實，必須種植、培養，才能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所以果報的生起，除因之外還須具備諸緣。人若能依

佛法修行，善緣具足，惡緣不生，則自能會善因生善果，而惡因則不起，由是命運便發生改變。

但倘若恃着方術，利用方術，以為可藉此以求名利而不擇手段，那麼，所作皆為惡緣，自然所生唯是惡果。

因此，必須站在「因果」、「緣起」的立場來對待方術，然後才不致迷於方術，而能善用方術。

本書名為《方術紀異》，目的卻並不在於利用「異」來眩惑人心，讀者應於「異」的背後知其局限，且能知緣起，然後才能了然於方術的作為。所以說起來，學佛實在比學方術重要。學佛又須求解脫而不求執着於自我的福報，然後才不致為「異」所誤。是有厚望於讀者。

一九九七年七月 王亭之於圖麟都

目錄

序

相術篇

由巫蠱說到望氣	1
扁鵲相齊桓侯	2
相馬之術	4
春秋貴族重相術	5
吳越二國的相術例子	6
識英雄於未遇時	8
相形與相氣	9
善相者要言不煩	10
憑奇相登帝位的故事	11
無良相士誤國	12
黃霸相妻故事	13
王亨之一段「秘史」	14

唐代相神的故事	17
陳希夷善相骨	21
神宇不同性格	23
鮑魚王阿一的相格	24
宋人相神的故事	25
相神必先相其耳	29
陳繼堯的相法	31
相髮無非是相神	33
省港澳的「江相派」術士	34
「江相派」的背語	38
「江相派」傳人舉實例	40
「紫飛」實同神棍	44
近年「紫飛」個案	46
清末一件紫飛故事	49

李星南出千的故事	53
北方相士分腥尖二門	62
腥門的「十三簣」	66
相士使「簣」舉例	69
最缺德是「皮門」	71
連濶如親歷個案	73
明代袁氏相法	80
清代江湖術士故事	81
相法的局限	83
相形不如相心	84
敦珠法王的神字	86
相由心轉	87
測字篇	
用「測字」投石問路	88
測字祖師爺謝石	89
離合文字的測字術	93

識諱占夢與測字	94
宋神宗相字改年號	96
五行測字四例	97
五形的字例	99
就事論字的測字法	104
筆迹分析定我半生	105
由碑帖學相字	106
由相字看社會現象	110
字相改變心理之例	111
字相亦重點劃形態	113
添筆吉、減筆凶	114
「六神筆法」	117
《測字秘牒》的「對關」拆字法	120
同字不同測的故事	121
有關雍正的兩個測字故事	123
程省測字的故事	126
「假借法」測字	127

胡宏測字的故事

范時行測字的故事

相字之形二例

總結相字的發展

詳夢篇

詳夢亦用測字

紹如公的一個夢

黃帝的兩個夢

占夢之術與道家思想關係

殷王重視卜夢

周人多發政治夢

唐代的一宗奇夢

西藏人占夢

《解夢書》解夢

敦煌出土《解夢書》

敦煌占夢紀錄

150 148 146 144 142 140 139 138 137 136 135

134 132 129 127

十二支得夢日

占十二時夢及穰夢

藏文寫本《夢書》穰解惡夢法

自己占夢最清楚

「如夢」的夢

夢的別解

偽託夢境的故事

謠讖篇

神奇的謠讖與圖讖

周人最重謠讖

漢成帝時的「政評」謠讖

謠讖變成方術

宋明帝自造謠讖

桓玄造謠起家亦因謠被殺

北齊的謠讖

隨煬帝的詩讖

193 191 190 189 188 187 185 183

181 179 177 176 175 174 172

誌公和尚的謠識
魏太武帝因謠受辱
劉宋王子年的謠識
北齊末年的童謠
有關科闌的謠識
唐代表度造謠平淮西
有關五代劉知俊的謠識
寶誌預言五百年後事
有關李後主的謠識
「蠻銀」破國之謠
元末流行的謠識
鐵冠道人的《透天機》
古本《呂望萬年歌》
諸葛亮的《馬前課》
謠識與字謎
託名的《黃蘗禪師詩》
天人感應說童謠

252 243 242 235 225 208 206 205 204 202 200 199 198 197 196 195 194

《金陵塔碑文》
有關香港的二首識詩
六種版本《推背圖》
謠識的謎語特色
謠識用雙關隱喻
諧音謠的真偽
用乳名的謠識
隱喻身份特徵的謠識
謠識中的五行規律

268 267 266 265 262 259 256 254 253

由巫蠱說到望氣

傳說受巫蠱禁咒之人，氣色跟常人有異，精於此道者，可以觀其氣色即知其受何種禁咒，此言不知是否屬實。

大馬有一個巫師稍向王亭之透露，說人若中了猛烈的降頭，臉色初時反而紅潤，但紅潤而浮，其氣如流，那就要提防降頭發作。

如果照這說法，中國傳統方術中的「望氣」，便似乎跟南洋巫師有點淵源。據說望氣之術，可由臉部氣色知人所中的是「邪祟病鬼妖」，分為五科。其中的「邪」，包括瘟疫，即是傳染病；亦包括「內邪」，那就是人體醞釀着的重病，在今日，則應包括癌症和愛滋。

這望氣之術，實非沒有科學根據。人體內部機能有變化，在外部自應有所流露。所以中醫診症亦須望、聞、問、切。望也者，包括觀察病人的氣色，不只是望舌苔，有時甚至要觀察病人的膚色。

春秋時，師曠見太子晉，一望其氣色即語之曰：「汝聲清浮，汝色赤，火氣不壽。」這即是賺其氣色赤而浮。蓋色浮者聲亦必浮。浮也者，即是說話沒有尾音。要認識浮聲很容易，有一位時時對新聞界發表高見的名人，初聽其語氣似關德興，然而關德興卻有清而重的尾音，其人的聲音截然而止，了無尾音餘韻，斯即浮也矣。

扁鵲相齊桓侯

中國的相人之術，來源其實很複雜，大致來說，應該包含望氣、相畜、醫術等因素，其中自然有陰陽五行。

我們先談醫術方面的因素，歷史上有一則很著名的故事，扁鵲相齊桓侯。

扁鵲去到齊國，齊桓侯仰慕其聲名，便招待他。扁鵲因此入朝見桓侯。既見，扁鵲對桓侯說：「君侯有疾，疾在腠理，若不醫治恐怕病會變深。」桓侯搖頭道：「寡人無疾」。

及扁鵲退，桓侯便對他左右的人說道：「醫生一定好利。明明人家沒病，卻說人病，如果給他醫，當然容易醫好，那麼他就可以邀功受賞了。」

過五天，扁鵲上朝見齊桓侯，對他說：「君侯的病已到了血脈，不醫病就更深了。」桓侯不理他。及扁鵲退，桓侯不悅。

再過五天，扁鵲又上朝見齊桓侯，望見桓侯之後，急急退出。齊桓侯覺得奇怪，因使人問其究竟。扁鵲說：「病在腠理，湯藥以及按摩推拿可以醫好；病在血脈，針灸可以醫好；病在腸胃，用藥酒可以醫好；若病在骨髓，那就連老天爺都沒有辦法。如今桓侯的病已在骨髓，所以見到他我便不再說話。」

五日後，齊桓侯病發，叫人找扁鵲，扁鵲已不辭而別。桓侯於焉病死。

扁鵲由氣色可以看出齊桓侯的病深淺，是故巫師便亦可以由氣色來看人的精神狀態——因

為邪、祟、病、鬼、妖五者，實在必有精神上的變異因素。

《素問》記黃帝與雷公的問答，即是由氣色知人精神狀態變異之例。

雷公問黃帝，有些病人，明明已經見其病情轉好，卻忽然暴斃，何以知之？黃帝答道：「如果兩顴赤色，大如拇指，病雖小愈必猝然而死；如果天庭有黑氣，大如拇指，則無病而猝然死。」

所以到了《神相全編》出現的時代（宋至明代），術者便總結了由氣色看死亡的三條法則：面色有赤暴如火者，命短卒亡；面色如塵埃者，貧下夭死；面色怒變青藍者，毒害之人（亦主不壽）。

由此發展，便用氣色來看五臟六腑的病。例如白氣表徵其人體虛寒，即所謂「寒底」；黃氣表徵濕重；紫氣表徵有瘀；黑色表徵機能衰歇；赤氣表徵虛熱。再發展下去，便是用氣色來看人的吉凶休咎了。

相馬之術

氣之外還有形。由形來相人，當然經過多少年相人的社會經驗積累，然而於相人之外，相畜的經驗其實亦有用於相人術之上。《漢書藝文志》有《相六畜》三十八卷，可見經驗之豐富。

六畜之中，跟人關係最大的是牛馬，二者之中，馬又比牛更加重要。因為馬是戰爭工具，臨陣之際，只須馬一失前蹄，便可以導致主人陣亡。生死攸關，自然要仔細研究相馬之術。

《三國演義》形容戰馬，最威武者當然數關公所騎的赤兔。日行千里，臨陣不驚，自然是匹良馬。然而描寫得最神奇者則莫如劉備所騎的「的盧」。

的盧是匹黑馬，惟獨額頭有一點白，相信這種馬必妨主人。它原先是呂布的坐騎，後來呂布果然慘死，於是落在劉備胯下。曹劉大戰，劉備敗走，到了檀溪之前，劉備望見溪水漫漫，端的是前無去路，於是一提馬韁仰天長嘆：「的盧的盧，你果然妨害主人。」誰知此際那的盧馬卻奮起神威，一躍而過十丈溪水。劉備因而死裏逃生。當時的人，認為劉備有如天助，所以才不因其戰敗而小覷了他。由此故事，可見當時對相馬之重視，亦可見相馬術之成熟。

據《呂氏春秋》所載，當時相馬的術士還各有專科。寒風專相口齒；麻朝專相面頰；子女厲專相馬眼；衛忌專相馬鬃；投伐褐專相馬的胸脅；許鄙專相馬的糞便；秦牙相前；贊君相後。這即是說，每位術士個人積累的經驗不同，是故便各有專長。

春秋貴族重相術

正由於相人術有相畜術的成份，所以相學中才有許多用禽畜來形容的術語，或將人相按禽畜之形的類別來分。所以至今還有鼠形膽小、牛形鹵莽、象形貌沉穩而狡之類的說法。

由氣色結合相畜，再加上人生經驗，在春秋時代我們便已有了很準確的相法。這些相法故事，屢見於《左傳》。

魯文公元年，周天子派內史叔服到魯國參加葬禮。公孫敖知道叔服懂得看相，便請他為自己的兒子一相，叔服說：「他的下頷生得很豐滿，晚年在魯國一定很得意。」

這相法，便相等於今人之所說「地角方圓」了。凡地角方圓者晚年一定安泰，不圖這說法從春秋時代便有。

周天子大會諸侯，派單成公做主禮。晉大夫叔向參加會盟之後，對人說：「單成公命不久矣。他身為主禮官，可是雙目老是望着地下，腰帶之上便望不到了；說話的聲音又小，隔兩步便聽不清楚，那便是神氣已衰的象徵，其人的命絕不會長。」果然，一年不到，單成公便死了。

由這幾則故事，便可見我國春秋時代，相術已在貴族社會中流行。

吳越二國的相術例子

春秋時代，相術固然有專業，但業餘人士亦多高手。這裏可以舉兩個例子。

伍子胥由越國逃亡至吳國，為了掩飾身份，便披髮佯狂，行乞於市。吳國卻有一個「市吏」，即等於如今大陸派出所的所長同志之類身份的人，一眼就看出伍子胥的身份有詐，便把他拉過一旁，密密查問，問出此乞兒原來是鄰國的國防部長兼水陸二軍總司令，這還得了，吳越向來世仇，時時打仗，如今竟然獲得了越國的軍事頭頭，自然如獲至寶，因此便把伍子胥獻給吳王僚，王僚一見伍子胥，亦立刻予以重用。

後來伍子胥做了吳國的軍事頭頭，興兵攻打越國，由於他深知越國軍事底細，自然節節勝利，連越王勾踐都俘虜了回來。這時候，人們才佩服當年那市吏的相術高明。因為他不但能相出其人可用不可用，這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蓋相術實乃眾多術數中最實用的一種，略知一二，便足以識人。

話說吳將伍子胥滅越之後，將越王勾踐俘虜，越國的大臣便自然密謀復國，其中最得力的兩位大夫，便是范蠡和文種。

這位范蠡是我國歷史上的一位奇才。他精通政術之外，還精通做生意，有一句成語叫做「富比陶朱」，成語中的「陶朱」便是指范蠡了。然而他於政商兩途之外，居然還懂得相術。所以他一相西施，便知道這美女可以做間諜，再相越王勾踐，便知道此人「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

安樂」，因為他生得「長頸鳥喙」。

許多人稱讚范蠡之相越王，讚其因此能功成身退，不貪利祿，所以才能得保首領，跟西施遊於五湖而終老，王亭之則賞范蠡之能相西施。因為要揀一個美女易，要揀一個能做間諜，能向吳王夫差施反間計的美女則難。

知人以相，是很重要的事。孔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似乎是反對相術，其實恰恰不是。蓋「以貌取人」並非相術也，它只是俗人的「皮相」。若乎相術，則相其神、相其氣、相其心、相其骨，豈只「流年部位」那麼簡單也矣。

識英雄於未遇時

相人之難，難在「識英雄於未遇之時」。秦始皇時，黥布流落市井，鬥雞飲酒，屠狗走馬，偏偏便有人相出他將來可以封王，但在發迹之前卻一定要受一次刑法。

後來黥布果然出事，受了刑法，還流放到驪山去做苦工，有如今日之「勞改」。可是他卻因此參加了陳勝的起義軍，後來又依附項羽，封為淮南王。只是當年相黥布的人是誰？文獻中卻沒有記載了。

大約與此同時，還有一位呂公善於相人。他見到劉邦落難，不但收留他，還將女兒呂雉嫁給他。呂公對劉邦說：「我自小就喜歡相術，且相人多矣，從沒見過有人能及你的相貌，希望你能夠自愛。我有一個小女，願意將她嫁給你。」劉邦這時，那還有不答應的道理。

不過這呂雉也非同小可，她後來居然將劉邦控制得貼貼服服。她也似乎精通相術，說韓信有反骨，因此親自設計誘斬韓信。然而她的相術卻顯然不及乃父，所以才會拚命抬舉自己外家那支人馬，確立「諸呂」勢力，終於弄到整個外家覆亡。呂公之相劉邦，似乎是好事，結果則家敗人亡，這應不是呂公始料之所及也。故王亭之每說，若懂得點術數，便憑此來胡作非為，結果一定逃不過因果業力。術士焉可不以此為戒耶。

相形與相氣

中國的相術，實在大成於漢代。春秋戰國只可說是醞釀期，因為那時國家多變動，凡多世變，便多奇能異士出頭的機會，由是便使相術多了許多徵驗的機會。

漢代以前，相人又只重形，故令尹子上相太子商臣，謂為「蜂目豺聲」，主為人殘忍；唐舉相蔡澤，謂為「曷鼻」（蠟子鼻）；尉繚相秦始皇，謂為「蜂準、長目、顰鳥膺、豺聲、虎狼心」，由是離開秦國，不肯做他的臣下。

其所以重形，那是因為相人術其實亦有相畜術的徵驗在內。由相家畜，發展到以野獸禽蟲的特徵為相，雖形而下，往往亦相當準確。

至於相氣色，其實亦屬於形而下。蓋氣色與人的體質有關，是故相氣色的徵驗實來自醫學。後來發展到用氣色來看心理，那便已經是相術的一大進步。漢代有兩位思想家，一位是王充，一位是王符，兩個老王都主張無神論，反對術數，可是他們兩位卻都相信相術。為甚麼？即是因為由相術可以察人之心理，所以他們便認為跟術數之迷信不同。

王符提出，「骨法為要，氣色為候」，這便已進步到形氣兼察，也可以說是形態與心理並重的相術。

善相者要言不煩

三國時的牛輔，門下客有善從氣色觀心理者，故每當客人求見，必先令門下客相之，看有沒有「反氣」，若無，然後牛輔才肯加以接見。這便是看心理的例子了。「反氣」云乎哉，蓋只不過是由氣色來看其人是否「危險人物」而已。蓋三國世亂，禍福每多不測，牛輔便不能不小心點，以免受到牽連。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來總結一下古代的相術發展——漢代以前，相術重形、重色；漢代開始，相術然後才重骨格、重氣、重神。唐宋以後，則神、氣、骨、形、色等諸法大備，又復總結為種種「格」。可是明清以來，相學卻又流於江湖，江湖之士只重皮相，是故便又重「流年部位」之類，斯又形而下之甚者矣。

善相之士，要言不煩，往往一言半語即道着關鍵，豈如江湖術士之口若懸河也耶。

漢代許負為名相士，他相周亞夫，只說道：「你三年後封侯，持國家重權八年，可是第九年後便入厄運，數當餓死。」寥寥幾句，便說盡周亞夫的下半生。

後來周亞夫果然封侯，不久，吳王濞作亂，周亞夫領兵平服，於是拜為丞相，掌國柄八年。其子卻偷偷買入皇宮的御用品，由是周亞夫牽連入獄，亞夫憤懣，乃絕食而死，真如許負當年之所言。

憑奇相登帝位的故事

魏末，晉王司馬昭已實際上掌握了國政，只在名義上還保留「魏」這朝號。所以當司馬昭病重議立子嗣之時，實際上已等於立太子。一時滿朝文武甚為緊張。

其時司馬炎怕不得立為子嗣，知道司馬昭最信裴秀，便私下拉着裴秀問他：「你相不相信人有相？」裴秀愕然，司馬炎於是乃為他出示自己的兩種奇相：第一，手長過膝；第二，頭髮可以長到拖地。

裴秀見了，便對司馬昭說：「中撫軍既得人望，又有奇相，這絕非是做人臣的人。」由是司馬昭才決定立司馬炎為嗣。是年十二月，司馬炎索性篡了位，建立晉朝，名正言順地做了皇帝。

歷史上，這是憑「奇相」而登帝位的故事。若司馬炎無此奇相，則必不能說動裴秀也。

然而憑相選人，卻亦往往大失。如隋文帝要立太子，便密令相士來和遍觀諸子。這個來和真是看走了眼，對文帝說：「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於是文帝便留意晉王。這晉王即是楊廣，也即是歷史上著名好色荒淫的隋煬帝。來和選中他，可謂走了眼。然而亦有謂文帝諸子皆不成器，惟有楊廣有點氣候，來和只好在矮子隊裏選將軍，將他選出來。

然由此故事，足知國人之重相法也。

無良相士誤國

漢代皇室相信相術，因此立皇后，選宮人，封大臣，大都聽信術士之言。

然而術士之言有可靠有不可靠，端視人品而定。譬如術士推薦李固，說他「鼎角匿犀」（頭蓋的骨如鼎，有三處突起，隱隱接着額頭的伏犀骨），由是受到朝廷重用，及後官拜太尉，位極人臣。李固亦能盡忠職守，策劃政事，尤其是善於提拔人材，成為一代名臣。這可以說是術士的推薦沒有錯。

不過相士蔡邕通於永建年間為漢順帝選皇后，受了梁冀的賄賂，便說梁冀的妹妹「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漢順帝依言立之為皇后。

幾年後，漢順帝聽梁皇后的說話服春藥，不久即便病死，梁皇后於是掌權，才一年便廢掉了繼位的漢冲帝；第二年，又毒死了再繼位的漢質帝。其兄梁冀既為大將軍，掌全國兵權，兄妹二人合謀，真可稱為權傾天下。

後來立質帝的族叔劉志繼位，是為漢桓帝。桓帝剛立，梁冀立刻逼皇帝下旨殺了太尉李固。這桓帝畢竟機智，事事聽命於梁冀，又醇酒美人，完全不過問朝政，如是十二年之後，才藉宦官單超等五人之力，誅殺了梁冀。

然而從此宦官當權，終於天下大亂。追源究始，可以說是無良相士誤國。

黃霸相妻故事

後漢之世，不但朝廷規定選宮女皇后要「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相法」，連官吏娶妻娶媳婦，都要找相士來物色對象。那時候的婚姻本來講究門當戶對，但往往因相士之一言，便連門戶都不必講了。

例如西漢時的黃霸，家世甚好，又有名望，肯定指日可以飛黃騰達。有一巫師想將女兒嫁給他，可是世族與巫師家世相距太遠，這巫師便串通一個素來被黃霸相信的相士。

他們安排好，相士跟黃霸同車出遊的一天，故意讓巫師的女兒露臉，這相士便作大驚之狀說：「這女子的相貴不可言，一定旺夫，若不然，天下的相書便都要燒掉了。」黃霸聞言，立刻命下人打聽這女子的家世，也不嫌她出身卑微，遣媒行聘，自然一說便合。不過後來黃夫人亦相夫有道，黃霸為官清正，頗有政聲，所以也不能說這相士有甚麼不妥。

這種橋段，千多年後依然有人使用，許多烏鴉便因此飛上枝頭作鳳凰了。只不過時代愈晚，術士的風格卻愈低下，後漢的相士無非只是看面相，今日的一些術士，卻下流到專門論「內相」。「內相」也者，即是不見人的地方，有一個自稱名家的人，擅長「拉馬」，便是靠看烏鴉輩的「內相」，斯亦可謂玷污術數也矣。

王亭之一段「秘史」

王亭之自己有一件「秘史」，也跟相術與婚姻有關，可以一述。

當王亭之初出生時，因為家道還算殷厚，所以才一滿月，便有人送來許多年生八字要對親。那時庶祖母盧太君很主張替王亭之先訂親，而且認為妻子大丈夫兩年最適合，蓋將來便於當家也。

經過算命佬左挑右揀，終於揀到一張年生，那女孩子姓黃，大王亭之兩歲，如是便過禮下文定了。對方算是高攀，自然歡喜到不得了。可是過幾年，抗日戰爭爆發了，勝利才五年，廣州便解放，是故一直雙方都未提親事，王亭之也只在街上，經人指點，才算見過這「老婆仔」一面。其時已迭經世變，王亭之還那會把這頭親事放在心上。

可是對方的父親卻忽然找上門，不是提親，而是一本正經地退親，要王亭之找回當日送來的年生退還。這些東西，經過兩次大變，那裏還找得出來，然而對方卻苦苦相逼，還說要告到派出所。派出所居然派一個同志來警告王亭之，說「封建婚姻」無效。王亭之說：「我幾時說過要娶他的女兒？我幾時當過這段婚姻有效？」那個同志卻依然對王亭之訓示一番，還要王亭之學習「新婚姻法」，真的沒給他氣死。

王亭之給派出所同志纏到沒有辦法，只好向省委投訴。那時省委宣傳部跟王亭之有點關係，便一口答應替王亭之搞掂。果然說掂就掂，過幾天，便再不見派出所來催王亭之學習「新婚姻

法」了。

本來以為事情可告一段落，誰知不然，對方的母親卻忽然出面。這一回不是逼退親，卻是提親事了。那婆娘對王亭之極口埋怨老頭子糊塗，不應該不顧口齒，女兒既然吃過王亭之的茶禮，就是王亭之的人，所以應該揀日子拉埋天窗云云。

王亭之給那婆娘悶到火起，便走到派出所去找那名同志投反訴，要他警告對方「封建婚姻」無效。那個同志真的聽到一頭霧水，弄了半天，才明白逼婚的不是王亭之，而是對方。

後來有人告訴王亭之，原來土改之後，對方急到不得了，便悄悄地找人來相王亭之，看是否還堪做他們的女婿。相士說王亭之是破敗之相，貧賤終身，而且還貧無立錫之地。這麼一說，那還了得，那父親便出面退親，而且還誣捏王亭之違反「新婚姻法」。派出所盲天黑帝，先入為主，不問清楚便來「教育」王亭之，據說還準備組織街坊開會，集體來對王亭之的批評云云。

——因為那時推行「新婚姻法」還沒變成鬥爭，是故便只批評耳。

然則，後來對方為甚麼忽然態度轉變，居然又來提親事呢？

原來他們是從派出所那裏得知，說王亭之在省委有後台。那時的廣東省委書記是南天王陶鑄，在廣州，一提到省委二字，人人腳軟，蓋此機構簡直可以左右人的生死。王亭之居然有這機構的後台，那還得了。

他們由郵政局那裏，又打聽到王亭之每月收過千元的稿費——那時的稿費很高，廣州的標準是每千字二十五元，出書還有版稅，加上其時出一本書動輒出十萬冊，因此稿費版稅收入豐

厚是很平常的事。這些稿費版稅一律由郵局撥匯，所以郵局職員很清楚王亭之的收入。王亭之到郵局收錢，櫃台的職員羨慕到出口：「你一個月收入，重多過我們兩年工資。」王亭之聽到背脊生寒。

這麼左打聽右打聽，對方便找過另外一相士來相王亭之了。據說這相士對王亭之評價不俗，恰恰跟第一個相王亭之的相士說法相反，因此對方便改變主意，由母親出面來提親了。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真的轉變得太快。你說，王亭之怎敢找這樣的人來做岳父岳母。後來對方的女兒出嫁了一個海關中級幹部，但翌年丈夫便死。給他們相女婿的相士，便不知怎樣自圓其說矣。

唐代相神的故事

相人的終身窮通得失，不能光憑看部位五官，必須兼相其神宇心術，所以很難。蓋能相人神宇者必須自己先作修養，養好自己的神，然後才能相人之神，是故歷代的名相士多出於道家。若相士的修養一失，相人便不準矣。由是有些人初出道時，言談微中，及至成名之後，酒色財氣，錢銀女人，江湖恩怨諸多紛擾，於是相人便如捕風，連他自己都茫然一片空白。

唐代的張憬藏便是一個例子。關於他的故事，筆記小說多有記載，最著名的一次是他初出道時，偶然見到三個士子郊遊，張憬藏忽邀他們三人坐地喫杯酒，那三個士子無可無不可，便席地圍坐，跟張憬藏喝酒聊天。及至酒酣，張憬藏忽然對他們說：「三位珍重，你們三人將來都做到宰相，不過卻以這位相公的勢位為最大。」當下三個士子聽了，雖然歡喜，也不甚為意。然而後來卻果然應驗，他們三個即是姚崇、李景秀、杜景佺，都拜相，只不過惟有姚崇能稱為一代名相。

可是後來張憬藏的相術便不靈了。有一個人名叫劉思禮，出重資請張憬藏看相，張憬藏說他可以位至太師。及後，劉思禮做到箕州刺史，便以為相術有準了。誰知後來卻斬首於刑場，太師夢，一場空。張憬藏如斯失準，即是名成利就之累。

關於姚崇的發迹，也真與張憬藏有關。

在《大唐新語》中便有這麼的一則故事——

當太平公主把持朝政之時，朝臣多傾附公主，惟有姚崇敢於抗公主之命，以致被貶官為申州刺史。這件事，當時未登位的唐明皇記在心中，對姚崇十分賞識。

及至誅太平公主之後，明皇登位，便徵姚崇為同州刺史，那就是近在京師做官了。姚崇跟當時的宰相張說一向有心病，張說便令人上彈章奏姚崇犯事，明皇見章，放在一旁不理。

過了兩個月，明皇忽然說要出獵渭水，那正是同州的屬地。明皇於是密召姚崇相見，既見，明皇劈頭便問他道：「你懂不懂打獵？」姚崇奏道：「臣在三十歲以前，不努力讀書，終日在山澤中以呼鷹逐兔為樂。及後遇到張憬藏，他對臣說：君當位極人臣，幸毋自暴自棄，臣聽了，才折節讀書。臣既少年時多行獵，如今自然亦能行獵。」

唐明皇見奏，大悅，於是與之並馬而行。姚崇指揮鷹犬，果然十分在行，明皇更加歡喜，於是與之談朝政，姚崇勸明皇，功臣有功可以封賞田宅，卻不必用官祿來酬庸，因為他們未必懂得政事，這恰恰針對了唐代的政治腐敗。明皇聽奏，旋即拜姚崇為相，由是天下大治，開元年間稱為盛世。

然而張憬藏實非不學無術之輩，他有一宗看相的故事，便是相人神宇的代表作。

其時有一位郎中，他的妾侍趙氏生得很美，舉止有大家風範，曾請人看相，皆認為乃一品夫人之相，可以旺夫。那位郎中因此把她寵愛到不得了。

及至張憬藏入長安，那郎中便請他為趙氏看相。張憬藏看完之後，要單獨跟趙氏說話，曰：「夫人果然貴相，只是必須戒淫，否則會有五個男人在你的宅中守候，等待你召喚，可是你最後

亦必遭刑法。」

趙氏出來，郎中問她張憬藏說些甚麼，趙氏只說他斷為貴相。郎中半信半疑，問張憬藏，張憬藏卻不肯說。

後來趙氏果然不安於室，跟宅中五個僕人私通，尋且將丈夫毒死，案發受刑。其時武則天失敗未久，人皆視趙氏為小武則天。

這樁故事，便是相人之神矣。傳說張憬藏謂趙氏的眼神為「豬視」，且曰「豬視者淫」，所謂「豬視」，即是眼神渙散，視之若注於東，其實眼神卻在於西。列位讀者如果有留意電視，應該亦有機會看到這種眼神。

所以看相若僅重流年部位，三停五官，則實皮相而已。必須相其神宇，然後才能定人的窮通貴賤，賢愚忠佞。

唐代還有著名相士袁天綱，相傳他跟李淳風合著《推背圖》，預測未來世事。

袁天綱是四川人，四川於唐代時為益州，跟西域接鄰，所以袁天綱便學到西域的相法，他將之跟中原相法結合，一時成為真正的名家。貞觀初年，唐太宗曾召見他，令其為竇軌、杜淹等大臣看相，看到馬周，袁天綱謂其福薄。果然馬周於四十三歲時便死於旅次，應驗了袁天綱的推斷。

相傳武則天幼年時見過袁天綱，袁天綱謂其為「龍瞳鳳頸，當貴為天子」，人家問：「這是個女孩，怎可以做天子？」袁天綱只笑笑不言。但這故事過分吊詭，可信的程度不大。反而

關於袁天綱的西域相法可以一談。西域相法重相氣、相骨，那其實亦等於相人的神宇，不過稍為形而下一點耳。

陳希夷善相骨

由於西域相法的傳入，因此我國到了宋代，便亦有骨法之相了。

五代末年，道士陳希夷很有名，他曾在上見到趙匡胤、趙匡義、趙普三人，一見即邀其入酒肆飲酒，且逕自安排座次，趙匡胤首座，匡義次之，趙普居三，自己敬陪末座。因此一頓酒，陳希夷便結識了兩君一相。蓋其後趙匡胤即帝位，是為宋太祖；匡義繼位，是為宋太宗，而趙普則為宰相。在喝酒時，陳希夷排的座次，實在已暗示了三人的地位。

據說，陳希夷當時所據者即為骨相。

骨相之術，跟摸骨不同。

摸骨完全是形而下，骨相則形而上，術者根本不必用手去摸，只憑看人的骨格神彩器宇，以及言談舉止，就可以定人的貴賤壽夭。

宋太宗年老，令陳希夷遍相諸子，看誰人堪繼帝位。陳希夷未入壽王府，僅至其門，與門客二人交談數語，即便回報太宗：「壽王真天下主。」那時有人篤他的背脊，說他根本未見壽王一面。太宗問他，他說：「壽王的門下二客，一將一相，由是推斷壽王必為主，否則門下客何以能成將相耶？」太宗由是決心立壽王繼位，即是後來宋真宗。

至於那兩個門下客，果然後來亦分別位至將相。

然而陳希夷雖善相骨，卻似乎仍未至頂峰。有一段故事，可以證明強中自有強中手。

錢若水少年時謁陳希夷求相骨法，陳希夷熟視良久，曰：「過半個月請再來。」

半個月後，錢若水果然依期而至，陳希夷卻將他引入山齋，齋中唯一火爐，只見一老僧披着一件破棉衲，瞑目坐在爐邊。錢若水向老僧作揖招呼，那老僧卻理也不理。於是三人便圍着火爐默坐，良久，陳希夷才問老僧：「怎麼樣？」只見老僧搖頭道：「無此骨。」

陳希夷便對錢若水說：「你三日後再來此處。」錢若水於是告退。

錢若水如期再往，陳希夷對他說：「我初見你時，但見你神清氣爽，覺得你若學仙道，可以白日飛昇，可是未敢決定，所以才約你半月後來，待那老僧相你。然而老僧卻說你沒有仙骨，這樣說來，你無非只是人間的公卿，得富貴長壽而已。」

錢若水問那老僧是何人氏，陳希夷說：「他即是麻衣道者。」

照這故事說來，麻衣的相法又高陳希夷一等了。世傳麻衣及其弟子柳莊的相法，只重部位，由這故事看來，所傳相法可能只是偽托。蓋由漢人之重形格，發展到唐人之重神宇，是相學的進步，沒理由到宋代又再退回重部位。

神宇不同性格

人每以為相人之神，即是相人的性格，其實不然，神彩器宇跟性格了無關係。

五代時，有一個不倒翁馮道，歷事五朝，官居宰輔，性格溫和，好好先生之至。他曾跟和凝同事，和凝則性急。

一日，和凝見馮道着一對新靴，因問道：「買了多少錢？」馮道舉起左腳給和凝看，說道：「九百。」

和凝聞言，立即譴責身邊的小吏說：「為甚麼你替我買靴，卻說要一千八百文，那豈不是報大了一倍數。」小吏分辯說不曾賺半文錢價，和凝拍案大怒，不信小吏所言。

那馮道待和凝發完脾氣，卻徐徐舉起右腳對他說：「這一隻也是九百。」於是引起哄堂大笑，和凝面紅耳熱。

如果論性格，人一定詬病和凝偏急，而欣賞馮道的溫婉幽默。可是當時卻有相士，獨稱和凝富貴令名終身，而卻賤馮道而不肯替他看相，私下且謂其「神鄙氣賤」。由是可知，人的神宇實跟性格不同也。

然而相神氣實在甚難，據高人云，相人神宇須在其人急時、喜時、怒時、悲時、樂時，而不在其肅容候相之時。換言之，必須要在其七情發動之時相之，然後始得其真。蓋神難在完，氣難在清，七情動而猶完猶清，則難得矣。

鮑魚王阿一的相格

我國的相人術，至宋代已發展至高峰，其時西域的相人術又由天山南北路以及南海水道傳入，於是更加推進了這門術數的發展。

《青瑣高議》記西域胡僧所傳的相法云——「氣欲伐，不欲發；骨欲細，不欲露；肉貴厚而瑩；髮貴黑而光；目欲相去遠而黑白分明；眉欲秀而沈唯相對而起；口紅潤而方；鼻隆高而貫。」

這些相法，包含了神氣、骨法、體態、部位，已可謂集相法的大成。也可以說是中國相法與西域相法兩種文化交流的產物，只不過文人好奇，乃獨稱讚西域而已。

關於上述相法，王亭之可以舉一個公眾人物為例，那就是「阿一鮑魚」楊貫一。當其未成名時，王亭之暗中為其看相，但見其氣伏而不發；骨細而不露，口鼻眉眼均不俗，乃問其生辰八字，為之起一斗數盤，然後始謂之曰：「你有二十年好運，一定揚名國際。」那時阿一聽起來還以為是神話，一家飯店的主事人焉有揚名國際之理耶。如今，許多國家元首都想一見此名廚。

古人相士，重能立身朝廷，為民請命，而不相其本人的享受祿命，是故便重神宇骨氣。

宋人相神的故事

宋人的相法故事中，亦有一則，可謂識英雄於未遇之時。

錢若水曾在家中延請一相士看相，慎重其事，吩咐看門人不得讓任何客人內進。然而相士剛坐下不久，便聽見門外有喧爭之聲。錢若水叫看門人進來問，對曰：「門外有一秀才欲請謁，告訴他有客，他怎樣都不肯走。」錢若水吩咐拿他的名帖來看，上面寫着「臨江軍進士王欽若」。心想，他既然是本地人，又是進士，不妨叫他來一見。

王欽若既入，錢若水見他只戴頭巾，心中已不高興，再看他行路如雀躍，腳跟不點地，加上一個大喉結，真是形容難看。待他開聲時，又是一把鵝公喉，聲音嘶啞，錢若水自然便不把此人看在眼內。可是那個相士，端相了王欽若一番之後，卻連錢若水都不管，只逕自移座，便坐在王欽若身邊。

錢若水覺得王欽若很討厭，略一招呼便把面色給他看。王欽若見話不投機，便告辭了。他走，那相士居然不顧主人，隨着他離座而去。錢若水心中覺得很不是味道。

後來他使人問那相士，相士說：「此乃大富大貴而且高壽的相格，只有一點美中不足，命中無子。」後來王欽若果然拜相，八十餘歲才死，宋真宗命其女婿為嗣子。

那相士不因王欽若形容鄙陋而小看了他，於其微時即許其富貴壽考，當然不是憑部位來看相，而是論其神氣骨格。孔子說：「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並不是否定相法，只是否定光憑

形容來論相，那位宋代相士可謂得孔子之心矣。

亦有人跟王亭之看過相，許為中富。其時為七十年代後期，那相士許王亭之有九千萬身家。當時王亭之不禁好笑，因為他只相王亭之的鼻，以鼻為財星，是故云云，況且當時拉王亭之去看相的，是一位上海中富，未看其人，先看其友，這原是江湖術士的伎倆，是以便亦以中富許王亭之矣。殊不知王亭之的相壞在神不足，氣不沉，因此根本不可能富貴，而且世壽亦不高，能浪得虛名，只是骨格尚非下賤而已。所以找江湖術士看相，無非只博一笑，千祈不可當真。蓋相神、相氣、相骨，皆非易事也，而流年部位、五官三停等等形而下的相法，則雖三腳貓亦優為之。

有一位自命為名家的人，發免費證替一個女人看相，實質是將之作為授課的活教材。他將那女人說得一錢不值，算到人流淚還不收口。後來那女人設法託人介紹來見王亭之，王亭之見其部位雖差，但神氣卻清朗，於是稍加援手，後來便相當安樂了。此即相神之一例。

俗語說「相由心生」，果然。可是一般人卻不知道，人相貌的改變，先由神氣改變起，氣先變，然後形貌才隨之改變。

有些人，本來下巴尖削，一般相士必以為其人晚運欠佳，可是只須其人心地正直，到晚年下巴的長相便會改善，由尖削變為圓正。長相的改變牽涉到骨格，本來人到晚年骨格早已成型，如何還能改變呢，殊不知氣到則形隨，是故氣變便能形變。

因此說「相由心生」，實際上是說形而上的氣質改變，神彩氣機的改變，形而下的相貌部

位，只是神氣的附屬品。

當年葉特生患癌，夏婕甚為內疚，因為她旅遊西藏，在古格里廢墟中檢來兩具印模的泥佛像，回到香港，一具送給葉特生，一具送給王亭之。葉特生患病後，有術士認為是佛像之累，便將佛像交回夏婕。

王亭之既知此事，便叫夏婕將佛像拿來，省得她疑神疑鬼，且告訴她，葉特生一定不死，因為他的氣很沉，凡氣沉者必享高壽。夏婕當時只半信半疑，如今則應該相信王亭之所言矣。——反而有一位電視藝員，宣稱秘方治好癌症，王亭之在熒光幕見其神浮氣浮，便只笑笑，而不久該藝員便死於癌症矣。蓋葉特生不同此人者，正在於氣先變好。

關於王欽若的宦途經歷，實在亦跟相術有關。

宋真宗年間，王欽若雖已官拜「參知政事」，但卻實在未當朝柄。其時西遼入侵，宋真宗聽寇準之計，決定御駕親征，大軍至澶淵，成兩軍對峙之局，因為西遼的蕭太后亦親自領軍，準備決戰。

那時宋真宗忽然想起，河朔一帶後防空虛，萬一前綫大軍失利，西遼可以一舉直陷河朔，如是則京師便亦危殆。因此問計於寇準。寇準說：「如今的情形，選將不如福將。臣觀眾大臣的神采，惟王欽若堪稱有福，可以令他守河朔。」真宗以為然。

寇準便召王欽若，派他守天雄關。王欽若驚懼，寇準卻飲之以御酒。然後命人挾他上馬。命令道：「上馬杯！」王欽若這時已無法可想，惟有馳馬入天雄。沿途但見西遼兵駐紮，得潛

入關中，也不敢出兵，只命將四門用木石屯塞，自己則終日危坐於北門。

如是過了七日，西遼已與宋軍結盟，退兵而去，那王欽若冷手執個熱煎堆，受封為「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那就是拜相了。待寇準退休，王欽若便獨持國柄。

寇準只是當時的宰相，於用人之際竟亦憑相人術，同時又能相王欽若之神，由是可知我國的相學，在宋代已達高水平。

相神必先相其耳

宋人所傳的相學，相人的福澤，必先相神氣。種放見陳希夷，陳希夷倒屣而迎，既坐，相種放良久，對他說道：「君他日甚為顯貴，官至侍郎。」種放不悅，答道：「我來不是為了看相。」陳希夷卻笑笑說：「貴不可為賤，賤亦不可為貴，你的神氣骨格都主貴，是故你雖想退隱山林亦必不可得。」

後來種放果然給朝廷召官，晚年亦果然官至侍郎。

為甚麼神氣主人福澤呢？道理很簡單，說「相由心生」，其實心所改變的正是神氣。許多時，一個人的五官部位本來未變，因為神氣變了，所以看起來便亦覺得五官部位改變。至於變好變壞，當然亦隨神氣的好壞而定。

有時候，由於神氣改變，亦導致骨格、相貌改變。最容易改變的是耳珠。神氣變好，耳珠便會變得油潤，接着還會變長；神氣若變壞，則耳珠變得乾枯，同時還會漸漸縮短。

照宋人的說法，凡老虎吃一人，則耳必有一缺，所以若捕得老虎，見其兩耳如鋸，便知此虎食人甚多。老虎如是，人亦如是，人若心術不正，則神氣改變。由形而上之變而導致形而下之變，亦如老虎，其耳先變。

這相耳之術，王亭之認為甚準，讀者不妨留意時時上電視的人物。

看公眾人物上電視，是練習相術的好機會。有些人，神宇氣色會突然改變，如果改變得大，

不久就有新聞發生，真可謂屢驗不爽。

王亭之當年學相，還是個小孩子，隨世叔伯飲茶，無非只在陶陶居、北園、福來居等幾家，所以見到的茶客大多熟口熟面。世叔伯指點，某人如何如何，王亭之便將此人端相一番，有時甚至可以走近過去端相，反正是個孩子，別人不會見怪。

要學女相，則必須在陶陶居。這家茶樓傳統是相睇二奶之地，一個卡位，坐着一個大婆，一個媒婆，一個給人相睇的女仔，至少有三個女相可相。其時廣州的女界不到茶樓飲茶，是故便非找相睇的場合不可，否則無由得學女相了。

有一次，王亭之見到一個姓韓的世叔伯在相睇二奶，教王亭之相法的前輩指點云：「老韓的神色甚佳，三五年內不會破敗，但這女子面目雖姣好，不過卻是大破敗之相，所以老韓應該不會討此女為妾。」

誰知王亭之藉着上洗手間之便，偷偷去相那韓某的耳，但見其耳珠背後已有乾枯之象，便回座對世叔伯說及，世叔伯嘆曰：「那就可能要準備人情了。」

而已，韓某果然在紫洞艇擺酒納妾，不三年即以破產聞。

陳繼堯的相法

江湖術士相人，一味按定流年部位，相人決無先相耳之理，其言曰：「耳主童年，早就過去了。」這便是不知人的相貌隨神氣而變時，先變耳朵的道理。

耳變、鼻接着變。特別是有鼻節的人，有時你會覺得他的鼻節忽然難看起來，或者忽然變得順眼，那就是神氣已變的徵兆。相形而上的神氣很難，藉形而下來相形而上，更容易許多。相鼻節即是一個例子。

從前香港有一位陳繼堯，他以相人氣色聞名，其實他所精的，正是由形而下來相人之神。因此愈是老主顧，他便相得愈精。蓋唯對老主顧然後才能瞧得出形而下的改變也。

王亭之二十年前去找過他，他端相良久，問過「貴姓」，忽拍案曰：「紹如六爺是你甚麼人？」答曰：「先父。」他便隔着桌子抱着王亭之道：「你是我的小師弟！」原來陳繼堯的父親，即是當日省城有名的相士金聲甫，至今還有人頂着這名字來掛牌。金聲甫曾教過王亭之相法，因此陳繼堯便叫王亭之做小師弟了。他逝世時，王亭之已居夷島，竟未能送他一程，至今心中不無遺憾。

王亭之當日問他，為甚麼會提起先父？他說：「你的神似六爺。六爺的相，我小孩子已睇慣了。」

陳繼堯當日曾跟王亭之透露，他小時候學相，他的父親曾以王亭之的先父為例，教他相法。

所以他便時時跟着他父親金聲甫，在晚上到王亭之寒舍作客。

他對王亭之說：「紹如六爺一生講究飲食，吃魚只吃魚臉珠肉；吃飯要吃三年陳米；吃肉要吃切到風吹得起的薄片肉。先父說，六爺的相，三停五官都很平凡，唯神宇好，所以一生無功名而得享受。小師弟，你的神似六爺，應該亦有享受。」

這便真的給他相中了。王亭之一生莫財，銀行數字是「低六位」，買一間廁所都不夠錢，可是王亭之卻可以依然式飲式食，寫這篇稿時，還可以喝着上好的鐵觀音，邊飲邊寫。人在圖麟都，雪櫃可以有香港的阿一鮑魚。近年王亭之偏愛吃素，便有人合股開一家「王亭之素食」，專門供應王亭之的家廚素食。亦有人專門烹飪王亭之的家廚葷食，正宗太爺雞、香酥牛肉卷、茶香蝦，一一依古法炮製。論飲食享受，銀行有十位十一位數字的人都未必能及也。

不過王亭之先父未享高壽，只是死得合時且死得安詳而已。他死後一年，家便破了，後來親友還盛讚其早死反是福。

相髮無非是相神

宋人相神，還藉頭髮、頭垢來作為媒介。明人所撰的《金瓶梅》，說西門慶召一個「侍召」來沐髮梳頭，那侍召恭喜他說：「不日將有喜訊。」那時西門慶正在謀官，聞言甚喜。果然不到十日，他就藉蔡太師門下翟管家之力，做了個提刑官，等於縣級公安局長。這一節小說，正好說明宋元明三代的相法，連替人沐髮梳頭的人都有本行傳授。

相人之髮，其實並非相髮的本身，只是藉此來看神旺與不旺。相書說，髮早白者凶，髮粗疏者凶，如是種種說法甚靠不住，那是專用形而下來相髮了。

相髮是否潤澤，也未必靠得住，多梳洗，自然容易潤澤，若宋代的王安石，一年不洗一次頭，那就自然髮色不佳。詩人陸游日梳髮一千下，到晚年依然髮色烏潤。但若論功名利祿，人生際遇，甚至論及成就，陸游都處處不及王安石。由此可知，相髮不能貌相，必須兼取其神。宋代相士王蓬頭，偶見晏殊的女兒背影，一相其髮，再相其行步，即稱其為夫人的貴相。試問，遙遠望過去豈能知髮的形而下也，惟其相神，才可以遙遙望去，驚鴻一瞥亦可推斷其相格高下。是故形而下為次，形而上的神才是相人的要點。

省港澳的「江相派」術士

中國的傳統相法，其實很科學，無論相神、相氣，以至相流年部位，都是經驗的累積。由相法來測知性格人格，再結合社會背景，當然便可以定人的窮通得失。

可是無論甚麼方法，有正便必有邪。像中國的傳統氣功，本可收健體強身之益，然而一變成「異能」，立刻便邪起來。倘如不是有今日的社會背景，「異能」恐怕還不易被踢爆也。然而「異能」一爆，卻連我國傳統的正宗氣功亦受累，那才叫做殃及池魚。

相法也不例外，一旦流入江湖，便多虛偽造作。解放前，省港澳的「江相派」便是一個藉看相來行騙的大幫會。如今該幫中人自行撰文將其組織以及行騙手法公開，甚至連人物姓名都公開，相信許多老人家會大吃一驚，當時招牌響噹噹的相士，卻原來是個騙子，一定出乎他們意料之外。

其實這類騙子如今又何嘗沒有，只不過手法更高明，包裝又比他們的前輩好，於是人們便更難發現其弄虛作假而已。

王亭之且根據已發表的「江相派」資料，一談此派的騙術。資料雖舊，但我們卻無妨舉一反三，由是便可知道現代江湖相士的手法，無非只是舊樣翻新。是故「江相派」雖然解體，卻實在值得一談。

「江相派」的大本營在廣州以及香港，旁及南番順珠江三角洲一帶，當然包括澳門。遠一

點，便去到以新加坡為中心的南洋。也可以這樣說，他們是以廣府話地區作為其活動場所，大腳色在大城市活動，小腳色則到處走埠，甚至下鄉。

「江相」的意思，有人說即是「江湖宰相」，但亦有人說即是「江湖相士」，依王亭之拙見，後者應該是其本義，後來誇大了，才自命為「宰相」。

這個組織，據資料透露，雖然以相命先生為主，但亦收羅神棍、道士、僧尼、齋姑、廟祝等人物，甚至還利用到喃喃佬與小偷。這些人多少懂得魔術，縱使其本人不懂，他的助手亦一定懂點「手彩」（變魔術的手法），甚至懂得下迷藥與催眠。

所以這幫人一旦聯手起來，受行騙的對象（即所謂「阿一」）便很難脫身。只是他們亦有行規，一定不會騙到人傾家蕩產，同時更以騙色為重戒，這便算是盜亦有道。

「江相派」跟洪門有點關係，他們奉洪門五祖之一的方照輿為祖師。方照輿是康熙年間的人，用相命先生身份行走江湖，掩護自己的反清活動，卻料不到會成為江湖術士的祖師爺。

相傳方照輿傳授過四個弟子，所以「江相派」便也分四門，即乾、坤、坎、離四大房。他們的首領稱「大學士」，以下設狀元、榜眼、探花、翰林、進士、舉人六級。凡有師門傳承的，一出身便是翰林，以後有資格升至大學士，做「師爸」。若非「正途出身」，則只能由舉人升至進士。

大埠頭，有三幾個大學士，小埠頭，則由一個大學士主管。派中人士要向大學士進貢，所以一旦身為大學士的人，可謂收入甚豐。不過他們卻有責任照顧那些落難的本門弟子。

大學士之上，還有一個「通天教主」，那就是掌門人了。民國以後，第一任通天教主是張雪庵，第二任是何立庭。何立庭在荷里活道設館。館中設有鴉片煙局，經常二三十人在他館中開伙食，真可謂紅極一時。

他們的生意，以「班目」（看相）為主。師門傳授的秘本，稱為《英耀賦》，要探花以上級數的人才可以收徒弟傳授。然而這個秘笈，王亭之卻藏有它的影印本，那是蒙林真先生影印相送。大陸如今踢爆「江相派」的人，始終未有將這秘笈公開。

「江相派」的傳授，分「法」「術」兩門。「法」即是「師門大法」，也就即是那篇《英耀賦》。「術」則有兩本秘笈，一為《紫飛篇》，一為《阿寶篇》。林真先生僅將前者影印給王亭之，後篇則缺，不知是不是連他自己亦沒有。

所謂「紫飛」，即是如何行騙的方法，行騙靠嘴頭，術語叫做「昆馬」。你本來去看相，卻可以由看相變成拜神，那就是行騙的第一步矣，這時「班目」的人已落足昆馬，昆到你非去拜神不可。他跟廟祝聯手，就可以「紫飛」也矣。

「昆」人去拜神，最好的藉口便是「拜旺粒衰星」，或者「拜旺粒財星」。拜的時候，他們會用「火彩」，即是令拜神的人見到光，光一閃即滅，那就是拜得靈驗云云。

如今流行密宗，因此神棍便打起密宗的招牌，弄到滿街都是「上師」或「甯波車」，所用的手法亦無非「紫飛」而已。

「江相派」叫受騙的對象做「阿寶」，或者「阿一」，《阿寶篇》應該即是對受騙對象作種

種分析。蓋《紫飛篇》教的是手段，要靈活運用手段，還得看「阿寶」的反應，是故「術門」便有兩篇秘本焉。

如三篇，便「法」與「術」俱備，該派中人，至少要是翰林身份才能有此。

十多年前，王亭之收過一封讀者來信，說找某相士看相，靈到十足，相士卻預言她明年即守寡，後年死兒子，因此這位師奶便立刻面青口唇白矣。相士依足《紫飛篇》的教導，說可以跟她用「斗轉星移大法」，改造她的命運，是為「改命」，偉大到極。

到施「斗轉星移大法」，還要改風水，家居風水不在話下，連葬在和合石的先人墓穴都要改，加上拜七七四十九日北斗七星，這筆費用一算下來，「先生唔係志在賺你錢，只不過見你好，而且彼此有緣，先至幫吓你」，可是亦要七八萬銀。在十多年前，那是一筆可觀的銀兩矣。

那讀者相信王亭之，因此寫信求教，希望王亭之跟她算算斗數，看是否真的會夫死兒亡。

王亭之於是便跟那位師奶見面，問曰：「佢睇相睇得很準？」答曰：「準到十足十。」王亭之於是叫她回憶看相的過程，如何一問一答，再將《英耀賦》及《紫飛篇》翻出來給她看，她才明白，原來是自己向睇相佬提供資料——《英耀賦》的威水即在於此矣，能令人自動提供資料而不自知，於是便將「先生」看成為食飯神仙。

結果王亭之累到那位「江相派」後人「紫飛」不成。

「江相派」的背語

「江相派」有許多「行話」，看相叫做「班目」；占卦叫做「叩經」；算命叫做「問丙」；看風水叫做「尋龍」。丈夫叫做「七」；妻子叫做「八」；父親叫做「天」；母親叫做「地」；兄弟姐妹叫做「比」，兒子叫做「錐」（或作「追」，實誤）；男人叫做「七佬」；女人叫做「星枝」；官吏叫做「拖尾」；商人叫做「生孫」；顧客叫做「一哥」（「一」是死人之意，那是將顧客當成死人）。

有錢叫做「火」，窮困叫做「水」；倒霉叫做「古」；蠢鈍叫「帝」；撈到霉叫做「壽」，因行騙失手而落難不敢浮頭，叫做「帝壽」；施騙術叫做「做阿寶」。一定要識這些行中背語，然後才能讀得明《英耀賦》、《紫飛篇》與《阿寶篇》。

例如《英耀賦》說：「八問七，喜者欲憑子貴，怨者實為七愁；七問八，若非八有事，定然子息艱難。」若不知，七八是指夫妻，便很難明白它的意思。

他們套資料的方法，叫「敲打隆千審賣」，一共是六個法門，六個法門並用，加上許多動作，再鑒貌辨色，便很容易將「一哥」的資料套齊。有一個斗數大師便很精通這套方法，王亭之見他用過，他還自鳴得意，蓋不知王亭之亦看過《英耀賦》，知道這些江湖手法也。

江湖術士「做阿寶」（行騙），一定有許多助手。首先要人替他宣傳（以王亭之的江湖地位，如果肯做宣傳，肯定發到盤滿鉢滿。由此列位即可猜知「宣傳」一字的涵義）。其次還要有人

做「媒」，即是替他們拉「阿寶」。最後還要有點江湖勢力支持，萬一穿崩，這股勢力便可以出來料理打點，軟硬兼施。

凡做相士，更必須時時換檔地。所以一間相命館，往往三易其主，阿甲掛完牌到阿乙掛。這一做法亦有江湖訣為證，叫做「醫要守，相要走。」為甚麼要走呢？因為死守一個環頭，守久了一定給人懷疑，不如大家掉換地頭為妙。同時換一個生面孔的相士，亦更能引起街坊的興趣。

這些相士學足了秘本所傳的方法，最拿手便是鑑貌辨色，然後「拷問」人的六親。「鐵板神數」的「考六親」，有一套數理邏輯，古人稱為「射覆」，方法斯文，是故稱之為「考」。江湖相士則不然，他們是用「千」、「隆」的方法來套問顧客，所以不稱為「考」而稱為「拷」。拷者，有點用強的意思也。

如何「拷問」，不妨舉一個實例，各位曾經請教過這類相士的人士，大可以自行對號入座，回憶一下自己的遭遇。

「江相派」傳人舉實例

如今舉的例，是「江相派」傳人于城先生所爆的師傳實例，其社會背景為三十至四十年代——假如有一個年青男子，年約二十五六歲入門，他外面穿着一件七八成新，尺寸很相稱的文華縐長衫，裏面卻是一套陳舊而質地手工都很好的短打短紗衫褲。鞋雖舊，但卻不失為時款。這身打扮，便已經給相命先生提供了不少的綫索。

再看此人，入門後望一望四周，然後才放步走入來。他指尖腳細，皮膚嬌嫩，雙眼無神，面色帶點憔悴。既坐下來，仔細問過相金，遲疑一下，然後才說要看氣色。這些行藏舉動，便又給相士提供了不少資料。

由他的衣着，證明他三幾年前的日子還很過得去，所以當時還可以度身訂造質地靚、好手工的衣着，買時款的鞋。可是衣履皆舊，那就證明他近一兩年已無力添置衣服。

這樣看來，此人便很可能是個近一兩年才破敗的二世祖。

如果他因經商破敗，那麼他就不會還穿着一件文華縐，因為這不是商場時興的衣服；如果他好賭，這件還可以當押點錢的文華縐長衫，也不可能保留在身上。是故初步斷定，此人必然是好嫖敗家，亦有可能同時染上鴉片煙癮。初步斷定之後，便要進一步推測了。

江湖相士進一步推斷，這年青人必然已經喪父，然後才會給豬朋狗友拉去狂嫖。同時，他很可能是個獨子，或者本身就是長子，因為假如有大哥當家，他便不可能弄到這般破敗。

同時，他要看出氣色，那就是窮極無聊想找一線希望，並不是心中有事求謀，想知道事情的成敗。由此再進一步推斷，此人目前已無有力人士關照，例如一個有財力的世叔伯或好友等等。如果有，他就會占謀望卦或者算命，至少也要看看相，而不是看最便宜的氣色。

得到這些資料，相士本來已經可以「落千」，但卻仍然要「拷」——

「你氣色晦暗，兩三年間想必經過大喪？」這即是「拷」他的父母。

如果對方答：「我去年喪母。」這時相士便要用「輕拷響賣」的訣法，「響賣」道：「對了，我看對了，你這一兩年內真的喪母了。」然後突然問道：「你父親死了多久？」這一招，是用「打」的手法來拷六親。

對方如果答：「我五歲已經喪父。」那時相士又可以「響賣」道：「額角巖巖先喪父，你的額角，一定早年喪父，同時兄弟亦一定不會多，如果是長子，兄弟更少，甚至可能是獨子。」這就是在「響賣」的同時，乘機拷對方的兄弟了。

這一拷，可謂十拿九穩。因為五歲喪父的人，兄弟自然不會多，而且身為長子的可能性十分大。

假如這人道：「我是獨子。」那麼相士又可以「響賣」道：「你的眉毛短，當然是獨子，有兄弟亦應該是同父異母。」

到這時，那來看氣色的年青人，會覺得這相士很有料——看出自己有喪服，看出自己早年喪父，又看出自己是獨子。他自然口服心服。

相士這時就可以坐定粒六，責怪他不應該交結損友，又責怪他的親友對他冷落，這就叫做「千」了。「千」也者，將「阿寶」自己透露出來的資料加以運用，再說出來之謂也。所以「神數」所用，可謂全部都是「千」。

「江相派」傳下來的口訣，是「先千後隆」，「隆」也者，即是對「阿寶」恭維一番。所謂「人人後運好，個個子孫賢」，即是江湖術士的「隆」。

可是對這年青人，如果「隆」他子孫賢自然不實際，所以便只能「隆」他後運好。

不過要「隆」他後運好亦要有良心。如果叫他回去賣屋做生意，那就等於害死他，因為他擺明毫無生意經驗，亦不是做生意的材料。「江相派」一定留「阿寶」一條生路，所以「隆」時便要用點心思了。

這年青人既然受世叔伯冷落，自然不能教他去謀一官半職，因此，便只能教他向親戚低聲下氣央求，有甚麼工作就做甚麼工作。

於是，那相士便「隆」他說：「你的氣色雖然不好，可是卻主有貴人提拔，受盡艱苦然後自立，晚年並主有成。所以你不必心灰，想一想有甚麼親戚可以依靠，低聲下氣認錯，應該會有人幫你。」

同時又警告他說：「那班豬朋狗友，忘恩負義，不必去找他們了。因為你的氣色是主親戚提攜，並不主朋友帶挈。」

這樣說亦有原因，因為此人才二十幾歲，所識的朋友應該年齡相當，而且是嫖友，所以帶

挈他的機會就不大。

到這時候，那年青人一定會想起一些可能幫忙自己的親戚。如果問：「我有一個舅父，不知可不可以幫忙我。」

相士此時一定叫他占卦，卦金不多，這年青人一定應允。占出來無論是甚麼卦，相士都會鼓勵他去求助，同時「千」他說：「要三求然後成功，因為卦象怎樣怎樣。」

這樣「千」，萬無一失，因為此人既然因荒唐敗家，他的舅父斷無一求就答應之理。

以上便是「江相派」中人自爆的例子。喜歡看相算命的人，不妨參考。

「紫飛」實同神棍

「江相派」中人，憑「輕拷響賣」、「先千後隆」兩招，便可以走江湖。人品好的，就這樣賺三茶兩飯，如果人品低劣者，則會叫人「拜星」、「改命」。這就是做神棍來「紫飛」了。「紫飛」二字的來歷，王亭之不知，爆「江相派」內幕的于城先生亦沒有介紹，照王亭之猜，「飛」也者，可能是指求籤的籤紙。本來求籤的人，解完籤便走，神棍卻設法將他「紫」住，那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有一些廟，每有解籤佬替人看風水、轉家宅運的活動，蓋解籤的收入有限，一看風水，加上唸經轉運，價錢就可以任開了。此即所謂「紫飛」也。

要「紫飛」當然要恐嚇，如上例中那個年青敗家子，假如要「紫飛」的話，便可以嚇他，說他雖有貴人提拔，但亦同時有小人破壞，所以應該拜斗祈福、那麼便又可以多賺他一筆。至於他怎樣籌錢，江湖術士便不理了。反正爛船有三斤釘，不愁他籌不出來。

各位讀者如果碰到術士說要替你祈福、消災、改命、轉運，千萬不可抱着「寧可信其有」的心理去受騙。王亭之保證，世間決沒有甚麼改命轉運等等情事。尤其是不可因此就請人看風水，那就不致受人「紫飛」了。

凡紫飛，一定是利用「一哥」的迷信心理。無論你是去幫襯看相抑或占卦算命，最末必然是給他引向神佛之路——近年來則引向「靈異」、「氣功」、「異能」之類矣。

神佛氣功異能種種本來並不假，道家用所謂「神」來養自己的氣，例如冥想自己的上中下丹田坐着多少位神仙，如何化氣、放光，那是一套內煉的功夫，對強身延年甚為有益，可是一旦事涉「神醫」，各位便要小心了，王亭之的友人王司馬，便正是給「神醫」所累，以致英年逝世，是故王亭之對「神醫」醫癌之類，一向痛心疾首。

點你看「神醫」，其實已是「紫飛」。蓋看相便看相好了，關「神醫」甚麼事耶？然而若非如此便不可以賺到大錢，因此便非搞出點名堂不可。

近年「紫飛」個案

近年來能夠「紫大飛」的，是「異能」與「密宗」。「異能」先起，聲勢威猛，可是近年那些「異能神仙」卻已不斷穿崩，相信他們的人雖有，可是聲勢已不如前，惟有「密宗」，目前正可謂方興未艾。

密宗本來並不邪，他是堂堂正正的一個佛家宗派，有很高深的佛理為基礎，而且有一套很嚴謹的修持系統，可是由於在行持上，密宗的人持咒，又結手印，瞧在眼中相當神秘，所以「紫飛」的人便藉此來眩惑人，卜一聲便又多一個密宗大師，灌頂、祈福，甚麼都敢做。所以邪的只是這些假密宗。

王亭之見過一宗個案，一個睇相佬叫人燒「密宗符」，每道符一塊錢，燒不燒？那去睇相的婦人聽見價錢便宜，當然一口答應。於是那睇相佬便去打電話，替她「訂貨」了。

打完電話，睇相佬對那婦人說：「你真好運氣，密宗符很搶手，要由西藏偷帶出境，每帶來一批，兩三日就請光，你整定有救星，居然還有最後一批，我已幫你統統請晒。」婦人當然千多萬謝，及至一問多少錢，原來一批是十萬張，所以要十萬塊錢！

睇相的婦人自然抗議，說沒有十萬元那麼多錢，這時候，睇相佬就要施展出「紫飛」的手段來「做阿寶」了。

睇相佬可以說：密宗符燒得愈多愈吉祥，某人燒過一百萬張，所以怎樣怎樣；某人燒五十

萬張，又怎樣怎樣，所舉的都是城中名人的名字，其事例又皆耳熟能詳。

然後又嚇人了：你既然發心燒符供神佛，心念一動，神佛已知，如果背棄發心，神佛不會怪你，但是他們的手下卻一定會整蠱你。你看某人，誰會估到他那麼短命，只因他發心燒符作福供佛，後來卻聽老婆話，改信耶穌，所以不到一年就暴斃了。——舉出來的某人是個紅星，其死亦曾轟動國際，那就真的有點不由你不信了。

這個婦人給睇相佬又捧又嚇，終於答應燒六萬六千八百度符，取意頭「路路發」。

如果事情到此為止，那就不會驚動到王亭之，然而好戲卻還在後頭。

那婦人籌不出錢來買「密宗符」，那相士見她有幾分姿色，居然想誘她當娼。他說：「你既然命犯桃花兼且尅夫，便不妨去應一應那桃花劫，你肯出來做，做一兩個月就可以籌夠錢，應劫消災，也不算對不起你的丈夫。」

這睇相佬應該不會是「江相派」中人，蓋「江相派」只騙財不騙色，且以騙色為犯戒。如今這睇相佬紫飛居然紫到要良家婦女當娼，那就真的是豈有此理之至。

話說那去睇相的婦人，聞說要當娼去應召，茲事體大，便央人求見王亭之。王亭之知悉來龍去脈，只問她索取睇相佬的電話，當着她的面打一個電話過去。

王亭之先客套幾句，便對睇相佬說：「某女士是我的表親，可否賞點薄面，不可紫她的飛，我叫她送回閣下三兩千銀，算是費了閣下的神。」對方醒目，立刻說不必，而且道歉，說不知道她是王亭之的親戚，如果知道，打死都不敢。王亭之於是叫他親自跟那婦人說幾句話，他也

答應，由是事情便了結矣。

王亭之雖然憎厭那睇相佬騙財騙色，可是他既然肯見好收蓬，便亦不為已甚，如今將這故事寫出來，便也不公開其名字，以存忠厚也。但由此可知，凡事涉怪力亂神，真的不去惹它也罷。倘如真的不幸惹上身，那就不信可也，王亭之保證，凡怪力亂神的事一定無稽。

「江相派」所傳的《繫飛篇》說——「君子敬鬼神而遠之，小人畏鬼神而諂之。」這便是說，對君子很難繫飛，但由於小人喜諂鬼神，所以他們便是繫飛的對象。

諂鬼神的人，「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那就易陷入圈套，以那婦人為例，若不存諂鬼神求福之心，本來便無事矣。

清末一件紫飛故事

「江相派」的「紫飛」，必用「媒」。他們的說法是：「無媒不響，無媒不成。」

「無媒不響」，是指要靠媒來做宣傳。只要宣傳，無論怎樣面皮厚，都始終有人疑信參半。那就已經叫做「響」了。各位看看當日異能人來港，橫掃港九新界，便當知道「無媒不響」的道理。

「無媒不成」，則是指靠媒來成功紫飛之事。于城先生揭破當年大相士張雪菴的一件行騙故事，王亭之樂於轉述。

這張雪菴，掛牌用「玄機子」為號，當年以香港為落腳地，可是行蹤卻遍歷省港澳以至南番順魚米之鄉一帶。後來因行騙失手，給香港政府通緝，行話叫做「帝壽」了，才收山回鄉享福。

話說光緒三十二年，順德大良有個龍二公子，父親做官，家財豪富，光是每年收的租穀便有十幾萬石，張雪菴打聽清楚，便安排人手去紮他的飛了。

那時大良有一間著名的鬼屋，無人敢住，張雪菴卻把它租下來，帶來一妻一妾，乘大轎入伙，隨從十幾個僕人，十分氣派。

張雪菴住下，便貼上「招軍」說：玄機子在此候教，自稱「雲遊四海，廣結善緣」。一時之間便哄動了大良城。

那時，龍二公子已經知道消息。他有一個「詩社」，詩社中人便談論起來。他們那一夥讀書人本來不信相命，在此之前，也曾鬧着玩，聯手整蠱過兩三個江湖佬，弄到他們不敢掛招牌，這次來了個玄機子，居然派頭甚大，便又商量如何整蠱他了。

詩社中有個姓徐的人，渾名「打齋鶴」，他只是社中的幫閑，穿起件長衫，每日傍着龍二公子抽鴉片，三茶兩飯飲花酒，這時便建議喬裝打扮去看玄機子。

他們商量好，打齋鶴喬扮大鄉紳，找詩社中兩個有錢少爺扮他的兒子，龍二公子則扮隨從僕人。四個人浩浩蕩蕩去找張雪菴，準備他一旦說錯，立刻就砸碎他的招牌。

四個人進門之後，有男僕把他們延請到花廳等候，然後是女僕捧着江西瓷器焗盅來敬茶，接着是敬罐裝三炮台香煙。等了一會，才把他們請進書房，滿屋紫檀傢俬，端的十分氣派。張雪菴進來，身穿文華綢短打，腳登一雙雲緞塹底鞋，胸前一根金鏈，吊着大大小小的玉件，件件翡翠，儼然似個富商。

這時，打齋鶴徐某正坐，兩個有錢少爺側坐，龍二公子則站在徐某身旁。張雪菴一邊招呼，一邊向四個人端相，然後忽地把紫檀書桌一拍，大喝一聲！

說道：「你起身走兩步給我看。」喝時指着姓徐的打齋鶴。然後又對龍二公子說：「你坐下來，我看看你的坐相。」待龍二公子坐下，他端詳一會，立刻起座，對龍二公子抱拳行禮，說道：「有眼不識泰山，我的下人待慢了足下，還請莫怪。」

打齋鶴這時打岔道：「只是我們父子三人想來請教，關這下人甚麼事？」

張雪菴卻一笑回答：「閣下雖然一表斯文，可是卻只終身是個不第秀才，生平身邊積蓄，不能超過一百兩銀，一超過便有禍患災痛，豈能養得起這個僕人。」

又指着龍二公子說：「這一位公子，受父親福蔭，家財何只百萬。我看你們兩位是故意主僕易位來考在下的眼力了。」

這麼一說，龍二公子幾個人只好面面相覷，不知所措，張雪菴便施展出「紫飛」的手段，又千又隆，說龍二公子的龜頭應該有一粒硃砂痣，所以若能聽他的指點，將來可以橫發功名，做到六部尚書，權傾朝野。

這龍二公子果然生有這麼的一粒痣，甚為秘密，只有親信的人才知道。給張雪菴這麼一點破，立刻心服口服，以為是遇到神仙了。

結果一場相看下來，化了龍二公子白銀一千兩，並且立刻名傳大良城。

大良城的官紳名流紛紛來找張雪菴求教，只兩三個月，他便撈到萬多兩白銀，立即又「雲遊」別處去也。那就是「醫要守，相要走」了。

原來張雪菴的佈局，是利用打齋鶴徐某人做媒，他們的行話是做「伙檔」。

徐某是大良本地人，又是龍二公子的傍友，自然知道許多大良名流的底細來歷，甚至知道一些私隱。例如龍二公子龜頭生有硃砂痣之類。張雪菴能夠拉得他做「伙檔」，加上他的「英耀」與「紫飛」手段，焉有不百發百中，給大良人視為神仙之理耶，「江相派」之所謂「無媒不成」，這便是一個例子。

當「伙檔」的媒，首先要取得別人的信心，像徐某，已經傍龍二公子多年，又是本地人，那當然不會令龍二及旁人起疑心。這在行話中便叫做「梗媒」了。

由龍二公子的故事，各位一理通百理明，就可以知道許多喧傳一時的術數故事，其實內裏都有乾坤。

李星南出千的故事

「江相派」中人還懂得「做阿寶」時用怪力亂神為出老千的手段。民國初年，「江相派」的李星南，便是利用道家的名義，靠他的一套「特異功能」來出老千。至於他的身份，則是一家藥材行和一家進出口商行的經理，住在高第街一家三層洋樓，跟高第街許家是兒女姻親，他的兩個兒子是留學日本的牙醫。

像李星南這種身世的人，誰也會把他當成富商，至少沒有人敢懷疑他是老千。有時候他偶然用江湖訣，說中人家一點心事，他也可以振振有詞地說：「像我這種人，難道還會靠看相吃飯嗎？」這麼一說，便誰都不敢說個不字。

他的晚輩于城，則揭破他利用「異能」來出老千的故事。這故事得從頭說起——

香港有一個富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靠囤積居奇發達。及至他死，遺囑將全部生意都交給大兒子打理，小兒子只分得幾千元現款、兩萬元股票、價值三萬元左右的幾座洋房。這個小兒子自然鬱鬱不得志。

我們姑且叫這小兒子做陳二少。且說陳二少既然只靠股息租金度日，生活便自優暇得很，便常到俱樂部去搓麻將、打撲克。父死一年，便將手頭現金使得七七八八。這時候，陳二少心中也自有點發急。

陳二少在俱樂部結識了兩個朋友，一個姓朱，是家洋雜店的老闆，一個姓胡，是一家洋行

的高級職員。大半年以來，彼此往來甚密。

有一天，朱某突然向他們兩人商借港幣一千五百元，說有一批「水蟹」——這是地道的廣府話，即是說有很便宜的貨物。

這時，胡某一口答應借五百元，陳二少只好答應借出一千，玉成其事。借出之後，陳二少未免心中十五十六，怕朱某不還錢。可是過了大半個月，朱某卻突然邀他們到店中的帳房，說多謝他們借款，如今貨物已經拋售，獲利尚算可觀，因此璧還借款，並請他們吃飯。

陳二少見朱某果然還款，心中已經高興，反正無所事事，吃飯當然甚好。當下三個人便出店門，向一家飯館走去。走至半途，朱某卻說要繞道路過滙豐銀行存點錢，他們自然陪着朱某，去到銀行，冷眼旁觀，見他一下子便存入兩萬元，這在民國初年是一筆大數字，連銀行中人都另眼相看，陳二少更加看得目瞪口呆，心中暗暗羨慕朱某人能得到這麼一條大財路。吃飯時，朱某叫鮑參翅肚，還開洋酒，陳二少因有心事，吃得十分不寧。

飯後，胡某跟陳二少同行，一路商量，朱某到底憑甚麼路數能發大財，又抱怨他用朋友的資本，卻不肯帶挈朋友。

這時候，胡某一方面怨朱某人不夠義氣，一面又說要設法灌醉他，套他的口風，看他到底是甚麼路數。

過了兩日，胡某單獨找陳二少喝茶，說已經會過老朱了，他只漏一句口風，說是全憑那個轟天雷的指點。提到轟天雷，陳二少自然知道，那是荷李活道一家相命館的相士，因為算命時

往往大聲呼喝，加上拍拍拍，是故便以「轟天雷」為招牌。

列位看官，依照「江相派」的秘訣：「輕拷響賣」，那些相士看相看到大呼小喝，那便是所謂「響賣」了。將「拷」回來的資料，「賣」出來，自然便要製造點聲勢，因此逢「賣」便必要響。二十幾年前，王亭之陪人去九龍城一家廟宇看相，這相士便是拍拍拍的一派，桌子一拍：「你如果未曾經過失戀離婚，破我的招牌！」或者拿起界方，大力敲着桌邊：「你目下命犯小人，你的丈夫必有外遇。」許多師奶給他「響賣」到面色青白，然後便是求神作福那一套了。

在當時，這位相士的名聲甚為響亮，不少住在半山區的少奶小姐，遠道而來此小廟看相，王亭之心想，其人必為殘存的「江相派」徒子徒孫，勸那邀王亭之陪看相的人，不必信他的胡扯。

卻說陳二少跟胡某便去找那轟天雷。轟天雷一路看相，陳二少一路佩服。他看相看出他去年喪父，但是卻主受兄長欺凌，拿着這兩句說話，一直「響賣」，賣到陳二少幾乎要跪地求這生神仙指點。

當下轟天雷手持摺扇，猛地向桌子上一敲，搖頭嘆息道：「你這個人主大發橫財，眼前便有財氣。」陳二少連忙問道：「可以發財多少？」轟天雷道：「黃金三千兩。」以當時的市值來算，便是九萬多元港紙了。陳二少正自歡喜，轟天雷卻道：「但是你的氣色卻主有一場桃花劫，務須小心，如若不然，不但發不了財，而且主破財。」胡某當下代答，二少只喜歡到俱樂部

部打幾圈麻將，從不逛花街柳巷。轟天雷說：「如果你真的如此，那就恭喜你了。也罷，瞧你誠心，我代你求神明指示。且看你禍福如何？」

轟天雷於是打開一個羊皮箱，極其慎重地拿出一隻明代青花碗出來，放在神前，注半碗水，然後點香作法請神，再讓陳二少定神看着水碗。陳二少望時，只見無非是清水，可是轟天雷卻立刻燒一道符，然後在神壇邊拿起個紅葫蘆，一邊唸咒，一邊將葫蘆裏的「神水」往水碗中注，這時陳二少便驚叫起來了。

只見水碗中出現自己的形象，在背後有三堆黃金，可是旁邊卻有兩隻惡鬼在把守。正想看真一點，一眨眼，卻又甚麼都不見了，水碗中依然是清水。

這時，轟天雷問陳二少看見甚麼？二少照直說出，胡某卻在旁邊嘖嘖稱奇。轟天雷說：「這三堆黃金便是三千兩，即你的橫財，只可惜有惡鬼把守，惡鬼是你的前世冤家，因此這注橫財你便很難到手。」

二少聞言，十分失望，當下便跟胡某一起央求轟天雷設法。轟天雷把陳二少的相再細看一番，又跟他算命，忽地一拍桌子說：「我且成全你這注橫財，只是我的功力不足，必須請我的師伯到來，替你作法禳解，趕走你前世的冤家，要得橫財便易如反掌。」

陳二少又連忙央求他請師伯。轟天雷道：「我師伯雲遊四海，到處行善結緣，如今他正在省佛陳龍一帶，算你機緣好，我馬上叫我的小師弟去找他，請他來香港。」陳二少沒口稱謝，當然立時奉 upper 水腳。

過了半個月，轟天雷有消息來，說師伯已應邀來到香港，請陳二少獨自一個人去見他。二少如命而往，轟天雷便將他帶到中環一家大酒店，在一間大套房中跟那師伯相見。只見那師伯打扮得儼然富商，派頭十足。

那師伯身邊，還帶着一位美艷如花的女子，經介紹，原來是他的三姨太。陳二少正心中起疑，修道的人怎麼會有姨太太，那轟天雷已覷個空，在他耳邊說：「三姨太是師伯修法的玉鼎。」陳二少聽得不明白。

那師伯將陳二少的相細看一番，又問過年庚八字，一邊掐指合算，一邊點頭，然後說陳二少的確有前世冤業纏身，但的確命中主有橫財，如今一場來到，自然要設法替他禳解。於是約期在轟天雷的館中作法。

四個人吃過晚飯，二少跟轟天雷送師伯回酒店，便告辭了。他們兩人一同走路，陳二少便問「玉鼎」是甚麼意思，轟天雷起初笑而不答，後來經不起陳二少追問，才說這是道家男女雙修，男的是劍，女的是鼎，以鼎煉劍，便可以令精氣神化為金丹，所以師伯並非好色，只是煉丹。又說他大丹將成，如今要行一千件善事，所以才雲遊四海去救人行善。

三日後到期作法，師伯主壇，轟天雷協助，三姨太也在一邊幫忙。修法完畢，師伯拿起神壇前紅葫蘆，朝着二少便注水，然後燒一道符，在他頭頂轉幾轉，將符一撒，立時閃出一道青光，三姨太拿起羽扇，將青光向門外撥，那光便立時不見。師伯於是恭喜二少，說他前生的冤

業已經化解。

師伯對陳二少說，我且試一試你的財氣。你身邊有多少個銀圓？且說當時民國初年，省港澳雖各自有其貨幣，但三地貨幣亦彼此流通，所以當時的人，身邊有港紙亦有銀圓。

陳二少打開銀包，數一數，有十個龍洋。師伯便叫轟天雷找出一個罌子，朝它吹一口氣，然後叫陳二少把十枚龍洋放進去。當下蓋上蓋子，又取出黃紙硃筆畫兩道神符，交叉貼在蓋上。於是重新上香唸咒，又叫二少跪拜。經過大約半小時，師伯收法，叫轟天雷將罌子奉到桌子上。讓二少打開。二少一揭蓋子，一聲響叫，只見滿滿一罌都是龍洋。倒出來一數恰恰是一百一十個，除本銀十枚，淨得利十倍。師伯便微笑對二少說：「冤鬼趕走，此即明證矣。」轟天雷跟三姨太才向他道喜。

當下師伯決定，將求回來的銀洋，分十個給轟天雷，十個分給三姨太，其餘八十個都是陳二少命中應得之物，應該歸他所有。二少要分給他，他堅決不要。

師伯說，你找個僻靜的地方，租他半個月，我替你結壇作法，你且拿三百兩黃金來，作法七日，便可以有三千兩黃金了。陳二少見過師伯變銀洋，當面見功，豈還有不信之理。於是便立刻回家，賣掉一些股票，開始安排發一筆橫財了。

陳二少在半山租一間別墅，安頓師伯及三姨太，然後拿三百兩黃金出來，請師伯作法。師伯也命三姨太取出六十兩黃金，說是借他的福，發點小財，用來行善賑濟，此外分文不取，不要他的報酬。

師伯又對陳二少說，開壇以後，一連七日都要守夜，因此要將鋪蓋拿來。二少如命，回家拿替換衫褲跟被鋪。

當夜大家住下，三百六十兩黃金由二少看守。第二天，師伯跟轟天雷已用青磚砌好一個八卦爐，叫二少親自將黃金放入去，蓋上一塊石板做爐蓋，爐下燒起炭火，二少就在爐邊安一張床，夜間就睡在那裏。幸而其時天寒，有爐火便更加溫暖。

守到第六夜，二少已經疲倦不堪，這時，三姨太敲門進來，端上一碗參湯。二少喝過，三姨太還未走，只跟二少閒話，二少這時忽地色心頓起，大膽起來握着三姨太的手，三姨太一笑投懷，當下二人便在爐邊成其好事。

正在不可開交之際，只見八卦爐忽地轟一聲裂開，湧出青煙陣陣。二少跟三姨太太大驚失色，連忙結束。這時，轟天雷已踢門而進，問發生甚麼事，師伯也跟着入來，一見二少跟三姨太二人的狼狽樣子，二話不說，拿起爐邊的柴刀便要劈死三姨太。

那時，轟天雷立刻死命抱住師伯，替三姨太求情。師伯長嘆一聲道：「罷了，這是你們前生的桃花債，只可惜一注橫財。」

於是師伯用柴刀劈開八卦爐，只見裏面紅彤彤的條子已滿一爐，有些還閃着金光。一露風，剎時條子變成灰黑色，用火鉗夾出幾條來看，全部化成泥土，但表面上還有幾點金色。師伯頓足長嘆，三姨太則哭着回房。轟天雷望着陳二少埋怨，說早已算出他有桃花劫，已經警告過他了，卻不料他依然在骨節眼犯上，真的是天意。

當下商定，陳二少賠償師伯六十兩黃金，送一百個銀洋打發三姨太回娘家。限期三日辦妥。二少無精打采回家，自然是賣股票將事情一一擺平。

過了幾個月，陳二少終於發現自己受騙了。去找轟天雷，則早已跑掉。找胡某，不知去向，問那家洋行，則說他只是個小經紀，已經辭工。去找朱某，朱某振振有詞，說自己的確去找轟天雷看過相，以後的事不該瞞着，彼此好朋友，應該問清楚大家商量。又說自己買下一批貨賺了錢，多虧他借一千元來成全，如今他既受騙破財，便送一千元給他，算是對本對利歸還。並勸他不可聲張，免得受親戚朋友恥笑。

列位看官，你道那師伯是誰，原來即是「江相派」的大師爸李星南。三姨太則是廣州二沙頭的一名妓女。胡某人是「梗媒」，朱某則是專管善後的「生媒」。轟天雷倒真是李星南的師侄。

他們所謂異能道術，無非只是把戲。照水碗是先將一張畫放在碗底，用一片凸透鏡蓋住，碗裏水少時，配合神壇前的燈光，凸透鏡反射不出圖畫，到注水時，至一定程度，畫面就現出來了。再注水，由於折射的關係，畫像又告消失。所以陳二少見到水碗呈現的形象，只是曇花一現。

龍洋變多十倍，無非只是掉包，掉來的鑊子，多裝一百塊龍洋進去就是。一旦種銀成功，陳二少自然信心大增。

八卦爐也經過掉包，那是用安眠藥放在湯裏，將陳二少迷倒，然後偷龍轉鳳，將黃金取出，

用貼上錫金箔的泥條來代替，爐頂的幾條，則貼上一小塊真金箔。所以取出來時，還保持着金色，讓二少以為已經幾乎變成金條。只是自家不好，才將大事弄壞。

至於三姨太給他喝的參湯，裏頭早就放下催情藥，所以他才會跟三姨太在八卦爐邊苟且。全部真相拆穿，不值一文錢，可是當局者迷，小魔術便可以成為道法！

北方相士分腥尖二門

天下烏鴉一般黑，南方固然有「江相派」，北方的看相行亦有個「長春會」。然而彼此的性質卻各不相同。

「江相派」是一個門派，其組織有如黑社會，事實上他本身亦可以說是黑社會，「長春會」則只是一個組織，接生意，籌劃場地，為江湖人士排難解紛。由於江湖相士之中，唯有長期到處跑碼頭的人才需要「長春會」安排，而這些人十之八九都跑小鎮鄉村，因此「長春會」的勢力便在鄉而不在城。

民國初年，有一位說書藝人連潤如，在當時北平《時言報》發表《江湖叢談》，揭發江湖黑幕，其中即有關於看相行業的黑幕，王亭之不妨將他寫出來的材料介紹給讀者。

這些民國初年的資料，今天已經過時，然而萬變不離其宗，藉相術行騙的法門實在古今無異，所改變的，只是適應時代與環境的包裝而已。讀者如果知道了民初相士的法門，聰明一點，今日亦決不會受愚。譬如說，相士喜歡引誘顧客「改命」，民初的相士，是用拜北斗、拜星君等手段，說是拜後即可改成好命，而今日的江湖相士，則是為人改祖墳風水、拜四面佛，手法雖然不同，其理則一也。是故若能知拜北斗之偽，便同時亦能知拜四面佛之偽也。

北方的江湖相士，分腥、尖兩門。腥也者，即是根本不懂術數，只靠用「江湖十三簣」來騙人。尖也者，是真的讀過命書，依書論相，可是卻不識要手段。

如果光是尖，生意未必好，因為不懂得奉承討好。江湖稱這類人為「空子」。如果光是腥，則騙術雖能行得一時，到底難以長久。所以生意最好的是「腥中尖」。香港有兩三個這樣的人，已經成為名家了。其所以能成為名家，即是靠「腥」。

「腥門」用的「江湖十三簧」，即有如「江相派」的《英耀賦》，憑來人的神色舉止，再加上「輕拷響賣」、「先千後隆」，就可以拷出來人的家世與近況，一「賣」起來，便儼然如神仙一般矣。

北方管相面的術士叫「戢金」。這門術士要長得相貌堂堂，要大氣派，穿着又要瀟灑，然後才能嚇住主顧。江湖術語稱為「人式壓點」，「點」也者即是受騙的冤大頭。我們試看看一些所謂名家的人，誰不是衣着光鮮，頭光髮亮。誰會像王亭之永遠蓬頭舊衣，去到名店還要給帶位的姑娘趕跑。

除此之外，還得要「碟子」（能逞口舌之能），同時還有噪門，用以配合口舌，製造氣氛。相士稱騙人為「做生意」。凡做生意，一定要受「夾磨」（師傅管教）。師傅教的並非相書所說的一套，而是如何「要簧」（套出來人的秘密）及「把簧」（如何利用「要簧」得來的資料。）他們的真傳授分為五科。一曰前棚、二曰後棚、三曰玄關、四曰炳點、五曰托門。

前棚者即是如何招徠顧客。在廣告上寫上一大堆名人介紹，他在上海出廣告，北京天津的名人一定不會跑出來否認。如今則是利用報紙專欄以及八卦周刊，將故事說成生龍活虎，故事中人又是名流以及影藝界，讀者以為一定不假，可是卻未必真。王亭之曾就一篇文章問過一位

名流，到底給他看「氣」測字的人是否如此高明，那名流笑笑說：「亭老，難不成我要登廣告否認耶？」由此即可知何謂「前棚」也矣。

有一位名家，一見名流及影藝界，一定伸手來握，然後就順勢翻轉別人的手掌。這時，他的助手立刻攝影，所以在他的館中，有幾個大相簿，都是明星名人請他看相看掌的「留念」。據說，名人中還有王亭之的份。

所以隨着社會進步，「前棚」的功夫也進步，派街招、登廣告已經落伍，上電台電視才可稱為「前棚」。

「後棚」也者，即是顧客招來之後，如何引他落踏。

圖麟都有兩三個廟祝，專替人解簽，可是他們卻有本事由解簽變成看相，再算命，然後看風水。三塊加元解一枝簽，竟可以變成三千加元找數，這就是「後棚」功夫了。

在「後棚」，要識「玄關」。「玄關」也者，乃明代方觀成所傳，是故跟廣東「江相派」的《英耀賦》同一淵源（「江相派」的祖師也姓方）。「玄關」的內容亦同《英耀賦》，即是如何觀察來人的心理，以及推斷其家世等等。

識「玄關」，還要識「炳點」，即是如何打動來人，令他甘心情願花錢。高手「炳點」，來人不但甘心情願，甚至還要央他打救，然後他才勉為其難，說冒着「折福」的危險來指點來人，令人感激涕零。

千里來龍，到此結穴，最後便是「托門」了。「托門」即是要對方使錢。先用「頭道杵」，

化費有限，然後用「二道杵」、「三道杵」，一道比一道狠。最後才用「絕後杵」，那是最後的一次欺詐，用完之後便拍拍屁股，再也不管了。

江湖腥門就憑這五道招式，高手可以撈到家財過億，低手亦至少可以溫飽。光顧各種相命先生的人，不妨回憶一下自己的遭遇。

腥門的「十三簣」

腥門看相或者算命，先要識「水火簣」。水是窮的意思，火是富的意思。知人窮富，然後才可以決定向來人弄多少錢。

香港的腥門比較着數，因為他要人先登記姓名地址電話，一看地址，就知道「水火」。有一個算斗數的名家，不知怎樣忽然又看風水，他便曾向王亭之炫耀，自己如何「掃蕩狗肚山」。狗肚山住的是中上人家，一看地址便知是「火」，自然值得去「掃蕩」。

如果中門大開，客人進來，如何知其貧富呢？光憑衣着往往很害事。海派衣着光鮮，甚至件件名牌，但是卻可能是個空心佬；潮州人衣着樸素，但卻可能家財千萬。所以他們便要用「水火簣」了。

連潤如的「水火簣」，只適合民初社會，王亭之卻聽過一位看相看風水兼算命，近年又派開光密宗佛像的大名家自爆：打開銀包，成疊信用卡的人，未必有錢，反而連信用卡都沒有，或只有一兩張的人，必然窮不到哪裏去。這便是當今時勢的「水火簣」了。

又有一位名家透露，叫人低一低頭，看他的後枕骨，其實是看他襯衫領是否有汗迹，如果有，其人必是非每日換襯衫，那就是「水」居多。若衣衫乾淨，則雖非名牌亦可能是「火」，因為有工人則日日更衣也。

還有一套「自來簣」。「自來」者，即是來人自爆之謂。整本「神數」、「皇極數」，便

是使用「自來簣」的高招，弄到港台人士神魂顛倒，足見此「簣」之厲害。

每條「神數」都有密碼，術者打出任何一個數叫來客查，來客以為他不知道內容，其實他正手持密碼書（即是坊本「神數」的坤集），使用「自來簣」，每條號碼的內容他知得一清二楚，由是採納來客六親資料。——王亭之化了多年心血，然後才破解了這門術數的「腥」招，所以王亭之其實可以昧着良心，掛牌來算「神數」，只是因果可畏耳。

譬如說，打出一條數，內容是「父生於水年，母死於火年，方合此刻。」來客的反應假如是反問道：「甚麼叫做水年火年。」那麼，就可以假設其人已經喪母。因為如未喪母，他就會說「不對」，或者問：「是說將來抑或是說過去？」

至於「水年」、「火年」，可以有許多遁詞。例如西元一九九五年乙亥，乙屬木、亥屬水，納音則屬火。憑此稍加運用，便可以知道來人父母的生年，甚至還可以套出若干兄弟姊妹的資料。

來客給套取資料而不自知。這便是所謂「自來簣」了。

江湖術數利用「水火簣」、「自來簣」，一下子就知道來人的貧富，以及六親情形的大概，所以當算起「神數」時，再用一遍來人查書透露的「自來簣」，那麼，所猜的便已八九不離十。六親的生肖，即是如此推算出來。

所以「神數」算兒女，你有兩位，他便給你算出兩位的生肖，有三位，則只能算出三位生肖，對未來兒女的生肖，他們便束手無策了。為甚麼只能算過去不能算未來呢？術者可以舉出

許多理由，最高明者是用「先天數」、「後天數」來作遁詞，其實真正的理由只有一個，連來算者都不知的事，他們便永遠算不出。

前述「江相派」的《英耀賦》，以及北方流傳的《方氏玄關》，其實所運用的便是「筮」了。據說「筮」共有十三個之多，稱為「江湖十三筮」。

王亨之不知道「江湖十三筮」的全部內容，只知道除了「水火筮」以及「自來筮」之外，還有「地理筮」。

「地理筮」是憑來客的籍貫來猜測推理。例如從前四邑人多華僑，所以碰到四邑人就可以「拷」他是否「骨肉離多聚少」。又如東江人多軍警兩界，因此便可以「拷」他是「武職崢嶸」，或者「為人重武輕文」。這便是「地理筮」的運用了。

此外還有「比肩筮」，專「拷」人家的兄弟姊妹；「乾坤筮」，專「拷」人家的父母；「金木筮」，專「拷」人家的夫妻……諸如此類，總以六親為主。蓋一旦「拷」出人家的六親，再加以「響賣」，無有不成功者也。

相士使「簣」舉例

王亭之在七十年代常往台灣，給朋友硬拖去中華商場看相，那看相先生先用「地理簣」，知道王亭之來自香港，問過「貴處」是廣東，他在談相的時候，便說王亭之是來台灣做生意，本來財氣不大，可是相主有貴人，合作運好，所以生意會做得很順手。

各位讀者聰明，一理通百理融，自然明白這是憑「地理簣」來靠估。

他又用過「水火簣」，那是藉詞看看王亭之的手，便乘機看看王亭之戴的是甚麼錶，王亭之一生最怕戴名牌錶，加上十指空空，不似台灣的生意人，男人可以戴鑽戒，然而陪王亭之來看相的朋友，卻擺明是富商格，手戴玉戒，又戴金勞，連袂夾袖口鈕都金光閃閃，是故這看相先生便說王亭之「主有貴人」了，意思指這朋友即是王亭之的貴人。

他也使用「金木簣」，先看過王亭之手掌的婚姻綫，不敢肯定婚姻狀況，於是便使「簣」了，說道：「先生若在血地（出生地）結親，多主夫妻分離。離鄉就好了。」因為他知道既在大陸出生，如今來到香港，所以假如在大陸時已成親的話，目前便極可能是夫妻各居一地。

至於是離鄉就婚姻好，那是一語雙關，即是無論在港台找對象，他都可能說中。

這位台北使「簣」的相士還算敦厚，不用「後棚」功夫，只在看相時兜搭王亭之算命，那就是用「二道杆」了。——看相一道、算命又一道，無非是想收多一次錢而已。

王亭之推搪，相士卻說：「先生五十五歲以後，運程微妙，如何趨吉避凶，非批八字不可。」

相會變，你小時候的相就不同如今的相，但八字卻不會變，所以應該批八字。」

這番說話，說得合情合理，如果是別人可能抱着好奇心一試，王亭之已領教過他的「頭道杵」完全使「簣」，肯定他是「腥門」，還怎肯上他的當。

然而這位台北相士卻已算好人，王亭之在七十年代初期在香港給一個名家看掌，那名家拿着王亭之的掌看了兩三分鐘之久，只說一句話：「讀書難以成材！」跟着便要王亭之給他批命了。王亭之說：「你還沒看掌呀。」那名家居然厚着臉皮說：「已經看過了。你要知道詳細，非批命不可。我很少給人批命，非掌有奇紋不批。」王亭之伸出雙掌，問那條是奇紋，那名家卻說道：「不能夠告訴你。」待王亭之堅持不批命時，名家便送客了。反正相金早已先惠，王亭之難奈他何。

此人連「簣」都懶使，頭道杵未就用二道杵，大概是生意太好之故。

最缺德是「皮門」

江湖上最缺德的事，是藉怪力亂神來行醫、賣藥。江湖八大門中，稱之為「皮門」。皮也者，原指膏藥，因為江湖混混雖吃這門飯，起初還有點良心，只賣外貼的膏藥，誤人還不大，不似內科，常常會誤人性命。是故這門江湖人便稱為「皮門」。可是後來這門江湖人愈來愈不肖，便居然專醫奇難雜症，甚至連絕症都號稱包醫了，這就已經脫離了「皮」的範圍。

除了行醫、賣藥之外，還有一種生意，叫做「挑漢冊子」，即是出賣專醫絕症雜症的藥方，他們的口號是「小偏方、醫大病」。因為口號叫得好，所以常常也生意滔滔。連潤如在《江湖叢談》一書裏，對此中黑幕有許多爆炸性的透露。這門生意，本來與「皮」無關，可是由於性質有關連，是故便亦列入「皮門」之內。

「皮門」中人最喜歡醫絕症，患絕症的人，抱着橫豎不如一試的心理，往往便肯就範，那就是他們的「火碼子」（有錢的受騙對象）。所以碰到聲稱能醫絕症的人，各位可要小心，尤其是他們若說，未經西醫醫過的病人，他們包醫，若經西醫醫過，便只能隨緣，見到這種「皮門」，各位可千祈不要向親友推薦。因為他們明明一早就預留地步。

「皮門」中人，如果光靠走江湖賣藥，實在不容易賺錢，所以便要走怪力亂神的路數。一旦怪力亂神，便自然有許多故事可以宣傳，宣傳時加上三兩個有頭有面的人物名字，那些人亦只會當親友談及時否認，絕不會公開登報昭告社會。

用看相來引人入彀，是「皮門」常用的把戲。病有病容原來倒是真事，比如患黃疸病的人眼白發黃，患肝病的人不但眼黃且膚色亦帶一層黃氣，患腸胃病的人指甲粗糙，諸如此類，有經驗的人皆知者也。所以中醫診症才有「望聞問切」的「望」。

可是江湖相士卻有驚人之筆，自稱憑看相就可以知人有甚麼暗病或醞釀生甚麼病，厲害過X光。

從前科學不發達，江湖相士便可以用一些簡單的化學反應來騙人。例如先搽些黃薑粉在病人身上，再用含鹼的藥水蘸棉花敷上去，就會在皮膚上出現血斑，這時相士就會說客人的甚麼器官有病，因此才會給他用藥水敷出瘀血。一般人也就相信他了，肯買他的藥散來吃。

如今科學昌明，這一套把戲已容易給人識破，所以使用更加怪力亂神的包裝來惑眾。此中的故事，讀者已耳熟能詳，毋須王亭之再嘵舌，然而萬變不離其宗，皮門依舊是皮門。

連潤如親歷個案

連潤如還透露過，當年江湖人物藉方術來賣藥行騙的故事。這宗故事，可以給我們許多啟發，蓋世上真無食飯的神仙也。

當年天津周公祠有一個作道士打扮的人，號稱可以占卦治病。此人打扮得還真地道，年約四十餘歲，頭帶九樑道巾，上面還嵌一塊美玉，身穿藍布道袍，圓領潤袖，腰繫水火絲絛，腳登白襪雲鞋，瞧起來還真似個有道之士。

他擺個攤，攤上只有一個卦盒。有遊人看見他這身打扮，便有問他是不是占卦的，道士只跟他們閒搭訕，不真做生意。及至遊人圍着他聚多了，卻忽然聽見外面吵嚷不堪，擠進來兩個人。

這兩個人，一男一女，男的五十多歲，布袍布褂戴着頂緞子棉帽，加上一雙緞子棉鞋，瞧起來就是個有點身家的人；女的只四十多歲，品貌端莊，衣服齊整，一看便知是個良家婦人。兩人坐下，婦人便央道士占卦，這回道士可真的占了，拿起八個制錢放在卦盒內，搖了一會，將盒蓋打開，八個制錢往桌子上一灑，那是算「奇門」卦了。

道人看着八個制錢，問婦人道：「你姓李？」

婦人驚道：「我果然姓李！」這時，圍着看的遊人便已驚動。

眾人驚疑未定，道人端相着八個制錢，又說道：「這卦不是給你自己算的。」婦人驚道：

「果然，是給我們鄰居算的。」

道人笑道：「你的鄰居姓趙，對不對？」

婦人應聲叫道：「你真是神算了，鄰居果然姓趙。」這時，圍觀的人無不聳然動容。

道人卻翹起對二郎腿，悠悠然說道：「姓趙的是個老太太，有病，她的病是氣蒙眼，兩個月前還甚麼都看不見，近一個月，兩隻眼好了一隻，左眼已經可以看見東西了。」

婦人聽他一邊說，一邊點頭。

道人繼續說：「她是央你來占算占算，還要向我買點眼藥，再治她的右眼。」

那婦人聽說，一邊點頭，一邊打開手巾包，取出兩塊大洋，說道：「真是這麼回事，她前回是用兩塊大洋向道爺買眼藥治好左眼，這回想再向道爺求藥。」

道人一拍桌子說道：「你不知道，我頭次下山來到天津，在八月後半月她們來算了一卦，我算出這是個姓趙的老太太害眼病，長了火氣雲蒙。我有兩種妙藥，一種吃，一種搽，要四塊大洋。她們卻只買了兩塊錢的藥。我告訴她們，買一半藥就只能治好一隻眼。她們點了頭就走。這一回，她是不好意思來見我，所以央你代占卦代買藥了！」

那時圍着熱鬧的人都哄動了，道人有這麼靈的卦，還有這麼好的藥。於是人人都雙眼發直，簡直聽得呆了。婦人央求一會，道人硬是不肯賣藥，婦人沒法，只好收回兩塊大洋，放下二十個制錢當卦資，走了。

跟着便有些人請道人算卦。連潤如站在旁邊留意，凡是原來圍着的人請他占，道人都說：

「沒有你的卦，不算。」凡是由人群外邊擠進來的人請他占，便都有卦，而且算得十分靈。沒有卦的人只好快快樂樂瞧着別人占卦。

連潤如是個老江湖，眼看道人這般舉動，不信他這般神通廣大，便站着不動，看他到底如何。

道人一連算了八課，便對圍觀者道：「眾位不要算了，我要回店了。如有甚麼求財問喜，謀事吉凶，疾病官司，何年生子，尅妻不尅，壽命長短的疑問，請來客棧找我。我是丫髻山的道人，來天津不為發財，只為重修廟宇結善緣。」

道人一邊說，一邊散傳單。散畢，便收拾卦攤，打道回店。

圍觀的人接過傳單，人人觀看，都看得嘖嘖稱奇，有不識字的人，便央人說那傳單的內容，一時熱熱鬧鬧，大家亂成一團，亂了一會才散去。連潤如心中暗笑。

那傳單，大字標題印道「報恩傳單」，內容則說道——

敬啟者，諸君台鑒：敝人李有仁，年五十九歲，西沽得人里居住，開洋行維生，膝下無兒，只有一女，現年二十一歲，前在女子大學讀書，勞心太過，得了乾血癆症，四肢發燒，咳嗽無痰，六七個月不見經血，請名醫若干不見功效，自己等死而已。幸遇友人言說，英租界順興公寓居住一位道人，占卦治病，有起死回生之能。敝人聞知，親往英租界順興公寓求該道人占算一課，卦上斷出我女之病為乾血癆症，卦斷上卦，遇緣有治。服藥兩料即能痊癒，每料藥資三元九角。當時交洋將藥一料取回，服後大見功效，又急拿洋三元九角，將第二料藥取回服完，

病症痊愈。道人之藥真乃神效之極也……。

傳單接着介紹，他薦親家及朋友往向道人求醫，都一一醫好，是故樂於廣為介紹云。

諸位讀者，這種傳單一直到七十年代，在報紙上還可以看到。及至八十年代，則改變形式，成為八卦周刊的新聞，或報紙專欄文字，地位立時高了許多。

然而換湯不換藥，真的萬變不離其宗，無非依然是用怪力亂神來行醫治病，同時其志亦必不在牟利，但求廣結善緣，人格偉大。

連潤如見了那張「報恩傳單」，一時好奇，想去打聽究竟，便無病裝有病，去英租界順興公寓去會那道人了。

到了公寓，茶房將他招呼進去北屋。屋內不見那道入，只見一個二十幾歲的男子，打扮亦與茶房相似，因問連潤如道：「先生是來算卦的嗎？」連潤如點頭，那男人便說：「先生請在這屋裏等着，道爺那屋內正給某某大洋行的老闆治病。」王亭之按，凡屬江湖，例必撻朵，那時開洋行的人即是社會名流，因此那男人便如此撻朵。若在今日，便撻影星歌星的朵了，這是時代不同之故。當然，社會名流的朵亦必照撻，此專視宣傳內容而定，若報紙專欄，名流威水，倘若不是八卦周刊，則名流不及影藝界矣。

連潤如坐着等，一會兒便陸續來了兩個女人，四五個男人。大家呆坐着便有人互相請教貴姓。其中一個老頭最熱心，到處兜人問話。他問連潤如：「貴姓？」答道：「姓雲。」又問：「在哪處做事。」答道：「探訪局。」再問：「是自己占卦嗎？為甚麼來占？」連潤如老江湖，

答道：「是自己占卦問病，是餓病。」老頭見他話不投機，便賭氣不理他，忙着去跟別人搭訕。

等了大半個小時，茶房請連濶如去算卦了。

連濶如進到南屋，只見道人在屋中坐着，靠南牆有個玻璃架，上邊擺着許多藥瓶、藥罐。當中放着張八仙桌子，桌上放着個卦盒，旁邊放着六十四個銅錢。

道人見他進來，用手一指道：「請坐。」他將八個錢放進卦盒，搖了幾搖，再將銅錢一倒，看了看，便說：「你占不上卦。改日再來占罷。」

連濶如不服氣，問甚麼叫做不上卦，道人說道：「我這卦為太上老君所傳，沒有書，只是口傳心授，若八個銅錢占得不像卦，就是來人心不誠，所以叫不上卦。」連濶如聽了，沒有話說，要付酬，道人不受。連濶如告辭，便往北屋去再坐着，那聽差直着眼望他，他只裝不見。這時卻只見其他人輪流進去，一個個如過海關，只是他們出來都手拿藥包，歡天喜地。連濶如跟他們打招呼，問起來，沒有一個不上卦，能算出是給甚麼人占卦，得的是甚麼病，都蒙道人給藥，有花去十元八塊的，當中有位太太，則花了八十大元，在民國初年，這真是一筆數字。

連濶如不能久留，便溜出客棧，在門口閑呆。正在這時，忽然有人一拍他的肩膀，連濶如回頭一看，是老同學李輔星，此人是當日天津的一號江湖人物。

當下李輔星便拉連濶如入公寓裏坐，恰巧他的房間跟道人的房間挨着，連濶如當下便將來意說明，又擺擺手叫李輔星不要說話，自己只將一隻耳朵挨着牆壁，聽隔壁說些甚麼。只聽那房內有人說：「今天的生意很好，只是頭一個點，是個正點。」

這就是江湖黑話了。意思是說，頭一個客人是個繫手的人，那就是指連濶如了。

連濶如見他們說江湖黑話，好奇心自然更重，瞧見牆板有個縫，便往那房間偷着看一看，只見和道人說話的，正是剛才在接待間跟人搭訕的老頭，心中便明白這是江湖騙局了。

道人問：「那個點兒，你要簣頭沒有（那個行騙對象資料，你查出來沒有）？」

老頭答道：「點兒是給她的孫食碼子求漢兒（替丈夫求藥），她的孫食碼子要念招兒（害眼病幾乎要瞎），是個火碼子（有錢人），你得海挖瓦（大敲一筆）。」

道人聽了，點點頭，那老頭子就出去了。

過一會，進來了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道人給她搖卦，對她說：「你是給丈夫占卦的吧！」婦人道：「正是。」道人便道：「他得的是火蒙眼，有六個月了。這病能治，須吃兩料藥才能好。這藥很貴，連吃藥帶上藥，得一百塊錢。」

到這時，連濶如便已經明白，他們是成隊人來藉方術治病行騙。起初是擺個攤兒，再找人做媒，先引誘圍觀的人注意。及至有人入彀了，便找人在接待室做「敲托」，假裝亦來占卦，兜搭等候占卦的人閑話，乘機打聽那人是否為甚麼事來占，同時身價如何。這在行話便叫做「敲托的向點頭兒要簣」。

要到了「簣」，道人占卦當然十分靈驗。同時，既然知道來人的身價，當然就可以量力開喉，是故藥價便可以由三幾元開到一百塊，其實用的藥料都一樣，只是埋點眼科方藥，讓病人自己碰運氣。

大凡做這門生意，一定要合一大伙人，有人做媒，有人做「敲托」，有人做來手（宣傳），至於那個道士，雖然名為「掌穴」，實際上卻未必是老闆，因為要埋這一個班一定要有本錢，出錢的人便是幕後老闆。

這門生意又一定要走，因為長期住在一地，一定給人傳到聲名狼藉，假如走埠的話，老襯便搵不完。因此往往是「掌穴」一人帶着兩個三個親信走埠，走到一埠自有一埠的地頭蛇跟他合作。

王亭之轉述過連闊如親身經歷的這個故事之後，各位讀者自當心中有數，一理通百理明，曉得許多神醫故事的內幕。

明代袁氏相法

江湖中人雖藉相法之類偽術謀人財利，然而相法亦自有真，例如明初的袁珙便是相學大師，他著的《柳莊相法》一直傳至今日，好相學的人奉之為圭臬。

袁珙的相法重均衡，若身形高大者，必須聲音響亮；若面大者必須五官皆大；若形秀者則不得聲音嘶啞，諸如此類然後才能稱得上為均衡。倘不均衡則易招官非刑責。

袁珙的兒子袁忠徹得其父真傳。他少年時隨着父親謁見燕王棣，燕王問袁珙：「你的兒子號稱得到你的相法精髓，可否請他為我一相北京的重臣，你則為之提點？」袁珙答應，於是燕王棣便設宴款待當日留守北京的文武大臣，袁氏父子預席，暗中觀察。

宴罷，袁忠徹奏燕王棣曰：「都督宋忠方面大耳，然而卻身短氣浮；布政司張昺面方五小，然而卻行步如蛇；都指揮使謝貴身形臃腫，然而卻呼吸短促；僉都御史曾清身形矮小，然而卻聲音洪亮。這幾個人的相格，於法合該受刑而死。」袁珙對兒子的說話加以認可。燕王棣聞言，大喜過望，起兵奪王位之意遂決。後來果然起兵，把這幾個大臣捉拿，一一處死。由這個故事，可知袁氏的相法重均衡。但袁忠徹的相法是否靈驗，卻未可知，因為只可以說他打動了燕王棣的心。

清代江湖術士故事

不過相術到了清代，卻已多江湖作偽之輩。為甚麼呢？因為每逢一門方術一旦流入江湖，江湖術士以求財為務，不似讀書人以之為純興趣，那就必然詐偽百出。

清人阮葵生《茶餘客話》記有一則故事云——清乾隆年間有一相士，居於佛寺，其相術甚為膾炙人口。一日，狀元莊培因與某上舍同赴宴會，席間二人相約同往看相。及席散，二人同車而行，可是上車前卻彼此換帽而載，意在考考那位相士。這時候，相士安排的眼綫，早已快馬通知了他。

誰知二人於同車之際，莊狀元卻忽頭中氣發作，認為換帽即嫌輕薄，於是又將帽換過。而此事則眼綫不知也。

及到了佛寺，這相士對某上舍百般奉承，謂應中狀元，後運可官列巡撫尚書，對莊培因則輕詆之，謂其終身不能入翰林。莊培因與某上舍唯唯諾諾，忍笑而退。事情傳了出來，相士立刻聲名大損，無法在京師立足。

江湖作偽之輩多佈置眼綫，尤其喜歡收買傭人僕婦。僕婦輩彼此來往，是故能收買兩三人，就可以打聽到成座大廈主人的事，但能知一二事，便可以嚇倒人。這種伎倆，蓋可謂古已有之也。

然而術士雖佈眼綫，有時候也要有急才。像前面說的故事，那個在北京佛堂的相士，實在

缺乏急才，以致一味依眼綫的報告辦事，由是聲名受損。

《清裨類鈔》所載的一則故事則不然，故事中的江湖相士實有急才。

故事說——在當日北京有一個在街頭擺攤的相士，一向負有盛譽。有一日，一個胖頭胖面戴錦緞瓜皮小帽的客人來幫襯，術士見其衣飾整潔，兼且相貌不俗，於是一味奉承，說他目前雖是個小京官，但前途卻無限云云。他一邊說，這客人便一邊微笑，句句嘴都不搭，相士見到，心中十分不是味道。

正在這時，相士的眼綫來到，向相士打訊號。相士知道訊號是說來客乃一喇嘛，這回真的不好了，如何可以轉彎？

這相士真有急才，只見他一手扯着來客的衣襟，一手揭開來客的錦帽，露出一個光頭。那相士說：「你騙我，我也騙你！」這時圍觀的人立刻哄然，那喇嘛撥開相士的手，急急遁走，圍觀者無不稱讚相士的相術如神。

相士之所為，真可謂點鐵成妍。然而此亦正是江湖術士的伎倆。

所以親眼所見尚未必為真，若耳食之言，更適足以為術士張目耳。

相法的局限

任何術數都有它的局限性，王亨之對術數的態度是，相信其術，可是亦知其局限，如是便能不陷於迷信，且能善用其術。

以前述種種相士的騙術為例，無非是利用顧客根本不明術數的局限，是故始能受其所愚。相術的局限，在於相法須跟社會環境配合。在封建宗法社會，「一言堂」受到尊重，所以老人法令紋深便代表威權（法令紋是鼻左右兩側下彎至下頷的紋迹），所以相書稱之為「金縷」，紋深則主敦重嚴肅，然而若在今日的香港，後生仔早已將老人視為「老餅」，法令紋深的老人，何權威之有耶？

又如八字眉，古代相學家視之為福薄。古訣云：「兩眉如八字，男客亡、女不正。」這亦是配合古代社會環境的說法。因為眉如八字的人工心計，在古代社會，工心計的人，時間一久即不容於鄉里，因此非遠走他鄉不可。至於女人人工心計，那就自然「不正」了。可是若在今日，工心計的人反而可以大富大貴，而女人利用心計向上爬，成為女強人，亦不能稱之為「不正」也。

然而古代傳下來的相法，所據者盡是古代社會環境的配合，所以持古書古訣來看相，每每失於死板。這死板便即是很大的局限性了。業者無法突破局限，是故便只能出術，「輕拷響賣」以愚人。

相形不如相心

先秦時，荀子著有《非相》篇，有兩句話說得很精采——「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這是用「心術」來相人，是真可謂得相法神髓了。

人的心術，決定了人的行藏舉止。所以同一件事，不同的人便會作出不同的決定。有人厚道、有人睚眦必報。這種心術便跟社會環境無關了。由是古人才特別重視「相心」。

可是能相心術，亦必須配合社會環境然後才能斷言其際遇。因為有些社會利於尖刻，稱之為精明，有些社會則利於敦厚。像明代末年，凡敦厚的大臣反易惹禍，而尖刻者則易權傾一時，那就是末世的社會風氣了。

然而真能擅長相人的人，必擅長觀心。楚國有人善相，楚莊王向他問相法，你猜他怎樣回答——「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也，能觀人之友也。」所謂「觀人」，即是由行藏舉止以觀其心術，由其所結交的朋友來觀其心術。這就跟光是按形格部位來「相人」不同。

所以唐代皮日休斥責當時的相士道：「有誕妄之人，自稱精子卿、唐舉之術，取其金則易於反掌矣。有能以聖賢之道自相其心哉！」這即是重心術而輕形格之論。喜歡看相的人，不可不知。

相人的心術，可由「相神」得之。神也者，不只是看人的眼神那麼簡單，雖然，由眼神亦可知心術。如孟子所言，若人的心術正，則雙眼明朗，若心術不正，則眼神恍惚。但眼神卻不

可以代表「神」。

神，是人的意志、情緒、涵養、心計等因素的綜合表現。若人於環境突然轉變時，表現得意志動搖、情緒激動、涵養不深、心計百出，則其人之神可謂不足道矣。

梁代時，傅昭尚為小兒，而當時的大官袁顗卻偶然來到他的書室，傅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於是袁顗乃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

這就是相人之神了。蓋若普通小兒，一旦知道大人物來到，尚豈有不蹣跚不安、手足無措者耶？此即所謂「六神無主」。

敦珠法王的神宇

古人相神，有兩句話很精彩——「恢然遠視，若秋日之照霜天；巍然近矚，似和風之動春花。」

秋日照霜天，即是一片明澈；和風之動春花，即是一片祥和。斯可謂得之矣。雖居下位亦必能發達。香港有一位富翁的相格，人雖嫌其寒削，可是其神宇卻真明澈祥和，可謂「抵佢發達」。一般相士稱其為鶴形、鷺形，只是皮相之談耳。

然而這兩句話卻還須補充一下。

神宇明澈，是由遠視之而得的感覺。蓋自遠望之，其人「恢然」，即是毫無作態，舉止自然，但由其自然舉動，卻令人覺得其明澈。明澈者，即是爽朗明快，器宇大方。

神宇祥和，是由近觀之而得的感覺。蓋自近觀之，其人「巍然」，即是身不動搖，舉手投足之間毫不輕薄。然而其人雖巍巍然坐如泰山，卻感覺不到他的壓力，但覺其和藹可親，是則稱為祥和。

王亭之一生觀人神宇，唯西藏密宗甯瑪派的法王敦珠無畏智金剛足以當此兩句話。敦珠法王遠視之自有威嚴，但此威嚴卻無壓力，近視之亦有威嚴，而此威嚴卻融於一片祥和之氣當中，是故法王一生福厚，生前死後都有名望。

相由心轉

人的神宇既然跟涵養有關，那麼，當人的氣質改變時，其人的神宇亦必同時改變。許多故事說人能行善即改相格，其實所改變者實為神宇而已。

所以亦不只行善可以改變神宇，甚至連讀書都可以改變神宇。三國時吳國的呂蒙，出身流氓，後來受孫權之勸而讀書，整個人的神宇立即改變，於是孫權稱讚他道：「非復吳下阿蒙矣！」——這句話等於說，「再不是尖東的阿蒙仔了。」是則當日的阿蒙，其行為舉止蓋可知矣。但一旦修心，氣質卻能改變，是之謂「貌由心生」、「相由心轉」。

相貌的轉變雖由心，實際上心所改變的並非相貌部位形格。眉短疏的人，修心亦不能令眉濃長；鼻扁的人，修心亦不能令山根高聳，然而由於氣質改變，神宇改變，所以雖眉疏鼻扁如故，可是看起來卻令人覺得另有一番氣象，「非復吳下阿蒙。」

是故但能修心而不畏禍福，則神宇必能改造過來。一旦神宇變好，則必得道多助。這個道理，絕非江湖術士侈談「改命」之輩可知。

用「測字」投石問路

江湖術士還有一椿把戲，便是測字。

測字之學本來並非江湖，實在有點道理，但江湖術士卻每每利用此道來「拷」人的陰私隱秘。王亭之見人寫一「天」字，術士即「拷」曰：「這個字如果是問婚姻便有趣了。」來人搖首，術士再拷道：「唔係問合作生意咁嗎？」問者立即色動，於是術士即曰：「天字是二人重疊不出頭，即是說，兩個人爭權，各不相讓。一山難藏二虎。」

說到這裏，問者便已投降，一五一十將自己的處境說出來，術士投石問路畢，便既看相，又睇掌，還用「靈」來感應一番，然後將問者說到噏頭噏腦。這時候，問者已經忘記了他起初說「問婚姻」這句話了，一味以為他憑測字看相便看出自己的合作生意有問題。至於後事如何，當然無人追究，即使當事人也未必會記得術士許多說話。

所以身為術士之流，知今已時興十八般武藝精通。相士忽然變成「密宗大師」，原因即在於此。蓋這般出一招，那般出一招時，來客便會給他搞到頭暈，「輕拷」既畢，然後「響賣」，那就可以幾乎騙人一世。

然而王亭之卻不妨一談測字之學。

測字祖師爺謝石

測字的祖師爺名謝石，是北宋宣和年間活動的人物。當時宋徽宗做皇帝，起初甚為享受，寫字畫畫，經營花石，嘆足世界。可是卻正因太過嘆世界，嘆到不問朝政，將國事交托蔡京、高俅，於是綱紀日亂，及至宣和年間，起初還能維持表面繁華，到後來便一床棉被包不住，終於給金人俘虜了去，以致死於異域，因此謝石之在京師，實在可以說是風水尾，尋即見到皇朝傾敗。

提拔謝石的人正是傾敗皇朝的權臣蔡京。相傳蔡京初識謝石，謝石其時只是一名小武弁，不過已因測字而名動公卿，蔡京於是書一「公」字叫謝石測自己的後運，謝石說：「公師已位極人臣，福壽如此，不必更問所問的吉凶了。但為了表示我的微術有驗，敢請問公師少年時曾改名耶？」蔡京笑領之。蔡京改名的事，連他的兒子都不知道，因此蔡京便看重謝石，一再薦拔，每任皆為優差，人亦知道他是蔡京的手下紅人。

謝石測字的故事很多。有人書一「庚」字來問，謝石說：「你不見了東西嗎？一定是不見了金帶，別着急，三日後便找到。」後來果如所言。

照王亨之猜，謝石其實生來有第六感，只不過借測字來表出而已。

有一人的妻子懷孕，過月不生，其妻手書一「也」字請謝石測。謝石見字問道：「是你太太寫的字？」那人點頭，問他何以測知，謝石說：「也字是語助詞，所以知道是賢內助所寫。」

又說：「尊夫人今年卅一歲？」那人又點頭，復問何以知之，謝石道：「這也字看起來，像卅一，所以我便知道。」

那人請教道：「我求官京師，多年力求遷動都不可得。」謝石道：「你看看這個也字，說是池，卻無水；說是馳，卻無馬，無水無馬自然不能遷動。」

那請測字的人不禁點頭。謝石卻反問道：「尊夫人一定父母兄弟皆無，近親更無一人。也字有人才是他，如今獨見也而不見人。再說，尊夫人家的產業亦必蕩盡，也字有土才是地，如今則見也不見土。」

那人點頭道：「先生都說對了，但這卻非所問，內子懷孕過月未生，是故問耳。」謝石說：「也字着蟲則為蛇字，尊夫人所孕必為蛇妖，且已孕十三個月，以也字亦像十三。」

那人請謝石回家，謝石出藥令其妻服之，果然產下百多條小蛇。

這事當時傳遍京師，人皆以為神。然而由這故事，卻正可以看出謝石實在是借測字來發揮第六感。

有些人天生有第六感，當其心意集中之時，憑直覺就可以說出別人的隱事，如果勉強用科學來解釋，則是能接收別人的腦電波。這些人如果坦白說出自己憑第六感，那就不值錢，假如用術數來包裝，那便容易成為名傾一時的術士。

台灣有一個相士，用摸骨來包裝，可以說出來人的姓，以及配偶子女的生肖，兄弟存亡，百分之百準確，其實這相士憑的便是第六感。有人說他養鬼仔，要破他的法，入門時先將一些

糖果灑在門邊的馬路上。誰知摸完了骨，還給那相士吩咐：「請拾回你丟在門邊的糖果。」癢得很。

然而相士這回卻露了餡，他分明是憑第六感才曉得來人丟糖果在地，因為這絕不是摸骨可以摸得出來的事。

謝石測字，說人家的也字無馬不能馳，無水不成池，無土不成地，無人不成他，然則為甚麼說人家懷的是蛇胎時，卻又不說「無蟲不成蛇」呢？

可見他只是完全憑第六感來測字，感到來人的妻子娘家傾敗，來人又官運延滯，便隨口湊合，說「無馬不能馳」等等。

然而謝石的第六感畢竟厲害，所以連皇帝都給他嚇倒。

當金人侵宋，金兵已逼近京師之際，宋徽宗內禪帝位給他的兒子，史稱欽宗。這時，徽宗身為太上皇，因心情焦燥，便命人持一「朝」字找謝石來測。

謝石見字，對來說：「這不是普通人測的字，我要面見其人才測。」來人問他為甚麼這樣說，謝石道：「上皇的生日是十月十日，此朝字非十月十日耶？」

來人回去稟報徽宗，徽宗歡喜，便召見謝石，謝石應對得體。徽宗於是暗中命人叫欽宗書一字來，欽宗書一「太」字，謝石見字稽首，奏道：「此太字的點，點得有些橫，必為太子移為天字。」徽宗稱賞，以金帶賜之，且封官為承武郎。那時他的靠山蔡太師已倒，可是他又非得徽宗的歡心，真可謂愈爬愈高。只是後來他亦被貶官，遣回成都，人一黑便聲名大減，終於

鬱鬱死於家鄉。

這又不及今之術士，寧願做個平民，反而風花雪月。

相傳謝石亦早知北宋會覆亡，曾對蔡京的兒子蔡絛說：「天下快要大亂了，唯四川尚可平安二十年，二十年後則不知矣。」

這麼一說，便亦露了餡，分明是有第六感。如若不然，怎知道天下大亂四川獨能平安？然而其第六感亦實在高明，加上其人亦不恃勢橫行，是故尚堪稱為宗師。

離合文字的測字術

最古老的測字，可說源於西漢時的今文學家，這群經師，常用「離合文字」的方法來解字，例如說，「土力於乙而為地」，即是說「地」字由土、力、乙三字合成，因此說之為「土力於乙」。至於甚麼叫做「土力於乙」，那就要引經據典，費一番工夫來解釋了。

當時跟今文學家打對台的古文經師，覺得今文經師「離合文字」太過荒誕，因此便將文字的結構整理出一套規律，稱為「六書」，即是文字結構的六種法則。由是研究漢字結構才上了軌道。《說文解字》便是研究「六書」的偉大成果。如今學刻圖章、學寫篆書的人，如果不讀《說文》，便等於胡來，而且亦必然學不好。

但測字的術士則不根據「六書」，反而退回今文學家的壁壘，但以「離合文字」為務。所以謝石測「朝」字，才會說是「十月十日」。又如測「太」字，才會有「太子」、「天子」之說。這就是走今文學家的老路了。

然而用這方法測字，則實始於西漢王莽之時。王莽嫌「錢」字跟「劉」字都從「金」，故改錢稱為「貨泉」，其時便有人離合「貨泉」二字為「白水真人」，結果出身白水縣的劉秀果然推翻王莽，建立東漢。這故事可稱為測字祖宗。

讖諱占夢與測字

不過當時盛行讖諱的兩漢，離合文字的目的倒不在測字，而是服務於讖諱。

例如東漢末年，董卓入主洛陽，洛陽便流傳謠諶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那便是將「董」字離為「千里草」，將「卓」字離為「十日卜」。

又如東漢末年有謠諶曰：「日載東，絕火光。不橫一，聖明聰。」那是預言曹操的長子曹丕將會成為天子。「日載東」是「曹」字，因為在漢代，人們習慣將「曹」字寫成「日」字上頭兩個「東」。至於「不橫一」，當然便是「丕」字了。

兩漢時又喜歡離合文字以占夢。如劉秀夢到擒得一頭羊，割去兩角一尾，占夢的人便說：「羊」字去兩角一尾，便是王字，此乃為王之兆。後來劉秀果然先稱王，後為皇帝。

又如吳國的丁固，夢見肚皮上長出一株松樹，占夢的人說，「松」為十八公，主十八年後貴為三公。後來此占亦果然應驗。

還有一個故事，三國時蜀將魏延當權，他夢見頭上生角，其時趙直便私下對人說，「角」為「用刀」，頭上用刀大為不利，後來果然魏延因造反而為馬超的弟弟馬岱所殺。

由這些故事，便可知測字術實跟兩漢的讖諱與占夢一脈相承（後詳）。

不過，說測字跟占夢有關，實在亦並不離譜，因為二者都是來人的潛意識反應。來測字的人隨手寫一個字，就跟作夢的人一樣，實際上都由潛意識主宰。

許多年前，李翰祥大導在半島茶座偶見王亭之，說要測一個字。他掏出筆來，吟沉半晌然後才狠狠地畫一畫，然後陰陰笑遞給王亭之。王亭之見他的「一」字，下筆甚輕，可是卻愈畫愈有力，結筆且作回鋒之勢，於是乃斷之曰：「你謀望的事一定成功，只須下定決心可也。」這樣的測字，十分不夠江湖，然而卻是真材實學，何解？無非只是分析他的潛意識耳。若江湖，就指冬瓜、畫葫蘆一番，令人聳然動容也矣。

原來李大導那時是想去北京拍片，後來他拍的片果然成功，清宮片便是如此這般給他拍到翻生者。一部連一部，清宮實景，可以成為電影文獻，因為以後要入故宮拍戲，恐怕很難矣。他當日下筆猶豫而狐疑，自然是成敗尚無把握，後來狠狠一畫，足以證明其拚老命的決心。筆勢回鋒，是有後梢也。肯拚老命而有後梢，當然是拚命成功之兆。

由這個例子，可以知道測字與占夢的關係所在。

宋神宗相字改年號

不過測之術到了宋代，人們已將陰陽五行和四神（青龍白虎騰蛇玄武）等附會於其中。這樣一來，便將測字的潛意識因素沖淡了。測字的方式因此也發生改變，原來是由來測字者自書一字求占，後來便變成先由測字先生準備許多字，然後由來人信手拈字，這個字既非由來人直接書寫，當然也就談不上甚麼潛意識的表露。

宋神宗初用「熙寧」為年號，後來因為連年大旱，神宗以為「熙」字下面的四點是「火」，兼且「熙」亦為熱象，是以下令改年號。朝臣擬改年號為「大成」，神宗不悅，說「成」字是「二人負戈」，天子為當今第一人，是故負戈即為兵象。朝臣再擬改年號為「豐亨」，神宗又不悅，說「亨」字「不成人子」。最後才決定改年號為「元豐」。——後來有人認為元人取代了宋朝，「元豐」即是先兆，豐者大也，元人由是坐大，足見神宗當年相信「相字」，誰知愈相愈錯。

然而由神宗的挑選年號，已可知其相字已非根據來人的筆書，等於信手拈一個字來相。這種方法，其實是測字術的退步，因為太過穿鑿附會。

所以王亨之主張，依舊要來人親筆書字來測，這然後才是正道。

五行測字四例

然而測字之術自從比附了陰陽五行，其術反而更加光大。為甚麼呢？因為多給了術者「觸機」的方便。所以王亭之只非議拈字求測的方式，倒不反對測字用五行。

王亭之於五十年代末申請來港，遞申請表後，路過城隍廟，忽然心血來潮，便踱進去廟前那條街找人測字。王亭之隨手寫了個「卜」字，其人斷曰：「不上不下，事必難成。」王亭之問：「難成即是始終可成？」其人曰：「卜為冷木，及至壬寅年丙午月即可成矣，因為既有寅木之助，又得丙火溫暖。」

王亭之屈指一算，是時距一九六二年壬寅年還有兩年多，豈不糟糕。後來申請果然被拒，以後一直申請了二百五十多次，然後在陰差陽錯的情形下得到批准。到澳門時，是壬寅年端午節前三日，即是壬寅年丙午月，果然一片木火，那位測字先生可謂測得十分靈驗。

不過王亭之卻始終不明，「卜」字為甚麼會是「冷木」呢？後來讀了幾本宋明人編的測字書，才知道直畫直橫為木，有依靠則木有寄托，若上下左右依靠不足，那稱為「冷木」。

然而直筆若長則為陽木，「卜」字的一直很長，故占者乃許壬寅年得以申請成功。只可惜王亭之已忘記了當時測字者的名號，其真實姓名當然更不知道。

利用五行來幫助測字，尚有幾個小故事可以一談。

一人測字問父病，拈得個「哭」字，不禁大驚失色。測字先生卻叫他不要慌，此乃吉占，

因為「哭」字是「兩口俱全」，主父母皆平安。「哭」屬水，此字的一點懸空，為「塵沙土」，不足以尅水，必須要等到戊日才好，因為戊為乾土，正足以制水。後來此人的父親果然於戊日病癒。

一人測字問小孩病，信手寫了個「水」字，測字先生說：「水不成永，小孩必難痊癒。」至於死期，當於五日之後，因為是日為土尅水。後來亦果然應驗。

抗日戰爭時期，先父紹如公避地澳門，他的好友于士傑先生出任廣東省高等法院院長，來函邀他回廣州幫手。其時盛傳汪精衛跟蔣介石二人「扯貓尾」來應付日本人，所以當偽官不算漢奸，先父委決不下，便找王亭之的道家師傅盧先生測字，因為于士傑先生字漢三，是故先父便隨手寫了個「三」字。盧先生測曰：「橫畫為木，是為三木之象。古人稱三木之刑，是象大凶，至於應期當在酉年。」

到一九四五乙酉年，日本便投降了，廣州到處捉漢奸，先父測字之占，可謂奇準。這些都是五行測字之例。

五形的字例

為了提高讀者對測字五行的興趣，王亭之可以約略一談此術。

第一木形，訣曰：「有直不斜方是木」，最標準的木形是一直筆，例如「申」字。然而直的橫筆亦算是木，例如「丑」字。但若直筆橫筆帶鉤，則不算木。

筆勢長，稱為陽木，如「申」字的一直即長；筆勢短，則稱為陰木，如「辛」字的兩直筆即短。

筆勢直而依靠弱，稱為「冷木」例如「卜」字為陽冷木，「占」字陰冷木。但「古」字為非冷木，因為古頭的「十」字，橫直交加反而屬土而非屬木。

至於「乙」字之類，稱為「舟木」。「乞」字為木生火，因為乞頭屬火，故主出門大利。但「吃」字卻因口為土形，木生火，火卻去生旁邊的土，而木土又相尅，是故出行便主受到損失。至於「飛」字，因為「乙」字帶連短撇不少，撇屬火，所以又主出行吉利了。只是因為有兩「乙」字，是故主兩重舟行，即是要換船遠行才吉利。

王亭之曾為人測「車」字，問新職業能否久長，斷為「孤木尅重土」（長短橫筆參差則屬土），因此甚為吃力，不過始終有成。結果未破招牌。

測字術以「凡撇皆屬火」。假如來客寫「天」字，寫得一撇獨長，那就作火看，而不必計

較以橫畫為木了。——但假如寫得筆畫平均，那就是橫畫的木生火。

然而此中又稍有變化。若一點與一畫相連，則稱之為「炎火」，例如「炎」字與「火」字。火勢炎炎，象徵火勢有力。

凡「八」字亦屬火，稱為「餘火」，跟炎火相比，火勢相差很遠。

四點亦為火。例如「烈」字、「熊」字之類，且稱為「真火」。炎火勢力雖大，但卻易熄滅，因為炎炎之勢必不耐久，真火則不然，十分耐久。

火亦分陽與陰。凡長撇屬陽，短撇屬陰。前者例如「火」字的一撇、後者例如「從」字的撇，撇雖多而皆短。

相傳明代的權臣嚴嵩找人測字，寫一「從」字。測字的人說：「相公多人扶助。」於是嚴嵩的左右皆大喜。這個術士出來，人問其測字的情形，術士告訴了他，但卻補充一句：「只可惜相助他的盡屬陰人。」這即是因為「從」字凡撇皆短之故。

測字訣曰：「橫畫連鉤作土稱」。例如「定」字的寶蓋頭，又例如王亭之的「亭」字，「橫畫連鉤」部份居中，最起眼，因此整個字即可定為土格。

若橫畫無鉤，則稱為「寒土」。例如「二」字。但倘若無鉤而有依傍，那又不是寒土了，例如「王」字、「工」字卻依然是土，只非寒土而已。

倘若十字形，則訣曰：「橫直交加土最深」。這是因為直為木形，木非厚土不能培植，因

此凡有「十」形者皆視之為厚土。如「王」字、「辛」字。但「工」字卻不是。

一點懸空謂之「沙塵土」，但連點卻不是。例如「戈」字旁的一點為沙塵土，然而「淺」字旁的三點水卻屬水不屬土。——讀者會問，就以此「淺」字為例，既有水旁，又有沙塵土，那麼當它是土抑或是水呢？答曰：既屬土，亦屬水，但卻是以沙塵之土來激發水氣，化為雨露。這即是明清測字術者的論點。

點挑撇捺相聚之形屬土。如「發」字頭之類。這類字形，一律叫做土字頭。

凡橫長者為陽土，短畫為陰土。如「王」字，既為厚土亦為陽土，可是「鵬」字多短畫，且絕無長畫，斯即為陰土也矣。陰土未必淺，但卻不滋生草木。

測字訣曰：「一挑一捺俱為金」。然而挑必鋒銳，捺必下垂始是。例如「挑」字的偏旁，「炎」字下面的「捺」皆是。但如「之」字，那一捺太平直，便作水格而不作金格。

小口亦為金，例如「哭」字。但口大卻非金，例如「國」字。

由此引伸，「目」為「囊金」，所以「罵」字頭本已屬金，若來客將頭上的雙口寫成橫「目」形，那就可以斷之為囊中金。

三點水自然屬水，但由於有一挑之勢，所以稱為「水中金」。訣曰：「兩點加挑金在水」。水中的金不現成，若論求財，自然不似囊中金為吉利。

「凡」字稱寒金，例如「凡」字、如「鳳」字。但「凡」字是金中有點火，而「鳳」字之中

多橫畫，是為金中有土。二者比較，「凡」又較「鳳」為暖。或曰：「鳳」中的「鳥」有四點，不過這四點卻不屬火，此與「六書」有關，在此很難解釋。

交叉為「火中金」。例如「交」字的下半。

至於陰陽，則以口為陽，以交叉為陽，以挑捺為陰，以三點水為陰。

測字訣曰：「一點形稱雨露水。」例如王亭之的「亭」字，一點頭，是即為雨露水。這需要跟懸空一點作分別，懸空點例如「戈」字，前已說過，為沙塵土。

若「一」字，則稱為「寒土化水」。但若此橫畫上有其他筆畫依附，那又不算化水了。因此，若來人求測「王」字，假如將筆畫寫得披離，下面的一畫不跟上頭的「干」字相連，是即為寒土化水之象。——由此可知，測字以來人寫字求測為正宗，若拈字來測，只是江湖術士設此以求方便，既使人，又便己。

前說過「目」字屬金。可是，若來人將「目」中的兩畫寫成跟兩邊的直筆相連，那便是「無源水」而非金格了。有人寫「眠」字問移民，王亭之曰：「可以移得成，但卻很難在本地搵錢。」為甚麼，正因為他將「目」旁寫得十分工整，成為無源水。水而無源，自然是移民之象，可是亦是搵錢艱難之象。

「走之旁」亦為水象，例如「迂」字。「于」屬土，之旁屬水，有土剋水之象。

字腳分點亦屬水，如「六」字。其頭既為雨露水，其腳則稱為野水。

凡字的水形佔比重大者稱陽水，如「自」字。但若水輕淺，則為陰水，如雨露水、野水之類。

談過測字的五行，王亭之可以舉一故事為例，俾讀者知道其運用之道。

清代江南有一富戶上京師求官，已帶一家僕同往，及至姑蘇，又找到一個僕人，因不知這僕人是否可以幫得自己手，又不知是否忠心，因此便找人測字。

他寫一「炎」字來測。測字先生說：「大吉。炎為雙重炎水，你去北方求官，北方屬水，是為水火既濟。」

江南富戶說：「照你的說法，北方屬水，炎加水為淡，豈不是代表我功名財利淡泊？」

術者笑曰：「三點不是水，是水中金，所以是水火既濟而得金之兆。你是南方人，僕人又為南方人，寫的炎字又為炎炎之火，火勢太過，是故遠遊北方水旺之鄉自主大利。」

後來此人在北京求官，自己以為有把握的門路都一一斷掉，虧得兩個僕人結識了李蓮英手下的人，那就找對門路了，化三萬兩白銀，買了一個「遇缺即補」的候補道，分發河南。河南總督見他來頭大，立刻給他補了缺。這兩個僕人又結識了總督姨太太的親弟，於是一年後轉為糧道，那是個著名的肥缺，一住下來，百萬雪花銀，那富戶也就退休了。蓋官已做過，財亦發過，不退何待。

就事論字的測字法

有時，測字術並不靠寫一個字來求測，而是就事論字，亦可測得奇驗。

北宋時，章惇當政，貶逐忠良。他因為蘇東坡字子瞻，便把他貶去儋州；蘇東坡的弟弟字子由，便把他貶去雷州，以由字為雷字的下半；蘇東坡的門生黃魯直貶去宜州，以「直」「宜」二字相近。這正是權臣濫權，故意對被貶的人加以戲弄。

當時的人便就所貶的州名測曰——東坡貶儋州，有立人旁，既尚有人，應該還可以北歸。雷州的雷字，雷雨在田，可承天澤，因此亦應該可以得天子重新起用。只是黃魯直給貶到宜州，宜字是直字「蓋棺」，黃九相信很難再回朝了。後來果如所斷。

宋高宗初建都杭州，聞有術者精測字，於是指着杭州的「杭」字命術者測。術者曰：「杭為兀朮，金兀朮必來犯，請聖上早作準備。」宋高宗於是立即下詔岳飛部署。岳家軍於是大敗金兀朮於黃天蕩，從此保住了南宋半壁山河。宋高宗慰問岳飛的手諭至今尚存，當時誰人能料他竟會授意秦檜殺岳飛。

這兩則故事，都不是臨時寫成一字求測，而是就事就地論字，居然亦有奇驗，足見測字之術在乎變通。然而由此亦可證明，測字跟占夢有心理因素。

筆迹分析定我半生

測字如果是由來人親筆寫字來測，那就有點等於「相字」，亦即筆迹分析。——所以宋代無測字之名，只叫做相字，可見那時的測字，筆迹分析的成份非常之重。

談到筆迹分析，可謂跟王亭之生平事業關係頗大。

六十年代末，澳洲金業鉅子曲克來港，跟王亭之見過一面，其時王亭之還捱牛工。

一年之後，曲克忽然派人來找王亭之，要王亭之開公司代理澳洲及新畿內亞的黃金。

這建議嚇了王亭之一跳，蓋自己何來偌大的本錢耶。殊不知對方提出的條件優厚，一口就答應代安排銀行三千萬港元的信貸，這在一九七零年是一筆大數字，如果拿來買中上大廈單位，可以買一百個以上。

為甚麼只見過一面的曲克先生，對王亭之竟如斯信任呢？後來過了五年，他才揭曉，原來王亭之曾去酒店回拜，他外出，王亭之於是留下一張便條，請他覆電，他拿着那便條回澳洲，找了兩個人做筆迹分析，分析結果一致，對王亭之評價甚高，在信用方面可謂給足一百分，最大缺點則為急躁。因這兩份分析，他便決定資助王亭之創業。

那兩份筆迹分析副本，前幾年還未失去，如今遍尋不獲，真恨事也。

由碑帖學相字

中國傳統的相字術，不管字體寫得好壞，但觀其精神以及結構。

精神是屬於形而上的分析，結構則是形而下的分析。二者兼顧，可謂十分之全面。

要學這種相字術，最方便的方法，是拿着古人寫的碑帖來學。許多書家我們都知道他的歷史，由其字迹來比對古書所說的推斷，再反觀書家的一生，那就可以對我國的筆迹分析術心領神會。

譬如古訣云：「筆勢跌蕩，一生流浪。」我們看宋代書家黃庭堅的字，跌蕩無比，他為章惇、蔡京所害，貶於宜州，卒於貶所，終不能復還鄉里，那就可以體會到，同一被貶，黃庭堅實不及蘇東坡幸運。

至於蘇東坡的字，則可參考古訣所云：「筆勢寬洪，逞英雄。」蘇東坡有點恃才，是故便招奸小所忌，所謂寧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也。甚至連專學他書法的人，都有同一毛病。例如挾漚儀出北京、創立滿州國的鄭孝胥，書法學蘇，便亦有逞英雄之病，若不逞英雄，他就不會勾結日本人成立偽滿。他有詩云：「手持帝子出虎穴，千古茫茫無此奇。」此非立心逞英雄而何耶？成為漢奸，非本意也。

王亭之自己的字，亦犯了跌蕩之弊，是故垂老尚兩度移家。

然而根據古訣來學相字，卻須注意一點，古訣只針對個別筆勢特徵，可是每個人的字，常

常不只一種筆勢，所以就不能憑一句口訣就作出簡單分析。

例如李邕（李北海）的字，雖然符合古訣所云：「筆畫平直，豐衣足食。」以及「筆畫分明，決有前程。」（跟這兩句口訣相對的是「筆畫偏側，衣食斷隔。」及「筆畫粘滯，是非招怪。」）所以他一生有功名，有聲望，可是他的書法卻嫌過尖，古訣云：「筆勢尖小，其人心了」。所謂心了，即是太過恩怨分明，因此終為奸人所害，不得善終。

又如宋代的蔡太師蔡京，他的書法，合古訣「筆畫穩重，衣食豐隆」，以及「筆畫端正，衣祿鐵定」，是故由白衣致卿相，權傾朝野，失敗後的下場亦不太慘（賈似道的下場便比他慘得多），然而他的字卻亦如古訣所云：「筆畫如針，此人毒心。」蓋蔡京的書法雖佳，但尖垂卻不收鋒，當作針勢也。

香港近代書家，福份最好的是陳荊鴻。荊翁的字合符「筆勢精神，必有聲名」，以及「筆勢剛健，力量識見」的古訣，真的是「一清到底」有精神，是故得享高壽，而聲名則達至海外。雖非富貴，於文化界中蓋已屬難得。

由相字看社會現象

相字的通則，是以筆勢有精神為貴。可是近代書家卻多喜狂怪，以筆勢欹斜為奇特，以筆勢彎曲為氣勢，若按諸古人的訣法——「筆勢欹斜，飄泊生涯」；「筆勢彎曲，奸巧百出」，這便絕對不是一個好的社會現象。這樣的社會，太過大起大落，即所謂「富貴不耐久」，何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也。

更糟糕的是，將橫霸的筆勢當成雄健有力，這就更非好事。口訣云：「筆畫分掃，破蕩家早」，是故就更象徵許多人的起跌無常。

每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書法特點。大致來說，時代愈古的人，筆勢愈厚重。所以六朝碑版以及唐人寫經，都有一種氣派。這象徵當時的社會，是忠厚的人成為社會主流，因此自然有一股社會的倫理道德力量，分別是非曲直。可是時代愈晚，筆勢便愈澆薄，時至今日，世人已普遍不識分別狂亂與精神、橫霸與雄健的分別。這是一個很可怕的社會現象，難怪如今許多是非曲直已難分，而奸巧百出的人卻反而振振有詞。尤其是神棍術棍佛棍之多，多過公廁十倍，正足以證明眾生的共業愈來愈壞。

王亭之很希望如今教授書法的人，漸漸導學生入正軌的筆勢。當書體普遍改變之時，人心自亦會隨之改變，這是很玄的事。

讀者也許奇怪，為甚麼說人的筆勢改善，則其心術亦會改變呢？王亭之這樣說，並非迷信，

而是有心理學上的根據。

人的心理可以改造——學佛即是一個心理改造過程。然而改造心理卻不一定要憑宗教信仰，倘如能夠通過一些學習來改變氣質，那麼，當氣質變好之時，其人的心理亦必同時變好。因此，學習光明正大的書法，實在亦可以改造好學者的心理。

所謂光明正大，即是不可求奇求怪，求筆勢飛舞而澆薄，亦不可誤認「沙筆」為有力。「沙筆」過多，則有如古人口訣所云：「筆畫枯槁，財物虛耗。」雖然虛耗並不等於貧窮，然而亦非福澤也。

是故相字之法，先求氣象，對着一幅字，首須令人覺得舒服，那就能稱之為端正圓靜，反之，若久視一幅字，但覺令人心浮氣躁，那就是氣象不佳，寫字的人，心理上必有偏差，那就象徵着人生的起伏無常。

令子弟習書或自己學書，亦一定要懂得分別精神氣象的好壞，若還誤認，結果就一定不佳。王亭之看電視，每見氣象以至筆畫都極差的書法，卻給人精工裝裱掛在豪華辦公室內，便不覺嘆息搖頭，很擔心社會的共業會愈來愈差，可能發生劇變。

字相改變心理之例

書法字相可以改變心理，王亭之試舉一例——明代奸相嚴嵩，起初書法相當圓淨。只是後來其人勾結太監當權，所寫的字便愈來愈粘滯，筆勢亦愈來愈反覆。

為甚麼呢？他寫字時，自大的心理不期然暴露出來，因此就求雄偉穩重。可是下筆之際，患得患失的心情亦同時流露，所以筆畫便變成粘滯。

自大的背面是自卑，他雖然權傾朝野，但亦知道自己實為正直之士所不齒，所以寫起字來便筆畫反覆了。

古訣云：「筆畫反覆，心常不足」，這正是一項心理分析。

假如他真能下筆穩重，心中的患得患失自然就會減少；又假如他能因自己的筆勢改變，而意識到自己的心理已變壞，於是自行警惕，那就是修心養性了。

華國鋒當主席時，喜歡跟人題字，字體學老毛，可是卻欠缺毛伯伯的輕快（訣云：「筆勢輕快，諸事通泰。」），反而變成粘滯，王亭之其時便知華主席患得患失的心理很重，終於下台，成為過渡主席，蓋亦可以由字相看出來也。

葉劍英的字，恰符「筆畫似繩」的古訣，足知當時他反而心安理得，平寧之至，是故晚境便無傾跌。

字相亦重點劃形態

中國傳統的字相學，除了注重筆勢之外，還注重書法的點劃形態。這樣一來，就很全面了。王亭之寫「口」字形，如「國」、「因」、「品」字，若非刻意，永遠都「不埋口」，亦即「口」形的左上角及左下角時有缺口。當年一位長輩即曾據此推斷——此子一生多是非口舌。真的可以說是給他說中了。這位長輩的判斷，即是根據傳統的相字術。

相字術很重視「點」形。凡點能穩重者，主經商可以致富，但卻多數是飄流異鄉之命。這缺點，現代已經變成優點，因為凡富商巨賈如今尚焉有株守一城一鄉之理。

古訣又云：「金水命的人，倘如逢寫點時必輕，則早年定遇水厄。」至於何謂金水命？那是依人的生年納音為據。如丙子年，納音即屬水，此年生人即為水命。

關於納音五行，讀者查坊間的通書即可知——每日均有干支納音，例如丙子年正月一日，通書記為「初一丙戌土心成」，此中「丙戌」是該日干支，「土」即為丙戌的納音，「心」為該日值宿「心月狐」，「成」為建除家所定之「成日」，主利謀望求名求利。我們只須找出任何一日的干支，就可以知道該干支的納音五行，如二月廿二日為「丙子水翌成」是則知凡丙子年月日的納音皆屬水。

關於這點，王亭之亦有徵驗之例。某娛樂界名人，簽名的點甚輕，王亭之為了徵驗，請其人寫正楷字，果然點得亦甚輕，恰巧其人為金水命生人，王亭之於是問其人早年有無水厄，其

人笑曰：「我嬰孩時在浴缸幾乎浸死，亭老點知？」

聽其回答，王亭之暗暗佩服古人相字術的厲害。

相字術又認為凡橫畫及直豎，都忌寫成兩頭尖，或不應尖者偏寫成尖筆。若犯，則主骨肉離散，或助力不足，重則刑尅自己。

例如「報」字，根本無尖筆，可是卻偏有人將「幸」旁底下的一豎寫成尖形，又將右旁的一豎寫尖，那就是不應尖而尖矣。

有一家已歇業的報紙，一出報，王亭之見其報頭寫成三尖之形，而且兼犯不應尖筆而寫成尖筆之病，乃期期以為不可，然而更改報頭乃大事也，既已成事實亦無可奈何。當日當事人的決定，真可謂冥冥中有數。

各位如果憑這點相字術來相娛樂界的簽名，再結合其際遇，應該會覺得這相字術有相當程度的靈驗。

然而毛澤東的字卻不妨舉以為例，他的字，正犯了不應尖而尖的毛病，一橫一豎往往頭重中段輕，那亦是尖筆，是故便主骨肉分離，他的晚年，身邊可謂無一骨肉，只跟工作人員住在一塊，即其壯年中年，亦屢見骨肉離散也。是則焉能謂古人的相字術無驗耶。

若橫筆及直筆，能起筆不尖，結筆亦有回鋒，那就是福壽之相。——當然，這一點還須結合前述的筆勢來綜合決定，如筆勢浮蕩，那就大打折扣。

添筆吉、減筆凶

古傳相字術中有一訣甚為奇怪，認為凡書寫一字時，每多添一筆，則主其人福澤豐厚，能發意外財，能遇貴人。反之，若字少一筆，則主其人破財，或遇小人。

在這相字訣影響之下，明清兩代的仕宦，寫字時便多添筆。例如「玉」字本來只有一點，有些人卻依篆文，將之寫成左右對稱各有一點。又如「酉」字中間本只有一橫，卻將之寫成兩橫。這種情形，留意明清法帖、楹聯、碑版，即可見到。

相反的例子則為李邕（李北海）的字，他寫楷書每多減筆，是故其被人陷害屈死，亦可謂遇小人矣，各位找他的字帖來細看，即可知矣。

然而明清人的故意造作，出於有心，是故便難以作為徵驗的依據。李北海的缺筆出於自然，即可以拿來作為徵驗。——可是讀者卻須注意一點，這項相字術，只宜用於相楷書，行草字多減筆，便不能依之推斷。

這項相字術還有一點補充，即添筆不可披離，如「猛」字，有將其反犬旁寫成長短共三撇者，倘如多添的一撇特別離開其他的筆畫，則不作發財遇貴推斷。

清末翁同龢為珍妃的師傅，他寫字有添筆，可是卻披離，他晚年因珍妃之故開罪慈禧太后，殆其為先兆耶？

「六神筆法」

測字到了明清之際，忽然出現了「六神」的測法。這是比附坊間「文王卦」。占文王卦的人，以青龍、白虎、朱雀、玄武、螣蛇、勾陳為六神，於是測字者乃因之而創「六神筆法」之說。

有一首歌訣道——

「蠶頭燕額是青龍，兩筆交加朱雀凶，玄武怕他枯筆斷，勾陳回筆畏乾宮，螣蛇草筆重重帶，白虎原來坤位逢。」

這首歌訣，是說來測字的人，若寫成「六神」之形，即按六神主事來論斷：青龍主喜事、白虎主凶喪、朱雀主爭訟、勾陳主事情稽延、螣蛇主有怪異及小人作祟、玄武主盜賊。

所謂「蠶頭燕額是青龍」，主要是看字的撇捺。凡撇捺長，寫得有頭角之象，即作「青龍筆法」斷。撇捺短，或雖長而無頭角，皆不作此論。「頭角」者，即是下筆處凝聚成形，並非尖筆而下。

毛伯伯的字，許多時候都是「青龍筆法」。王亭之初見其書，為「推陳出新」四字，寫得歪斜，可是凡撇皆長，連原來應該是短撇的筆都寫成長撇，且下筆有結聚，心知其時毛伯伯真的喜事重重，自己也不免心中高興。

可是後來他寫「你辦事，我放心」六個字時，則撇雖長而無頭角，或則寫成朱雀筆法，真

可謂今非昔比。

至於「朱雀筆法」，則為撇短而成尖啄之形，或則兩筆交加。前面說過，記憶中毛書「你辦事，我放心」六字有朱雀筆法，即是「你」字的「人」旁，「放」字的「方」旁，無端端都寫成交叉筆，此即朱雀也。朱雀主官司爭訟，毛伯伯當然沒有人會跟他打官司，但顯然他於「四人幫」末期，則實處於爭訟狀態。更何況古人認為朱雀主「令人家內不安和」耶。毛伯伯跟江娘娘不和，已非機密。

毛伯伯寫的六個字，以「我」字為重，恰恰「我」字卻是所謂「騰蛇筆形」。蓋「騰蛇」之筆長而曲，兼且其勢如竹，此主驚憂、喧爭。毛伯伯後期的情形似之矣。

那時候，王亭之真的十分佩服相字之術，認為古人真不可欺，更想起一九五〇年，初見「陳出新」四字時的喜悅，於是感慨三十年為一代，三十年轉變之速，任何人都不能逃過盛衰的交替。

華主席學毛伯伯，卻偏偏筆下多「勾陳」形態。勾陳是在字的右下角有回筆，蓋右下角即所謂「乾宮」，而「勾陳回筆畏乾宮」也。此外，字形多斜月彎鉤，亦屬勾陳，主事情留連，醞釀變化。

此所以當日王亭之一見華主席的題字，便對人說，華國鋒不是真命天子。

六神筆法，由分析毛華兩主席的字相，已經談過四種，餘下「白虎」、「玄武」二種，雖實例難舉，亦姑且一談。

「白虎筆形」是將字形寫成口潤、尾尖。譬如寫「兒」字，如果寫成頭潤尾尖，或者將最後一筆拖長拖尖，那就成白虎之形。

凡字帶白虎者，主疾病、死亡、破財之事。假如在字的右上角有「白虎尾」，那就意味着事情更加嚴重。右上角即所謂坤宮，寫字若寫到白虎尾拖延至右上角即是。

至於「玄武筆形」，則指字有小回彎，如「玄」字，又或者方形的字寫成帶尾，尤有忌者，則為尾斷墨枯，斯則為至凶矣。

凡字帶玄武，主遭盜賊，又主遭小人暗算，或主失物難尋等等。

古人訂定「六神筆法」，除了可以拿來測字之外，其實還可以用來相字。

假如有人寫出來的字帶何種「六神」形態，即可據此為斷，看其人的際遇。

王亭之的字，多回環彎筆，即犯玄武，因此一生失物纍纍，兼且易招謠謗，只是這種筆法真的無法改變，可謂明知故犯。然而由此亦可以說，倘如將傳統的測字術加以整理，再結合西洋相字，是則未始不可以研究出一門學問來也。

《測字秘牒》的「對關」拆字法

清代有一位術士，名程省，他編了一本《測字秘牒》，不但總結了自宋代以來的相字術，同時還有所創造，這位程省，真可以稱為測字的一代宗師。

在《測字秘牒》中，程省提出了「離合」的原則來測字，稱之「對關」。

他的方法，是將一個字分解成兩部份，甚至三部份來測。下面的例子即可說明他的方法，玄妙之處何在。

有人寫一「茆」字來求測婚姻，這是「茅」字的古體。程省測道：「婚姻可成，但女子卻出身妓女。」來測字的人驚訝道：「我相交此妓女有年，他願意從良，是故來占，先生真可謂神算了，然而你是憑甚麼測出來的？」

程省道：「茆字，是殘花敗柳，那不是妓女是甚麼？」——這就是將字拆成「花」字頭、「柳」字腳，故稱之為殘花敗柳。

來人又問：「姻緣可成我是知道的，只是還想請教，這段姻緣到底好不好？」程省道：「茆字在下邊，恰恰是節字的右下邊，即是說，這妓女最終可以守節，所以這可算是一段好姻緣。」來人大喜而退。

通過這個例子，即可知「對關」是甚麼一回事。而自程省提倡以來，測字便由相字終於變成「拆字」了。

這門方法，根本不理會六書部首。這就跟唐宋以來的方法不同。

王亭之試舉一例，考考讀者，例如「伯」字、「彥」字，你怎樣去拆？

倘如根據六書，「伯」字是從「人」部，從「白」得聲；「彥」字則有「美」的意思，古人叫美士為彥。古代測字，除了五行、六神之外，一定根據這些法則來測。

可是若用「對關」法，則「伯」字可以拆為「伸頭縮腳」，因為「人」是「伸」字的起筆部份，「白」則為「縮」字的收筆部份。當然我們可以駁道，整個「伯」字都可以看成個「縮」字的腳，何必一定要拆為「伸頭」呢？但「對關」法卻偏偏要這樣拆。

至於「彥」字，則拆為「龍頭彪尾」。於是成為大吉大利的一個字。

有士子測考試，只寫一點。測字先生說：「恭喜可考一等。」士子問：「點為文章之首，那是否一等第一名？」測字先生搖頭，叫他發榜後才來問。

未幾榜發，那士子考取一等末名。他立即去找那測字先生請教。測字先生說：「你只知道點是文章之首，卻不知道點也同時是等字之末。」——這就是「對關」之玄妙了。

明代末年，崇禎聞李自成的軍隊即將逼近京師，徬徨無計，便叫太監王承恩去測字。

王承恩去找到一位名家，隨口報一個「友」字。

測字者曰：「反賊已經出頭，其勢不可禦矣。」——這測字法，即是「對關」法的變通，因為他並未將「友」字拆為甚麼頭、甚麼尾之類。但卻視之為「反字出頭」。是故屬於變通之法。假如用「對關」法的正規，當然亦可拆為「有頭沒尾」。

且說，王承恩見所測不吉，便改口道，我不是說「朋友」的「友」，是說「有無」的「有」。測字者聞言，拍案道：「你這一改更壞，有字是大明已去其半！」——「大」字及「明」字各去一半，便合成「有」字。前者要頭，後者要尾，所以這拆字亦屬於「對關」。

那王承恩見所測更加不祥，又改口道：「如果是酉時的酉，那又如何？」那測字先生當場面色慘然，說道：「那是至尊去其頭腳，不祥更甚。」

這個測字的故事，流傳甚廣，可能是出於偽託與附會，但偽造這故事的人，亦必是清初的測字高手，因為「對關法」的出現，起自明末，盛行於清初，所以便有了附會的根據。

然而由此故事，亦可以知道「對關」的變通，是怎樣的一回事。

同字不同測的故事

「對關」測字亦有附會之處，發展到後期可謂愈甚，術者可以任意離合字體，也即是任意自行變通。據術者云，這最緊要是臨時觸機，也即是憑自己的第六感覺去決定。

有人測「葵」字問考試，術者曰：「不恭喜，葵字是落頭失尾，中間又不成發，你考試定然名落孫山。」

問者改口，說是「携」字。術者搖頭曰：「携字的左邊，是欠夫不成扶，主欠人扶助。右旁是進不成進，秀不成秀，既非進士，亦非秀才，如何能夠考試中式！」

這求測字的人是位名人，一向有文名，心中不服，於是另找一測字先生去測，同樣寫個「葵」字。術者說：「恭喜，閣下必然中式。」那名士問他何故，術者說：「葵字是以一對旗桿夾為頭，以一個旗牌腳為尾，中間有為發首，所以閣下定必高中，然後才有旗桿旗牌，定然中一甲無疑。」

名士說：「如果我測携字呢？」術者又恭喜道：「一手攬進頭秀尾，定然由秀才連中，直至進士。」

後來這名士果然鄉試得利，中式舉人，會試成進士，可是卻考不上翰林。

但由進士放官知縣，亦有旗桿旗牌之榮。

測字講觸機，此即為一例。

有關雍正的兩個測字故事

傳說雍正時，派年羹堯出兵征討青海蒙古，其時年羹堯貴為大將軍，統領健銳營，而雍正則剛坐上皇座，兼且與兄弟不和，將兄弟紛紛充軍治罪，正需要軍隊擁護自己，所以對年羹堯甚為依賴，而年大將軍因此而驕橫，王公大臣無不對之側目。

年羹堯出兵前，一時高興，以「盪」字叫一門下客測。那門下客說：「將軍此去，定必馬到功成，以湯滌血，自然去盡群醜。」年羹堯聽見，十分高興。

這門下客卻乘機向他辭行，說家中老母患病，要回鄉省親。年羹堯立即贈以白銀千兩，以壯行色。

後來年羹堯果然戰勝，留守西康。過兩年，雍正把他召回京師，尋些事故將他貶官；一夜連下九道聖旨，將他由大將軍貶至守城門。

京師的老百姓見到年大將軍按劍坐在城門口，都不敢出城。過兩天，雍正索性殺了年羹堯，且滿門抄斬。

這時，那測字的門下客才對人說，年大將軍將「盪」字寫成「水易皿」，而「皿」字為「血」象，由水變成血，十分不祥，故知他此行的結局必不得善終，所以急急詐稱母病告辭。

由這故事可見，同一個字，術者每每可以這樣解那樣解，是即謂觸機也。還有一個測字的故事，跟雍正亦有關。

雍正登位，傳說是靠當時的江湖人物幫忙，由大俠甘鳳池跟白泰官潛入皇宮，將康熙預定的遺詔盜出。遺詔本來說「傳位十四子」，當時的著名文士呂留良看過詔書，立刻提筆改之為「傳位于四子」，雍正排行第四，由是即能承繼大寶。而甘鳳池白泰官兩人，盜詔還詔，兩渡潛入皇宮，自然功勞很大。

他們為甚麼肯幫雍正的忙呢？因為雍正答應他們，自己能登上天子位，一定下詔恢復漢家衣冠，那時的人將衣冠看得很重要，許多人便是因為不肯梳辮穿滿裝，寧願自殺，是故呂留良他們便答應幫忙了。

到雍正登位後，甘鳳池寫一個「望」字找了空和尚測字，了空道：「糟了，你們快點躲藏起來。」甘鳳池問故，了空道：「望字頭似功字，只是多了三點，那是小人進讒，功不成功。再說，望字還有功高蓋主之象，雍正一定不會感激你們，而且還會加害，所以你們從此遁迹江湖避禍為上。」

甘鳳池他們果然聽從了空的說話，而呂留良亦躲回鄉下。後來雍正拿不到甘鳳池一夥人，只捉到呂留良，居然狠心到將他腰斬。呂留良有一個孫女，江湖人稱呂四娘，後來她殺了雍正報仇，則是後話。

程省測字的故事

清人程省精研測字，相傳他有很多傑作。

某大戶人家有一僕婦，早晨出門購物，至午間仍未回來。程省跟這戶人家的帳房相熟，恰恰來找帳房閒坐，談起僕婦失蹤，程省便自動請纓，用測字來占算。

那帳房先生隨手揭開帳簿，又隨手一指，指着「叁拾」二字的中間，帳房一看不對，怎能用兩個字來測呢。程省卻說不妨事，就用「叁拾」來測好了。這個僕婦已經逃走，應該立刻去追。

帳房先生問他理由，程省笑笑說：「叁拾」是大寫的三十，「大三十」即是一個「奔」字，那不是逃是甚麼。

帳房先生聽說，又隨手一指，請程省測僕婦往甚麼地方逃走。程省一看，手指正指着「陸拾」二字，便說，她往太平鎮走，你立刻派人去找她。

帳房這回卻不暇問故了，立即吩咐下人去太平鎮找人，過了兩個時辰，果然將僕婦找回來。帳房先生很高興，馬上置酒向程省道謝。酒次，未免動問起理由，程省說道：「陸拾是大六十。大六十合起來便是太平二字，所以測她向太平鎮逃走。」

這個故事，顯示出程省離合字形的功力，若普通人，一定不懂這樣離合。

有一個跟王姓人家打官司，他想求和，王姓卻不答允，此人十分擔心，便寫一「元」字向

程省求測。程省道：「那姓王的人合該倒霉，敬酒不飲飲罰酒，你跟他去見官，審一堂官事就完結，而且必然是你勝訴。」

其人問故。程省說：「元」加一頂「官帽」就變成「完」，所以官司一定要見官方得完結。「元」加「王」則為「玩」，主王姓人家玩法，是故非輸不可。

後來兩家果然對簿公堂，官判王姓人家敗訴。那測字的人買酒來謝程省，順便又用「酒」字請測，看會不會受到報復。程省說，包保你平安，對方已經心怯了，你是拿着樽酒，邊斟邊叫我測「酒」字，「尊」字是「酉」字加頭腳，所加頭腳卻有「不成方寸」之象，合起「樽」「酒」的意思，便是「水木不成方寸」，證明對方心意已亂，應該再也不敢生事了。

果然對方揚言上控，結果還是不了了之。

這個故事的測字方式，有點複雜，可是程省測字的特點，卻恰恰是在複雜中觸機，因而才往往有神來之筆。

不過程省也有些很簡單的測字法。

有一鄉村姑娘寫一「弓」字，請程省測姻緣。程省說：「弓加兩條辮就是弗，你這段姻緣一定不成。」姑娘問：「為甚麼要加兩條辮呢？」程省笑道：「你不是梳着兩條辮麼？」

那鄉村姑娘的嫂嫂在旁邊聽見，很不忿氣，說道：「我也用弓字來問婚姻，我嫁的丈夫好不好？」程省道：「糟糕，你是有心來問，弗字加心便是佛，你兩夫婦一定常吵架。」

嫂嫂說：「我沒有梳辮，為甚麼弓字要加兩條辮？」

程省答道：「你是接着她的測字來測，而且你報弓字時，姑娘的兩條辮正在擺。你說，到底你們夫婦是不是時常吵架？」

那嫂嫂還沒有答，姑娘已經點頭。於是，又再寫一個「田」字，問姻緣到底甚麼時候到來。程省說：「一個月就另有姻緣，到時一定有人來問媒，可以成功了。」

姑嫂兩人問他其理何在，程省說：「田字加兩條辮是用字，用字拆起來正是一月，不過『一』字直寫，正好像你們鄉下人記數，所以我測一個月就有姻緣。」

姑娘用手盤起兩條辮，寫一個「目」字，問這段姻緣好不好。程省笑道：「你盤起辮，目字便成眉字，張敞畫眉，恩愛得很。」

「假借法」測字

測字法中，還有一種稱為「假借法」，其假借的對象，可以及於萬事萬物以至旁人的語言舉動等等。

例如有人寫「立」字來測，倘如恰恰有人挑水經過（在現代，可能是抬蒸餾水經過），那麼，測字者便可以假借「水」而作「泣」字測，那就自然不是好事。

但假如測字時只有旁人閒立，那麼，借「人」而成「位」，此即是有功名地位。——有人過圖麟都，找王亭之閒談，談及某人是否可成「籌委」，當時此人乃隨手寫一「立」字，恰巧此時又有人過來跟他打招呼，站在他身旁，王亭之便以「位」來測，斷那某人一定可成為「籌委」無疑。測字時是在王亭之的素食館，是故王亭之還開玩笑說：「某公必為素餐之士。」相與大笑作罷。及名單公佈，此某公果然赫然在榜上焉。尸位素餐，可謂必然。

清人有測「立」字者，因來測的人，由鄉下趕入城市，於是借「里」字作「童」字測。其人問六甲，是故斷為生子。這又是假借法的一例。

至於王亭之測「位」字，則無非是抄清代著名術士胡宏的舊文章。胡宏當時以假借測字法聞名於世。

胡宏測字的故事

一人寫「串」字問胡宏，功名如何？此人其時還只是個秀才，胡宏斷曰：「閣下將來一定兩榜出身。」

在清代，秀才參加省試，中式即為舉人；然後參加京試，中式即為進士。是即稱為兩榜。中式進士的人參加殿試，如又中式，即可以入翰林，那又比兩榜出身的人名貴，稱為「三考出身」也矣。

胡宏的推斷，是因為「串」字為「雙中」之象，是故斷為兩榜中式。

那時旁邊有一秀才，見胡宏如是推斷，便也寫個「串」字來問前程，胡宏見字笑道：「閣下定然屢考不中，以老秀才終其身。」秀才不服問他為甚麼這樣推斷，胡宏答道：「他無心寫串，所以雙中，閣下卻是有心寫串，那即是有心為患，是故前程大為不利。」

另一個秀才見到，便特意寫一個「中」字教胡宏去測，說道：「若說無心，便是中，若說有心，即是忠，且看你怎樣測。」

胡宏聞言，拱手笑道：「閣下在試場恐有驚憂，還是不參加考試為妙。」秀才不服問故，胡宏說：「你只知中字加橫心是忠，卻不知中字加直心為忡。只怕閣下因參試受驚，從此得忡之疾。」

後來果盡如所斷。

有人問父病，寫「瓜」字求測。胡宏道：「子問父病，瓜加子即是孤，你的父親恐怕難逃劫數了。」

這是一個假借測字法的特例，因為所加的字，是用來測字者的身份，而不及旁邊的事物，是即所謂觸機。如何觸機，正是測字秘訣之所在，而術者卻必須心意集中，然後才能觸機有準，倘心意分散，或胸中先存有一大堆前人測字的成例，那麼觸機時就易撞板。

王亭之見過一個人刻意表演測字，於是有人戲書一「采」字求教，問可否中六合彩？這自然是開玩笑，演噱者煞有介事，測道：「你是有心來測采字，采有心便成悉……。」說到這裏便窒住了，因為學會了「有心加心」，可是卻非觸機而來，那就只是硬加。既然硬加，那就無法推斷下去。

王亭之忍不住口道：「你不如說他采字不成彩，是故難中六合彩。」

誰知這樣一插口，便惹是非了，據說此人從此便恨王亭之，一聞其名，立刻就嗤之以鼻，然而又說不出王亭之到底有何不是。王亭之唯有後悔自己太過多嘴。

但由這個事例卻亦可知，觸機實在甚難，真的有如靈光一閃，拿着第一個念頭作為「機」，稍有作意，即然非是。

范時行測字的故事

乾隆時，測字最有名的人是范時行。他所擅長的是憑字義來測字。

曾有一人去測，寫個「棋」字，問終身。

范時行說——棋是象棋，碁才是圍棋。兩種棋的性質不同。下圍棋，愈下子愈多，可是下象棋呢，愈下子愈少，所以你的家宅運一定不佳，人口日益凋零。

來測者點頭，說自己童年時一家十幾口人，如今則只剩下五七丁了。

范時行問道：你是不是當兵？因為瞧你的衣服，像是行伍中人。來測者點頭說是。范時行便道——象棋中，卒可以過河，而且唯有過河之後才能發揮他的力量，而且較難給人吃掉，所以你一定要離鄉背井來發展。

來測字的人說，自己已經離鄉了。

范時行道，象棋中能過河的子，以車最為威猛，炮則主突發，馬行十分規矩，唯有卒子過河，每次只能行一步，限制十分大，所以雖已離鄉，恐怕亦難得大志，突發固不可求，即使循規蹈矩亦難得意，只能見步行步，慢慢先求生存，然後才徐圖後計。終其一生是難得大志的了。

這種測字真的可稱為測字而非拆字，它是憑字義及其性質來推斷，且能說出道理，是可稱為測字的正宗。

有人寫「解」字求范時行測。

范時行見來人穿着差人的衣裝，問之，原來是鄰府的解差，路過本境，問此行的吉凶。

范時行問他所解為何人何物，解差不肯說。范時行便微笑道：「解，一般當成是解散之意，譬如說訟事和解，病災消解，都是這個意思。惟有押解犯人，解送珍貴的解，卻偏偏不是解散，相反還要將他深藏重押。閣下既是解差，那就是深藏重押了。」

那差人聞言，點點頭，問道：「我只想請教此行吉凶如何？」

范時行卻道：「別急。深藏重押的人，寫個解字，莫非此行有賣放之意，你老實告訴我，是不是想徇私賣放？」

差人聞言面青，囁嚅問道：「那又吉凶如何？」

范時行悄聲道：「你由此處路過，想必是往西南雲貴邊地去。」

差人點頭。范時行續道：「《周易·解卦》，利西南，而且說來復吉，所以你不必賣放，解到西南，必有旨意將犯人赦免，你解的到底是何人？你不妨老實說。」

差人也悄聲答道：「是紀曉嵐紀大人，他的門生想讓他在兩湖住下，叫我報病。」

後來紀曉嵐果蒙恩詔召返。至於以後又謫官樂陽，卻是另一回事。

有人寫「史」字問范時行，所問為官司。

范時行說：「史必須信，不信則史官失職。因此打官司時必須如實告訴，不可歪曲事實，倘存心歪曲，定主官司失利。」

那人恰好是想誣告寡嫂與人通奸，企圖奪產。本來已買通地保隣證，聽范時行一說，心中

打個突，便再寫個「吏」字，問范時行，如果行賄縣官那又如何？

范時行拍案道：「令人心從於一，心從於史者，然後才得稱為吏。若想行賄，萬萬不可。」那人因為已經上告，無法收手，雖然聽見范行勸他不可誣告，也只好硬着頭皮上堂。他不敢行賄縣官，便只好行賄刑名師爺，因為縣官斷案往往聽刑名師爺的主意。

到開審那天，一開堂，刑名師爺便將贓銀五十兩呈堂。這樣一來，官司便不必審了，縣官立刻拔籤，打原告三十大板。你道那刑名師為何如此公正？原來當日的師爺每逢新官上任，為了表白自己，每每便將必輸的官司贓銀呈堂。這宗官司，分明是捕風捉影，既無奸夫，又無憑證，本官精明，一審便知是誣告，所以那師爺便樂得做好人，保存孤寡。

范時行當日便是憑這次測字成名，居然由小地面行道至京師，後來且在京師得意，連王公大臣都要向他請教。

相字之形二例

王亭之再舉一點相字的原則。

先舉王亭之自己，前已說過，王亭之寫「口」形照例不埋口，「口」形屬金，是為「庚金有損」，是故跟兒子便情份較薄。事實上亦如是，王亭之跟犬子永頤於今已分離十二年，每年不一定相見，即見亦不過三數日。

還有一點最奇怪的事。在香港時，韋基舜及秀官等一輩食家，每喜邀王亭之作局，每作局例必說「帶埋個女來」，從來沒叫王亭之帶埋個仔。所以樺樺好食神，鮑參翅肚，八大八小，以及一應精緻的筵席都享受過，反而犬子永頤則可謂只吃粗茶淡飯。

王亭之寫兩撇（例如「行」字），照例距離甚近，是為「離體有損」。

離卦為火，主功名，因此王亭之初來香港時，想教小學都未合資格。去教育司考「暫准教師」之類，考試無非只是寫一篇五百字的文章，可是考試時卻激到王亭之眼火爆。同考者有一女孩，由牧師陪同去考，監試的教育官關懷備至，見到寫別字便立刻出聲提示。可是一回到王亭之身邊，便當堂擺款，敲桌子道：「你千祈咪寫簡體字，你地大陸來的人！」由此王亭之「功名」緣份薄，薄到想謀一教職都沒資格。

後舉毛澤東的字，來作相字的例。

毛的字，「口」形亦照例不埋，所以他子緣不但薄，而且可謂「其無後乎」。毛澤東本人

對此非常在意，曾經當眾大發牢騷，說道：「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始作俑，我無後！」那時的文革初期，人人都心驚膽顫。

然而毛澤東卻擅長寫撇，撇為火體，所以為炎炎火勢，難怪他可以位居元首，連死後都依然能為人敬畏。大陸司機甚至要在車上掛毛章來保平安，那就簡直當他是神了。

毛澤東的字，主要特點為堅瘦有力，所以基本形格屬於木體，木能發火之榮，那就更加助長他的地位。

然而「金少火多，兩窟三窩」，是故毛的一生未能長住有氣派的豪華大宅，貴為主席，一國元首，連有氣派的辦公室都沒有（有也只是擺樣）。

光是這樣憑古人傳下來的口訣來相毛澤東的字，已經令人嘆為觀止，不能不服前人那套「八卦五行」的道理。

若論性格，毛澤東其實頗有惻隱之心，所以他並未殺一功臣，權力鬥爭的失敗者亦能保存性命。文革時，功臣受折磨而死，應該是四人幫之過，並非老毛的主意。他最大的毛病在於性急，所以字多轉折之筆。

總結相字的發展

由以上所述，可知道測字是由「相字」發展而來。其後則演變成爲「拆字」。宋代是相字最發達的時代，清代則是拆字最發達的時代。元明兩代則是承先啟後的時期。

善於相字的術士，都出於南宋。如朱安國、張九萬、張德元。善於拆字的術士都出於清代，如清初的程省，以及范時行。至於元明兩代，則以明末清初的何中立爲一代宗師，至明末的鄭仰田則已具拆字的規模。

王亭之喜歡相字而不喜歡拆字，因為相字的功能不在於問一事的吉凶，由此且可看出寫字的人的性格，結合社會現象，則可以占測其前途。

在童年時，有一位長輩惋惜王亭之生不逢時，他說，如今的時代喜歡破舊立新，而此子的性格則偏喜舊，是故不合時宜。

所以王亭之於得中州派傳授之後，並不立即原裝拿出來炫耀，經過十年醞釀，對每組星系都賦予現代意義之後才拿出來傳授，即是糾正自己的缺點，走破舊立新的路。但王亭之自知不擅長交際，所以便不肯作術士求財，寧可將斗數與玄空的訣法公開。

至於拆字，只不過是憑一時的聰明來觸機而已。術者未必時時精神集中，因此所觸之機便有或然性。

詳夢亦用測字

至於測字，至少其中有一個源頭是跟詳夢有關，因此王亭之便將話題拉到詳夢上去。

三國時的丁固，夢見肚皮上長一株松樹，給他詳夢的術士說：「松為十八公，恭喜恭喜。十八年後可位至三公。」後來果然應驗，所以弄到後來做官的人都喜歡畫一幅松樹來飾壁。

也是三國時，魏延夢見頭上生角，阿謏奉承的人恭喜他「頭角崢嶸」，唯有趙直私下對人說：「此不祥之兆。角為用刀，刀下用而居頭上，其凶甚矣。」當時諸葛孔明已死，趙雲黃忠都老，蜀中大將唯一魏延，於是魏延愈來愈跋扈，最後還想作反，然而卻為馬超的弟弟馬岱所殺，果然應了「刀下用於頭上」的凶夢。

——相傳諸葛亮死前曾遺錦囊給馬岱，上書六字云：「魏延反，馬岱斬。」然而這恐怕亦是稗官野史之言而已。

由這兩個故事卻可知道，詳夢實在也用到「測字」。這種詳夢術當然亦可視為「測字」的先河。

紹如公的一個夢

先父紹如公生平亦有一夢，影響他一生甚大。當抗日戰爭時，王亭之有一個堂叔做財政廳秘書，跟陳璧君的弟弟陳耀祖是老朋友，後來陳耀祖當上偽廣東省長，他當然變成紅人。陳耀祖喜歡玩古玉，紹如公也玩古玉，大家也算相識，因此當陳耀祖組織政府時，便想羅致紹如公，地方法院和衛生局，兩處任選其一。那位堂叔亦極力慫恿。

當時有一個說法，莊介石跟汪精衛其實是「扯貓尾」，推汪精衛出來組織南京政府，避免老百姓直接受日本人統治。因此參加汪政權的便不算漢奸。那堂叔當時便是據此作一番說詞，游說紹如公參加陳耀祖的政府。

紹如公委決不下，便向家中供奉的大仙爺狐仙祈禱。是夜果得一夢，夢見自己走去找人占卜，而占卜者竟是個泥塑的人。

翌日，紹如公為此夢躊躇了半日，遍翻詳夢的書，都不知道吉凶。王亭之那時年紀尚幼，不知如何竟福至心靈，對紹如公說：「泥塑的人占卜，那就是土卜人，即是個走字。」

紹如公聞言，恍然大悟，其時本來已避難到澳門，只偶然回廣州老家住，同時收點租來過活。一聞王亭之此言，他便立刻携王亭之搭船回澳門客寓，以後也再不敢上廣州了，直至陳耀祖給人槍殺為止。

黃帝的兩個夢

國人占夢來源甚早，在周代，便已專設「占夢」一官，「占六夢之吉凶」。

所謂六夢，是正夢、噩夢、思夢、寤夢、喜夢、懼夢。

居然能將夢分為六種，而且還懂得將因思成夢這一潛意識因素算在內，足見周代的人對夢甚有研究。

那時的人，相信夢是靈魂游出體外時所見的境界，是故對這境界便十分重視。他們更認為，靈魂一旦脫離了軀殼，就可以跟神鬼對話，跟祖先溝通，因此夢中所見的境界便是神鬼祖先給自己的預兆，既兆吉、也兆凶。

最早的占夢傳說託名黃帝。傳說黃帝夜得一夢，見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見有人持千鈞之弩驅羊萬群。黃帝於是自己詳道：「風去垢，垢無土即是后，莫非有人名為風后，堪為我的臣佐。」又詳道：「持千鈞之弩是為有力，能驅羊萬群是為善牧，莫非有人名為力牧，可以佐我。」

後來，他果然遇到風后與力牧，立刻聘為臣子，二人亦果成為一代賢臣。

這個傳說未必可靠，極可能是後代人企圖將占夢這門術數的地位提高，因而便虛構此故事。不過由其虛構，卻亦可見占夢與測字的淵源，「垢去土而為后」，已經開測字術的先河。

占夢之術與道家思想關係

占夢之術其實跟道家思想亦很有關係。

道家思想受時間的觀念影響甚深，因為對人類最大的縛束，便是時間。是時間限住了人的壽命，是時間限住了人一日的作息，是時間限住了人的發展，所以道家用求長生來作為對付時間的手段。

求長生亦不是求永遠不死，只是求死後靈魂的自在。能自在的靈魂，便即是所謂仙人。因此古代稱為成仙的人，都非肉身成仙，而是要經過「屍解」，屍解也者便即是肉身死而靈魂得自在，其靈魂往來於天地之間，或托形或不托形，是之名為天仙或地仙。

未成仙的人，只有在夢境中才能突破時間，能去到未來，見到未來的境界。這境界有時很真實，例如《牡丹亭》「驚夢」一折，便是在夢中見到未來的意中人；但許多時候，這境界卻只是現實的變形，斯即謂之為預兆。古人相信，絕大部份的夢境都是未來境物的變形，而非境界先現。但縱然如此，夢魂到底已經去到未來了。

難怪先秦時的人已經相信占夢，文化發展到漢代，《漢書·藝文志》卻依然說：「眾占非一，而夢為大。」占夢之術並沒有給五行陰陽之說淘汰，仍然受到重視，一如茹毛飲血的時代。

殷王重視卜夢

最早的占夢紀錄，是在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有一則說：「壬午卜。王曰貞，又夢。」那就是於壬午日為王卜夢吉凶的紀錄。

但由此卻可以說明，在殷商時代的占夢，並非根據夢境來占，而是用當時視為正宗的卜法來卜。由殷墟卜辭研究且可知道，殷代的王很重視卜夢。

卜辭中提及的夢境，有見到已死的先祖先妣，有見到現存的妻妾官吏，有夢見自己田獵，有夢見自己在祭祀，有夢見自己遇雨，有夢見野獸等等，真的可以說是幾乎無夢不占。最奇妙的故事，是殷武丁夢見上帝賜給他以良臣，後來便根據夢象找到了傳說，傳說亦果然成為歷史上有名的賢人。

武丁的故事，可以說夢並非預兆而是信息的傳達。上帝將信息給他，在怎麼樣的地方就可以找到一位好臣子。殷人當時以為，那是因為武丁有德行，然後才會感動上帝下達這麼一個信息。一般人很難感動上帝，因此便唯有靠感動祖先。

這種信仰，時至今日文明社會依然存在，五六十年代的女人祭祖先求夢買字花，七八十年代則無論男女都有人求夢買六合彩。

即是說，由殷商至今三千餘年，人依然認為夢魂可以收到神秘的信息以知未來。足見人類有些思想，非科學文明可以動搖。

周人多發政治夢

周人重視占夢一如殷人。凡有大事，都憑占夢、占龜和占易三者來決定。藉太卜之官，由太卜掌「三夢之法」、「三兆之法」、「三易之法」，用以觀國家的吉凶。

文獻說，周文王曾夢見「日月著其身」，占夢大吉，認為是「受命於天」的預兆。一直傳到如今的通書，其中所附的《周公詳夢吉凶書》，還有「日月照身得重位」的說法，蓋不敢說「受命於天」，便只好說為「得重位」。

文獻又記載，周武王的母親太姒夢見商王的庭間生荊棘，周武王卻取周庭的梓樹，植於商庭荊棘之間，旋即化為松柏等樹。

太妣夢醒以告文王，文王立刻跟太子發（周武王）祭天於明堂，認為是代商而有天下的先兆。這一回，連占夢之官都不勞駕了。

此外，文獻還說姜太公呂望釣於蟠溪，夜夢「北斗輔星」告訴他要征伐紂王。這即是說，姜太公便已有「輔星」之兆。是故後來他遇見文王，君臣二人一說便合，蓋呂望早已籌劃着伐紂的大計，一如孔明在草廬已籌劃着「三分天下」。

周人重視占夢比殷人有過之無不及，而相傳文王的兒子周公旦亦擅長占夢，所以後人便稱之為「夢周公」。

這口語，至今還在廣府話中保存下來。

不過對於周文王周武王的夢，以至周公旦的詳夢，後代研究者卻認為是「政治夢」。

發甚麼夢，只有發夢的人自己知道，他們說，太姒夢見「商庭生荊棘」，任何人聽見都會認為是紂王無道，商朝氣數將盡，商朝小人當道等一系列徵兆。

然而即使不信實亦無可根查，總不能說太姒未曾作過這樣的夢，也不能證明太姒的夢境並非如此。

所以周文王夢見「日月着身」，夢見姜太公，無非都是政治夢。例如姜太公，周文王欲委之以重任，但又恐宗親舊臣不服，因此就輕輕用一個夢來解決。

武王伐紂，一出兵就遇上大風雨，大風吹折中軍帥旗，眾軍將大驚失色，連武王都想退軍。那時姜太公卻堅持出發，說道：「旗折是紂王打敗仗的先兆。」結果於孟津一戰，以寡敵眾，大勝商兵，紂王自殺，由是奠定了周朝八百年江山。你說，姜太公若非身居要職，他怎有資格在此關頭作出決定。

蓋若當時周師回兵，紂王便會乘機率各路諸侯的軍馬聯手伐周，屆時歷史便可能改寫。

所以我們只能說，周人承繼殷人重視夢兆的傳統，加以政治手段的運用，於是乎由上至下便無不說夢詳夢，以至今日我們睡覺作夢都還說「去見周公」。

唐代的一宗奇夢

然而歷史上卻有一些故事，說明夢境可以成真，例如最著名的一件，即是崔圓的故事。

崔圓是唐明皇時代的人，因家破，入京師依靠表親李彥先。李當時是楊國忠的親信，官至刑部尚書。他若想提拔崔圓，實可謂不費吹灰之力，然而他卻瞧崔圓不起，只讓他在家中吃一口閒飯，弄到連家人都只將崔圓看成是一門窮親戚，對他毫不尊重。

忽一夜，李彥先夢見自己身被枷鎖，在成群囚犯當中，給解到自己的刑部大堂。堂上的差吏一一呼名，據案而坐的紫衣人判曰：「准法！」刑吏便將囚徒一一拉出去處斬。李彥先望一望，堂上的紫衣人正是崔圓，便躍出哀叫，崔圓於是點頭道：「李彥先特先行收禁，再作定奪。」差吏便拉他走，如是一驚夢醒，醒來通身冷汗。

經過此夢，李彥先便從此厚待崔圓，散朝回來也拉他閒話家常，宴請賓客時也邀他陪席。家人輩見主人對崔圓客氣，自然也態度大變，時時走來奉承。

過幾個月，李彥先將崔圓薦給楊國忠，從此崔圓登上仕版。後來安祿山作反，李彥先歸附安祿山，依舊做刑部尚書，崔圓卻隨唐明皇出走，並且得到太子的賞識，太子登位，他即官至中書令，即是拜相了。

安祿山敗亡之後，凡依附他的偽官都被捕，一一定以死罪，押到刑部。由中書令覆核。李彥先當時身被枷鎖，跟成群死囚處身一起，不禁便想起當年的夢境。

他再看看堂上據案而坐的人，正是崔圓，身穿紫衣，亦恰符當日所夢。接着，堂前吏一點名，說其罪狀，崔圓待吏人說罷，即擲籤喝道：「准法！」官吏便將犯人押解刑場候斬。這亦正是當年之所夢。

李彥先於是急急跳躍而出，向崔圓哀叫道：「相公豈不憶當年！」崔圓才醒覺犯人中有一名李彥先，於是又擲籤道：「李彥先且先行收禁。」

那李彥先入到監房，逃出了死門關，也真的驚出一身冷汗，暗自詫異道，當年夢境今日卻成真事，只不知後事如何，因為當年的夢發到這田地就醒了。

幸虧崔圓念舊，將李彥先收禁之後，老老實實上表朝廷，說若無李彥先臣即無今日，故願替他贖罪。朝廷下旨准免李彥先一死，但流放於嶺外。由是當日歸附安祿山的大臣，僅李彥先得以倖免。

這一件夢境成真的故事，在唐代宣傳甚廣，所涉的歷史亦真實，看起來，不像是稗官野史之言。

西藏人占夢

為甚麼夢境預言未來，竟會這般真實呢？照佛家的說法，是業力種子已因緣成熟，果報已具，所欠的只是時候未到，因此在夢境中便會先期出現未來的事。

因此西藏密宗的修行人也十分重視夢境。如夢見遍地鮮花，那就是吉兆，若夢見花殘，便可能是死徵。

西藏曾接受過唐代文化的薰陶，因此他們的詳夢，實在保存着唐人的觀點，只不過再加上西藏的風俗與信仰。所以如果詳細研究西藏人的詳夢，便可以看出，我國唐代人詳夢的法則。西藏人有些詳夢法則，居然跟今日《通書》所附的《周公解夢吉凶書》相同。例如西藏人相信，夢見家中的鍋崩破，便是死人的先兆，而《解夢書》亦曰：「灶釜破敗有死亡」。西藏人相信夢見風吹入衣，通體生寒，即是重病的徵兆，而《解夢書》則曰：「風吹入衣主疾病」。凡此種種，都可能是漢藏文化的溝通。

「風吹入衣」之類的夢，也可以說是「直夢」，夢見甚麼就預言甚麼，絲毫不必加以解釋。因為西藏地寒，一旦患上感冒，往往很難痊癒，甚至會發展成為肺炎而死亡。所以「風吹入衣」其實即是身體半夜發寒，這即是已生病的徵兆。唐代人集居於西北高原，亦易傷寒，由此即可見此詳夢的底蘊。

西藏人的夢喜登高，不喜落低處。這可能跟天堂地獄的觀念有關，而不是根據生活環境，

在現實生活中，實際上他們視登山為畏途。

至於喜光明不喜黑暗，可以說是人類的普遍心理。因此修行人如果夢見入黑暗的境地，連星光都沒有，那就會視為噩夢。大修行人密勒日巴因為曾用惡法報仇誅滅自己的伯父一家，所以初修密法時，才會時時得到黑暗的夢。後來他的師父麻巴懲罰他建塔，然後才能消除罪愆。修行人夢見羅刹惡鬼，那是不祥之夢。這時，他們往往就會遷離修地，另覓吉祥處所。但若夢見本尊護法，那就是吉地了，同時也被視為修法得到證量的徵兆。

西藏人特別喜歡夢見彩虹。那可能是出於宗教因素，因為密宗祖師蓮花生大士時時修出虹光，有些大修行人於死後亦化虹光身，只遺下一些指甲頭髮，所以彩虹便被視為吉祥。

他們也喜歡夢見水晶般的光，那是因為這是佛的光芒。由於水晶可以反射出七彩虹光，而且光色通澈明亮，因此水晶光的吉祥便不讓彩虹。

至於騎馬上山，天女歌舞，都是修行人獲得證量的夢。這就跟宗教有很大關係了。他們相信是得天人護庇。

《解夢書》解夢

我們再看看《周公解夢書》，同樣是喜光明不喜黑暗。所以「五色雲主大吉昌」，「天晴雨散百憂去」，「雲開日出凶事散」，「天欲曉益壽命吉」，「陰雨晦暗主凶事」，「狂風大雨人死亡」，「日月落憂傷父母」。

同樣是喜高不喜低。例如「棺自墓中出大吉」，「堂上地陷主母憂」，「地裂主有疾病凶」，「上高堂主大富貴」，「糞中坐者主大凶」，「水上立者主凶事」，「高樓飲酒富貴至」。這裏沒提到上雪山，下雪地，則是因為地理環境不同之故。也可以說，這《解夢書》完全是為平原城市人服務。

至於有宗教意味的，例如「入神廟神動大吉」，「神聖到家福祿至」，那就等於西藏人喜夢中見到本尊。「與神女通得貴子」，這一條，可以說是中國古老文化，起自楚襄王夢見神女，傳到西藏，便變成跟空行母有私情，同樣是吉利的夢。「被神鬼打大不祥」，「神佛瞋怒皆不吉」。這即是夢見羅刹惡鬼。

可是，「與神鬼鬥主延壽」，這絕對是唐代的文化。唐代對「閻羅王」有很深的信仰，那是由於印度人的「閻摩」已傳入中國。唐人相信閻羅王手下有鬼卒勾魂，所以能跟鬼卒爭鬥，便即是對死亡的反抗。

這一點，在西藏變成能降藥叉主延壽。

如今《通書》上所附的《周公解夢全書》，實出於《玉匣記》。此書傳出於唐代，為當時的婦女百科全書，洗頭擇日、出門擇日、查生辰算命等等，應有盡有。一如今日之《通書》所附，只是詳細得多。共分二十七類，一共解釋了近千個夢境。

《玉匣記》古本應已失傳，王亭之手頭所有者可能是清代的坊本，其中的資料已比《通書》所著錄者矜貴。

敦煌出土《解夢書》

王亭之手頭另有幾份敦煌出土的解夢資料，名為《周公解夢書》以及《新集周公解夢書》等等。

這些資料比唐《玉匣記》中的《解夢書》更古，其為唐代抄本無疑。而《玉匣記》則明顯有宋明人纂編的迹象。要想知道原汁原味的「周公解夢」，自然以唐抄本為正宗。

敦煌占夢的出土文獻，還有藏文（吐蕃文）、西夏文等資料，顯然是對漢文化的吸收，再加上地方以及民族色彩。

這些資料，研究下來亦很有趣。

在西夏文《占夢篇》中，有大量漢人的占夢故事，其中還引用到《左傳》——

晉侯與楚國戰，夢見自己跟楚王角力，不敵倒地，他被楚王壓在地下。夢醒後晉侯十分耽心，然而其左右近臣卻詳夢說：「楚王在上，即是背天而面向下，晉侯在下，即是仰面向天。是故天將助晉，而背天者不祥。」

次日兩軍接戰，楚軍果然大敗。

這是《左傳》中很著名的解夢故事，竟然傳到西夏，足見解夢之為人重視，這裏頭真有許多心理因素，以及超心理因素。

在敦煌本《解夢書》中，有許多條解夢，實際上即是古代占夢故事的紀錄。

例如《搜神記》中說，後漢張奐為武威太守，其妻夢見上帝給予印綬，自己卻登樓而歌，以告張奐，張奐命人占之，占曰：「夫人正懷孕，必主生男。將來此子必然復來本郡，命終於此樓。」

後來張夫人果然生子，名曰張猛。張猛亦果然官至武威太守。他因小故殺死刺史，州兵便來逮捕他，張猛畏罪，即於舊宅的樓上自焚而死。

在敦煌本《解夢書》中，因此便有「夢見帝與印綬，得官」，「夢登樓而歌，死凶」兩條占斷。由此引伸，並有「夢見唱歌，大憂」的占斷。發展到唐代《玉匣記》，則變成「病人唱歌主大凶」，這就已經失去了占斷故事的原型，變成出於猜度。

因此我們可以說，敦煌本《解夢書》中保持古代占夢紀錄的成份比較高，而時代愈晚，原意愈失。

王亭之由是決定將各本來一綜合整理，分門別類，抄錄出來。有興趣的讀者不妨用來徵驗，看唐代以前的占夢術是否有驗。

敦煌占夢紀錄

夢見天門及觀天者，其人富貴長命。夢見天上有人下來者，大吉。夢見天者，主得財。夢見天者，禍患消除。夢見天門者，有喜事。夢見天開破者，必有軍事。夢見天破赤開，必憂早行（另本則云：夢見天裂，大吉利）。夢見炎天，必為國兵（有戰事）。夢見天地大小者，軍事起不吉。夢見天白色者，禍患除。夢見上天者，大吉，生貴子（另本云：夢見上天，入官得祿，大吉）。夢見天地合者，所求皆得。夢見天上黑氣貫地，時疫疾病。夢見天上草木落，得財。夢見天明者，合大喜。夢見天帝釋者（即是玉皇大帝），大吉。夢見天崩者，年大荒。

夢見雲青，富；赤白凶。夢見聞雷驚，富貴遠（另本云：夢見震雷，憂移徙；又本云：夢見雷落者，憂遠行，亦主病）。夢見天陰雨，主有患。夢見雨浮圖，所求皆不成（見雨落在塔上）。夢見雨落，春夏吉，秋冬凶（另本云：夢見大雨者，得酒肉）。夢見霜露者，憂死亡。夢見雪下者，得官。夢見大風者，行人好。夢見在虛空中住，大吉。夢見雷雨，得酒肉。

夢見日月斗，大敗（見日月又見北斗，即是《易》的「日中見斗」）。夢見日月行，大赦。夢見服日月，貴；又雲，生貴子（即是日月照身，或雲遮身）。夢見日初出，名位升（另本云：大富貴）。夢見日月者，亦得財。夢見負日月，豪貴，有恩赦。夢見映日月，貴人，大吉。夢見拜日月吉，富貴。夢見日月沒者，大凶。夢見日月一光明，大富貴（即日暗月明，或月暗日明）。夢見日月二暗，家有病。

夢見北斗，有憂。夢見流星，住宅不安。夢見星，憂官事。夢見星辰，大吉利（這一條恰與上條相反，此蓋乃占者各自的紀錄不同）。夢見星落，憂官事及病。

夢見地動，憂移徙（另本：主轉移）。夢見地陷，憂母死（另本：宅不安）。夢見堂中地陷，憂官。夢見地側傾者，大吉。夢見地劈，憂母損。夢見土在腹上，憂子孫（另本：失子孫）。夢見土在身，大凶。夢見身入土，大吉（另本：安穩）。夢見土，病除。夢見運土堂中，大吉利。夢見羅地，大吉富貴。

夢見居高者，富貴。夢見上高堂，富貴（另本：上高處）。夢見山上有倉屋，大吉。

夢見大盤石，大吉（另本：益財）。夢見身落地，失官位。夢見泥土污衣，耻辱。夢見渥土污衣，大凶（另本：必有辱）。夢見地光，主大富。夢見火從地出，必得病。夢見堂陰有土，大喪。夢見地卧，財強。夢見起土，官位至。夢見掃地，有官事。夢見土中金銀，口舌。夢見壁者，主官事。

夢見坐高樓山巖石，所求皆得。夢見登山墮者，主高貴。夢見從高墜地，大凶。夢見掘地土阡陌，有辱。夢見阡陌，他人當矢刀（即人家做了替死鬼）。

夢見頭戴山者，得財。夢見山林中行者，吉。夢見西向立者，吉。夢見樹木生者，有大吉。夢見門中生果樹，富貴（另條：生草樹吉利）。夢見果樹及食，大吉。夢見樹木死者，大衰。夢見伐樹，所求皆得。

夢見樹折，損兄弟。夢見上樹，有喜事（另本：長命）。夢見砍竹，主口舌。夢見竹筍，

憂事起。夢見門中竹木魚狗，吉。夢見草木茂盛，宅旺。夢見棘樹繁赤，口舌事。

夢見桑木在堂上，憂官事。夢見柴木在堂，大凶。夢見花發者，身大貴。夢見花落者，妻拜，凶。夢見拔草，憂官事。夢見雜薰者，有孕（雜薰即是雜草）。夢見樹木忽枯死，主母病。

夢見倚樹立者，吉。夢見大樹落蔭蓋屋，大富（另本：大樹落蔭，所求皆得。蓋屋，大富）。

夢見入水中戲者，大吉。夢見止水者，大禍，凶。夢見水竭，有憂。夢見飲水者，得財帛。

夢見飲水，所思必至（所思，指自己暗戀的人）。夢見流水者，主訴訟（另本：所訴得理）。

夢見大水者，主婚姻。夢見天地大水者，事起。夢見江湖海水，大昌。

夢見大水波浪起伏者，不安。夢見居水上坐及水中坐，並吉。夢見水門者，得官。夢見落溺，大吉。夢見婦溺水中，生貴子（另本：憂子女，生貴子）。夢見被溺不出，凶。夢見沒水中者，憂病、憂妻，亦懸官。

夢見水入官寓，入位至（另本：水來入宅東門，官位至）。夢見水入宅，得大財。夢見赤水者，有官事（另本：夢見赤水吉，入宅中官事起）。夢見黃水，百事和合。夢見浮水，來賊侵圍。夢見拍浮水中者，酒肉。夢見共眾人同臨清水吉，濁水凶。

此外見河水分清濁以定吉凶，是三國時著名占夢家周宣的占斷。

東漢末年黃巾起義，中原動盪，孫策夜夢赤足渡河，河水清澈見魚，以問周宣，那時孫策還是個小孩子，周宣立刻道賀，祝他前程遠大。後來孫策果然三分天下，建立了吳國。

然而孫策出兵攻魏，於出兵前夕得一夢，依然是赤足渡河，他心中暗喜，認為是戰勝的吉

兆，於是歡天喜地告訴周宣。周宣問：「河水是清是濁？」孫策回憶道：「有點渾黃。」周宣便告訴他，水濁即非好夢，請他小心。後來孫策果然中箭，兵敗而退。

以下繼續抄錄敦煌出土《解夢書》的資料：

夢見浮渡大水行速，吉。速，陰之事（秘密事的營謀有利）。夢見渡江海彼岸，吉。夢見水上行，城必安，富貴得官榮（這即是「水為財」的傳統思想，由以下兩條更可見）。

夢見水出，得財。夢見江海塞，大吉。夢見床上水，憂官事（另條：憂財及貴）。

夢見屋中水出，凶。夢見灶下水流，得財。夢見穿井，得遠信。夢見作井，富貴。夢

見井沸溢，富貴。夢見視井者，得遠信。夢見身井中卧者，大凶。夢見落井，憂官及病。

夢見井有魚，有物（井中有值錢的東西）。

夢見火燒屋者，父母病。夢見風火壞屋，凶，或遷徙。夢見火舍，有喜事。夢見火燒門戶，災禍必至。夢見燃火者，主大吉。夢見火燒地，當天下稱陽。

關於這一條，可以曹操的夢來解釋。漢末董卓專權，曹操是他的下屬，甚受董卓重用。忽一夜，曹操夢見大火燒地，燒至地裂，夢醒甚為憂心。翌日他將夢境告訴楊修。楊修說：「從此天下陽盛陰衰了。」曹操問：「是不是天子重新掌權？」楊修搖頭說不是，因為地裂即主天子疆土動。後來各路州牧起兵反董卓，曹操立刻加入，即是因此一夢觸發。

夢見火熱水，富貴。夢見火熱天，為相國（參考曹操的一夢）。夢見火炭及身，吉，榮貴。夢見火至天，兵事起（亦參考曹操的夢，足見術士是根據名人的夢來衍繹）。夢見火入人家，大富貴。夢見戴火，富貴（頭給火燒着）。夢見把火夜行，大通達（另條：必通顯）。夢見抱火夜行，身必光榮。夢見林中火，有喜事。夢見持火與妻子，多口舌。夢見（在）火氣煙裏，憂病。夢見持火大盛，大憂除。夢見火浮圖，大富貴（火浮圖即是火塔）。夢見火從地出，憂病。夢見將火照人，奸事露。

夢見聖人者主大吉。

這一條恰與漢代董仲舒的夢相反。董仲舒為一代大儒。一日夢見孔子對他說：「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董仲舒醒後自解夢曰：「俗諺有云：歲在龍蛇賢人嗟，然則此夢顯然不祥。」明年，果被禍而死。

夢見帝王崩，主大荒。夢見王女，大吉。

夢見對大官者，喜事。夢見得官者，生貴子。夢見與貴人交往，吉。夢見貴人賜飯，主病。

這一條，有近代故事為證：佟弼臣是廣州旗人，民初，在農民講習所做事，跟毛澤東是同事。解放後他寫一封信給毛，因而得安置入文史館。至九十歲那年，他忽夢見毛澤東請他吃飯，由是即一病不起。佟弼臣的兒子佟紹弼，工詩，為南園後五子之一。

夢見貴人坐，欲貴。夢見官廚中行，吉。夢見大赦者，主宅平安。夢見君王隊仗者，富。夢見君子，行。夢見自笏，貴族求婚。夢見拜尊長者，大吉。夢見向人叩頭，百事通（另條云：賀遠，即是往遠方做生意）。夢見得人拜，貴人吉（小人則凶）。夢見拜官吏，有庭賀，吉（有人上門道賀）。夢見社頭者，為人謀。夢見叩頭者，憂官事（跟向人叩頭不同）。

夢見髮白者主長命。夢見髮亂，百事不通。夢見披髮，為人所謀。

漢大將軍霍光，夜夢披髮，將洗頭而夢醒。翌日找人占夢，占者說：「披髮不祥，大將軍尚祈小心為人暗算。」霍光卻道：「不是說洗頭可以解百憂嗎？」占者答：「大將軍未洗。」霍光卻笑道：「將洗未洗，憂即將解未解。」蓋其時霍光為帝主所懼，霍光自己也知道。漢宣帝左右的宦官，更在皇帝面前挑撥，未已霍光死，宣帝乘機收回兵權，將霍家族誅。後來術士說，披髮果然主為人所謀，那是指宦官；沐髮卻主霍光死亡，因為死亡憂亦隨之散。

夢見頭髮長，長命。夢見髮落，憂愁。夢見牙齒生，大旺。夢見牙齒落，大衰。夢見牙齒落失，兒子富貴。夢見露齒，多訟（另條：夢見露齒笑）。夢見牙齒，憂刀兵。夢見齒白，富貴。夢見梳頭者，百事通（另條：百事散。此蓋指憂疑之事）。夢見照鏡，明吉，暗凶。夢見向鏡笑，為人欺。夢見鏡破者，誣訟。夢見靴、梳，得橫財。夢見沐浴，

妻病解除。夢見於涂水沐浴，大吉富貴（涂水即是山西的滌河）。夢見浴者，憂愁疾病除，喜事。夢見沐浴者，大吉。

夢見父子相見，大吉。夢見兄弟分散，口舌。夢見兄弟相打，和合。夢見父母亡，富貴。夢見兒女改服，悲泣（即是兒女帶孝）。夢見抱兒，男吉、女凶。

夢見妻者得大財。夢見妻喜，得人財力。夢見妻病，有失財。夢見娶妻，主改動。夢見打妻者，主失財。夢見遺妻者，得外財。夢見妻帶刀子，生子則速（另條云：有子）。夢見妻有娠，大凶（另條云：夢見妻懷孕，與移人。即是說妻子會跟別人走路）。

夢見夫妻執手，大凶。

相傳若重病的人夢見夫妻執手，即主死。大概是取執手即為相別之意。然而宋代有一個故事，非病人夢見夫妻執手亦主死亡。賈似道當國時，跟一葉姓的門下客甚為投契。及賈似道得罪，判充軍，臨行前夕唯此門下客相送。這門下客與賈似道對飲，飲酣，對賈似道說：「相公保重，某當先行。」原來他於先一夜夢見夫妻執手。賈似道不以為意，以為他只是告辭。誰知其人回家卻命姬人暖酒，用酒送一握冰片入腹，於是七孔流血而死。

夢見妻濃妝，必分。夢見夫妻相拜，主離。夢見妻打身，得妻力。夢見與女子交，夫刃。夢見婦人走，官有事得散。夢見花釵妝粉，口舌。

夢見食生肉凶，熟肉吉。夢見得熟肉，大吉。夢見食龍肉，生貴子。夢見食馬肉者，

妻有娠。夢見食牛肉者，身大健。夢見食豬肉者，主口舌（另條云：夢見牛肉吉，豬肉憂病）。夢見牛肉在堂，憂財。夢見食驢肉者，憂遠行。夢見食犬肉者，死亡（另條：爭訟）。夢見食死禽肉者，分散。夢見食鳥肉者，有子孕。夢見食雞子，大吉（雞子即是雞蛋）。夢見食獸肉者，家破。夢見食百味著，大吉。夢見食果子，遠人吉。

夢見食酒者，有喜（另條：天雨欲下）。夢見與人酒食，口舌。夢見妻飲酒肉，吉。夢見大醉，憂病。夢見吃齋者，主大吉。夢見與人共食，有集會。夢見共死人食，有憂（另條：大吉）。夢見白飯及人，必有文書事。夢見得食，有喜事。夢見宴會，人謀（由於古代設宴然後謀人的事太多，故有此條）。夢見相呼集會，跪拜事。夢見被呼，家鬼欲得食。夢見在外呼喚者，大吉。夢見彈琴，有聲（有聲譽）。夢見奏樂者，哭泣。夢見笛者，主合，大吉。夢見打鼓者，遠信至。夢見歌舞者，大吉。夢見水上歌者，大吉。夢見唱歌，有口舌。夢見病人歌叫，凶。夢見作舞者，主驚恐。

夢見禮佛，得貴人力。

此條可以朱元璋的夢為證。朱元璋做小沙彌時，打掃準提殿。每打掃，便向準提菩薩祈禱。後來夜得一夢，夢見自己所拜的不是準提，竟然是佛，心中覺得奇怪，為甚麼自己朝夕參拜的準提竟不入夢，佛反而入夢，心想，莫不是叫我離開準提殿？於是離開佛寺參軍，由是建立明朝二百餘年江山。所投的郭子興即是他的貴人。

夢見菩薩者，主長命。夢見金剛，得人助力。夢見僧尼，百事不合（僧尼即是尼姑，不是僧和尼。故另條云：夢見尼，所為不成，可證）。夢見師僧，諸佛守護。夢見座僧，大吉。

夢見入寺行，主喜事。夢見佛像，善徵，吉。夢見形象，有喜事，大吉（形象指神佛菩薩像）。夢見造幡，福德，吉利。夢見神廟者，先人求食（另條：必富貴）。夢見焚香者，主婚姻事。夢見道士者，有願起。

夢見祀事者，大富貴。夢見社宮，必得婦（社宮即是土地祠）。夢見家有祖祀，福至。夢見與鬼鬚，延益。夢見着衣鬼，謙人避情吉。夢見語鬼，當令富貴。夢見解神者，不成事。夢見神廁，大富貴。夢見與鬼神語，富貴。夢見群鬼散走，大富貴。

夢見益田宅，大喜事。夢見宅空，主大凶。夢見宅新，有貴子。夢見光明入宅，大貴。夢見使人入田宅，富貴。夢見大人建宅吉。病人凶（病人夢則凶）。夢見宅內肉，凶。夢見宅內生竹林，得財，大吉。夢見宅中壁動者，移死。夢見益田，一云有喜。夢見新起屋宇，大富（另條：起造立屋，吉昌）。夢見起大屋，富貴。夢見蓋屋者，長命。

夢見新架屋，益口（增添人口）。夢見起新舍，吉。入者，得財。

夢見修理故居，大者，家吉。夢見屋舍破壞者，大凶。夢見屋倒者，主疾病。夢見屋小破漏，凶。夢見屋漏，兵敗，人死，官事凶。夢見屋棟折，死；落，凶；障者，凶。夢見柱折，憂家。夢見屋棟動，家長者病（家長有此夢主病）。夢見屋動者，家長凶。

——王亭之丁母憂一周前，妻夢見站在天台，見附近屋宇紛紛動搖傾圮，唯自己所立的屋宇未動。其時家母已住院，王亭之即以為不祥。

夢見家業破者，孫病。夢見屋中牛馬，凶。夢見火燒屋者，父母病。夢見上高屋者，大貴。夢見上屋四望者，大吉。夢見堂中有棺材，欲富。

夢見舍梁發電，移家避之。夢見入堂居中位，富，王公。夢見輦土上宅者，吉。夢見舍，吉，一云恩赦。夢見居北堂者吉，有喜事。夢見大屋中，富貴。夢見屋中有貴人，大吉。夢見屋市，大吉。夢見屋角，大吉。

夢見移灶，主再婚。夢見灶下水流，大吉。夢見謝灶，遇除（得官職）。

夢見打人門者，大吉。夢見人入門者，主官事。夢見將入門者，吉，貴。夢見門戶者，大吉。夢見門戶開，婦人與他人通（另條：夢見門開，妻有外心。一云：百事不安）。

夢見從戶出門，妻有外心（由房門出大門）。夢見莊門，大吉慶。夢見新門，貴欲至。

夢見門戶燒燔，天旱。夢見門中生樹，生貴子。夢見門戶壞者，憂子孫。夢見作門戶者，大吉。夢見傍門前，大吉。夢見飄入門，大吉。夢見表門，必五品以上官至。夢

見車來入門，口舌。夢見禁門者，欲捍。夢見當門中立，三公位。夢見當戶，必大富。

夢見避蛇入門者，得財。夢見坐轎出門，凶。

夢見落廁中，主重病。夢見陷廁中，貴，污衣，富。夢見上廁，臨官祿。夢見糞首，

得財。

夢見宮市樓店，大吉。夢見台影，主官祿。夢見上樓閣，得官（另條：夢見上高樓閣，貴）。夢見起高樓，位至三公。夢見着新衣者，疾病（另條：宜官）。夢見衣裳解者，口舌。夢見着青衣者，得官。夢見着黃衣者，大喜。夢見着綠衣者，妻有娠。夢見着白衣者，主大吉。夢見着孝衣，有官。夢見着皇衣，訟得理。夢見着緋衣者，官事。

夢見着女人衣，大凶。夢見着衣服者，大吉（夢見自己正在穿衣）。夢見衣服破者，憂妻病。夢見戴幘者，主官位（幘即是士人的帽）。夢見戴襍頭者，死亡（襍頭即是官的紗帽）。夢見破巾子，凶；新，吉。夢見新襪吉，破者凶。夢見鞋履，百事和合。

夢見腰帶者，有官事。夢見被襍等，有喜事。

夢見被褥，得錢財。夢見失靴履，憂奴僕走。夢見綾，有婚事。夢見得針，大吉。

夢見繩索，長命。

夢見錦綉，憂官事。夢見綾絹，主大吉。夢見絲綿，主長命（另條云：得財）。夢見布絹，百事盡益。夢見羅紈，憂官事。夢見金銀，憂論訟。夢見金玉，大富貴。夢見錢綫，主口舌。夢見將錢與人，大吉利。夢見拾得財物，失財。

夢見六畜語，先人求食。

這一條，關係到民俗信仰。國人一向相信祖先的靈魂會附在家畜身上，藉此向子孫表達自己的需求。家畜雖不懂說話，但卻懂得用動作來表示。至於在夢中，六畜當然就可以說話了。

此中最著名的一夢，出於吳王夫差。

夫差既納西施為妃，又殺了伍子胥，而且將越王勾踐放歸回國，吳國的大臣都不以為然。及逾年，吳王夫差忽得一夢，見三頭黑犬在哭號，在南北兩頭的甌沒有熱氣。翌日上朝，便召各大臣詳夢，大臣為了討好他，大家都胡謔一頓，夫差心知肚明，便召公孫聖來解夢。公孫聖聽了夢境之後，慘然奏道：「王將無國矣。犬號，宗廟無主，甌無熱食，主不食。宗廟無主不食，是失國之象。」

公孫聖的解釋，當然是認為犬號是宗廟中的先人示意，說自己將得不到祭祀。

夢見馬所，作祿有福。夢見駒馬者，凶。夢見馬出行，家神不安。夢見騎馬者，遠信來。夢見走馬，有急事。夢見乘赤馬，主文書大吉。夢見乘黃馬，口舌散。夢見乘紫馬，大喜。夢見乘青馬，有慶事。夢見乘白馬，有喪事。夢見乘黑馬，財散。夢見乘騎馬，被賺誤（見人來騎自己的馬，主受騙）。

夢見騎牛馬，被賺誤，室上女子有外意。

夢見騎驢乘馬，吉。夢見牛馬雲上，女子有外意。夢見牛馬產者，吉，或有客，亦得財。

夢見牛馬，必風雨。夢見殺牛馬者，家破。

夢見牛，所求皆得。夢見大牛，所求皆得。夢見青牛，吉（一云：有喜事）。夢見

黃牛，宜田蠶。夢見黑牛，失物復得。夢見赤牛，口舌散，吉。夢見白牛，兵行還（士兵即將還鄉）。夢見牛牽人求，事吉。夢見牽牛上，大富貴（一云：有禮事，即是將會舉行儀式）。夢見牛出宅者，奸非事（一云：奸事散）。夢見牛入家，有喪禍來。夢見轉牛，官事不解。夢見繫牛，官事不解。夢見牛解，鬼欲得食。夢見牛角向人者，所求皆得。夢見牛角觸人，憂官。夢見截牛頭血出，得財。

夢見乘驢，有錢至。夢見乘驢騾，有財至。夢見驢騾，有口舌。

夢見羊者，主得好妻。夢見騎羊，有好婦（一云：得奴婢）。夢見群羊，有客。夢

見牽羊，有宴樂盜事。夢見羊車，吏遷位（升官），民凶。夢見殺羊，官位高遷。

夢見豬者，憂官府。夢見殺豬肥者，凶。

夢見犬咬人，貴客來（一云：事解）。夢見犬咬日，憂官事。夢見犬傷，大吉事。

夢見犬所，死（一云：家欲喪）。夢見赤犬，口舌散。夢見黃犬，所求皆得。夢見犬子，有喜樂事。夢見放犬子，有急事，病。夢見捉犬，有病（一云：必有急客來）。夢見犬走，大利。夢見賣犬，喜事。夢見犬吐，家鬼得食。夢見狗噉者，先人索食。夢見犬齒，先人求食。夢見殺犬，所求皆得，通達。

夢見駕象，大吉利。

夢見獅子，主大貴。夢見獅子入家，必戾（必有不祥）。

夢見大蟲者，加官祿。夢見虎狼，身得興官。夢見虎狼不動，必見君子。夢見猛虎

驚，大吉利。夢見虎咋人，縣官口舌事。夢見被虎食，大凶。夢見虎食者，大吉（這條是說虎在進食，而不是自己被食）。夢見騎虎行，大富貴。夢見虎所逐，必疾病，凶。夢見兔，大富貴。夢見白兔，必為貴人所接。夢見雙兔行，富貴。夢見鹿兔行，有官。

夢見白鹿，得聖人道術。夢見獐鹿，主得官。夢見騎鹿，立居官位事。

夢見雞鵝者，主大慶。夢見雞，必有徵召事。夢見雞鳴，有口舌。夢見殺雞，鬼亡，大吉。

這一條，是很古老的民俗信仰，所以驅鬼的人都殺雞取血祭祀。甚至少數民族亦有同樣信仰。例如薩滿教，即將雞生摔在地，用以驅邪趕鬼。

夢見鳳凰，帝王招賢或徵駕。夢見鶴鳴，必遠行。夢見白鶴在堂，有喪。夢見鷹鵠，欲遠行。夢見燕子，大吉。夢見鵠銜粟，必生貴子。夢見雀（麻雀），有官祿印綬事。夢見飛鳥，欲達。夢見飛鳥入人懷，遠行。夢見飛鳥入屋，凶死。夢見飛鳥自死，行人病。夢見鳥巢安全，大吉。夢見鳥銜物，贈遺事。夢見銜蛇，得官，大吉。夢見鳥鳴，有離別事。夢見鳥禽所食者，憂死亡。

這一條，實從「天葬」風俗而來。天葬是將屍體肢解來餵鷹，所以這條解夢，很有西域色彩。

敦煌跟西藏（吐蕃）接壤，因此成為漢藏文化的交流點。而且西藏曾一度佔領敦煌，並在此駐兵，所以敦煌出土的《解夢書》便有西藏文化成份。

西藏密宗重視占夢，因此王亭之才會對敦煌占夢興致盎然。

夢見小蟲，吉；大蟲，凶。（這裏的「大蟲」不是指老虎）——有一位港姐曾對王亭之說，於決賽前夕，夢見滿屋甲由，此即夢見小蟲也。夢見飛蟲，必有富貴（另條：遇賊）。夢見腐蟲，富貴王位。夢見解蟲者，無憂事。夢見百蟲自滅，小口衰（小口指兒童）。夢見蜘蛛網，事難。夢見蜘蛛蟻子，口舌。夢見蜈蚣，長命。夢見蜂蟄人，有官事必解散。夢見蠅尿者，被人讒惡事。夢見蟻子作群行，大吉。夢見身上蟲出，大吉。夢見身蟲者，病除。

夢見鼠咋者，得財物。

夢見蛇，得移徙事。夢見青蛇，憂事發。夢見赤蛇，憂病。

夢見黃蛇，有吉事。夢見蛇群，大吉利。

夢見蛇入懷，有貴子。夢見蛇在床上，吉（另條：夢見蛇上床，主死事）。夢見蛇入床下，重病。

夢見蛇上屋，大凶。夢見蛇入門屋中，財物。夢見蛇出宅者，憂疾病（一云：移徙）。夢見蛇遠人去，必富（另條：夢見大蛇過，得財）。夢見蛇入人穀道中，富貴。夢見蛇

齒人，妻必子。夢見蛇咬人家者，母喪。夢見蛇繞腰，迎貴王。夢見蛇作盤，宅不安。

夢見蛇相趁，少口舌。夢見殺蛇，大吉。

夢見鱉者，主百事吉。夢見魚鱉，得人所愛（一云：必得官）。

夢見龜者，口舌。夢見龜蛇相向者，逢財（一云：逢劫殺）。

夢見魚者，盡不祥（另條：夢見魚，百事如意）。夢見得魚，興生有利，捕取魚亦有利。

夢見捕魚，縣事吉。夢見釣魚，有憂事。夢見得生魚，大吉。夢見生魚龜，得官位。

夢見魚翻天，必有大旱。夢見乾魚，大旱。夢見天魚落，大富貴。夢見魚飛，天必雨。

夢見魚飛比隣，百事散。夢見魚上天者，大吉。夢見大魚不多吉，小魚，大吉。夢見

魚在井，貴人通好。夢見鯉魚，必有喜事。

夢見龍，必富貴（一云：生貴子）。夢見赤龍，憂官，口舌。夢見黑龍者，家大富。

夢見蛟龍，必被貴人召及。夢見龍鬥，主口舌。夢見龍飛，身合貴。夢見乘龍上天，三

代富貴。夢見殺龍者，大吉利。

關於龍的夢，有很多歷史記載，例如說，薄姬曾夢蒼龍坐在腹上，漢高祖劉邦聞說，即便召見，對她說：「這是一個好夢，我成全你。」於是臨幸而生子，是為漢文帝。

至於乘龍，則說黃帝少時曾有此夢。這則是關於圖騰的傳說。

夢見刀劍，得錢財。夢見與人刀劍，失財。夢見挾劍行者，大富。夢見把刀箭行者，

身貴。夢見把刀行，口舌散。夢見拔刀行者，有利益。夢見自勢，利（自勢即是自闖）。

夢見把刀自刺，得財。夢見磨刀者，有大利。夢見刀相砍者，親事。夢見被刀殺者，得長命。夢見死者戈一堂，得財。夢見為刀所傷，大吉，得財（一云：失財）。夢見牽

弓矢射，求皆得。夢見箭未射，得財。夢見身被射，得人力。夢見弓弦斷，事不就。

夢見被打趁者，大凶（趁即是追趕）。夢見與人鬥爭，得財。夢見腰血出，遷進，吉。

夢見被救，名位通。夢見以力相傷，有喜事。夢見足下流血出，福樂至。夢見被人刺，

大吉；被刺，亦吉。夢見被殺，必有吉事。夢見殺人，必有吉事如意。夢見殺人血污衣，

漁獵吉（一云：夢見行殺人，必有酒客）。夢見打人，凶。夢見斷殺物，命必決（夢見殺

人的兇器斷開，反而主自己意外喪命）。夢見打行人，亡失財。

夢見枷鎖，主得官。夢見入獄吃杖，並吉。夢見吏將入獄（給差佬關入監牢），得財。

夢見得罰加身，必大富。夢見吏人，祿，有神事者了。

夢見逐賊行，合大吉。夢見惡人牽，主疾病。夢見狂賊入宅，主家破。夢見被賊者，

為人所求。夢見恐怖，事不決（一云：憂官事）。

「夢見恐怖」是很籠統的夢境，所以這一條占文亦很籠統，說是「事不決」。至於另一條占

云：「憂官事」，其實亦很籠統，因為政府事務牽涉面亦很廣，這便是術數必有其局限的證明，因有局限，術士便只能敷衍。

夢見軍陣，遠行。夢見軍行哭，殃鬼魅除，吉利。夢見好將兵，口舌事起。夢見征人行，散病忌。

夢見得病，有喜。夢見病重，大吉利。

夢見長病，大富貴。夢見身病者，憂事。夢見病人吐食，必瘥。夢見病人吐蟲出，得官。夢見污衫衣，得財。夢見病人吃飯食者，凶。夢見病人沐浴者，凶。夢見病人落地者，凶。夢見病人落地，凶。夢見病人下船者，大吉。夢見病人喪父母，家寧。

夢見女人狂，憂病。夢見足下膿出，大吉，富貴。夢見隣舍有疾，吉慶。夢見隱處生瘡，富貴。夢見將病人車內，凶（二云：身死）。夢見乘屍得征，大富貴。夢見身死，主長命。夢見死亡，憂子孫。夢見吊孝，大吉利。

夢見沐浴，妻病解除，吉。夢見於塗水沐浴（在路邊水沐浴），大吉，富貴。夢見浴者，憂愁疾病除，喜事。

這一條，有涉及王亭之的一夢為證。王亭之三歲患白喉，誤服藥，幾至危殆，宅中有人已準備慶祝。庶祖母盧太君忽得一夢，夢見跟王亭之在天井沖涼。翌日檢查《夢書》，大喜。又因為所夢的天井在西偏間，是故主張看西醫。後來果然由黎鐸醫師治好。

夢見市中得穀者，大吉。夢見乘車入市，大富貴。夢見身入市，富貴。夢見市中坐，得官。夢見先祖入市，生貴子。夢見市上殺人，大吉。

夢見身成肥瘦，大凶。夢見裸身無衣，大吉。

在「反右」時，有一人給隔離審查。不試過這種審查的人，不知道厲害。將你單獨一人關在房間，只設一枱一檯，然後叫你交代。某年月日，你跟某人說過甚麼話，某人又對你說過甚麼話？二十四小時內不斷有人找你談話，勸你坦白。三天下來，保證閣下精神崩潰。此人為王亭之死黨，然而卻真的愛莫能助。

後來此人獲釋，宣佈「是位同志」。他對王亭之說，獲釋前一晚，伏在桌上打個盹，夢見自己赤身露體，還以為會給拉去槍斃。

夢見上橋者，主長命。夢見起橋者，必貴。夢見橋上叫喚，大凶。夢見渡橋樑，大吉。夢見橋上過，衰厄當度。夢見徙財過橋，死。夢見從破橋上過者，厄難免；不過，凶。夢見橋樑折者，大凶。

夢見道者，大吉（另條：夢見大道，憂財物；又另條：夢見道路平直，大吉）。夢見理道路，官事吉。夢見大路生樹木者，吉。夢見路上屎尿，大得財。夢見行路中，百事開通，所求皆得。夢見從險道行者，吉。夢見四道交，通達四方之義。夢見卧道中，不得財。夢見迷路，所求不成。

一九六三年，王亭之買了一張馬票，家母夢見王亭之躺在彌敦道上，幾乎給車車死。翌日開獎，差一個字中頭獎。

夢見乘車行，主得官。夢見車群行，大吉（一云：大富）。夢見車行，臨官位，吉（一云：得財）。夢見乘車上城，富貴。夢見乘駕，大吉。夢見車，必謀升遷事（一云：必謀談軍事）。夢見在車上三十頭牛，大富貴。夢見在車上頭，大富貴。夢見上車土，順媒嫁，吉。夢見車來入門，有口舌。夢見車無輪輻，事敗。夢見車破，必憂愁。夢見駕車過人家，大凶。

夢見乘船行，家欲安穩。夢見乘船者，或職位轉移，遠行。夢見乘船水漲，大吉。

夢見乘船上城，大富，吉。夢見乘船過橋，大吉。夢見乘船升明，帝王位事。夢見乘船

渡水，得財。夢見濟渡事（即是過河），當以意理事。夢見若渡汎者（涉過洪水），吉。

夢見乘船水中，大富貴。夢見從高處向下，吏失位，凶。夢見男女同船行，移徙。夢

見帆幔使風，少吉。

夢見船中行者，大利。夢見船滿者，大疾病。夢見船沉者，憂身死。夢見落船中者，

大吉。

六二年王亭之由澳門屈蛇來香港，出發前打個盹，夢見滿船都是人，給趕落艙。王亭之自己卻在艙面，見船上人釘艙蓋，不知怎樣，竟見海水由釘孔滲入，水愈積愈多，最後弄到沉船，王亭之於是夢醒。

醒後，真的不想上船，只是當時的環境不容不去馬。幸而有人照拂，王亭之可以不落蛇艙，睡在艙面，一路免受擠逼嘔吐之苦。

其後船至元朗，蛇船給「水師」追捕，蛇頭及水手棄船，王亭之只好獨自上岸，摸到龍子茶樓，又得坐櫃的收銀妹關照，然後才能入到九龍。所以《夢書》中解船滿及沉船兩條，於王亭之的夢則不驗。

夢見種田，口覆事（口覆即是反口）。夢見耕地，有農修事，吉。夢見耕田，大富（一云：翻事重）。夢見種，得財。夢見教人作田，富貴。夢見田中生草，得財。夢見灌田秧，大吉。夢見居山叟種，大富貴（見山中老人種田）。

夢見種豆，必有誤事。夢見種麥熟，大吉。夢見種黍，皆得財。夢見種穀者，皆得富貴。夢見五穀苗盛，得財。夢見得五穀，大富貴（一云：多憂。二者應無矛盾）。

夢見得熟穀，大吉。夢見米，己身欲貴。夢見梗米，有貴獻事。夢見粟，必有別離事。夢見糯米，有集會事。夢見梁米，有貴獻事。夢見粟穀，主長命。夢見刈黍還，吉。

夢見稻秫自來，大喜。夢見生麥，必音聲（此條欠解）。夢見穀麥堆，得財。夢見麻豆麥者，得酒食。夢見胡麻，口舌橫起事（胡麻即是芝麻）。夢見米麵，憂身病。夢見麵者，必有居住事。夢見芡瓜，憂病（收割瓜類）——古人用艾灸治病，常常先薄切一片瓜來墊着病灶，以免為艾火所傷。後來才將艾草改良，不致燒傷皮膚，此即應為《夢書》說為「憂病」的依據。

夢見作冢墓者，大吉。夢見冢上生樹者，大吉。夢見墓木茂盛，富貴（一云：家旺）。夢見冢木上樹折，大凶（一云：有訟）。夢見墓門開，大吉。夢見墓門閉，並吉。夢見墓上有表門，大吉。夢見冢墓穴連，事憂官。

夢門冢墓門，棺露，發故事（舊事重新給挖出）。夢見墓在洞，凶。夢見新冢，憂事。夢見冢墓高，大富貴。夢見燒墳，吉。夢見黃墓氣，大富貴。夢見墓上雪氣，吉。夢見棺冢，暗凶，明吉（即暗事凶，明事吉）。夢見墓上行，大喜。夢見昇棺入宅，財來。夢見棺出宅，失財。夢見棺木，民吏遷官。夢見拜棺木，大吉得財。夢見棺木張，得大財。夢見棺木閉者，凶惡。夢見棺破，有死亡。夢見砍棺材，欲有死亡。夢見棺水涼，吉。夢見棺中死人，得財。夢見棺木中人語，得財。夢見中棺中有棺木，大富。夢見入棺槨中者，得高官，大吉。夢見棺臨死人，得財。夢見棺瓦連棺，大衰事。夢見身入棺，遷進吉。

夢見身肥瘦，大凶。夢見裸身無衣，大吉。

十二支得夢日

《敦煌夢書》除占夢諸條外，還有一篇《十二支得夢日》，那是不依夢兆來解夢，但憑得夢之日的地支來占驗。

照道理，這樣來占夢並不靈驗，因為沒有可能凡於同一日得夢的人，都有同樣的占驗。然而亦不妨抄錄下來以供談助。

子日夢者，酒肉（一云，主失脫，東家口舌）——二者吉凶占驗不同，由此可知此蓋係術士隨意湊合。

丑日夢者，三日內得橫財（一云：主財入宅及喜悅）。

寅日夢者，得酒肉，遠行。

卯日夢者，有口舌，凶（一云：主外客至，忌官事）。

辰日夢者，有病（一云：酒肉事，得外財）。

巳日夢者，東家小兒病。

午日夢者，所求皆得（一云：遠行到）。

未日夢者，有遠行（一云：主酒肉，喜樂。吉）。

申日夢者，主官事。

酉日夢者，如平（一云：酒肉事至）。

戌日夢者，官事散，吉（一云：遠行至，得外財）。
亥日夢者，官事，疾病事。

占十二時夢及禳夢

《敦煌夢書》又有「十二時得夢」及「建除滿日得夢」，茲亦抄錄如次——

十二時得夢——

子時得夢，大吉昌。丑時得夢，有橫財。寅時得夢，送酒肉。卯時得夢，有雨下。辰時得夢，有口舌。巳時得夢，主哭泣。午時得夢，坐失財。未時得夢，小口病。申時得夢，主諍訟。酉時得夢，有客來。戌時得夢，遠信至。亥時得夢，主官事。

建除滿日得夢（曆家依「建除家」的說法，將收、開、閉、建、除、滿、平、定、執、破、危、成十二字，分排於每日日腳之下，讀者打開《通書》便可以找到。）

建日得夢，主大吉利。除日得夢，憂疾病起。滿日得夢，逢酒肉。平日得夢，口舌事起。定日得夢，主移徙事。執日得夢，主失財。破日得夢，有大吉事。危日得夢，主官事起。成日得夢，主吉事。收日得夢，大凶惡事。開日得夢，主生貴子。閉日得夢，主驚恐。

此外還有一條禳惡夢咒——

赤陽赤陽，日出東方，此符斷夢，辟除不祥，讀之三遍，百鬼潛藏。急急如律令。夫惡夢姓雲名行鬼；惡想姓賈，名自直。吾識汝名知汝字，遠吾千里。急急如律令。

藏文寫本《夢書》禳解惡夢法

敦煌出土，還有一本藏文寫本《夢書》，其中有一篇禳解惡夢法，殆為唐代時藏人的民俗信仰。茲亦錄出，作惡夢的人不妨一試——

做好夢，此後人獲好運。

當夢無法判定吉凶時，背向東升的太陽洗臉，先點上香，向太陽等一一敬禮。囑咐神後，安樂，得食。

昨晚若做好夢，天神吉祥，宏運來臨，賢者初顯。若做惡夢，在屋內洗臉，挑一小木棍，向儀軌行禮三次，喊：「唎！」並祈禱以前的惡夢對我無害。將木棍折成很多段，拋入火中，惡夢如此便被火燒焦，不會再來。

祈禱完畢，木棍被火燃燒，惡夢便如同木棍一樣，不會再現。然後在地上取出三塊硬土，在自己頭上繞三次，把硬土塊放入水中搓揉，祈禱昨晚的惡夢對我無害，此土塊受害。惡夢如同土塊一樣不會再來。土塊裏有與賢相抗的熏樹，如果你得到熏樹的餘燼，即昨日的惡夢，便對自己無害，惡夢不再滯留。如果滯留，在三次間西邊熏樹的餘燼會有火苗，用手將淨土取出，變害為利。做極惡的夢，可得此吉。

傍晚若做夢，春夢不到初冬。清夢做夢，睡醒後身體未動時想所做的夢。若身體已動，會忘記所做的夢。說損害的話有夢魘。說稱頌的話則福運來臨。

自己占夢最清楚

關於占夢，古代有許多有趣的傳說，於古今占夢書中都難得到答案。

譬如說，李白的母親夜夢二道人奕棋，她站在一旁觀看，奕到中局，一道人忽然拿起一枚白色的棋子給她，她一驚夢醒，後來便懷孕生了李白。這個夢，即使遍查夢書也應該得不出答案。

晉代的謝安患病，至病重時忽得一夢，夢見自己坐着桓溫的車，行十六里路。他自己詳夢道：「桓溫當權時，我常怕會給他殺害，如今這個夢，即是說我會代他的職位十六年，屈指算來，今十六年已足。」果然不久謝安便辭世了。這樣詳夢，亦必須當事人才會清楚，若隨便找一個江湖術士來詳，定然得不出「代桓溫位十六年而終」的結論。

苻堅將南侵，夜夢南京滿城出菜，他下馬進城，則見北向東南傾。醒來，他自己詳夢道：「菜多難為醬」，即是「難為將」也。而且地東南傾，則為江左不可平也。後來他率兵南侵，果然敗於謝安謝石手上，留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成語。

由是可知，占夢不能單憑《夢書》，必須憑當事人的感受。所以說，最好的占夢家，其實即是發夢的人自己。占夢書只能作為參考。

「如夢」的夢

也有一些夢，夢境即有解釋，根本不必去詳。例如五代時有一姓徐的人，夜夢神人携籃而至，見到他便說道：「你的形相不薄，只可惜鼻曲而小，我的籃子裏面載滿了鼻，你自己揀一個，我跟你換上。」

徐某聞言，揭開竹籃，見果然載滿了鼻，左揀右揀，揀了一個自己認為最好看的鼻，呈給神人，那神人卻笑道：「你怎麼會揀上個郎中鼻，我滿籃執宰大官的鼻你都不揀！」說已，替他換上，徐某醒來，果然鼻形改變，而終生亦官至郎中即止。

這種夢境，占夢的人稱之為「如夢」，不煩更作別解。

齊代的沈約，創作律詩，精通音韻，為一代文士。一夜他忽得一夢，夢齊和帝用劍來割斷他的舌頭。翌晨，他急召術士來詳夢，術士說：「如夢！」沈約因此憂懼，未幾即死。然而至死卻未為和帝割舌，那就真的可以說是給術士嚇死了。

顧琮犯罪入獄，形勢危急，他的政敵定欲置他於死地。忽一夜，他夢見自己母親露出下體，於是自慶幸曰：「母親的下體即是我的生路，我可以出生天了。」於是從容應對，不肯屈服，終蒙天子赦免。這便是憑「如夢」來克服自己的心理恐懼。

曹操晚年，時時夢見三馬同槽而食，心生疑慮。一日對司馬懿說起自己的夢，司馬懿說：「防理自多，無為橫慮。」即是叫他只須小心行事，不必多所疑忌，曹操點頭稱是。

然而卻真可以說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曹操卻未省悟到「三馬」即是司馬懿、司馬昭、司馬炎三父子，「同槽而食」即是侵佔曹家的天下。結果纂漢不已，卻又給司馬家篡位，而且晉代的國祚遠比魏代要長。

《西京雜記》記有一女子，數度受聘，而未嫁即死丈夫，鄰里的人都以為此女子尅夫，女子自然亦為自己擔憂。一夜忽得一夢，夢中有人對她說：「田頭有鹿角，田尾有日灸，那才是你的丈夫。」未幾，有姓曾的人來下聘，女人才醒悟夢境，「曾」字即是「田頭有鹿角，田尾有日灸」，請父母許婚，後來果然無事，嫁夫曾崇範，尋且貴顯。

《青箱雜記》說李迪有一臉鬚鬚，於考試前夕，忽然夢見鬚鬚給人剃光，以為不祥，然而卻中了狀元。他才悟道，剃鬚京師人稱為「剃髭」。前科狀元是劉滋，這次自己中狀元是「替滋」也。

這樣的夢，占夢雖然「如夢」，但是在事情未發生前卻不可能悟到，必待事後才知是「如夢」的夢。

夢的別解

有些夢境，不能按一般常理來占斷，必須要作別解然後始能得準確。

唐代的孫屋夜得一夢，見有木材數百根堆積在地上，他則逐步跨上，居於木堆之頂。這個夢如果依《夢書》來占，因為只有「夢見林中大吉利」、「夢見樹木，大吉」、「夢見樹木死者，大衰」、「夢見柴木在堂，大凶」等數條可以參考，無一說中夢境，其中只有「夢見柴木在堂」一條比較貼切，可是卻未說及跨上木堆所主吉凶。

孫屋自己詳夢，卻說自己可以得中狀元。為甚麼呢？因為夢境是「居眾材之上」。這樣來詳，甚為合理，而孫屋亦果然得中狀元。

差不多的故事，為袁郭應舉子試，夜夢立於北斗星下，結果中第七名及第，恰符北斗七星所兆。

這樣的夢不能視為巧合，亦不能說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因為他們事前決沒有可能在潛意識中，有夢境般的意象。然則怎樣去解釋這些夢境呢？心理學家或者自有說詞，但王亭之卻認為這正是夢境的神秘，恐怕尚非目前的科學所能解釋。

至於有些報冤的夢，那就更可怕了。我們亦不妨看一看這些故事，然後自己找尋作夢的依據。

《後漢書》有一個故事，說漢靈帝登上帝位之後，竟將宋皇后殺死。當時事涉大臣與宦官爭

權，史稱「黨錮之禍」。

不久，靈帝便夢見他的父親桓帝，責怪他不該殺死宋皇后。如今宋皇后上訴天庭，天帝震怒。靈帝夢醒，問左右如何應付，左右勸他安撫冤魂，封她的兄弟為官，靈帝不肯，於是不久便暴斃。

另一個故事說，六朝時的宋廢帝荒淫無度，在宮中時常命宮女裸體，群相追逐為戲。然而有一次，有一宮女竟寧死都不肯裸體，廢帝便殺了她。

是夜，宋廢帝得一夢，見被殺的宮女罵他，醒來之後，他不但不害怕，還找一個相貌跟被殺者相似的宮女出來，無緣無故就把她殺掉。

到了晚上，廢帝又得一夢，夢見無辜被殺的宮女對他說，要上訴天庭以求伸冤。後來過了幾個月，他果然就被譴道成所殺，改立順帝。當時的人認為，他殺第一個宮女還可以說是因為她抗命，然而殺第二個宮女，卻實在沒有理由，無非只是想向鬼魂示威，因此宮女上訴天庭，廢帝便遭天譴。

真的夢魂迷離，莫可究詰。

偽託夢境的故事

然而有些歷史故事，卻顯然是偽造夢境。

如元太祖的十世祖孛端叉兒，其母阿蘭果火原是一個寡婦，寡婦懷孕見不得人，於是便說她夜夢白光透窗而入，化為金色神人，跟她交合，如是即便懷孕產子。——這種說法，分明是後人發達，然後編造故事為先人遮羞。

又如《晉書》記載，苻健入關之後，忽夢有朱衣使者來，命他封兒子苻堅為「龍驤將軍」。苻健於是設壇拜將，並且公開說：「你的祖父曾授此職，如今夢中神明所命，又授汝此職。」一時三軍歡呼，苻堅從此即統領前秦兵馬。——這宗故事，亦很顯然是苻健為了交軍權給兒子，可是卻恐怕他祖父苻洪的舊部不服，是故託夢拜將，便顯得順理成章。夢難稽考真偽，託諸神人則易服軍心，不失為一條好計。

又如崇信道家的隋代宰相崔浩，為了更改曆法，向皇帝上《五寅元曆表》，便上奏章云：「乃夢與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其實周公與孔子都不懂曆法，崔浩分明是託夢說鬼話來騙皇帝。

甚至楚襄王夢巫山神女侍寢席，告別時且賦曰：「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台之下。」此中亦必別有情事，非如做夢的人所言。

最奇妙的是《晉書》中載顏幾託夢的故事。

顏幾得病就醫，豈料卻死於醫生家中，家人於是備喪具往醫家迎喪。只是迎喪用的招魂幡卻三番數次繞着醫家門前一株樹，眾人驚奇不已。

是夜，顏妻忽得一夢，夢見丈夫對她說：「我實未死，急開棺，我可復生。」顏妻醒來想喊醒家人商量，誰知家人都已夢醒，原來人人都得同一個夢。家人於是立刻開棺，顏幾果然未死。

這便真可以說是無可解釋了，只能說是生魂託夢。及至開棺，生魂便回身體，由是得以復活。此事見於正史，所以相當可靠，因為正史決不會為這類小事造謠。

此外《宋史》亦記龔明的故事。

龔明童年便喪雙親，由祖母李氏撫養。其時李氏已老，忽夢一綠袍判官對她說：「與汝七十七歲。」

其後龔明已成長，祖母李氏於七十七歲那年果得重病。龔明以未報撫育之恩，便焚香祈禱，求減自己五年壽算來延祖母之壽。李氏果然病癒，過五年才去世。

這樣的夢，涉及鬼神，真可謂神奇，然而對此如何解釋，則亦夢之。

神奇的謠讖與圖讖

由占夢，王亭之聯想到謠讖——如今最流行的謠讖之書，即是《推背圖》，因此決定一談謠讖。

謠讖跟占夢有甚麼關係呢？原來它們有一點相同，即是都屬「事後應驗」。蓋古代許多傳下來的占夢故事，無非都屬事後的解釋耳，這就跟今人看《推背圖》一樣，事前夢之，左猜右度，可是事後就人人都是諸葛亮了。

甚麼叫做謠？據《左傳》，有音樂伴着來唱的叫作「歌」，無樂清唱則謂之「謠」。所以謠即是民間口頭唱的詩歌。古人認為，有一些民謠可以預言歷史。

甚麼叫做讖？據顏師古注《後漢書》的說法，稱之為「符命之書」，也即是「王者受命的徵驗」。

因此「謠讖」便是用詩歌形式唱出來的歷史預言，既預言朝代的更迭，亦預言一些重要的歷史事件。——所以除了「謠讖」，還有「圖讖」，像《推背圖》即便兩種都具備。

如今留下來的古代圖讖已經不多，而謠讖則不斷出現。如大陸，近年即有「江河日下」的謠讖。

有些謠讖，並不在民間流播，只出於當事人自己，於是人即稱之為「自讖」。像《本事詩》中便有一個很著名的故事——

唐崔曙於進士及第之後，奉詔作「明堂火珠」詩。其中有兩句道：「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這是將月和星來比喻火珠。詩的意象平平，亦無甚麼人留意。

可是後來崔曙逝世，只留下一女，名叫星星。人們便說，這就是「曙後一星孤」了。此即崔曙當年的自識。

有些謠識則屬有意製作，用以達到政治的目的。如武則天時駱賓王欲作反，他想拉攏中書令裴炎，因便作了一首謠識，令人傳唱，不久即傳遍京師。謠識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裴炎聽了，大喜，於是主動連絡駱賓王。駱賓王還故意問道：「但不知謠識如何耳？」裴炎即以謠識告之，於是二人的反謀便定。

有些謠識則純粹來自兒歌。例如抗日戰爭爆發前，廣州忽然流行兩句民歌：「個個預個袋，唔預唔自在」。後來逃難的人，真的人人背着一個帆布袋，由廣州逃往四鄉。這樣的謠識才是正式的謠識，因為此絕非有意製作，純粹是兒童信口唱出。當時不以為意，事後才恍然其為預言。

周人最重謠讖

重視謠讖，原是周人的傳統。是故《周語》中便說：「風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謠」。這即是說，聽老百姓的談話，可以知道政治的得失，聽民謠兒歌，可以知道吉凶的預兆。

夏商周三代，周人最迷信，也最敬重天。因此相信謠讖，原是很自然的事。

在紂王時代，流行一句民謠：「殷惑妲己玉馬走」。這是說紂王失去他的玉馬，原因即是寵幸妲己，此即所謂「辨妖祥」的「妖」。

同時又流行兩句謠讖：「代殷者姬昌，日衣青光」。姬昌即是周文王的名子。謠讖居然說得這麼坦白，不能令人無疑。很可能這些謠讖都是周人的製作，用以影響人心。

不過到了周宣王時，突然流行兩句謠讖：「栗弧箕服，實亡周國」。當時的人不知其解。後來周幽王繼位，納褒姒為妃，甚為寵幸，她生子之後，幽王索性將皇后及太子廢去，立她為皇后，她所生的兒子為太子。後來西狄人攻進京師，幽王被殺，褒姒與太子同為狄人所虜。

那時，人們才悟出「栗弧箕服」，是指弓與箭袋，而褒姒則正出身於以射獵為生的部落。這兩句謠讖，出現了十年之後才應驗，是真可謂神秘，很難解釋這個現象。

周人重視謠讖，原來他們認為是上天給人的告誡。

他們有一套理論，說五星失位之時，其精即降於大地，化為人形。其中熒惑一星則化為兒童，歌謠嬉戲，而其所歌即是吉凶的預兆，因此非重視不可。

這個觀念一直維持到晉代。因為人們覺得小孩子不識文辭，一定是神人附在他們身上，他們才會唱出謠歌，是故凡兒歌童謠，都正是老天爺警告世人妖祥的謠識。

後來到了晉代，在《晉書》居然出現一個故事，說孫吳永安三年，一群大臣的兒子正在嬉戲，忽然間有一小兒來歌曰：「三公鋤，司馬如」。數唱之後，說道：「我不是人，是熒惑星也。」說罷，化為光華上升天際。

這件事發生之後四年，蜀國亡；六年而魏帝被廢；二十一年而吳國滅，是即「三公鋤」。至於「司馬如」，則指司馬氏之興。可是到了晉恭帝元熙二年，他亦被劉裕所廢，恰如司馬炎之廢魏蜀吳三主。

連稱為正史的《晉書》都有此記載，足以證明熒惑為謠識這個觀念，已為當時的儒家所接受。因為儒家自董仲舒之後，已經建立了根深蒂固的「天人感應」思想，所以便能接受熒惑謠識之說。

漢成帝時的「政評」謠識

有一些歷史上的謠識，可以當做政治評論來看。例如——

漢成帝時流行一首童謠「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琅。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

這個成帝好微服出行，他的幸臣是富平侯張放。每次出行，成帝便扮作張放的家人，稱張放為張公子。

有一次他到河陽公主家中，飲酒作樂，見到舞伎趙飛燕，於是納之為妃，從此寵幸。

這就是「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了。

後來立趙飛燕為皇后，趙氏因此貴顯，原本寒微之家，忽地門上裝上金環，那就是「木門倉琅琅」。

趙飛燕雖受寵幸，卻不育，然而她卻妒怨後宮的宮人生子，凡後宮皇子一生下來便給她害死。這就是「燕飛來，啄皇孫」了。後來趙飛燕亦給定罪伏死，這便即是「皇孫死，燕啄矢」了。

然而這首民謠雖然說是流行於漢成帝初登位之年，但王亭之卻懷疑它實在是民間對「趙飛燕事件」的政治評論。趙飛燕立為皇后之後，後宮皇子生下來就必死，當時此事必轟動朝野，由是有此「政治評論」，預言趙飛燕一定也會因之而死。

謠識變成方術

由漢代起，便有一批專門解釋謠識的方士興起，於是謠識即便成為方術。這些方士，精通天文、風角、推步，即是要懂得點天文學、氣象學、曆算學，然後才能用之以解釋謠識。傳世的《京氏易》，即集天文曆算的大成，由是可窺當時治學的風尚。

這些方士，運氣好的可以給皇帝徵召，從此平步青雲，終身俸祿。差一點的，亦為王公大臣所供養。

他們自己也製造謠識作為預言。例如王莽時的衛將軍王涉便養着一個道士，名叫西門君惠，精於天文讖緯。他對王涉說：「星孛掃宮室，劉氏當復興」。又說：「國師公姓名是也。」國師公是劉歆，西門君惠想王涉協助劉歆反王莽。假如成功，這個國師公便應該是他了。

直到南北朝，這種風氣依然繼續。例如齊梁間的道士陶弘景，瞧準蕭衍當興，其時蕭衍封為梁王，他便解圖讖道：「水王木為梁字，梁王當興。」——他所解的圖讖至今已不傳世，應該像《推背圖》一樣，以水木為圖中的形象。

陶弘景運氣好，蕭衍後來果然稱帝，他雖然依舊住山，卻有「山中宰相」之稱，比西門君惠幸運得多。

宋明帝自造謠讖

有時，連一國之主都會自造謠讖，以求達到政治目的。

劉宋明帝因諸皇子皆年幼，恐怕自己身後會給重臣造反，於是便以「不能奉幼主」為題目，誅殺了幾位將軍。

然而有兩個人他卻不敢動。一個是國舅王景文，一個是宿將張永。特別是王景文。若一旦幼主臨朝，皇后聽政，一定會用自己的兄弟為宰相，因此就容易「不為純臣」。

於是明帝便自造謠讖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前一句「一士」意指王景文，後一句「弓長」意指張永。

謠讖既流入民間，王景文聞謠驚懼，乃自行上表，要求離開京師，到揚州去居住，明帝立刻答允。

然而不久明帝病篤，卻依然遣使送毒藥，賜死王景文。

至於張永，由於他年紀已老，總算放他一馬。可是後來明帝的兒子劉昱，卻只做了四年皇帝，便為蕭道成所殺，改立他另一個兒子劉準為帝。不過劉準也只前後做了兩年皇帝，便為蕭道成篡位，改國號為齊。

這時，若外戚王景文與諸元老重臣尚在，一定輪不到蕭道成連續對付兩個皇帝，是故明帝是自造謠讖，亦可以說是看走了眼，因而自食其果。

桓玄造謠起家亦因謠被殺

有些事情非常奇妙，可以說是報應不爽，以謠識起家的人，亦因謠識而死。例如晉代的桓玄。

桓玄為桓溫之子，秉承父蔭，加上他也的確有學問，是故便成為一時的「人望」，用現代話，即是人氣急升。他出任義興太守，雖領一邑，卻嫌官小，居然棄官而去。

後來王愉令其代江州刺史，殷仲堪等人擁護他，於是一時聲勢顯赫，以至領八州軍事，幾乎總領全國兵馬。這時，他卻要去對付殷仲堪了。於是造謠識曰：「芒籠目，繩縛腹，殷當敗，桓當復。」

謠識既流行，桓玄的士兵人人都相信會打勝仗，而殷仲堪卻士氣不振。交戰結果自然是桓玄大勝，於是搶了殷氏地盤，為江州荊州二州刺史。

桓玄勢大之後，揮軍入京，殺了會稽王世子，自封太尉，用天子旌旗。不少人便慫恿他謀朝篡位。桓玄果然聽計，便廢晉安帝自立為皇帝。然而他的皇帝卻只做了前後三年，即為劉裕所敗被殺，安帝復位。

劉裕興兵時為五月，於是造謠識曰：「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五月為馬（午屬馬），這分明亦是為了振奮士氣而造謠。桓玄造謠起家至失敗，不過前後六年。

北齊的謠讖

我國南北朝時代，可以稱為軍閥混戰時代。這個時期，有不少預言世事的謠讖。現在先談幾則六世紀中葉關於北齊的謠讖。

北齊的開國君主名高洋，原是東魏的大臣，廢東魏孝靜帝自立。其時早已流行一首謠讖曰：「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

原來高洋生於午年，午的生肖為馬，故稱為馬子。

其時政府的辦公重地，正為賣國賊石敬瑭當年所用之所。這個石敬瑭，引契丹兵滅後唐，割燕雲十六州用以酬謝，並奉契丹為父，自稱兒皇帝，人之無恥，莫有更甚之者矣。因此他的舊居人便稱之為石室。

高洋為帝，果然十年便終，恰符三千六百日之數。

與此同時，西域人陸法和入北齊。忽於其住宅牆上題一謠讖曰：「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迭代坐。」

原來這謠讖正預言高洋三代皇帝的年數。十年天子指高洋。高洋死後，其子高殷立，然而才做了四個月不到的皇帝，便被常山王高演所廢，史稱為北齊廢帝，這就是「百日天子急如火」了。不過高演在位，才做了一年前後便病死，這即是「周年天子」。

這樣的謠讖確有預言的性質，難怪就會發展成為《推背圖》這一類的預言書。

關於北齊廢帝，他做皇帝雖然只做了前後四個月，卻有一個很有趣的童謠與他大有關係，而事前卻無人能解。

他登位前幾個月，忽然流行一首童謠道：「阿麼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京師中滿街兒童都在唱這兩句歌謠。

及至廢帝被殺，他的皇后改嫁楊愔，人們才能解釋這首童謠。原來他的皇后出身尼姑，當時方言，稱尼姑為「阿麼姑」。廢帝為王子時到尼菴拜佛，居然看中了一個小尼姑，便命她還俗，然後納為王妃。及至登位，竟然冊封她做皇后，廢棄原來的正室。

至於楊愔，曾經做過道士。皇后改嫁給他，廢帝便成為「道人姑夫」（道人老婆的丈夫，真是一塌糊塗！）

這首童謠真可謂奇驗，然而事前又有誰人能解釋明白呢？

此外還有一首童謠：「千里買藥園，中有芙蓉樹。破家不分明，蓮子隨他去。」北齊廢帝死後，皇后帶着他的兒子去改嫁楊愔，愔諧音暗，是即所謂「不分明」，「蓮子」也就是「連子」。皇后改嫁已經是悲劇，還要「連子隨他去」，那就當然是大悲劇。

然而謠識之耐人尋味，卻亦正在於它的預言力量。

隋煬帝的詩讖

有些謠讖的出處甚為奇特，它為當事人所自作，卻預兆着對當事人不利的�件，可是在當時卻非當事人所知。這些謠讖，即所謂「詩讖」、「語讖」。

最著名的詩讖，出自隋煬帝之手。他開鑿運河，乘鳳舫下揚州，一日忽得一詩曰：「三月三日到江頭，正見鯉魚波上游。意欲持鉤往撩取，恐是蛟龍還復休。」此詩甚劣，然而煬帝卻交付樂工，令隨行的宮女合唱，煬帝聞歌甚為得意，然而識者卻已暗訝為不祥。蓋當時李淵已漸成勢，鯉李二字同音，是故詩意有李淵化龍之意。

此外，煬帝又曾作索酒歌曰：「宮木陰濃燕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焰奕紅輝。」

這首詩簡直不能稱之為詩，因為全詩不但缺乏理路，而且毫無意象，甚至跟「索酒」的主題都了無關係。可是煬帝每在迷樓飲酒作樂，必令宮人唱此歌，他自己似乎很欣賞自己的歪詩。及至後來，李淵大兵攻入京師，煬帝躲入迷樓自殺，唐兵將迷樓付諸一炬，那就應了詩的後兩句。

詩讖之類，可以說是氣機感應所致，是故不能說為迷信。

誌公和尚的謠識

還有更奇妙的事，是一首謠識要經過幾百年才能得到解釋。

西元六世紀初，梁武帝蕭衍立國，國號為梁。他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崇奉佛教，其時不少西域高僧來華，梁武帝都為施主。

他曾經供奉過一位寶誌，稱之為誌公。這誌公具神通變化。梁武帝要為他畫像，誌公不肯，於是派高手畫師去見他，企圖靠畫師的記憶來造像，然而亦不成功，因為畫師但見其面貌變化多端，忽老忽少，忽美忽醜，簡直不知道應該記那一個面貌才是他的面目。

這個誌公對後世興衰作了不少謠識，最奇妙的一首是：「兩角女子綠衣裳，卻背太行邀君皇。一止之月必消亡。」

這首謠識，直至二百餘年後唐玄宗之世，時人方才得解。其時安祿山作亂，「兩角女子」便是「安」字，「綠衣裳」藏「祿」字，「卻背太行」，即是暗藏「太行山」的「山」字，安祿山於西元七五五年天寶十四年作亂，至西元七五七年至德二年正月被殺。

我國歷史預言詩的興起，即是受誌公謠識的影響而來，也可以說，它直接影響到《推背圖》一類預言的製作。由是，謠識便跟方術發生了直接的關係。

魏太武帝因謠受辱

有些童謠，居然可以影響到重大的政治事件。例如魏太武帝拓拔燾於西元四五〇年庚寅，既殺司徒崔浩，且盡誅其族人，於是乃親自引兵攻汝南苻堅。

大軍過廣陵，太武帝向廣陵太守臧質求酒，十分客氣。可是臧質卻令人送他幾罇小便，還寫一封信答覆他道：「不聞童謠耶？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冥期使然，非復人事。」

佛狸是太武帝的乳名，臧質據童謠謂其死在明年，太武帝氣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然而卻又奈何他不得。

第二年辛卯，太武帝無事，正以為童謠無驗，然而才過兩個月，即是第三年壬辰二月，他便為宗愛所殺，另立南安王為帝。到了十月，宗愛又殺南安王，再立文成帝。文成帝一登基，立刻就殺了宗愛。一個月內，一君一臣相繼而死。

然而，太武帝的死期，卻只比童謠遲了兩個月。南朝的臧質竟然有膽據童謠來羞辱他，真可謂行僥倖。若太武帝不為宗愛所殺，他極可能引兵攻廣陵來報復。

後來北魏的國運，遠比南朝的劉宋為長，只是接下來的幾代君主都信佛，而且國內權力鬥爭日急，是故才無暇揮軍南侵耳。

劉宋王子年的謠識

南北朝劉宋末年，北方的北魏固然君臣相殺，南朝劉宋亦好不了多少，文帝晚年被太子所弑，太子又被弟弟殺死。這位弟弟登基，死後傳位給其子劉子業，然而卻只做了幾個月皇帝，便又被殺，真的是皇帝有如走馬燈。

這時候，方士王子年便作了一首謠識道：

「欲知其姓草蕭蕭，穀中最細低頭熟，鱗身甲體永興福。」

謠識唱了三年，蕭道成便殺了後廢帝劉昱，改立順帝劉準。劉準做了前後兩年皇帝，終於又被蕭道成所殺，立國號為齊。

王子年的謠識「草蕭蕭」，自然是「蕭」字。「穀中最細」是五穀中排名最末的「稷」，借用以指「社稷」，即是「天下」。「低頭」是「道」字（頭為「首」），「熟」即是「成」，因為秋熟亦稱秋成。至於說「鱗身甲體」，即謂蕭道成登天子位，天子為「龍」。

王子年這位方士所作的謠識，可謂奇驗。然而亦有史學家認為，他是瞧準了當時劉宋的形勢，知道蕭道成一定得勢，而且有不臣之心，因此才寫這首謠識。

因為蕭道成登基才不過四年便死，而且第三代皇帝被廢，被叔叔蕭鸞篡位，蕭鸞的兒子蕭寶卷亦被廢，是則焉能稱為「永興福」耶？

足見王子年的預言有問題。

北齊末年的童謠

西元六世紀中葉，我國北方的北齊亦天下大亂。傳至後主高緯，這二世祖不知國勢已危，還迷頭迷腦玩木偶戲，不但自己雕刻木偶，還親自上場搬弄。

高緯喜歡玩雕成老人形的木偶，對人稱之為「郭公」，於是都城中便有謠識唱道——「邯鄲郭公九十九，伎倆漸盡入滕口。大兒緣高崗，稚子東南走。不信吾言時，但看歲在西。」

這高緯在西元五六五年乙酉登位，前後十三年，至西元五七七年丁酉，高緯傳位於幼子高恒，想做太上皇享清福，然而就在這年，北齊便為北周宇文氏所滅。幼主高恒逃走，高緯的長子逃走入山被捕。

這樣一來，就真的應了謠識，不但年份應，連人事都應。是則這類謠識便真的比方士王子年所作者，要高明得多了。

另外北齊末年還有一首童謠：「金作掃帚玉作把，淨掃殿屋迎西家。」西家者，即指北周，因為當時北周宇文氏的疆土，正在北齊高氏領域的西方。其初，北齊的勢力比北周要強盛，兩國數度交鋒，周師都為齊師所破。無奈北齊後主高緯但求享樂，而且生活豪奢，後來才為北周所乘，不過這首童謠，卻亦可以當成「政論」。

有關科闡的謠識

從前的人很相信科名由神鬼主宰，是故便傳有許多科闡冤鬼報仇，或鬼魂報恩的故事。同時認定士子之中與不中，皆有天意。於是歷史上便有一些關於科名的謠識。

明正統年間，於戊辰年會試後，京師士大夫都聽到一首童謠，謠曰：「眾人知不知，今年狀元是彭時」。由於童謠宣揚得太厲害，大家便都等着發榜，看結果如何。

及至榜發，彭時果然高中狀元。

又如明萬曆壬子年，山東鄉試期間，濟南府忽然流行兩句童謠道：「三人兩小，太陽離島」。當時不得其解。

及鄉榜發，第一名解元徐海曙，字日升，眾人始知童謠奇驗。因為「三人兩小」正是「徐」字，「太陽離島」便是「海曙」、「日升」。姓名表字無一不合。

可是童謠亦因此而有假的。

清代有一個秀才翟永齡想赴南京參加會試，可是缺乏盤川，於是便買棗子數十斛，每過街市，便呼集街童，人人分一捧棗，卻教他們唱道：「不要輕，不要輕，今年解元翟永齡。」。

童謠流行後，有人信以為真，便去拜訪翟永齡托大腳，且以高價買他的棗子。翟永齡於是籌足旅費。可是這科解元卻另有其人。

唐代裴度造謠平淮西

製造謠言的伎倆，有時亦用於軍事。

唐代吳元濟據淮西作反，朝廷命裴度發兵征伐。由於吳元濟聲勢浩大，官兵心怯。裴度於是祭天，主壇的道士稟報裴度，說有徵兆，請發掘某地。裴度便令士兵發掘，掘至尋丈，得一石碑，上有謠讖曰——

「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深綠。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

謠讖流傳出來，眾人莫得其解，乃有方士向裴度上書解曰：「雞未肥，肥去月，乃己字；酒未熟，酒去水，乃酉字。」於是斷定吳元濟必敗，期為「己酉」。

當時方士之意，殆指第二年八月。

因為第二年歲次丁酉，可是八月的干支卻是己酉。然而謠讖中其餘各句卻未得解也。不過當時的人卻也不追究許多。裴度於是乘機令李愬領兵征淮西，李愬卻揀一個己酉日偷襲，一戰成功，生擒吳元濟，淮西之亂乃平。

這宗事件，是裴度出術，利用天示謠讖來振奮士氣，蓋其時朝廷早已積弱，經過安祿山、史思明、李懷仙等節度使先後作亂，朝廷元氣早已大傷，若不能一舉破淮西，吳元濟便將坐大，於是使用謠讖來鼓舞士氣，以期收功。果然如其所願，裴度真不愧為名相。

有關五代劉知俊的謠識

晚唐朱全忠弒昭宣帝，即位大梁，改年號為開平，由是即展開了五代的歷史，唐皇朝經亂如麻之後終於覆亡。這時候，謠言迭興，有些謠識且為坊本《推背圖》改頭換面取用，由是足證坊本之偽，蓋焉有唐初的李淳風，能用到唐滅後的謠言者耶？

且說朱全忠開國後梁，馬上便封王安撫地方勢力，封錢鏐為吳越王，馬殷為楚王，王建為蜀王。

王建有一手下，名劉知俊，他起初侍朱全忠為臣，甚得朱全忠信任。及至王建稱帝，建國號為蜀，劉知俊卻投奔王建，告以朱全忠的虛實，因此甚得王建寵信。

不過劉知俊此人卻不識收斂鋒芒，時時盛氣凌人，連王建都忌他三分。那時，蜀國京師便忽然流行一句謠識：「黑牛出圈棕繩斷」。

此謠傳到王建耳中，十分不是味道。因為劉知俊丑年出生，屬牛，人又生得黝黑，一提到「黑牛」，馬上便令人聯想到他。王建的兒子輩，以「宗」字為排行；他的孫輩，以「承」字為排行。「棕繩斷」，便即是說王建的子孫都為「黑牛」所害。以此王建殺劉知俊之意便決。

這便是政治鬥爭的一次謠識事件。

關於五代初年的劉知俊，還有兩則謠識。一則跟前述的「黑牛出圈棕繩斷」差不多，曰：「黑牛無繫絆，棕繩一時斷」，此不過是前一句謠言的改寫本。

劉知俊叛梁，在庚午年，被王建所殺，乃在戊寅年，離其背叛朱全忠前後九年。

大概在他被殺前三年，陝西雲貴一帶忽然出現竹鼠之災。這種竹鼠土名為「鼯」，本來屬於稀有動物。可是這兩年卻忽然遍地皆是。咬破人家的門戶，入內偷吃。竹鼠的肉清甜，且有竹香，居民因此設法捕捉，大快口腹之慾。然而門窗牆垣卻破壞不少。

那時候，當地便流行一首謠讖：「鼯鼯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歲，揚在蜀江頭。」意思是說，這竹鼠的出現，會引發黑牛劉知俊的叛變。而叛變之期則在戊寅年。王建的手下近臣，馬上將這流行於隣區的謠讖報知，且秘密呈進方士的圖讖。王建由是佈置在成都殺劉知俊。殺劉知俊後，又依術士之議，將他的屍首削肉餵狗，然後將其骨舂成粉，灑在蜀江江中，以應「揚在蜀江頭」之讖。政治鬥爭的怨毒，可以乘謠讖之力發洩，既殺政敵，還要挫骨揚灰，真可謂怨毒太深。

寶誌預言五百年後事

有兩首謠識關於南唐後主李煜，可謂奇準。

在後周廣順初年，江南伏龜山忽然有大石崩岬，石下有一石函，其中有鐵板上刻銘文，大略說天監十四年秋，葬寶公。寶公嘗誦此偈，並將偈寫在木板上，用布蓋好，有人想看，非布施數錢不得讀。

當時名士皆不得其解，問之，則曰是五百年後事。因葬寶公，故並鑄其偈同葬。

天監是南北朝時梁武帝的年號。天監十四年即是西元五一五年。發掘此石函時，為五代後周太祖，年號廣順。廣順年號只有三年，由西元九五一年至九五三年。距石函四百五十年。南唐之亡，為宋太祖開寶八年，即西元九七五年，近五百年之數。

至於寶公，即是誌公，為梁武帝時的高僧，法號寶誌。世傳其能神通變化，生平又喜誦謠識預言世事，上文已介紹過他預言安祿山作亂的謠識，實開釋道二家作世事預言的先河。

繼寶誌之後，蜀地有一掃地和尚，一邊掃地一邊唱：「水行仙，怕秦川」。其後秦川王衍作亂，人們才知道「水行仙」即是「衍」字。此即釋家預言風氣之例。

寶誌關於李後主的預言，全文如下——

「莫問江南事，江南事有憑。乘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隣家道闕，隨虎遇明興。」

後主李煜生於丁酉年，二十一歲辛酉年登位，這便是「乘雞登寶位」了。

宋太祖開寶八年甲戌，宋將曹彬破金陵，南唐覆亡，李後主及小周后被押入京師。這便是「跨犬出金陵」。

謠識中的「子建」，隱含曹彬的姓；「安仁」，隱含南唐賣國賊潘美的姓。因為曹子建與潘安仁都是晉代的名人，距寶誌的年代不遠，故謠識便借其名來作預言。

南唐滅亡後四年，即太平興國戊寅年，吳越王錢俶入朝請降。吳越便是南唐的東隣，此即所謂「東隣家道闕」也。因為「家道闕」（家道貧窮）便是「無錢」。

至於謠識中所說的「隨虎遇明興」，正指宋太宗於戊寅年統一天下。太宗名「光義」，所以謠識說是「明興」，明即是光。後來太宗改名「炁」，亦與「明」意合。

這首謠識，寫於五百年前，於事前二十五年發掘出來，因此不可能是事後偽造，因為當石函鐵銘被發掘出時，便已有人著錄也。

有關李後主的謠識

關於李後主另一首謠識，於後主初登位時在江南流傳。謠識說——

「索得娘來忘卻家，後園桃李不生花。豬兒狗兒多死盡，養得貓兒患赤痕。」

李後主風流國君，既立周后，又跟小姨相好，甚至公然填詞令宮中歌唱，說自己跟小姨幽會之情。「踐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奴為出來難，教郎恣意憐」，國主居然偷情，真可謂風流倜儻。

後來立小姨為后，即所謂小周后。亦即謠識之所言「索得娘來忘了家」也。蓋江南人稱后為娘，如今廣府話也把皇后叫做娘娘。

「忘了家」，即是「亡了家」。因為李後主立小周后不久便即亡國，兼且破家。

「後園桃李」句，指「李」滅亡，亦指其絕嗣。後主於甲戌年投降，解入京師，翌年被毒死。是其國破人亡於戊寅年也。故謠識云：「豬兒狗兒多死盡。」

「貓兒患赤痕」是貓有眼病，有眼病則不見鼠，是謂李後主不見丙子鼠年。

這樣的謠識，預言力亦甚強，而於事前卻頗難解。後來《推背圖》便全用這樣文體來預言世事，那就是方士謠識之術達到頂峰時期的製作。

「蠻鋹」破國之謠

五代時，劉鋹據廣南，以廣州為首都。此人暴戾，故人稱之「蠻鋹」。這句口語如今尚保存在廣府話中，歷時蓋已千年。

劉鋹在廣州留下不少遺迹。他的宮人沿流花河建宮室而居。宮人整妝時，將花擲入河裏，是故稱為「流花」。

他於荔枝熟時，在荔枝灣設宴，稱為「紅雲宴」。在四十年代還存在的紫洞艇，便是照紅雲宴時所用的船來製造，前後艙遍懸珠簾，艇上掛滿鮮花籃，於夏天時，花籃用茉莉串織而成，其中盛玫瑰、薔薇之類，一河皆香，足見劉鋹之豪奢。那時候，玫瑰薔薇都稱為「玉雞頭」，那即是因為宴會時，用茉莉編串成雞，雞冠簪以玫瑰薔薇之故。

宋開寶初年，劉鋹下令民間置貯水桶，稱為「防火大桶」。當時有道者以為不祥，因為宋太祖號稱「赤孩兒」，應合火德。房宿又為宋的分野，「大桶」諧音「大統」，是宋統一天下之兆。

於是道者便作謠識曰：「羊頭二四，白天雨至。」一時傳唱不知其解。

後來宋以辛未二月初四日擒劉鋹，未肖羊，那就是「羊頭二四」了。宋姓趙，即「天水趙氏」，雨便是天水。

這位道長，亦真可謂能預言。

元末流行的謠識

謠識既然偶驗，於是方士輩有時使用之為造反的號召。蓋歷代民間造反，多涉及異能與邪教。漢代的黃巾、晉代孫恩之亂，以至清末的義和拳無不如此。

其中生命力最強的是白蓮教，失敗後只須改個名堂，又依然可以秘密傳教，擴大勢力。如清末的「林清教案」，由白蓮教搖身一變而為八卦教，便可以勾結太監，攻打皇宮，足知邪教勢力的可怕也。

不過，歷史上每一次藉謠識作亂，無不以失敗告終。所以邪教只能揚威一時，到底邪不勝正。

首先藉謠識起事的人，是秦末的陳勝。他們派人在神祠中裝狐仙叫道：「大楚興，陳勝王」，於是便受其左右擁戴，揭竿稱王，國號張楚。不過陳勝雖然失敗，到底掀起了反秦的浪潮，而秦政苛暴，加上陳勝又未涉及邪教，所以這無非只是一次單純的起義。

然而到了元末，韓山童的紅巾軍反元，便涉及宗教了。

韓山童跟劉福通預先在修河工地上埋下一個獨眼石人，然後造謠說：「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當河工掘出獨眼石人時，韓劉兩人便發動造反。他們的背後勢力即是明教。

不過這兩句謠識，卻無非抄唐末王仙芝的舊謠：「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卻曹州天下反。」至於元末朱元璋反元，當時河北及大理便先後有兩首童謠。

其一曰：「塔兒白，北人是主南人客。塔兒紅，南人來做主人公。」

其時反元的義師紛起，朱元璋的勢力較大，而一眾義師領袖，唯朱元璋為南人，所以這謠識便認為應在他身上。他的軍師劉伯溫，便是在這謠識流行後才加入。

另一謠識則是：「莫道君為山海主，山海笑咳咳。園中花謝千萬朵，別有明主來。」

第四句，「明主」與朱元璋的「明軍」相應。

至於第三句，則為坊本《推背圖》，列為第二十六象。此象的識是：「時無夜，市無米。花不花，賊四起。」

原來元順帝時的權臣內監多名「不花」，如也先不花、有求不花、徹里不花等等。其中一個太監名樸不花，為元順帝的皇后同鄉，皇后把他召進宮中，實未閹割，於是皇后太監二人如膠似漆，形影不離，再加上勾結權相，一時氣焰薰天。元末政治敗壞即緣於此。

「花不花」，意思是花不開花，因此跟「園中花謝」大意相同，主音只在點出「不花」二字。有人說，流行於大理的謠識，為鐵冠道人所作。

鐵冠道人的《透天機》

鐵冠道人傳說是劉伯溫的師傅，隱居華山，他傳給劉伯溫的是「天文地理、奇門遁甲、陰陽順逆、星斗分野，並推測中華外夷一切吉凶及一萬五千年三元劫數」。

劉伯溫將後者紀錄下來，名之為《鐵冠樹》，又名之為《透天機》。也即是說，此實乃以一萬五千年為一單元的預言。從整個宇宙的生住異滅來看，一萬五千年無非只是一瞬，可是對人類來說，一萬五千年畢竟太過長久，所以《透天機》裏頭的預言，我們便只能將之看成為歷史的趨勢，而不是個別事件的預言。這就跟《燒餅歌》與《推背圖》不同。

這一類預言，每為術士託名，例如《燒餅歌》是否真的是劉伯溫的預言，《推背圖》是否真的是李淳風與袁天綱的預言，其實都無可稽考，只是出現愈早的預言，流傳後卻每多改動，這些改動或出於好事文人之手，或出於方術之士，改動的目的無非為了神化預言，使他更符合歷史事實。

然而《透天機》卻因為很少確指歷史事件，所以便反而避過了被改動的命運，能夠原裝保存下來。

王亭之相信，這預言至早流傳於清初，因此很可能是明末遺老所作。其中參雜佛道兩家的思想。

《透天機》的預言架構為「三元」。可是他這「三元」，既不同於邵康節《皇極經世書》中

「元會運世」的「元」，亦不同玄空家以二十年為一元的「元」。

《透天機》按「九宮」分上三元、中三元、下三元。以一萬五千年為一元。

向下細分，一元分為五會，即一會為三千年；一會又分為六劫，因此一劫是五百年。

《透天機》有一悲觀思想，認為人類是一直墮落（此有如佛家所說的「滅劫」），所以上三元「黃道為繞」、中三元「白道為繞」、下三元則「黑道為繞」。——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即已進入「黑道九宮」。所以人類歷史才會治少亂多，沒多少太平日子。

所謂「黑道九宮」卻又依照玄空家的說法，分為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

至於歷史演變的規律，《透天機》，雖然說是五百年為一劫，可是一劫五年之中卻只有三百年能正應星運，餘下二百年則受天上其他星曜的影響，而影響者則多是凶星。

不過《透天機》作預言時，用的是劉伯溫問、鐵冠道人答的形式，因此便由劉之問，依然引發出許多謠識。

首先要弄清歷史時刻，所以劉伯溫問鐵冠道人的第一個問題，便是：「今在何會之中，人之運氣如何？」

鐵冠道人答：「今在午時下刻，中中元紫道之會，不久人事變遷，第二十劫數。」

這裏需要解釋一下，《透天機》雖然表面上不用邵康節《皇極經世書》的「元會運世」時間單位，實際上卻受他很大的影響。

所以他雖然說目前人類是在「黑道九宮」之中，卻又將一宮（即是一元）又分為九宮，因此便有上上元、上中元、上下元：……中中元、中下元，以及下上元、下中元以至下元的分別。——這樣的九元，分配十二時辰，在元末，正走到離宮九紫，是為午時下刻。再走下去便是中宮五黃，依鐵冠道人的意思，朱元璋即應此運，基本上是順天應人的好運。

所以道人說：「不久人事變遷，第二十劫數，該紫微臨凡，二十八宿降生。又有九星官掃除妖魔，開三百年一紀之數。」

這裏的所謂「一紀」，其實是指一代。明代國祚得二百七十餘年，說為三百年，是就大數而言。也即是前文所說，五百年中，有三百年是正運，餘二百年受凶星影響的劫運。

下面，鐵冠道人便具體說到世事，其中甚至有說及今日。

劉伯溫問鐵冠道人，「紫微降生何方？」鐵冠道人使用一大篇謠識來答。現在，我們且將這大段謠識分成小段來分析。

「赤氣沖天，山鳴地崩，牛生兩尾，日月盡行，木上掛曲尺，即真主也。」

朱元璋於元順帝至正十二年，即西元一三五二年投入濠州郭子興部。郭子興當時號稱為「紅巾軍」，頭繫紅巾，那就是「赤氣沖天」了。至於「山鳴地崩」，即是反元義師紛起的意思。

「牛生兩尾」，是「朱」字。

「日月盡行」，是「明」字。當時紅巾軍奉行明教，所以後來朱元璋立國，亦依然用「明」

為號召，用以平定各路義師，建立大一統的皇朝。

「木上掛曲尺」，也是「朱」字。

這段預言可謂甚為準確，而且說得相當清楚。蓋鐵冠道人當時所預言的正是目前的事，是故便清楚了。後來這段預言都被收入坊本《推背圖》之內。在第二十七象的圖上，畫一株樹，樹上掛着一把曲尺，樹的左右則各為一日一月，明顯即是抄襲《透天機》。

為甚麼不是《透天機》抄襲《推背圖》呢？因為古本《透天機》已有此識，而古本《推背圖》卻無此圖。

「吳地黃冠，霞光萬道，旌禪下界，收留撫育。」

這是關於朱元璋出身和尚的預言。他幼年時曾出家皇覺寺，負責打掃準提殿。準提是密宗的菩薩，傳說朱元璋打掃時，一邊唸着師傅教的準提咒，一邊許願。後來終於滿願，不但滿願，還做了皇帝，所以他便禁止密法在民間傳播，而自唐代以來即流傳的準提法，因此也就成為了禁書。

「先有五瘟使者下界，應此劫數，布傳瘟疫，人人遭難。烏梅可解。」

這是說元順帝至正年間的大瘟疫。歷史上元順帝是有元一朝最荒淫的皇帝，居然可以容忍未閹割的太監跟宮女在一起胡混，甚至他的皇后也養有一個面首太監，名樸不花，公開廝混，

元順帝卻只當看生春宮。

當時白教及花教的喇嘛受皇帝供奉，違反戒律，以傳授雙身法為名，助長元順帝的荒淫。皇宮之內竟成雜交的場所。

正因為這一段歷史，所以便令密宗之名在漢土蒙羞。日本人攻擊藏密為「左道密」，至今還有些人在拾日人的牙慧。只是由於近年資訊發達，藏密經典紛紛譯出，舊教甯瑪派的「大圓滿」法系才受到歐日人士重視，知道是印度傳來的不二法門。

「首有兩丁運馬，火虎出世，黑猿領兵。金槍出現，木鐘自鳴。」

元末江淮一帶，黃河決堤，加上連下二十餘日大雨，於是江淮的瘟疫以及蝗蟲之災紛起。元順帝於西元一三五一年，徵河北民工十五萬，士兵二萬到河北黃陵崗開河。

由於官吏剋扣糧食，民工既受辛苦還不得飽，於是白蓮教首腦韓山童與劉福通便藉着「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的謠言，煽動民工反元。

這韓山童由祖父輩起即是白蓮教首領，後來他又兼收了由波斯傳來的明教教義。所以藉着宗教的力量，散播「彌勒佛出世」的謠言，一時之間便號召了五十萬兵馬。韓山童於起事前被捕，劉福通隨即擁其子韓林兒為「明王」。成立當時崛起的一枝起義軍。

在此之前，已有方國珍兵起，在此之後，則有方國珍攻溫州；徐壽輝於蘄水稱天完帝；郭子興起兵濠州；張士誠據高郵稱王，國號大周；朱元璋領兵據滁州；陳友諒攻陷安慶；明玉珍

起兵雲南，稱隴蜀王。

這一連串事件，便即是「兩丁運馬」等等謠識之所指。要解釋，需要用到《掛氣圖》。例如巽卦的卦氣為丁，而巽則為木，所以「兩丁」便即是兩木，應在韓林兒身上。太過複雜，不便一一作釋。

「爾乃登州指引，不可同行。俟赤氣冲天方可指引。石人一眼，二人二足，乃起兵時也。」這一段，是鐵冠道人對劉伯溫的指示。即是叫他不可參加韓林兒、劉福通的起義軍。這就預言了韓林兒雖稱帝而不能成事的命運。

「石人一眼」，是韓劉號召起義的造謠，前面已經說過。

「二人二足」，是劉福通小名劉二，他的副將則名李二。兩個人的小名都殿以二字，故稱為「二足」。

《透天機》中，劉伯溫再問道：「紫微興兵，元人如何？」

鐵冠道人答道：「元乃光明佛轉世，應善善而去，有人追趕，黑水河有角端，且道一統化佛也。」

這一段，是說元人自行退去。

按歷史，朱元璋的大將徐達攻陷大都，元帝退走開平。常遇春攻陷開平，元帝即退走和林，

已經退至關外。其後且死於應昌，於是元人勢力大弱，只在外蒙古一帶落腳，其後於洪武二十一年，大將藍玉最後一次大破元兵，元人便連外蒙古都不能立足。

常遇春及藍玉的追趕，便正是「有人追趕，黑水河有角端。」因為元人退走之時，又跟黑龍江邊的金人後裔滿族發生衝突。

「三百載太平只有二百餘年。萬子萬孫之年，人口吐火，鼻內出烟，拳中走馬，男穿女衣，女穿男衣，江山又變也。」

這一段是關於明清兩代的預言。

三百載是明代的年數，明崇禎是亡國之君，他是萬曆的孫子，故可稱為「萬子萬孫」。

「人口吐火」等句，是說滿清。滿人的原始宗教是薩滿教，薩滿提倡吸煙，認為煙可以驅邪，所以便是「人口吐火，鼻內出煙」。

滿人的衣袖為「馬蹄袖」，即是袖口稍闊，至腕部則收窄，然後又漸放寬。這種衣袖便於騎馬射箭，平時將袖口伸開，可以遮拳，騎射時則可將袖口覆起至腕上，兩手便可自如。這便即是「拳中走馬」。

滿人衣服女人穿褲，罩以旗袍；男人反而穿褂，所以即是「男穿女衣，女穿男衣」。

劉伯溫不明所指，細問道：「萬子萬孫，何為江山三百載也？」

道人答道：「萬乃國號，帝之子孫也。」這已揭開了亡國之君崇禎乃萬曆之孫的謎底。可

是道人接着下來所說的「一番話」，卻真的撲朔迷離，神秘莫測。然而仔細分析下來，卻無一不是明代興亡的史實。

「斯時群魔下界，劫賊為害，百物乘變，瘟疫流行。家家頭戴侍郎帽，戶戶手執刀槍棍，草寇紛擾，各據一方。」

這一段無非只是說明代末年的社會狀況。

明崇禎二年，陝西山西大旱，百姓無食，連樹皮都剝光為食，然而政府卻依舊催徵錢糧。錢糧徵不到，只好欠餉。由是激起士卒叛變，此即李自成起兵的原由。至於「頭戴侍郎帽」，則指「瓜皮帽」，這是滿人的便帽。

「先逢丙丁金剋木，後遇壬午火剋金。」

西元一六三六年，崇禎九年丙子，這一年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李自成攻佔陝西，一是滿族的皇太極即帝位，史稱清太宗。

翌年丁丑，李自成勢盛，朝鮮向滿人投降，皇太極部署攻明京師。這就是「先逢丙丁金剋木」了。

為甚麼說「金剋木」呢？

因為滿人實為金人的後裔。

西元一六四二年，明崇禎十五年壬午，洪承疇兵敗，為清人所執，秘密降清。此一役，明兵的元氣已經大傷，不但外不能禦清人侵犯邊疆，內亦不能抵禦李自成的軍隊。再過兩年，李自成破京師，崇禎自縊於煤山。

明朝覆亡，餘下的南明，福王、魯王、桂王等，互相內訌，小朝廷到處流離，已經不成氣候。

「東方星象映天宮，遍地無洋起妖風，天下人民死如阜，白氣衝破天狗凶。」

滿清兵據東北，當時中原人將關外及朝鮮、日本皆統稱為東方，是故「東方星象」即指滿人得勢。

「遍地」句，指天下大亂，邪教成為作亂的號召，然而卻非真命天子。「天狗」指順治三年丙戌，是年殺張獻忠、降鄭芝龍、擒捉了小朝廷的唐王，天下算是歸於一統。

「白虎天子不平凡，煞星下界三十年。八牛曳糧無氣力，餓死人民有萬千。」

「白虎天子」是回溯到明萬曆四十二年，即一六一四甲寅年間的事。是年「東林黨爭」開始激烈，這場黨爭，賢人盡被貶退，閹黨勢力開始坐大。以後的日子可謂江河日下。

萬曆帝死於四十七年，其子常洛繼位，是為光宗。然而在位僅三十日，因為誤服道士李可灼獻上的「紅丸」，服後即暴斃。於是由太子登位，是為熹宗。

熹宗寵信乳娘客氏及太監魏忠賢，於登位三年後即令魏忠賢提督東廠，任意誅殺大臣。明朝的政綱由是敗壞至不可收拾。

「東林黨爭」是明末大事，至崇禎死後，南明小朝廷依然有馬士英排斥東林的事件，迄西元一六四六年然後正式結束。首尾約共三十年。

「口中口，莫良鬥，一萬子孫遍地走。萬虎出世滿江紅，白蛇屍骨餒餓狗。甲申之年盡災侵，木子登傳不知醜。」

「口中口」是「由」字。萬曆帝的裔孫都以由字為排行。明熹宗名由校，崇禎帝名由檢，後來崇禎死後，成立小朝廷的有福王由崧、桂王由榔，都屬兄弟行，這便是「一萬子孫遍地走」了。

「萬虎出世滿江紅」，指的是崇禎十一年戊寅，清兵犯京師，後來雖然退兵，但滿人已然勢威。戊寅為土虎，土色黃，所以稱為黃虎。

「白蛇」句，是指辛巳年張獻忠陷四川，揮軍攻襄陽，李自成陷河南，兩軍合盟，已成席捲天下之勢。辛為金，色白，所以白蛇即是辛巳。

以下更明言甲申之變，崇禎自縊煤山。以及李自成登基，改國號為大順，然瞬即為清兵所敗，走死西安。

以預言而言，上述鐵冠道人的預言可謂奇準。

這段預言以下面兩句話作結：「兩眼只作觀日月，日月無光昏星斗。」

這兩句預言很易解，日月為明，預言無非說明朝已經傾敗，一切努力皆無可挽回。

劉伯溫很關心明亡後帝子王孫的命運，便問鐵冠道人究竟。

道人答道——

「馬嵬坡下血淋淋，大風吹過五花門。大哭一聲天色變，八牛曳倒大都鐘。赤足散髮歸梅嶺，屍骨遍野入山林。」

馬嵬坡是唐明皇賜死楊貴妃之地，明崇禎帝於李自成破城之際，賜死妃后，預言是借用唐明皇的典故。

李自成進京，就可以解釋為「大風吹過五花門」。相傳他入城時，彎弓射城樓的匾額，且向天祝禱，可是竟然射不中，左右為之失色，蓋當時大風忽起，箭為風吹云。

至於「大哭一聲」四句，無非仍是說崇禎縊死煤山的事，不必再說。

「日月垂落李樹頭，十八孩兒坐幽州，開門一馬入金殿，拍手哈哈三春秋。」

這段寓言正說李自成。明亡於李，所以「日月垂落李樹頭」。「十八孩兒」即是「木子李」；「開門一馬」，是「闖」字，李自成入稱「闖王」；「拍手哈哈三春秋」，則是說李自成的命運。

他於三月入京，十月逃亡以避清兵，前後只在京師做了八個月皇帝，恰恰經歷一個「三春」（三月）以至整個秋天。

《透天機》接着說：「有一個腿裏腿，鬼裏鬼，天門頭上一個嘴，勾引東方百萬兵，掃盡群魔生後悔。」

這段預言明說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天門頭上一個嘴」即是吳字。他趕走李自成之後，眼見滿人稱帝，冷手執個熱煎堆，心中便生後悔了，這就造成了日後的「三藩之亂」。

以下預言清代，文字則不多——

「遍地開紅花，絕足啼聲裏，太平人兩個，但等果子來。」

四句預言，便包含了清代十朝二百六十八年的歷史始末。順治於甲申年開國，旋即改換衣冠，朝臣皆戴紅纓帽，那就是「遍地開紅花」了。

末代皇帝宣統，登基於己酉年，酉屬雞，預言以「啼聲」代表雞。

「太平人兩個」，這句預言是用「太平年」這個熟詞來做謎語，「太平」即是暗藏「年」字，即是說只有兩年的日子，清朝就會覆亡了。

民國建立於壬子年，預言末句「但等果子來」，即是說到子年清代即滅。

《透天機》將明末的情形說得詳細，清代則說得簡略，因此很快便已說到民初以至今日。

「爭爭爭，休休休。二人命掛樹梢頭。琵琶立在中華地，只有胡人二八秋。」

這段預言，說的即是民初。當時軍閥混戰，有直系的馮國璋、奉系的張作霖、皖系的段祺瑞。這三個人出身北洋，為袁世凱「小站練兵」時編訓的陸軍。

後來袁世凱支持慈禧，壓下了戊戌政變，於是官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督辦鐵路，可謂權傾一時。至光緒三十一年，已練成陸軍六鎮，後來即成為北洋軍閥各系勢力的基幹。

馮國璋、張作霖與段祺瑞三人，於袁世凱死後分裂，互相傾軋，輪流控制北京，號令全國，是即民初的亂局，「爭爭爭，休休休」也。

至於「二人命掛樹梢頭」，應該是預言「徐」字。其或指繼袁世凱及「代大總統」馮國璋之後的徐世昌歟？

至於「琵琶」，則是「四王」，當時除直奉皖三大軍閥勢力之外，餘下一股強大力量便是南方的孫中山。四股力量對峙，是故可以稱為「四王」。

「胡人二八秋」，是指宣統由登基至復辟，終於被趕出北京，恰好是一十六年。二八一十六也，奇妙得很。

預言接着說——

「人間古月消磨事，天地昏暗神鬼愁。三十六年等八字，江日落在天盡頭。」

這段預言好解，「古月」是胡，指滿清。上面的預言提到，由西元一九〇九年宣統登基，至一九一七年，張勳擁宣統復辟，旋即失敗，宣統出京，恰好前後十六年，應了「胡人二八秋」的話。此後中國便再無「古月」，是即「人間古月消磨事」也。

後來民國三十五年，蔣介石慶祝「六十華誕」後，開全國國民代表大會。這個會是為選舉總統鋪路。可是當時局勢已江河日下，他雖然當選總統，但卻無法一統山河，尋且退到台灣，真可以說國民黨統一中國，無非只是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投降，至民國三十六年中共尚未平分天下這實際不足三年的日子。

「等八字」的「八字」，誰都知道即是指共產黨。中共的「共」字固然是「八字腳」——當時民間暗語，即以八字腳稱中共，而中共的軍隊又為「八路軍」，兩個都是八，是真可謂天意也。

預言的意思不外說，民國成立三十六年，爭爭奪奪，最後無非是等待中共到來。是即「三十六年等八字」。國民黨退到台灣，還不是「江日落在天盡頭」耶？

《透天機》接着說——

「天無雨澤百苗死，地不滋生井泉乾，人民受饑寒，十郡九無煙。猛虎沿街走，再無太平年。」

這一段預言，即是「三面紅旗」、「大躍進」時代的寫照矣。王亭之經歷過這段日子，所

以覺得能清茶淡飯平安度日，已經十分滿足。

當然會有人駁道，「大躍進」不至於那麼厲害。王亭之亦承認預言有點誇張，不過凡吃過「思苦憶甜餐」，以及大鍋雙蒸飯的人，至少會承認當時是「人民受饑寒」。我們對於歷史的錯誤，要不怕勇於承認，倘如諱疾忌醫，不敢指出歷史的過失，那就決不等於愛國。

劉伯溫問道：「先是作何亂逼？」

鐵冠道人答道：「紫微照臨，先有力士將煞星與兵散落八方。只為貪官污吏亂世道，諸神群煞起干戈，社稷山河盡是魔。虎頭蛇尾無定日，猴去雞來如台索。」

這應是中共起家以至文革一段時期的寫照了。

「貪官污吏亂世道」是中共建國前的國民黨官吏，於是「諸神群煞起干戈」。

而「紫微照臨」的紫微，非毛澤東而何耶？紫微為帝星，依鐵冠道人那時代的說法，毛澤東自然是開國之君。

「虎頭蛇尾無定日」。這一句依然是說毛伯伯。他於一九四九年建國，然而至一九五〇年庚寅年才一統山河，因為那年國民黨才從廣州撤去台灣，是為「虎頭」也（寅年的生肖是虎）。

一九六五年乙巳，江青開始文革，雖然那時還未發動紅衛兵，但已是四人幫時代的開始。因為毛澤東寫大字報來支持江青，江青由是得勢。那一年便是「蛇尾」了（巳年生肖是蛇）。

由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五年，「運動」迭起。五一年「三反」，五二年「五反」，由是一

連串運動，肅反、反右、上山下鄉，真的是永無寧日，那就是「無定日」之意。

下面一句，「猴去雞來如台索」，是指一九八〇年至八一年（庚申、辛酉兩年）的人事變動。毛伯伯死後，四人幫旋即倒台，華國鋒接任，「你辦事，我放心」，跟着便是八〇年及八一年之間的鄧伯伯復出，胡耀邦上台等一連串政治變革。從此中國走入經濟改革時期。

下面一段預言的是今日事了。

「中下甲子看，看到天開一口任蹉跎，人人爭赴幽州地，所生一二土木哥。」

中下甲子應該由一九八四年開始。《透天機》的預言，往往一兩句就跨越一個時代，所以我們只看到「人人爭赴幽州地」的形勢。

君不見，冠蓋滿京華，中外商貿發達，端的是人人爭赴古幽州。

所以「天開一口」，以及「所生一二土木哥」的日子，目前應該還未來到。

王亭之猜，「天開一口」分明是個「吳」字，未必指姓吳的人，應該是指「吳地」。

三國時的吳地，在今江浙一帶，吳大帝建都於建業，即今之南京，隔着一條長江跟曹魏對壘。以後東晉六朝，亦以南京為首都，江浙文風由是大盛，歷代迭出人才，北人統治中國的氣數，一變而為南人立國，這種氣運轉移，其勢莫禦，近代著名的歷史人物，洪秀全、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皆南人也。中下甲子之後，恐怕便還是南人的世界。

這樣說起來，豈不是「上海幫」當興？

至於「一二土木哥」是誰，那就不得而知了。因為恐怕已經是很遙遠的日子，已非王亭之所能及見。

古本《呂望萬年歌》

關於近代與現代，其實還有許多預言可以參考。例如《呂望萬年歌》。

呂望即是姜太公，他是周武王的軍師。這首預言詩當然是托名之作，因為都是七言詩體，在周代，七言詩根本尚未成為體裁。

然則，這是哪一個時代的作品呢？

台灣中央圖書館藏有一個抄本，裏頭有《萬年歷理數歌》、《東明曆》、《鐵冠道人缺餅歌》、《道光十六年出土藍山縣武侯碑》、《歷代帝王圖記》、《黃蘗禪師詩》，共八種預言。其中的《萬年歷理數歌》，便即是《呂望萬年歌》；《缺餅歌》便即是《燒餅歌》；《歷代帝王圖記》便即是《推背圖》。二十年前，王亭之赴台，設法將此抄本影印回來矣。

很顯然，這是道光十六年以後的抄本，然而資料的年代卻未必能以此年為界限，因為當時抄的必然是古本。我們再看《萬年歌》的註解，只註到明代還清清楚楚，以後就靠估了，因此推測，這應該抄的是明中葉的資料，如若不然，不可能連李自成都註不出來。

依此猜測，《萬年歌》至遲亦應該是明代方士所作的預言。

古本《萬年歌》跟如今的坊本稍有些不同。於研究時，王亭之亦將一一註出。

「太極未判昏昏過（坊本作「昏已過」，誤），風后女媧石上坐。三皇五帝已相承，宗派源

流應不錯。而今天下一歸周（一統周），禮樂文章八百秋。串無中直傳天下（串去中直），卻是春禾換日頭。」

這是說周代天下八百年，然後為呂氏承繼。串無中直是「呂」字。相傳秦始皇是呂不韋的私生子。「春禾換日頭」即是「秦」，那是用「禾」字來換掉「春」字裏頭的「日」。

「天命由來不自由（不固久），三十年間不能守（二十年間），卯坐金頭帶直刀，削盡天下水羊首（木羊首）。」

秦始皇於西元前二四六年登位，至元前二〇六年秦王子嬰降，秦帝國實有四十年天下。若由秦始皇王統一天下算起，則是元前二二一年的事，至秦亡只有十五年。

所以說三十年、二十年都不準確。這是由於當年編造此預言的方士，計算年代有誤所致。「卯坐金頭帶直刀」即劉，指劉邦繼得天下。

「一土臨朝更不祥，改年換國篡平康（平床），泉中湧出光華主，復立山河又久長（興復江山）。」

「一土」是王字，指王莽篡漢「平」帝的位。劉秀中興，白水為泉，劉秀是白水鄉人。

「四百年來更世界，日上一曲懷毒害。一支流落去西川，三分社稷傳兩代。」

這是說漢家四百年天下。「日上一曲」即是「曹」字，指曹操篡漢。流落去西川的是劉備，傳至後主劉禪亡國。——預言說得太過明顯，作偽的形迹便反而暴露出來。

「四十年來又一變，相傳馬上同無伴（同無半），兩頭點火上長安，委鬼山河同一占。」魏代立國共四十四年，「馬上同無伴」是「司馬」，因為「司」是「同」字去了一直。「兩頭點火」是「炎」字。指司馬炎篡魏，建立晉代。

「山河既屬普無頭，離亂三分（中分）數十秋。於中一失（子中一朱）不能保，江東復立作皇州。」

「普」字無頭即是晉。由第二代晉惠帝起，國家其實已分裂。

晉惠帝是個白癡，朝政落於賈后之手。賈后淫亂宮闈，他不聞不問，直到她殺了太子，趙王倫才起兵殺賈后。淮南王允又伐趙王倫，於是八王之亂起，從此天下永無寧日。

後來劉淵自稱漢王（後改稱趙），李雄稱成都王，國號成漢，石勒復立趙國，北方慕容氏又立燕國，真可謂天下三分。江山一失即無可恢復，坊本作「子中一朱」，誤。

「相傳一百五十載，劍頭卯兒（釗到卯兒）平四海，天命當頭六十年，肅頭蓋草生多歹（生好歹）。」

晉自司馬炎於西元二六五年立國，於三一六年晉愍帝降漢劉曜，後來瑯琊王司馬睿於建康立國，史稱東晉，至四一九年，晉恭帝為宋王劉裕所廢，國祚共二百年。若僅算東晉則為一百年。是故「相傳一百五十載」，亦是方士誤算。「劍頭卯兒」應是「釧頭卯兒」之誤。此即劉字，指劉裕。

劉裕立國，國號宋，纔五十七年即為蕭道成奪國，國號齊。「蕭頭蓋草」便是蕭字。

「都無真主管江山，一百年來擾幾番。耳東入國人離亂，南國江山北國關（南隔江山北隔關）。」

此乃指東晉之後的六朝，宋齊梁陳紛紛繼起，每代江山都不長久。宋五十六年，齊二十三年，梁五十六年，陳三十三年。合共應稱為一百五十年，此亦誤算。

陳霸先篡國時，北方的宇文氏建立北周，與北齊並立，於是天下三分，中國境內幾乎無一年無戰事。此即識詩所云「耳東（陳）入國人離亂」也。

南北都亂，故識詩末句云云。

「水龍木易承天命，方得江山歸一定。二十年來又不祥（五六年），此時天下方爭競。」西元五七二年，北周武帝重用大臣楊堅，殺宇文護，這是南北朝歷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年為壬辰年，故曰「水龍」。

自東晉開始，天下南北兩分，南方是晉宋齊梁陳六朝，以陳國疆土最小，因為長江上游及淮河南都被北朝所據。

北方則是前趙、後趙、前燕、後燕、前秦、後秦、前涼……以至後來最強盛的北齊及北周對立。

北周武帝重用楊堅後，不過兩年，即滅北齊。接着，楊堅又攻南朝的陳，盡佔長江一帶土地，於是楊堅於五八一年辛丑，廢主自立，建隋朝。

後來只用了五六年的時間，便滅了陳，於是南北歸於統一。

然而楊堅統一僅只在位二十四年，傳隋煬帝在位十二年，再傳恭帝，在位僅一年，是共三十七年。

《萬年歌》曰「二十年來」，可能僅指楊堅持代。楊堅被太子楊廣謀殺，太平日子僅六年，反隋的兵馬即起。小說《隋唐演義》所說的三十路煙塵，蓋史實也。

坊本作「五六年又不祥」，顯然是誤字。

在歷史上，隋代為統一皇朝而國祚最短的朝代，比秦代還要少幾年。

「木下男兒火牛起（火年起），一掃煙塵木易已；太平世界百餘年，雖見煙塵不傷體。」

唐高祖李淵起兵於西元六一七年丁丑，是年即是「火牛」（丁屬火，丑生肖為牛）。

至太宗高宗兩代尚平靜，高宗死後，武則天登位，是即為太平世界僅得百餘年。然而武則

天用「周」國號，而且在位二十一年即為廬陵王所敗，唐代江山依然無恙，此即「雖見烽煙不傷體」也。

「子孫承繼三百春，又遭離亂與紛爭（似瓜分）。五十年來三三姓（二三經），不真不假亂為君。」

這是對於五代的預言。

唐朝傳位二十代，國祚二百九十餘年，所以識詩說「三百春」。

五代分別是朱全忠建立後梁；李存勗建立後唐；石敬瑭建立後晉；劉知遠建立後漢；郭威建立後周。由九〇七年至九五九年，即識詩所謂「五十年來三三姓」。

其中最短命的是後漢，劉知遠繼後晉成立皇朝，是趁契丹入侵，將後晉出帝俘虜而去（所以史為「出帝」），他便乘機揮軍入大梁稱帝，然而在位僅一年。他的兒子劉承佑，則前後在位三年。一個皇朝僅得四年壽命，實在太短，不過當時遼兵已起，天下已非一統。

「金豬此木為皇帝，未經十載遭更易。肖郎帶走在金猴（走出），穩坐清平傳幾世。」這是關於宋代的預言。

後周太祖郭威無子，死後傳位於養子柴榮。後周建國於辛亥，是為金豬，「此木」是柴，即識詩云「金豬此木為皇帝」。

後周得祚九年，所以說「未經十載遭更易」。趙匡胤本來是柴榮的御前都檢點，統領天下兵馬，柴榮登位六年，因急病而死，立恭帝繼位，恭帝呼趙匡胤為叔父，然而趙匡胤卻示意屬下諸將擁立，黃袍加身，即便取去柴氏孤兒寡婦的江山。是年為西元九六零年庚申，故稱為金猴（庚屬金，申肖猴）。

「肖郎」帶一個「走」字，即是「趙」。坊本改為「肖郎走出」那便不如抄本的好。趙匡胤死後，傳位於其弟光義，六傳而至宋徽宗。

徽宗宣和七年，金人滅遼。金與宋本來聯手攻遼，所以宋人自以為得計。誰知就在滅遼之後，金人大舉入寇，兵逼京師，宋徽宗臨危傳位於其子趙桓，改元靖康。然而金人卻兵陷汴京，將徽欽二宗父子一同俘虜，北宋於是滅亡，識詩所謂「傳幾世」，即謂不足十世也。

「一汴一杭事不巧，二百年來江山小（都被胡人通佔了），江南江北又分邦（三百年來眠木終），更被胡人都佔了（三閭海內去潛蹤）」。

光看識詩的韻腳，便知抄本為原作，因為全詩一韻到底，而坊本卻兩句一換韻，與全書的體裁不合。

還有，第一句「巧」字，讀如嬌。如今惟有廣府話才保存這個讀法。例如廣府的「咁巧」，即讀如「咁嬌」。這是南宋時中原人士移居廣東帶來的口語，即所謂中原音韻。

北宋亡後，徽宗的九子康王構逃至杭州，建立南宋，由一一二七年建國，至一二七九年元

軍陷匡山，無非是一百五十二年江山，識詩稱為二百年，誤。

「三百年來眠木終，三閩海內便潛蹤。一兀為君八十載，淮內忽有一長弓。」（坊本將上兩句混入前一首識詩，又將「三閩」誤為「三閭」。至於第四句，坊本則作「淮內忽見紅光起」）這是指北宋南宋合共三百年，「眠」是借音，即寶蓋頭。木字和寶蓋即是宋。一兀即是元。「長弓」指張士誠，他在高郵稱王，國號大周，在反元軍中兵力較盛。

「八隻牛來力量大，日月同行照天下。土猴一兀自消除，四海衣冠新綵畫。」

識詩中的「八隻牛」即是朱。「日月同行」即是明。「一兀」是元。明朱洪武於戊申年登位，是為土猴（戊屬土，申肖猴）。所以識詩很容易明白，是說明太祖立國。

「三百年來事不順，虎頭帶土何曾問。十八孩兒跳出來（逃出來），胡天人在魏蘇困（蒼生方得蘇危困）。」

明朝享國二百九十四年，然而不斷天災人禍，即所謂「三百年來事不順」。「虎頭帶土」是指崇禎十一年清兵初犯京師。其時皇太極已登帝位，立清為國號。「十八孩兒」即是十八子，指李自成。末句明指胡人，較坊本為佳。

「相繼春秋二百年（二百五），五湖雲擾又風顛。人丁口取江南地，京國重遷一渙然。」清國祚二百六十八年，所以坊本改為「二百五」。

「五湖」句，指湖北武昌起義。至於「人丁口」，一般以為是「何」字，可是清末民初卻無重要歷史人物姓何，故無法解釋。

其實「人丁口」是「人的丁口」之意，那就是「孫」，蓋古代口語，稱子為「人子」，子的丁口不是孫是甚麼。民國改都南京，那便是京國重遷。

《萬年歌》依次應該已說到現代——

「兩分疆界各保守，更得為君一百九。那時走出草田來，手執金龍步玉階。清平海內中華定，南北江山一統排。」

第一句已經應驗，海峽兩岸，一個國家兩個政權，自然是「兩分疆界各保守」了。

就憑這一句，我們已經不得不佩服寫作識詩的方術之士。此詩流行已久，就算是清末的人偽作，也難得他推算出「兩分疆界」的局面。因此對「一百九」之數，我們便非注意不可。

國民黨於一九四九年遷台，加一百九十便是二二二九；若加一百零九，便是二零五八。那莫非說兩岸分立可以拖這麼長的時間？

不過王亭之卻以為，「一百九」諧音「一輩久」。三十年為一代，五十年為一輩，西元二〇〇〇年歲次庚辰，即是「金龍」（庚屬金，辰肖龍），恰距國民黨遷台五十年。那時的世局應

有變化。

「走出草田來」的人是誰呢？香港於民國十六年曾有乩詩，說香港事，一一應驗，其中即有「田間再出華盛頓，造福人民是真命」之句，那個「華盛頓」是否即是同一個人，此事值得尋味。

諸葛亮的《馬前課》

另一本在民間流行甚廣的預言，名為《馬前課》，傳為孔明所造。然而分明是偽託，因為孔明於軍書旁午，計劃軍事內政，一身繫蜀國安危，尚焉有閒暇搞預言耶？

不過此《馬前課》在民間流行已久，王亭之小時候見到家藏的舊書已有此本，木刻精印，棉紙綫裝，當年頗有印象。

此書第一課，山雷頤卦，讖曰：「無力回天，鞠躬盡瘁，陰居陽拂，八千女鬼。」

依讖文來看，託偽的痕迹很明顯，若諸葛亮一開口便感慨自己「無力回天」，他就不會「鞠躬盡瘁」。

因為當年他大可以避開劉備，任他十顧草廬都摸門釘。當年既肯出山，自然不會是抱着消極的態度，蓋即使三分天下幾十年，在後主當朝時還有戒慎恐懼，受盡謠謗，弄到要兩次寫《出師表》來明志，捱到五十多歲就死，那又何必耶。

這分明是後代術士所造的預言，揣摩着諸葛亮的生平來說話，那才會一開口就那麼喪氣。定為頤卦，因為頤卦有「觀頤自求口實」的話，意思是：看着人吃東西時兩頤咬動，倒不如自己找東西來吃。造預言的術士以此譬喻孔明的行事。

四句讖文，只有「八千女鬼」暗示「魏」字着邊際，其餘都是廢話。

《馬前課》第二課是離卦。識詩曰：「火上有火，火燭中土，稱名不正，江東有虎。」

火上火即是「炎」字，預言司馬炎篡位建立晉朝，其時東吳尚未滅亡，蜀後主劉禪則已投降。所謂「火燭中土」，即是說司馬炎稱帝，有如以光照燭中原。

至於定為離卦，無非由「火上有火」的火觸發，依卦象，離為火也。

由此可知，《馬前課》並非真的依《易》占而來，只是隨着識詩來牽合。

《馬前課》的第三課，為剝卦。識詩曰：「擾擾中原，山河無主，二三其位，木終草始。」那是說南北朝了。

「二三其位」，即是五國相繼，亦即南朝的晉、宋、齊、梁、陳。

若如此算，晉代的君主姓司馬，陳代君主姓陳，那就談不上甚麼「木終草始」。術士一定將五代當成是宋、齊、梁、陳、隋，隋代君主姓楊，木字旁，是為南朝的「木終」。

可是「草始」呢？若以宋代為準，宋代君主姓劉，只能說是金而不是木，造預言的方士一定是誤記了齊代君主姓蕭，有一個草頭，然後才會說為「草始」。

至於卦象，無非因當時局勢大亂，是故便定為剝卦，剝是衰敗之意。

《馬前課》的第四課，為解卦，識詩曰：「十八男兒，起於太原。動則得解，日月麗天。」這是說到唐代了。中間還提到武則天。

「十八男兒」即是十八子，即是李字，指李淵李世民父子創立唐代。

至於「日月麗天」，那是武則天自創的一個字，一日一月，下面一個空字，取日月當空之意，讀如「照」。那就自然是「日月麗天」了。武則天主國是歷史大事，因為她是幾千年來唯一的一個女皇帝，預言自然要提到她。

至於卦象定為解卦，那是以唐代為盛世，經過南北朝的動亂，到唐代，才算能享盛世，是如從厄難中「解」出來。

第五課為否卦。識詩曰：「五十年中，其數有八，小人道長，生靈荼毒。」這是說殘唐之後的五代了。

五代是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國雖有五，然而君主卻有八姓——後梁、後晉、後漢皆只一姓，然而後唐卻有李、邕、王三姓君主，後周則有郭、柴二姓君主。

這樣一來，便可以說是「其數有八」了。八姓君主皆無一足以稱道的人物，真的可以說是「小人道長」。

卦象定為否卦，那是說五代時期是個民不聊生的衰敗時代。

《馬前課》的第六課是兌卦。識詩說：「惟天生水，順天應人。剛中柔外，土乃生金。」這是說宋代。宋代趙姓，趙姓的郡望是天水，此即第一句「惟天生水」。至於識詩，則是

根據「河洛」天一生水。

「剛中柔外」，指的是宋代的國勢。有宋一代，先受制於遼人，及至金人興起，遼人勢衰，然後才宋金聯盟，可是金人滅遼，再侵入中原，宋人便只能南遷，統治半壁山河。

到了成吉思汗興起，金人勢衰，然而元人卻一舉吞金滅宋，是故可以說北宋南宋都給外人欺負，國力與唐代相差甚遠。這便是「柔外」了。

卦象取兌卦，亦無非是取「柔外」之意，兌卦的外卦兩陰爻，即其取意。

但說「土乃生金」則牽強，因為金人既未滅宋，而宋人亦與土無關。

第七課說元代，卦為井，識詩曰：「一元復始，以剛處中，五五相傳，爾西我東。」

這首識詩說「一元復始」，目的只在點出元字，至於「五五相傳」，則說元人帝位只傳十代。但「以剛處中」以及「爾西我東」，則是說整個元帝國。

元帝國版圖之大，無與倫比，只是在漢土的元朝，卻漸漸不能成為帝國中心，真的是「爾西我東」。

《馬前課》的第八課為益卦。識詩曰：「日月麗天，其色若赤，綿綿延延，凡十六葉。」這是說明朝。

「日月麗天」即是明代。「其色若赤」，指「朱」，朱色非赤若赤，傳十六代。

說為益卦，那是說明代是一個好朝代，但這點其實有保留，明中葉以後，生靈塗炭，苦不堪言。沒有一個朝能夠維持一百年好景，五十年不變已經很難得。

然後是第九課晉卦。識詩說：「水月有主，古月為君，十傳絕統，相敬若賓。」

這一課令王亭之大為驚奇，因為王亭之見過清光緒年間的版本，其時清朝政治雖然腐敗，但怎能猜得出「十傳絕統」——最後的第十代皇帝，年號宣統，清朝即絕於此。

至於「水月」加「主」即是清，「古月」即是胡，指胡人建立清帝國，這倒不必細說。

王亭之覺得，如果清末版本的《馬前課》真能作此預言，那麼，造此寓言的術士便真的是神仙了。只可惜當年未將《馬前課》的識詩記住，「十傳絕統」此句，舊版是否如是，那就不敢肯定。因為有可能是民初的書商改寫識詩，以圖譁眾。

《馬前課》的第十課是蹇卦。識詩曰：「豕後牛前，千人一口，五二倒置，朋來無咎。」

這首識詩說的民國，卦象為蹇，蹇即是難，證明造預言的人，並不贊成革命。然而民初的日子，除了個別地區之外，亦的確戰火連天，軍閥混戰，接着便是抗日了，真的可以用一個「蹇」字來形容。

識詩卻亦好解。「豕後牛前」，指的如果是指亥年之後，丑年之前，那麼便是子年，民國建立於壬子年，識詩說得通。

「千人一口」，即「和」字，那是指「共和」了。當時以共和為口號，跟帝制對立，所以識詩有理由提到共和。

不過接下來的「五二倒置」，便要猜測了。照字面，「五二」倒過來是「二五」，那並沒有甚麼意思。王亭之的解釋卻是——這是說算盤的算珠。算盤分兩格，上格置二子，下格五子。那即是象徵中國分裂有如算盤，未來是小格在上，大格在下；如果將算盤倒置，則變成五子壓二子，那就是說，始終是多壓少，那就象徵人民勝利，因為人民是大多數。

北伐時代，國民黨屬多數；抗日後國民黨貪污腐化，共產黨是大多數，這都可以解得通。至於「朋來無咎」，則指國共聯盟，是故共產黨可以說是「朋」。

《馬前課》第十一課，是離卦。識詩說：「四門乍闢，突如其來。晨雞一聲，其道大衰。」這首識詩端的難解。

曾有人說這識詩是指日本侵華，當其侵略軍來時，可謂「突如其來」，結果在一九四五年歲次乙酉投降。這是將乙酉解為「晨雞」。

不過王亭之卻覺得，這乙酉年，可能是指西元二〇〇五年的乙酉。至於「四門乍闢」，則可能是指「開放」也。如果是這樣，那麼，目前大陸的反腐化、反貪污，很可能要到二〇〇五年才能成功，不過那時恐怕又要經過一番大變革。

或曰：何以說這識詩是指中共呢？那主要是受到卦象啟發。卦為離，離的卦象是火，火紅

恰恰是如今中國的象徵耶。

接下來第十二課的讖詩十分好：「極患救難，是唯聖人，陽復而治，晦極生明。」至於卦象則為大過。

那即是說，「晨雞一聲」之後便是「出聖人」的時代了。許多預言都說到會出聖人，例如「田間再出華盛頓」、「青青草自田間出」、「那時走出草田來」，這聖人出自農村，那到底是誰？然而能出聖人，能夠扭轉「晦」的局勢，那亦不失為好事。

謠識與字謎

謠識製作，有一定的形式。因為它只等於是打字謎，而謎語製作固有格式者也。有一個故事很可以證明這點。

劉宋元徽末年，有四位大臣用事，稱為「四貴」，即是蕭道成、袁粲、褚淵、劉秉。四人之中又以蕭道成的勢力最大。

當時有一個人名為卞彬，是蕭道成的心腹，妒忌袁粲等三人掌權，於是便向蕭道成告密說，近日有一童謠——「可憐尸着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暫鳴死滅族。」

蕭道成問他這童謠甚麼意思，卞彬便解說道——「尸着服」，是「褚」字的「衣」旁；「孝子不在」是「孝」字去了個子，然後代之以「日」。這分明就是個「褚」字。

至於「列管」，那就是簫了。那就是指蕭道成只能暫時掌權，死後則為褚淵滅族。

蕭道成聽了，點點頭，說自會理會，及卞彬退下，蕭道成大笑道：「這童謠是他自己造的！」

卞彬造童謠時，便正依足字謎的方法，用「離合體」來扣「褚」字，用「寓意體」來射「簫」字。然而為甚麼卻會給蕭道成看穿呢？正因為字謎作得太過精巧，若童謠出於兒童的感應，隨口而出，那有如此精巧之理。

託名的《黃蘗禪師詩》

凡是識謠中字謎太過精巧的，大多數情形下都靠不住。今日坊間流行的《推背圖》，便正犯上這個毛病。

如今且一談《黃蘗禪師詩》。這位禪師，如果照禪宗紀錄，實為唐代人，即著名的「黃蘗希運」，乃一代宗師。可是不知為甚麼，這十四首詩，卻從明亡說起，以後一詩說清朝一代君主，餘下數首應該即是說至民國以迄今日了。

所以這位黃蘗，應該是另一位黃蘗——不過王亭之卻甚懷疑這十四首禪師詩只是民國初年好事之徒的所為，卻託名黃蘗。

十四首禪師詩，跟所有識詩不同之處，即是不打字謎，而用嵌字的形式來「預言」。

例如其第二首詩說：「黑虎當頭運際康，四方戡定靜垂裳。唐虞以後無斯盛，五五還兼六六長。」

第一句，指康熙於壬寅年登基。壬寅的五行生肖即是「黑虎」。句末特意嵌一個「康」字。康熙在位時，平定台灣，削平三藩之亂，還親征蒙古準噶爾，那就是第二句所指。

在位六十一年，故第四句稱為「五五還兼六六長」，五五二十五，加上六六三十六，即是六十一也。

《禪師詩》的第三首，寫法跟第二首一樣，也是於首句嵌上「雍正」年號的雍字，然後於末句說出其在位年數。

詩曰——「有一真人出雍州，鵲鵲原上使人愁。須知深刻非常法，白虎嗟逢歲一周。」

末句的「歲一周」，本來應該是十二年，蓋十二年為一周也（一個地支的循環），不過雍正實際前後在位十三年，識詩或就其實際在位年數而言。

而且，雍正正在「黑虎」（壬寅）的翌年登位，在「青虎」（甲寅）的翌年暴斃，所以識詩的「白虎」，或為故弄玄虛。

第四首識詩——「乾卦占來星運隆，一般六甲祖孫同。外攘初度籌邊策，內禪無慚太古風。」

詩的第一句，首尾嵌齊了「乾隆」的年號。

乾隆在位六十年，皇帝做厭了，想享幾年清福，便以不敢比祖父康熙做皇帝更久為理由，將帝位讓給皇太子，所以只在位六十年，算是比康熙少一年。這便是所謂「內禪」了。蓋以父禪位於子，故稱為內。

做六十年皇帝，便是第二句「一般六甲祖孫同」。歷史上能做六十年皇帝的人，除了他們祖孫，還真找不出第三個。

詩的第三句，照例是「政治評論」，此乃全部禪詩的體制。

第五首說——

「赤龍受寵事堪嘉，那怕蓮池開白花。二十五弦彈易盡，龍來龍去又逢蛇。」

嘉慶帝受「內禪」於乾隆那一年，為丙辰年，故識詩說到「赤龍」，又稱之為「受寵」。還照例嵌上一個「嘉」字。

第二句，指白蓮教作亂。亂起是乾隆五十八年的事，至嘉慶七年始平定，前後十年。史稱白蓮教以妖術蠱惑人心，那便即是今人之「特異功能」也矣。

嘉慶十八年，白蓮教餘黨改組天理教，教主林清勾引到一些太監為信徒，於是外攻內合，居然殺入皇宮，給那時還是太子的道光，用火槍擊退，成為轟動一時的「林清教案」。

嘉慶在位僅二十五年，碰上兩次白蓮教事件，難怪識詩要特筆點明。

第六首詩說——

「白蛇當道漫騰光，宵旰勤勞一世忙。不幸英雄來海上，望洋從此嘆忙忙。」

道光在位三十年，織詩稱之為「一世忙」，蓋以三十年為一世也。他碰上鴉片戰爭，加上國庫空虛，真可以說是窮皇帝。加上其人有儉德，連衣服都釘釘補補，弄到大臣都不敢穿新衣，此即詩的第二句也。

第三句，點出「英」國。

第七首說——

「亥豕無訛二卦開，三三兩兩總堪哀。東南萬里紅巾擾，西北千群白帽來。」

詩的第一句是說咸豐。在《易經》中，咸跟豐都是卦名，即「澤山咸」與「雷火豐」。所以說是「二卦開」。

這句詩，跟《燒餅歌》的「太極殿前卦對卦」如出一轍。王亨之懷疑造此《禪師詩》的人，一定參考過《燒餅歌》。

咸豐於辛亥年登基，那是豬年。是年洪秀全稱太平天國天王。當時的人把洪秀全的部隊稱為「紅巾」，以其頭裹紅巾之故。

末句造謠詩者誤記，蓋西北回民起事乃同治年間的事，非咸豐也。又，「三三兩兩」加起來是十，而咸豐則在位前後十一年。

第八首說——「同心佐治運中興，南北烽煙一掃平。一紀剛周陽一復，寒冰空自惕兢兢。」這是說同治帝了。

同治五歲登基，由慈禧垂簾聽政，做了十三年皇帝就染梅毒而死。詩的第二句說得很好聽，事實上只是太平天國及回民之亂已近尾聲，恰恰在這十三年間碰上而已。

詩的第三句，即說其在位年數——一周加「陽一復」便是十三了。詩的末句，「寒冰」用坤卦卦辭，指慈禧太后。

第九首說——

「光芒閃閃見災星，統緒旁延信有憑。秦晉一家仍鼎足，黃猿運兀力難勝。」

這首詩自然是說光緒帝，他的年號已分嵌在詩的第一第二句。

第一句說「見災星」，自然是指光緒一生多災多難。他登基後，由恭親王輔政，西太后垂簾聽政。一直至光緒十三年，西太后才肯「還政」，事實上仍掌大權。及至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政變失敗，光緒就被囚於瀛台，西太后再度聽政。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陷北京，西太后要逼珍妃投井，光緒連反抗的力量都沒有。再過幾年，即光緒三十四年，他就先慈禧一步死去。這樣的人生，可謂枉生帝皇家了。稱為「見災星」，一點也不錯。

「統緒旁延」指他是承嗣子。同治死後無子，西太后叫醇親王之子承繼，即是光緒。光緒亦無子，嗣其侄溥儀。這句識詩說的已是兩代承繼，因此才有「秦晉一家」的話頭，因為他們的承繼，牽涉咸豐與西太后兩家血統，不單父系有親，母系亦有親也。

光緒死於戊申年，故稱為「黃猿」，猿即是猴。

這首識詩，說得很明白，可是以後識詩卻便要打啞謎了。

第十首很奇怪——

「用武時當白虎年，四方各自起烽煙。九州又見三分定，七載仍留一綫延。」

詩裏面完全沒提到「宣統」的年號，跟上面九首詩的體例不同，所以有人便猜這首詩不是說光緒，而是綜說民初的事。

可是宣統以後，卻一直到一九五〇年庚寅，才輪到第一個「白虎年」出現。那是中共建國後的第二年，根本談不上「四方各自起烽煙」，三四兩句亦不準確。

放寬一點，只看虎年，不論天干的顏色，那麼，民國四年便是甲寅，是年歐洲大戰起，可以說是「起烽煙」了，可是三四兩句卻仍無着落。

民國六年，辦帥張勳復辟，旋即失敗。那可以解釋第四句，而第三句亦可以解釋為溥儀在清宮仍舊稱帝，而民國則南北分立，是為「九州三分」，可是「白虎年」卻毫無着落。

有人從一九三八戊寅年算起，那是抗日戰爭的第二年，七年後抗戰勝利，這勉強算對了，然則是否當時國府在重慶、汪精衛在南京、溥儀在滿州，便稱之為「九州又見三分定」呢？依王亭之看，大概也只好勉強採取後面兩種說法的一種。

王亭之本人則傾向於最後一說。

第十一首說——

「紅雞啼後鬼生悲，寶位紛爭半壁休。幸有金鰲能載主，旗分八面下秦州。」

由前一首詩的體例忽然改變，而且即於事後亦要猜謎，可以猜想造作識詩的人，應該即作於宣統以後，民國初年。——然而據馮公夏先生說，他十四五歲便已見過這組識詩。馮公如今已九十四歲，那麼，大概八十年前識詩便已流行於坊間，是則識詩的製作至遲也不能遲過民國四年。而馮公亦很肯定，識詩絕不會遲到抗日戰爭後才出現。所以造識詩的人，預言水平其實絕不低。

像這一首，「紅雞」應該是乙酉，天干的顏色雖不對，可以視為故弄玄虛。是年為西元一九四五年，亦即日本投降那一年。

日本投降後，國共紛爭，各擁半壁江山，那就是詩的第二句。

詩的第三句，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來說，退到台灣，台灣便即是「金鰲」。以鰲比喻為島，亦不算牽強。

至於第四句則指「八路軍」，此即所謂「旗分八面」也。秦州指陝西，應解釋為延安。八路軍先收復延安，然後才展開全面大戰。詩的末句蓋即指此。

所以這組識詩，雖有偽託之嫌，卻仍應重視。

第十二首說——

「中興事業付麟兒，豕後牛前耀德儀。繼統偏安三十六，坐看境外血如泥。」

這首詩有人說是預言蔣介石，於民國十三年（甲子）創立黃埔軍校，是年即是「豕後牛前」

的子年。可是，如果以蔣介石遷台的一年起算，國民黨偏安於台灣，亦不只三十六年了。因此有人猜是指蔣經國。

然而蔣介石於一九七五年逝世，是年與「豕後牛前」絕對無關，因為是個兔年。

王亭之卻覺得，這首識詩不宜一口氣來讀，因為並不是全詩僅指一人。能夠這樣，讀識詩就生了。

「中興事業付麟兒」，指的是蔣介石傳位給蔣經國。可是「豕後牛前耀德儀」，指的卻是李登輝，他在一九九六年丙子年當選第一位民選總統，應該是件大事。由於「輝」所以就「耀」了。

然則詩後面的兩句，這「三十六」又指甚麼呢？即使以李登輝接蔣經國遺任那年來算，十六年恐怕指的已非李登輝，所以此中大有玄機。但如果把識詩看活一點，認為「三十六」不指一人，而是指一個時代，那麼可能至公元二〇三二年前後，便有大事要發生了。

是年壬子，恰恰又是鼠年。

回顧以前，講到《馬前課》時，王亭之據「晨雞一聲」的詩識，猜測西元二〇〇五年是否有事。如今不妨結合《禪師詩》來檢討一下，看二者是否吻合。

如果將二〇〇五向上推三十六年（「繼統偏安三十六」），那麼就是西元一九六九年（可以當成一九七〇，要看怎樣算法，算整年，抑或頭搭尾來計）。這兩年，台灣似無大事，總統仍然是蔣介石，他差不多做滿第四任總統，一九七二年則連任第五任。那麼，一九六九或一九七

○年，會不會便是他開始積極培養「麟兒」的年份呢（「中興事業付麟兒」）？

倘如對的話，那麼，大事發生的年份便不是二〇三二年，而是二〇〇五年了，距如今只有九年。發生甚麼事？結局如何？兩本預言都沒有說。

還不妨參考《燒餅歌》：「偶遇異人在楚歸（楚為湖南），馬行萬里尋安歇，殘害中女四木雞。」這「木雞」跟二〇〇五年的乙酉又有沒有關係呢？

天人感應說童謠

前述種種關於世局更遷的謠識，無論其為真為假，是否託名，是否為事後據歷史偽造，都值得加以研究。為甚麼呢？因為製造謠識至少也需要有一些根據。這些根據是來自靈感，抑或來自術數，都可以留下來給後人評價，作為治亂循環的參考。

在《南史》上有一個很著名的謠識——

「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污人衣，皂莢相料理。」

謠識所言，是說王僧辯為陳霸先所滅，而陳霸先則為楊堅所破，中間牽涉到三代霸主的興衰。——

「巴馬子」是指王僧辯。他是四川人，故稱「巴」（巴蜀）；「馬」字上頭隱藏「王」字，故稱之為「馬上郎」。至於「黃塵」，則諧音指「陳」。「皂莢」則為隋。

這則謠識準確無比，所以連《南史》作者引用它時，都感慨地說：「然則興亡之兆，蓋有數云。」

是故連絕對不信鬼神的漢代名士王充，在《論衡》中也感嘆道：「性自然，氣自成，與夫童謠口自言無以異也。當童之謠也，不知所授，口自言之。」那就便即是「天人感應」的說法了。

若以為謠識皆為陰謀之士所造，那就未免過分科學，而不知人與自然間的交通。

《金陵塔碑文》

石刻識碑之傳往往千百年後才被後人發現，故亦不能視為政治陰謀。

近代發現的識碑，最出名的便是《金陵塔碑文》。此乃民國十六年時拆除明代建於南京的「金陵塔」時所發現，識文刻於石碑上，說是劉伯溫的預言。碑文如下——

「拆去金陵塔，關門自己殺。日出東，月落西，胡兒故鄉起烽煙。草弓何優柔，目睹江山落夷手。冬盡江南萬古憂，繁華忽見瓦礫丘。回天一二九，引起白日結深仇，眼見日西休。」

這段碑文，是指中國內戰（關門自己殺）；日軍侵略東北，成立滿州國（日出東，月落西，胡兒故鄉起烽煙）；東北失守，蔣介石與張學良皆應負責任（「草弓」二句）；日本全面侵華（「冬盡」二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美國對日本宣戰（「回天」二句；注意「一二九」的預言，可謂奇準）；日本失敗（眼見日西休）。

民國十六年時，蔣介石初露頭角，時為北伐的第二年，因此不可能是偽造識碑企圖作點甚麼政治影響。加上「回天一二九，引起白日結深仇」的預言奇準，十二月八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十二月九日美對日宣戰，這並不是可以胡謔得出來的。

所以這段碑文，實在比《燒餅歌》還要有價值，只可惜它只預言到抗日戰爭勝利，以後的事便不提了。

有關香港的二首識詩

抗日戰爭時期，香港曾有幾首預言詩流行一時，這些詩，據說是一位羅浮山的道士所作，據三十餘年前秋郎所撰的《香海異乘》，載有光緒末年一雲遊老道在陳冲卿處遺下的十餘首識詩，五首詠天下大勢，五首詠廣州，兩首詠新會，兩首詠陳冲卿，另有兩首詠香港。詠香港的兩首識詩曰——

「層樓高聳插雲霄，車水馬龍滾滾羣，鯉魚有日翻洋海，百載繁榮一夢消。」

「太平直上望天高，宇宙紛紛落玄毛，太息丑牛逢乙木，不堪回首望鴻濤。」

這兩首詩確實在四十年代流傳過，絕非虛構。第一首是指日本佔領香港，蓋重點在於「有日」兩字，「鯉魚有日翻海洋」者，有日本人在鯉魚門翻江倒海也。所以第一首識詩應已屬過去的事，「百載繁榮一夢消」云云，蓋所指乃日本佔領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日本佔領香港為一九四一年，英人佔港則為一八四一年，恰符「百載」之數也。

第二首則尚未有定論，解者均注意及「太息丑牛逢乙木」一句，「乙丑」即是一九八五年。然而二十餘年以前，則有人解「宇宙紛紛落玄毛」一句，謂「玄毛」可能是核子輻射塵，於是擔心一九八五年會爆發核子戰，輻射塵影響到香港。

及至一九八五年，連王亭之在內，許多人皆以為此解不確，因為是年並無核子戰爭也。但於是年，美國核電廠出事；隔幾個月，蘇聯核電廠又出事，香港人由是便為大亞灣核電

廠惴惴不安。該廠的條約簽定，恰在八五年前，「太息丑牛逢乙木」，所「太息」者，是不是就是這宗事件？若然是，則將來有待歷史作證，看這首預言詩是否靈驗矣。

只不過，絕大部份香港人一定沒有作證人的資格，預言若兌現，他們還可以作歷史的證人耶？嘆嘆！

六種版本《推背圖》

歷代讖書作偽，可由互相比對而知其痕跡。王亭之試舉一例。王亭之藏《推背圖》六個版本——

- 一、彩繪明抄本，台灣中央研究院藏。
 - 二、明鈔本（無圖），台灣中央圖書館藏。
 - 三、明鈔本。芝加哥大學藏。
 - 四、清初潘氏八喜樓鈔本，台灣中央圖書館藏。
 - 五、清末石印本。芝加哥大學藏。
 - 六、流行本（據稱八國聯軍之亂時，由清宮流出）。
- 六個版本的內容都不同，以時代言，則應自宋代以迄民初，其中以芝加哥大學藏本，及八喜樓鈔本最為寶貴，前者為宋本元鈔，後者則為明末鈔本。以時代言，則前者又貴重逾於後者。
- 六種版本，前四種同一系統，後兩種又自成一個系統。可是彼此之間的參差卻很大。流行本因有金聖嘆評註及張之洞手跋，而且又傳出自清宮，所以甚為讀者重視。但假如將六個版本加以仔細的排比，便會發現愈是年代早的版本，措詞愈俚俗，年代愈晚，讖頌便琅琅上口矣，這顯然是經過文人的修改。

有一讖頌，一般均認為指江青。「彩繪本」曰：「西山女子琵琶仙，皎皎衣裳幾萬錢，此

時真到真朝帝，亂卻君王百萬年。「無圖本」曰：「西方女子琵琶仙，皎皎衣裳成萬般，此時運跡歸朝市，鬧亂君臣百萬端。」「芝大本」曰：「西方女子琵琶仙，皎皎衣裳幾萬錢，此時得道歸胡地，鬧亂君王百萬年。」「八喜樓本」曰：「西方女子琵琶仙，皎皎衣裳幾萬錢，此時得道歸朝帝，鬧亂君王百萬年。」「石印本」及「流行本」皆作：「西方女子琵琶仙，皎皎衣裳色更鮮，此時運跡居朝市，鬧亂君臣百萬般。」

「琵琶」二字有「四王」，指「四人幫」蓋無不合。要解釋，後二本的識頌最通順，但王亭之卻認為「彩繪本」始近本來面目

其實六種皆無一真本，若仔細比較，便會發覺，《推背圖》實不斷被人改動，將已知的歷史改成圖識，加以比附，蓋實欲取信於當時人耳。是故愈晚出者，看來會覺得愈準確。

由此可知，許多識書實在是彼此抄襲，在抄襲時，將過去的事說得活靈活現，於未來事，便多只抄流行的謠識。間中亦有高人偽託古人，說若干未來時事則亦奇中，此必玄門高手之所為，然而一說得時代更晚，便茫如捕風矣。

所以坊本《推背圖》，在識詩中可以說出「李闖」、「洪秀全」的名字，可是一到民國，便將「黎元洪」的名字嵌上去，此蓋當時黎元洪炙手可熱，卻未知其衰亡如是之速也。

「黎元洪」以後的圖識，則或取舊文，或取謠識、乩詩，其準確程度已不高。能夠預言「李闖」名字的人，為什麼就不能明言「毛澤東」、「鄧小平」？明乎此，便知實在不應認為「李闖」之識奇驗，即可將之作為全書皆驗的證據。

自從王亭之透露，當年趙紫陽一上台，即預言其必倒，係據八喜樓鈔本《推背圖》加以推測，於是港台人士即對此鈔本甚感興趣。

這個鈔本雖然矜貴，但卻可惜編次紊亂。明明是五代時的事，次序卻顛倒至明代之後，顯然是經過故意顛倒次序的編排。世傳宋代開國皇帝趙匡胤、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都曾做過這件不光采的事，只不知他們所顛倒的，究竟是同一版本，抑或是不同版本。

既然經過顛倒編次，因此趙紫陽倒台以後的事，便不知應該用那一張圖來銜接。王亭之曾將六個版本對比研究，始終得不出結論。又擬將此六個版本不同的《推背圖》作一整理，再摘錄歷代筆記中所記的謠識，編成一冊，雖無意行世，可是「藏諸名山」亦必有價值。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也可以說，冥冥中似有天意，每當王亭之一着手整理，例必有煩事發生，前後七八度，屢驗不爽，王亭之只好迷信，認為天機終不可洩漏。

謠識的謎語特色

我們研讀古代留下的大量謠識，會發覺謠識的製作實非易事。

一首令後人欣賞的謠識，一定包含時間、地點、人物、事件、吉凶等幾個要素。

例如前述宋初時劉鋹據廣東，魚肉百姓無所不至其極，兼且其人似乎心理欠平衡，每每下不近人情的命令，故廣東人乃稱之為「蠻鋹」，流傳至今已成為廣府話口語，只是有些人誤書為「蠻橙」，乃失去本意。

當時廣州忽有童謠云：「羊頭二四，白天雨至。」結果於羊年（辛未年）二月初四，宋師擒劉鋹。

這則謠識只八個月，便準確地預言了時間、事件以及吉凶，而人物與地點則盡在不言中矣。是故真可稱為謠識的典範。

然而任何謠識，一定要有神秘性，所以便要猜謎。蓋若直話直說，方術之士則必謂之「洩露天機」矣。而且神秘性一失，反而不易流傳，倒不如打點啞謎，讓人猜測，待有緣人能得索解而知趨避。所以謠識的寫作方式，實在等於謎語。

不過謎語不須照顧到時間，而謠識則正以能預言時間為特色，所以謠識便多用五行、生肖。如上例。「羊頭」即是「未年頭」的隱語，而「二四」，正指二月初四。

謠識打謎，最常用拆字格。又或者只提及當事人姓名的偏旁。

例如南北朝時，涼州忽有謠語——「滅宋者，田土子」。

其時涼州牧張言靖不服中央，地方獨立，寵信宋混，封為「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儼然為文武官的首領。這個宋混人如其名，混蛋得很，專門魚肉百姓，涼州人恨之刺骨。所以謠識一出，誰都知道「滅宋者」的「宋」即指宋混。

宋混及其親信當然左猜右度，想猜出「田土子」指的是誰，無奈卻猜不出，宋混只好不下鄉，養尊處優於涼州城內。

其後，宋混的屬下，司馬張邕起兵，一夜之間盡誅宋氏及其親信，人們才恍然大悟，張邕乳名「阿野」。而「田土子」則是「野」字。可是當謠識流播之初，卻無人會想到區區一個司馬的乳名。這就是用拆字法來預言人物及事件的例子。

又如東晉時桓玄篡位，而當時則有謠識曰：「車無軸，倚孤木」。至桓玄失敗後，人們便解釋道，「車」字去掉中軸，再倚在「木」旁，便是個「桓」字，而識語則顯然不祥，預兆桓玄失敗。這便亦是拆字法運用的一例。同樣的例子，在古代謠識中可謂車載斗量，舉不勝舉。

前述的誌公和尚所作謠識亦用拆字法。例如他有一首謠識說——

「兩角女子綠衣裳，欲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當滅亡。」

事前人都不能解釋，及唐代安祿山反，眾人才恍然，「兩角女子」即是「安」字；「綠衣裳」是「祿」字；「欲背太行」則隱含「山」字。至於「一止之月」即正月。

後來安祿山果然如期而敗。由於早有謠識流傳，所以當時許多王公大臣都不肯降安祿山，寧願隨唐明皇赴蜀，或則遁迹潛藏。這首謠識真可謂保存了不少人的名節及身家性命。

北宋末年，流傳着一首謠識，說道——

「草青青，水淥淥，屈曲蛇兒破敵國。」

當時此謠亦不得解。及至金兵入汴涼，擄徽宗及欽宗二帝，鎮守北京的范致虛出兵，金人然後退出汴京。於是人們才恍然謠識所指的是「范」字。

於十二生肖中，「巳」肖蛇，草頭水旁加上「屈曲蛇兒」的巳，便恰是「范」字。這即是兼用到生肖的拆字隱語。不過後來范致虛卻亦並未能建功立業以破金兵，所以說謠識縱驗，亦無非只在一時，而謠言識詩則每每有所誇大。且重大的歷史人物卻反偏無謠識可應，譬如岳飛與秦檜，並無謠識言之。

謠識用雙關隱喻

除了用拆字打謎之外，謠識還喜歡用雙關的隱喻。這類謠識，常常故意誤導，而其意則另有所指。

例如秦始皇時流行着「亡秦者胡」的謠言，於是秦始皇便急急徵民夫築萬里長城，用意即在防胡人入寇。誰知他的兒子偏偏就叫「胡亥」，帝位傳至胡亥手上，秦帝國便滅亡了，秦亡於此胡而非彼胡。

不過有些謠識，雖然用隱喻，卻亦令當事人一聽便明白，可謂不煩索解。

隋煬帝於大業九年幸江都，一夜，忽聞迷樓宮女唱道——

「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子自然成。」

煬帝聞歌心不安樂，即披衣召唱歌的宮女來問：「此歌汝自作者耶？」宮女答道：「妾弟在民間得此歌，妾弟且言，道途小兒多唱此歌。」煬帝聞言，默然良久，嘆道：「此天意也，此天意也。」

蓋當時李密等在北方已漸成勢，煬帝生活放縱而實憂心忡忡，常攬鏡自照曰：「一顆好頭顱不知落在誰人手上。」難怪聞楊花謝而李花榮，便深夜披衣垂詢究竟了。

然而李密亦非真命天子，謠識實指李淵，這便是其神秘之所在，而趣味亦在於此。隋代的謠識最為典雅，所以往往表面不見隱喻之意。如大業中有童謠唱道——

「桃李子，鴻鵠繞陽山，宛轉花林裏。莫浪語，誰道許。」

這樣一首像山歌的謠識，原來卻是說李世民得天下，李密以及楊行密都失敗。

謠識以「李子」喻李世民，「莫浪語」喻密，楊行密所建國號為「許」，「誰道許」即有否定其成功的意味。

然而種種隱喻亦必事後方知，在大業中，根本無人會認為李世民可以稱雄，尋且統一天下，亦無人知道楊行密會建立許國。

所以這一首童謠，真可以稱為謠識隱喻的典範，而其韻致，又比拆字為喻高出很多。還有一首五代時的謠識——

「馬去不用鞭，咬牙過今年。」

這兩句謠識，質樸一如民謠，誰知卻是五代時一件大事的預言。

五代時，楚國馬殷佔湖南二十州。馬殷死，其子希崇希萼爭國內訌，南唐乃乘機出兵，大將邊鎬攻克長沙，然而留守郎州的牙將劉言卻大敗邊鎬。劉言方正得意，卻又為部將王逖達暗殺，時為新正大年初一。劉言的綽號名劉咬牙。

此謠識「馬」、「鞭」、「咬牙」幾個詞，用得何等俐落。

唐宣宗咸通年中，有童謠云——

「草青青，被嚴霜，鵲始復巢看顛狂。」

當時絲毫猜不出謠識之意，過了幾年，王仙芝作反，黃巢崛起響應，尋即取代了王仙芝的

地位，這時人們才知道「草青青，被嚴霜」即是「黃」，下句則點出「巢」字。結語曰「看顛狂」，那就暗示其勢聲雖大，但卻必以失敗告終。

這謠識之妙，在於曲曲折折傳出「黃」的意思，倘專向草字頭去想，便易為謠識所誤導。不過，隱喻的謠識亦有幾乎等於是直說者，例如這一首——

「三羊五馬，馬子離群羊無舍。」

唐末有一名龐巨昭的人，官至密州刺史，卻精星緯之術，因世亂歸鄉住長沙，人因問其時估據長沙稱王的馬殷，以及據淮南稱王的楊行密，二人的國祚長短如何？龐巨昭即以此謠識解說，謂楊氏三代，馬氏五代，即「三羊五馬」也。後果即如其言。

由這故事，令人覺得謠識之可畏，童子悠悠之口，竟預言了兩個霸主的國祚。童子何知，此豈真天意耶。然則，天又何必啟示許多災難給世人也。

近人屢聞謠識有「水落石出」之語，那到底是人為，抑或是天意？

諧音謠識的真偽

有一類謠識，借諧音為意，很令人懷疑是事後的製作。

如李世民攻王世充，竇建德領兵來救，為唐軍大敗，逃入牛口渚，結果被生擒。於是傳謠識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此乃以「豆」諧音竇，極可能是竇建德被擒之後，人們的附會之言。蓋古人多忌諱，如鳳雛龐統之忌落鳳坡之類，故言「豆入牛口」也。

明末時，馬永成、張永、谷大用、魏彬四太監得勢，把持國政，後來失勢被殺，亦有謠言云——「馬倒不用餵，鼓破不用張」，此即以「餵」諧音魏、以「鼓」諧音谷，是亦很可能是事後的製作。然而亦有一些寓意深遠的謠識，雖用諧音，但卻絕非事後的民間附會。如北宋皇祐初年，忽有童謠云——

「農家種，羅家收。」

光聞謠歌，以為只是說羅谷的商人獲利，而種田的農家則為商人所欺。到了皇祐五年，農智高作反，建南天國，宋將狄青戴銅面具，率軍大破之於邕州歸仁鋪，人們那時才恍然大悟，「農家」是指儂智高，「羅家」則指狄青。如此諧音隱喻，真可謂天衣無縫，較「豆入牛口」之類謠識高明得多了。

研究謠識，須分真偽，此則僅可以意會。

用乳名的謠識

有些謠識，若不知當事人的小名或諱名，則不知所指。例如前述「咬牙過今年」之謠，若不知劉言乳名咬牙，那就一定猜不着。

有一宗故事，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

苻堅滅前燕，俘虜了慕容冲及其姊清河公主。俘虜後，不但加罪責，反而寵幸異常，建內城為其姊弟的居所，名曰「阿房城」，意思是比阿房宮還要大。

其時有童謠云：「鳳凰鳳凰止阿房」，謠言傳到苻堅耳中，他反而大笑，認為這兩姊弟真的可以稱為人中鳳凰。又認為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命人在阿房城植桐竹各數十萬株，以應謠識。

後來苻堅伐晉，大敗於淝水，旋即被殺，而慕容冲卻在阿房城登位，建立西燕，於是符合了謠識。——原來慕容冲的乳名正是鳳凰，當時不為人知，慕容冲登基後，前燕的老官人才透露出來。

像這樣性質的童謠，自然也有偽造的。如北魏皇帝拓跋燾親征盱眙，宋守將臧質答其勸降書，便說有童謠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反勸拓跋回歸。

這「佛狸」便是拓跋的乳名，不過其時已眾人皆知，臧質所報書，並非偽造謠言來嚇拓跋燾。不過拓跋果然於卯年被暗殺，此或又為陰謀家乘機行事。

隱喻身份特徵的謠讖

還有更令人難以猜測的，是用當事人的身份或特徵來作預言。

例如王莽篡漢時，民間忽出一謠讖曰——

「出吳門，望緹群，是一蹇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得民。」

此謠讖久久不得其解。後來有一人名隗囂，乘中原大亂之際，於天水郡起兵，欲為天子，終為漢光武劉秀所滅。這時人們便知道當日謠讖之意。

謠中的「吳門」是指天水郡治冀縣的城門，「緹群」是天水附近的山名。「蹇人」即是跛子，隗囂幼年病腿，變成跛腳。

到漢末時，又出了一則謠讖曰——

「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芒。」

當時這謠讖亦不得其解，到了靈帝中平六年，靈帝駕崩，劉辯即位，改元光熹；八月，發生了何進被宦官所殺的大事，袁紹引軍入京殺了那些宦官，於是又改元為昭寧；可是才過了一個月，董卓便又廢帝為弘農王。

這時，中常侍段珪等數十人，脅持劉辯之弟劉協走北芒山，公卿百官皆隨其後。董卓乃派人迎劉協，立之為帝，改元永漢。至十二月，又稱為中元六年。翌年，董卓殺弘農王。

劉協上北芒時非侯非王，只是帝子，這謠讖真隱喻得恰如其份。

謠識中的五行規律

謠識的製作，當然也用到五行和生肖。

關於生肖，許多人已經熟悉，如子年，子肖鼠，丑年，丑肖牛之類，不必多談。至於五行方面，則無非十天干、十二地支都分配金木水火土，而謠識則往往用五行的顏色來作譬喻，此即金色白、木色青、水色黑、火色赤、土色黃。

西漢成帝時，洛陽忽有謠識曰——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花不實，黃雀傾其巢。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

這謠識中的隱喻，便是「桂樹」與「黃雀」。桂花赤色，名為丹桂，所以象徵漢朝，因漢以火為德，是故便尚赤色。後來王莽篡漢，以土為德，顏色尚黃，故謠識中便以「黃雀」來譬喻。說「桂樹花不實」，即暗示漢家天子不保帝位；說「黃雀傾其巢」，亦指王莽的命運不久長，終至破敗。

這便是一首很典型的，用五行顏色來作隱喻的謠識。此風一開，後來的謠識便都依此路數，一直到今日流行的《推背圖》、《燒餅歌》，可謂無不如此。

至於哪一朝代，應哪一種五行，那亦可謂冥冥中自有天數，非關人事選擇。

如前漢為火德，色尚赤。然則其後的情形又如何呢？

王莽以為火生土，所以篡位後隱然以土德自居，色尚黃，可是這人為造作卻並不發生作用，

結果漢家火德未衰，給劉秀推翻了他的統治，建立東漢。

到了曹操，其子曹丕篡位，建立魏國，以土為德，其色尚黃。那就真的可算是火生土了。於是司馬昭篡魏後，建立晉國，便以金為德，其色尚白，取土生金，紹繼魏代之意。

西晉之後是南北朝，然而北方雖然外族迭興，更替為主，可是南方卻依然是東晉，可謂金德未失。直至出現南北朝，宋、齊、梁、陳等國祚不長，又未統一，不算正統，及至隋代楊氏，才算是統治了中國大部份土地，結束南北分裂，而隋則以水為德，其色尚黑。

以後唐代為木德，因為水生木，故是唐代色尚青。

殘唐後的五代，僅屬混一，不算正統，繼唐的正統是宋代，以火為德，因為木生火，其色尚赤。

根據五行相生的承繼，果然元代為土，尚黃；明代為金，尚白；清代為水，尚黑，一路相繼下去。然後便是民國，偏偏會用「青天白日」，青為木，是水生木。如今當然是木生火的火德，所以其色尚赤。

我國朝代更替，一路依五行相生的規律，前一代的五行，生後一代的五行，如是火土金水木……地生下去，由漢至今，果然規律絲毫不爽，非人事故意附會。

以近代為例，國民黨選擇青色，當然不是故意附會五行相生，可是這麼一選，卻隱然符合了水生木的規律，變成以木為德，其色尚青了。以致那「青天白日」也就成為標誌。

共產黨不會相信五行相生這一套，所以他們以紅色為標誌，自然亦非故意造作，但「紅

軍」、「紅旗」一成標誌，亦隱然符合了木生火的遭代規律。變成以火為德，其色尚赤。

由漢代的火開始，至如今的火，已經是火的第三代，也可以說是五行循環的第三個循環開始。

第一代的漢，終於有西漢東漢的變異；第二代的宋，亦有北宋南宋的分別，然而國祚卻相對他代為長久。所以前代寫預言的人，都有分裂的預言，如「分南分北分東西，偶遇異人在楚歸」之類，那就是覺得五行中，水的性質主聚，火的性質主分。

至於將來世運是否如此，那就要留待下回分解了。王亭之這一代，大概已無緣得見世局的重大變化，所希望的便只是一個清平世界，國家富庶，朝無貪墨，中國名聲威震世界。